
武俠世界
第31年
28
$10.00

##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寫「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獨挽狂瀾」在今期貢獻給大家，故事主角馬獅龍應兒時友伴圭鶴齡之邀，前往琉球渡假，却在一次潛水中遇上一隊神秘蛙人，圭鶴齡的妻子麻里被人綁架，而他們乘坐的遊艇亦遭人放置炸彈，險些命喪龍宮，不久圭鶴齡也遭人擄走，經過馬獅龍細心推敲，抽絲剝繭，發現圭鶴齡非常可疑……馬獅龍聯同麻里的妹妹丸藥重赴當日潛水現場，竟發現海床裏有美軍遺下氫彈，從而揭發了一件更大的陰謀，本文情節曲折離奇，險象橫生，而故事結構嚴謹，連貫緊密，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司空羽先生所著「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之「垂死英雄」由今期起連載刊出，揚子江先生新著「情天霹靂」也在今期刊出，連篇佳作呈現眼前，令你目不暇給！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新作「妙演天機」，請拭目以待！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28期

（總號 157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260.00 |
| | 一年港幣 | $520.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289.00 |
| | 一年港幣 | $577.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346.00 |
| | 一年港幣 | $691.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

南宮宇·文
可飛·圖

# 獨挽狂瀾

## 渡假逍遙　深海奇遇

「看來我們今天的運氣不錯，你一定可以嚐到痲里做的活龍蝦刺身（註：生食）！」圭鶴齡笑道。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只是小心奕奕的檢查着身上的潛水衣，和身旁的潛水器具。

痲里坐在船舷，笑道：「馬先生，鶴齡告訴過我，你曾經是一項潛水記錄的保持者。」

馬獅龍站了起來，接口道：「是的，我仍然是一項潛水記錄的保持者——下水最慢的保持者！」

兩人聽了，都笑了起來。

馬獅龍走近船尾，道：「就讓我打破自己的記錄！」他話未說完，已躍入水中，濺起一陣白色的浪花。

圭鶴齡隨着，痲里也隨着。

琉球羣島對開的一帶海域，可算仍未被染污。

七月的陽光下，海水是透澈的藍。

馬獅龍首先潛了下去。

圭鶴齡跟着，痲里也跟着。

湛藍的海水，寧靜的環境，未吃到龍蝦刺身，已是一種難以形容的身心享受。

說到潛水項目的保持者，圭鶴齡與痲里才是。

圭鶴齡與痲里夫婦二人，眞可說是天造地設的一雙。

先說圭鶴齡。

他是個中日混血兒，其實住在琉球羣島一帶的人，大多是中日混血兒。

琉球羣島地處日本與台灣之間的海域，屬於日本，却有不少的台灣人居住。

痲里却是一個日本姑娘。

本來，她是一個採珠姑娘。

日本姑娘的深海採珠技術，早已聞名遐邇，痲里的家族，一向經營養珠的生意，因此她也隨着家族的傳統，做了兩年的採珠女郎。

因此，痲里的潛水技術，無論是徒手潛泳，或是帶氧氣的潛水技術，根本上是不用描述的。

採珠女郎的生涯並不好過。

不過，痲里却不同。

她的父親是個養珠大王，他要痲里學習採珠，只不過是要她學習家族的傳統工作，她學了一年，成績也不錯，她的爸爸便送了她到美國。

痲里到了美國，也是學潛水。

當然，痲里的爸爸自有他的心意，採珠姑娘的工作實在太辛苦太危險了，假如有了更先進的科技、更有效的設備，何必再以人命相搏？

痲里並沒有令父親失望。

她在美國所學的東西，的確可以使父親的生意有大大的改進，而且也改變了很多採珠女郎的艱苦生涯。

而痲里亦有本身重大的成就。

她才是一個世界潛泳的保持者，包括：潛水速度的記錄保持者、潛泳深度記錄的保持者。

痲里最令人仰慕的，並不是單一的運動家，而是她的多才多藝，她是個海洋生物學家、是個保護自然環境的科學家，還是個專做日本刺身的烹飪專家。

馬獅龍其實一早便認識圭鶴齡，接着才認識他的妻子痲里。

馬獅龍認識圭鶴齡是因爲潛水問題，但爲馬獅龍解決了一連串潛水問題的，却是痲里，因此，他認識痲里的成就，比較起來，也就更多。

圭鶴齡有這麼一個妻子，並沒有失去他大男人的作風，而這個多才多藝的妻子，仍然是保存着日本人那種以男人爲主的性格。

因此，他們夫妻二人眞的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說了一大堆關於他們夫婦倆的事，倒不如回到當日的潛水現場。

潛下了三十米，圭鶴齡與痲里游在前面。

這一帶的海域，對於他們來說，比他們的家還要熟悉，因此，他們領導着馬獅龍。

馬獅龍隨着他們，按動了推進器，不用自己多發一分力，却能有在太空飄浮的感覺，實在是身心舒暢。

遠離煩囂，一切絕對安寧恬靜，這才是眞正的渡假。

痲里在前面做了一個手勢。





那是表示目的地已在望了。

馬獅龍回答了一個手勢，並關掉了推進器，因爲目的地既達，那地方一定有很多龍蝦，不能被機械聲嚇走牠們！

前面是一帶褐紅色的礁石，上有珊瑚掩映，實在是一個美麗如畫的世界。

再潛下一點，馬獅龍已可以清晰的看見幾隻巨大的龍蝦正在水中徜徉。

圭鶴齡向他作了一個手勢。

意思是：你來捉吧！

馬獅龍游上前去。

那些龍蝦並不怕人，反而迎着他游來。

馬獅龍從腰間掏出一個網，一手把一隻龍蝦拿着，並把牠納入網內。

想不到這龐然大物，竟是馴如羔羊。

馬獅龍正感到高興的時候，忽然，在這平靜的海底，一股極大的暗湧向他衝來。

連那隻已到手的龍蝦，竟也甩掉了。

那股力量越來越大。

海底的沙石也湧了上來，一時之間，只見迷糊一片，不辨東西。

馬獅龍知道，不妙的事情發生了。

他鎮定着，穩定了身體。

忽然，有人拉了他一下。

那是圭鶴齡。

馬獅龍知道圭鶴齡在身邊，心才定了下來。

那股極大的暗湧力量終於定了下來，圭鶴齡示意馬獅龍跟着他游過去。

馬獅龍矇矓中跟着他的身影。

不一會，前面已見一列岩石，石中並有很多天然的大洞，圭鶴齡游入其中一個。

馬獅龍也隨着，並開了通訊器：「發生甚麼事？」

圭鶴齡回答，道：「我也不知道！」

他們按着石洞的邊緣，等了一會，外間的暗湧似已靜了下來。

馬獅龍問：「是水流？」

「不是！」圭鶴齡肯定地回答。

不是天然的水流，難道是人工的？

馬獅龍並沒有再追問，看來圭鶴齡也不知道。

水已靜了下來，再沒有暗湧。

馬獅龍伸手，想打開頭上的照明器。

圭鶴齡一手拉着他，並指指前面。

前面大約五十米左右，只見一列黑色的東西在移動，却不是魚羣。

天呀，竟是一隊蛙人！

一隊身穿黑色橡皮衣的蛙人，他們並沒有帶氧氣筒，但他們的動作非常整齊，就像陸上軍人步操似的。

一共是八個人。

他們似乎在護送一些東西，那些東西也是黑色的，看來好像是一個氧氣筒，一個黑色的氧氣筒。

「那些人……」馬獅龍忍不住問圭鶴齡。

圭鶴齡連忙示意他噤聲。

那八個人終於消失在遠處。

忽然，馬獅龍想起了麻里，問道：「麻里呢？」

圭鶴齡聳聳肩膊，出了洞口，道：「不用擔心！」

馬獅龍也立即覺得，在水底擔心麻里實在是多餘的，水底根本便是她的家鄉。

經過這一番擾攘，他們捉龍蝦的心情已大爲減低。

圭鶴齡在附近的水域游了一個圈，並沒有發現麻里，他說道：「先上去再說！」

馬獅龍隨着他上升。

他們潛下的深度足接近百米，因此不能過於急速的上升，他們慢慢的上升着。

忽然，馬獅龍看見一個身影。是麻里的身影。

圭鶴齡似也發現了，並叫道：「麻里！」

馬獅龍也加上一句：「麻里！」

耳筒傳來一陣聲音。

這聲音既似麻里的回响，也近似呻吟。

麻里的身影後面還有兩個身影，他們似乎在追逐。

圭鶴齡愛妻心切，標竄上前。水底並不像在陸地，水的阻力相當大，並不能要去那裏便到那裏。

馬獅龍也追了上去。

忽然，一陣水砲衝來。

圭鶴齡突然高叫：「避開！」他的人已向橫游去。

馬獅龍反應也快，向另一邊游去。

當他回過身來，才清晰的看到，那是一支標槍，一支鋒利的魚槍！

那魚槍並沒有被縛着，一直射入深海。

很明顯，那魚槍是阻止他們追去。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馬獅龍摸不着頭腦，圭鶴齡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難道麻里在開玩笑？

海底並不是一個開玩笑的地方！

麻里是個潛水專家，她當然知道。

那支殺人的魚槍更不是開玩笑的東西！

圭鶴齡並不害怕，又追了上去。

馬獅龍也追着，兩人游了大約十五分鐘，前面再沒有甚麼異動，也沒有人影！

「上去再說！」是圭鶴齡的聲音。

馬獅龍隨着圭鶴齡，向上游去。

海面仍然是那麼湛藍，那麼平靜。

但遊艇却離他們相當遠，看來剛才他們已游了不少的路程。

他們向着遊艇游去。

接近遊艇時，圭鶴齡已高聲叫道：「麻里，麻里！」

船是靜悄悄的在水上浮着，沒有回音。

看來圭鶴齡有些緊張，但他仍然高聲道：「麻里，你要回來弄龍蝦刺身！」

仍然沒有回答。

馬獅龍叫道：「快上去看！」

他似乎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

圭鶴齡攀上了船舷，仍叫道：「麻里！」

馬獅龍也上了船，並解下氧氣筒，叫道：「麻里！」

圭鶴齡已衝入了船艙。

艙內空空如也。

馬獅龍走向船艙下面。

也沒有麻里的踪跡，看來她還沒有回來。

圭鶴齡一邊除下氧氣筒，一邊自言自語道：「難道她發生了甚麼意外？」

「不會的，也許她遇見她的朋友！」馬獅龍看看海面，根本沒有其他船隻，這安慰的話實屬多餘。

「我並不擔心她。」



忽然，馬獅龍看着那近船桅處的那座雷達天線。

雷達天線應是旋轉着的。

可是，如今却是停了。

這是一艘性能極佳的遊艇，設備也是先進的，那雷達天線不可能會停下來。

這實在不對勁！

馬獅龍道：「鶴齡，我們再下去看一次！」

圭鶴齡同意，並想再戴上氧氣筒，他俯身，似乎看見了一些東西，並問道：「麻里來過？」

馬獅龍依着他所指。

只見那裏似乎有一堆東西，再看清楚，似是一堆嘔吐的穢物！

馬獅龍大叫：「快跳下去！」

圭鶴齡連氧氣筒也未曾帶上。

馬獅龍也是，他已跳下了海中，圭鶴齡沒有再追問，也隨身跳下。

他們兩人都入了水中。

馬獅龍立時游往那縛着的小小舢舨。

突然，一陣火光。

接着是隆然巨响，整艘白色的遊艇已爆炸成片片碎片，飛舞在空中。

那聲音實在太响，馬獅龍一時之間竟然聾了，聽不見任何聲响，他只感到海水灼熱。

那爆炸的力量實在驚人，幸好他們都及時跳了下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巨响之後，回歸沉寂。

海面上仍然那麼平靜，只多了一些碎木，那隻小舢舨却依然浮着。

馬獅龍定了定神，這事情發生得太突然。

他上了舢舨。

圭鶴齡也隨着上去。

「你沒有事？」

「總算撿回小命！」圭鶴齡道。

「要是你沒有發現那堆嘔吐穢物……」

「那究竟是甚麼東西？」

「那是一種最先進的塑膠炸葯！」

馬獅龍噓了口氣，續道：「我們跳遲半步，便會葬身火海！」

圭鶴齡道：「你怎會那麼敏感？」

「我剛上船已感有一些不對勁！首先是雷達天線停了，一定是有人上過來，弄過了船上一些東西！而且，麻里似乎已被人擄去！」

圭鶴齡竟出奇的鎮定：「我知道！」

妻子被人擄去，遊艇突然被炸沉了，不久之前，他們仍是享受着，如今却是……

人生眞是瞬息萬變。

「我看她……」

圭鶴齡搶着說：「我看她並沒有甚麼危險。」

他這麼說，是想馬獅龍不要太難過，因爲這次渡假是他發起的。

「我相信我妻子的能力！」

海面上連那些碎片也沒有了。

圭鶴齡道：「我們先回去再說。」

徒手划舢舨並不是易事，當他們看到海港的時候，已是入黑了。

* * *

圭鶴齡與馬獅龍並不是正正式式的進入海港，而是在最近的一個淺灘上了岸，並且把舢舨棄置了。

那淺灘沒有人跡。

他們經過亂石的崖岸，爬過了一些荊棘叢，來到公路，在公路上走了一會，才找到一輛計程車。

馬獅龍覺得非常奇怪。

爲甚麼圭鶴齡遇到這麼嚴重的事，竟然不去報警，反而要閃閃縮縮的上岸？

他把一切看在眼裏，但並沒有追問。

馬獅龍一向認爲，對方要說的話自然會說。

登上計程車，圭鶴齡對司機道：「國際酒店！」

馬獅龍仍然忍耐着，並沒有發問。

汽車到達國際酒店，幸好他們身上仍有一些零錢，下了車，入了酒店大堂。

圭鶴齡站在大堂，不一會便有人上前，十分恭敬的道：「圭先生，這麼晚？」

「是的，剛接來一位朋友！」

「圭先生，請跟我來！」

看來這位是酒店的高級人員，而圭鶴齡也是這酒店的常客，否則他不會這麼容易便得到房間，並且不用在櫃枱上辦理任何手續。

這間國際酒店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化酒店，在這旅遊季節，入住的人極多，大堂上的人也是熙來攘往。

他們終於關上了門，坐了下來。

圭鶴齡撥了個電話。

他等了很久，仍然沒有人接聽，然後，他放下了電話，嘆了口氣。

「怎麼了？」馬獅龍問。

「麻里沒有先我們回去！」這話並非是意料之外，他頓了一頓，道：「馬獅龍，我眞佩服你。」

「你是我的好友，我相信你！」

圭鶴齡望着馬獅龍，眼光充滿了感激。

馬獅龍道：「告訴我可以說出來的事！」

圭鶴齡道：「假如是正常的話，我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是甚麼？」

「當然是報警！」

「是的，妻子失踪、遊艇被炸、自己與朋友幾乎命喪深海，當然是立刻找警方協助！」

「你自然有你的理由！」馬獅龍道。

「馬獅龍，你的確是一個好朋友，不過，假如你是我，你會怎樣？」

馬獅龍雖然與圭鶴齡是好朋友，但究竟是分別已久，並不清楚他的現

在情況。

「我與麻里結婚，是我的幸運，也是我的不幸！」

「爲甚麼這麼說？」

「這件事情，我相信是由她引起的！」

「麻里？」

「麻里的身世你也十分清楚，但她的父親却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採珠人那麼簡單！他在採珠這個傳統的行業上擁有一定的勢力！」

「海底是另一個世界，在海底找生活的人，當然會有另外一套的生活法則！」

「我不再隱瞞，也不再轉彎抹角，其實，麻里的老頭子，是個黑社會的頭子！」

馬獅龍並沒有作出甚麼反應，他明白，所謂「黑社會」，並非是我們一般人心目中的一羣打家劫舍的人，也並非是一些專門爲非作歹的人。

所謂「黑社會」，在傳統的意識裏，是見不得光的勢力；然而，其實眞正的意義，是因爲某一個行業，因爲特殊的條件與需要，正常的力量，例如警察，在一時之間，並不能幫上大忙，因此，那一個行業，便自然而然的組織了一股力量。

這股力量經過日積月累，便成了一股勢力，這股勢力，其實是用來暫時保護這行業，解決一些燃眉之急的事情，後來，事情更爲複雜了，才會成爲社會所不容的力量。

採珠並非是一個容易賺錢的行業。

它需要與大自然搏鬥，也需要與人搏鬥。

與大自然搏鬥，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與人搏鬥，更是一件艱難的事。

馬獅龍道：「你認爲剛才我們所遭遇的一切，都是與麻里的老頭子有關？」

圭鶴齡點了點頭。

「你分析給我聽！」

圭鶴齡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道：「我們在海底遇到的人，顯然是有組織的，而且似有計劃，根本不讓我們有機會與麻里接觸！」

「爲的是……」

「他們要綁架麻里！」

這時，馬獅龍對這個結論，實在有些意外。

「對付她的老頭子？」

「我想是。上星期我接過她老頭子的電話，告訴過我們要小心！不過，我想，我們生活在這一帶小島，應該是沒有甚麼危險的。」

「他怎樣警告你？」

「也不算是甚麼警告，只是叫我們小心。」

「我的出現是否會擾亂你們的計劃？」

「不，我千辛萬苦才能約你來渡假，怎會是擾亂了我們的計劃！其實，在水中渡假，對我們來說，尤其是麻里，根本上比陸上還安全。」

「結果是相反。」

「人生也就是如此難於預料。」

馬獅龍道：「麻里的老頭子有甚麼麻煩？」

「山口組。」

「山口組？這個龐大的組織，似乎不再是傳統的日本黑社會組織了。」

「是的，一切都已現代化了，而且他們有了錢，一切行動都光明正大，不再是『黑』的了！」

馬獅龍問：「他們要求麻里的老頭子做甚麼？」

「他沒有提及。」

「你猜呢？」

「大約是與海底有關的事，你也知道，他們的家族一向以海底爲重。」

「其實這裏離日本本土也頗遠，我們可以找警方協助。」

「馬獅龍，你仍然是那麼單純。」

「單純？」

「你認爲邪一定不能勝正？」

馬獅龍鄭重地道：「是的，這是千古不易的定理。」

「我却不同意你的想法，有道是：賊公計，狀元才，邪惡的勢力總是着着領先。」

「領先沒有關係，但勝利總是屬於正義的。」

圭鶴齡並不想再說下去，但想了一想，又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天地有正氣。」

兩人呆了一下，相對大笑。

馬獅龍道：「好了，我們不要再辯論下去了，我們要面對現實，你妻子失踪，你有何打算？」

「我會先知會我的岳父大人。」

「然後呢？」

「我會在這海島用我的方法搜索，這裏地方不大，我在這裏也有人面，因此，陌生人的出沒，不能逃得出我的線眼。」

「爲了追尋，因此我們不再回到你的住所？」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呢？」

「我不想你也受到意想不到的襲擊。」

「你不夠朋友！」

「不，我不是小看你，我知道你歷年來所作出的俠義行爲，破獲的毒品軍火案件無數……我只是希望保存你的實力，幫我對付這夥人。」

他們沉默了一會。

「咦，你不覺得有點肚餓嗎？」圭鶴齡問。

沒有提起還好，一提起，馬獅龍便覺腹如雷鳴。

圭鶴齡看看手錶，已是午夜十二時，他道：「想吃些甚麼？」

「不如下去餐廳……」



「不，爲了安全，還是打電話吧，叫侍者送上來比較安全一點。」

馬獅龍沒有異議。

圭鶴齡撥了個電話，要了兩客晚餐。

馬獅龍解開了身上的衣服，閉上眼睛。

圭鶴齡問：「馬獅龍，以你局外人的身份，冷眼旁觀，有沒有另外的看法。」

「有。」馬獅龍肯定地說。

「如何？」

「因爲我事前不知道你們的事，我只覺得，我們遇到的這件事，並沒有你所說的那麼複雜。」

「簡單事？」

「事情是否簡單，那要看事情的發展，不過，以我的感覺來看，那些人不錯是在從事一件壞事，但並沒有蓄意去綁架麻里，只不過是我們不幸遇上他們，也是他們的不幸。」

「你認爲這是我們無端遇上的事？」

馬獅龍點了點頭。

「那麼，你認爲他們正在幹甚麼事？」

「如果樂觀一點，可能是發現了寶藏，不希望多一個人插手。」

圭鶴齡笑了一笑，「悲觀呢？」

「毒品、軍火。」

「但麻里失踪呢？」

「我認爲麻里並不一定是失踪，也並不一定是被人綁架，請原諒我這樣說。」

圭鶴齡道：「不，你說得很有道理，而且我希望你說的是事實。」

「我知道，很多事情表面簡單，內裏却極端複雜，尤其是牽涉到麻里的父親。」

這時，門外傳來敲門聲。

「誰？」

「是送餐來的。」門外應道。

圭鶴齡出去開門。

門外站着一個高瘦的侍者，手中捧着餐盤。

馬獅龍不以爲意。

可是，那侍者一進門，整個餐盤便覆向圭鶴齡的臉上，然後是猛力一推。

圭鶴齡反應也快。

他退後，返身一脚。

他的脚却被那侍者以冷冰冰的手槍指着。

馬獅龍已撲了上前。

那侍者又再一脚踢向圭鶴齡，而手中的槍却已指向了馬獅龍。

馬獅龍看得清楚，那是一支極大口徑的麥林，並配上了滅聲器。

只要他一按，自己整個頭顱便立時不見。

他略一猶豫，那侍者已閃身至圭鶴齡那裡，並且一連踢了他幾脚。

他出脚極快，圭鶴齡只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

然後，那人一手攫起了圭鶴齡。

圭鶴齡已是有氣無力。

馬獅龍想動，但那支槍又再舉起來，馬獅龍不再猶豫，飛身撲向那人，並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奪槍。

那侍者是個身手極爲靈敏的人，不過，他爲了要攫着圭鶴齡，無法閃避馬獅龍的來勢。

馬獅龍已得手，那槍已落入他的手中。

那人抱着圭鶴齡急退，退向門前。

馬獅龍叫道：「站着。」

那人仍然猛拖圭鶴齡，以他作爲掩護，直出了門。

馬獅龍追出。

長廊寂寂，忽然，有一個侍者臉帶惺忪，從一個房間走出，問道：「先生，發生了甚麼事？」

馬獅龍先把手槍放在背後，道：「沒有甚麼。」

他看到那電梯正在迅速下降。

看來那侍者已擄了圭鶴齡下去，馬獅龍追下去，但他並不是乘電梯。

他一口氣跑下了酒店大堂。

大堂內一切都十分平靜，好像根本沒有甚麼事發生過似的。

他把槍放在懷內。

忽然，他看見那位招呼他們入住的經理，便上前問道：「你見過圭先生嗎？」

「有，他剛出去了。」

「跟誰？」

「我不知道，看來他們是好友。」

酒店門外並沒有車輛。

馬獅龍呆站在大堂一會。

忽然，有一個打扮入時的人上前，低聲問：「先生，你覺得寂寞嗎？」

馬獅龍有點愕然，但隨即明白他的意思，他瞄了那人一眼，轉身回房間。

房門是大開的。

馬獅龍喝問：「誰？」

一個侍者從門邊探頭出來，道：「我見你們弄跌了食物，我正在替你們收拾。」

馬獅龍道：「你想怎樣？」

「我……我只想收拾一下。」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發笑起來，這突如其來的事，實在使人不知所措。

那侍者把所有東西收拾好後，然後躬身問：「再要過一客好嗎？」

餓着肚子也不會有甚麼補救，馬獅龍道：「好，那麻煩你了。」

不一會，那侍者親自把那份餐送了進來。

馬獅龍給了他豐厚的賞錢，侍者喜出望外。

吃完了那一客餐，馬獅龍把那支手槍拿出來，仔細一看，內裏根本沒有子彈。

這表示甚麼？

用來嚇人的？

馬獅龍想來想去也想不通那是甚麼原因，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　＊　＊

翌日醒來，已是日上三竿。

馬獅龍在浴室的鏡裏看着自己，他實在有點懷疑，自己是否正在做夢，做着一場可怕的夢。

他由圭鶴齡打長途電話給他開始，再想了一遍。

圭鶴齡是馬獅龍幼年的好友。

不過，自小學畢業之後，他便隨着父母移居台灣，但他們兩人一直都有互通消息。

以前，他們多是以書信來往。

後來是打電報，或是寄一兩張明信片。

最近這十年，長途電話費並不太貴，因此，他們都是用長途電話作爲聯絡。

圭鶴齡這麼令馬獅龍注意，除了是一份年輕純潔的友誼之外，便是因爲圭鶴齡是個潛水好手。

馬獅龍本身也是一個熱愛潛水的人，雖然他近年來已很少有機會潛水，但對於潛水這種運動，仍然是熱心而非常响往的。

而圭鶴齡一直是以潛水爲職業，他不但是一個敎練，而且是一個專家。

後來，他更因爲娶了麻里，在潛水的事業上，更是錦上添花。

對於麻里的成就以及出身，馬獅龍知道的並不算太多，對她在學術上的成就，大多是從雜誌上知悉，至於她的身世，也只是以訛傳訛的聽回來。

馬獅龍來到琉球羣島才與麻里算是眞正的見面。

以前圭鶴齡與麻里結婚時，圭鶴齡曾經多番邀請他往台灣觀禮，馬獅龍當時也想前往，但最後却因事而沒法抽身前來。

這也是圭鶴齡要求他前來琉球渡假的主要原因。

其實，歲月無聲消逝，圭鶴齡與麻里結婚已有五年多，馬獅龍覺得，實在應該來與這位少年好友一聚，況且自己最近也較爲空閒，而最主要的，還是他實在想離開那煩囂的市區，過一下寧靜的海底生活。

可是，如今看來，一切並不寧靜。

麻里給馬獅龍的印象，是一個非常熱情的人，她對甚麼事情也熱心，對家庭、對烹飪、對潛水、對客人，都是十分熱情而主動。

與圭鶴齡比較起來，他便顯得有點被動。

不過，總體的印象來說，他們還是一對好夫妻。

馬獅龍把頭埋在洗面盤的冷水之內。

冷水使他的頭腦清醒過來。

出海那天，並沒有甚麼預兆，馬獅龍實在希望有很好的收穫，當他知道麻里是個弄日本刺身(魚生)的好手之後，更希望可以活捉一隻大龍蝦，吃一次活龍蝦刺身。

其實在下了水之後，一直都沒有異樣。

麻里一直在他們前面游，這一點其實也不是一個甚麼奇怪的現象，因爲她是一個潛水好手，而且她熟知附近海底的情形，老馬識途，她帶頭是件正常的事。

忽然，馬獅龍想到了一些不尋常的事情。

圭鶴齡一直不是跟貼他的妻子的。

他與馬獅龍一直在後面，也許他並不是故意的，而是讓馬獅龍跟上，使他不致太辛苦。

當事情發生了……

最初是看見有幾個人，似乎正在搬動着一些東西，齊整的向前游去。

想起那些人，馬獅龍尤爲印象深刻。

那些人的泳姿實在是太整齊了，整齊得像是一部機器。那些人既是如此擅泅，當然是在水底討生活的人，他們正在搬動的是甚麼？

難道眞的是發現了寶藏？

看來，要明白事情的眞相，非要到那附近的海底再看一遍不可。

接着，他們發現麻里似被騷擾，他們來不及上前細看，已被人用魚槍襲擊。

被魚槍襲擊之後，更富戲劇性的事發生了。

圭鶴齡那艘遊艇雖然是很小，但上面的裝置，却是十分齊全。

他們夫婦都是潛水專家，因此，船上的潛水裝置，比船身還要貴。

馬獅龍想起那堆像嘔吐物似的塑膠炸藥。

這種炸藥並不容易得到，這種先進的炸藥，有錢也未必可以買得到。

換句話說，放置這些炸藥的人，並非是普通的人。

他們目的何在？

爲了殺馬獅龍？沒有這個可能，因爲馬獅龍只是個過客，來到琉球也只有兩天。

要殺的顯然是圭鶴齡。

是仇殺，還是牽涉到其他問題？

敵人既要擄去妻子，又要殺死丈夫，那一定是有耐人尋味的原因。

回到酒店，被那侍者偸襲，也是一件極度可疑的事，因爲敵人根本不會那麼快便知道他們下榻在國際酒店，知道的只有那個酒店經理。

對，那應該是一個偵查的目標。

其實，以後一連串的事實，反而最使人懷疑的，還是圭鶴齡自己。

是他親自打電話去叫晚餐的。

他打那個電話時有沒有其他的表示，馬獅龍並不清楚，因爲當時他是說日文的。



還有，那侍者留下的是空槍。要偸襲人而帶空槍，實在是一件難以令人理解的事，其中一定有原因的。

想到這裏，馬獅龍立刻改變了計劃。

本來，他想先着手調查麻里方向的消息，可是，當小心分析整件事情之後，最可疑的反而是圭鶴齡。

圭鶴齡是馬獅龍多年好友，他是沒有理由千里迢迢的叫他來，而加以害他的。

那麼，他究竟牽涉了甚麼事件之內？

馬獅龍呆呆的看着鏡子，也是無濟於事。

他按了一下叫人鐘。

昨晚那個侍者很快便來到，馬獅龍吩咐他爲自己購置一些日常的衣物，因爲他前來這酒店時，只有身上的一套衣服，其他的東西仍在圭鶴齡的家。

本來，他可以先回圭鶴齡的家。

不過，爲了避免打草驚蛇，他決定不直接回到圭鶴齡的家去。

那侍者辦事十分快捷妥當。

馬獅龍所給的賞錢，也是令他辦事快捷的原因。

他先到酒店的咖啡室。

那是早上十一時左右，是個優閒的時間，咖啡室內並沒有太多的人，連酒店大堂也只有三兩個人。

馬獅龍一直在搜索，却無法找到當晚接侍他們的那位經理，他終於忍耐不住，找了個侍者來問。

那咖啡室的侍者却不知道，他再前往那大堂接待處詢問，才發現那位經理已下班，而且接着是他放大假。

換句話說，在十天八天之內，馬獅龍將無法再見到那位經理。

他不能直接查詢那經理的地址，就算查問也不會得到答案的。

看來調查的事情，剛開始就不順利。

以馬獅龍的經驗來說，調查任何事情也好，開始時不順利，接下去的也不會順利。

爲了明白整個市區的形勢，他先到旅遊局找來一張十分詳細的市區街道圖。

本來，他是想先回圭鶴齡的家，不過，爲了不使自己再度失望，他要先弄清楚他家附近的形勢才敢回去，假若一旦有什麼事發生，也可以先明瞭逃走的路線。

圭鶴齡的家，位於高尚住宅區。門前有一個小花園，有一些日式佈置的小橋流水。

看來是他妻子的傑作。

整間屋却是重門深鎖。

不過，這些深鎖却難不倒馬獅龍。

他跨過了矮牆，進入屋內。

屋內一遍恬靜，馬獅龍小心奕奕，先回到自己的房間，找回一些必需的東西。

那是一間日本式的趟門。

馬獅龍把門拉開……

一柄明晃晃的日本武士刀已由上劈下。

馬獅龍飛身躍起而避過。

那持刀的人，頭戴一頂竹盔。

那種竹盔是學劍道的人，常常戴來練習的那種。

那人一劈落空，手却沒有慢下來。

再劈，三劈！

馬獅龍暴退，左閃右避。

那人雖然劈不着馬獅龍，但那武士刀所劈過的地方，沒有一處是完好的。

刀是異常的鋒利，但刀法却有破綻。

馬獅龍凌空一脚，那人稍退，刀自下而往上削上，這動作因爲是自下而上，因此更爲緩慢。

馬獅龍也趁着這一下的緩慢，有機可乘，另一隻脚已向他的手腕踢去。

這一脚的力度並不太大。

但踢去的角度是異常的準確。

那人忽覺腕間一軟，那武士刀已脫手飛出。

馬獅龍一躍，手向上抄，武士刀已在他的手中。

有了武器，馬獅龍大爲鎭定，喝道：「站住！」

那人果眞站住。

馬獅龍提刀而上。

那人稍退，一旋身，却是一連串的飛腿。

可是，那一連串的飛腿却是假動作。

馬師龍仰身避過。

那人又是一躍——是身輕如燕的一躍，一躍而身貼天花板，過了馬獅龍的頭，而落在他的身後。

這一躍實在美妙。

因爲樓底不高，這人竟可以身貼天花板而過，實在是難得一見的輕巧功夫。

馬獅龍正想回身。但後腦却有一股涼氣，不是涼氣，而是冷冰冰的東西，給人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那是槍管的冰冷。

馬獅龍沒有動。

那冰冷的槍管有輕微的顫動，馬獅龍立時知道，這人並非是一個慣於殺人的人。

他想回手一扣。

不過，他却沒有，因爲他嗅到一陣香氣——是女人的香氣，對手竟是個女人！

馬獅龍心想：「好，再與你玩幾招！」

他一個反手，在有意無意之間，向她胸前抓去。

那人下意識地退後。

槍管已離開了他的後腦。

馬獅龍反身站起來，以武士刀指着那人，道：「看你的槍快，還是我的刀快！」

那人雙手持槍。

馬獅龍以刀向前一伸，那人退後。

他便趁對方這一遲疑之際，武士刀挑起、閃身。

那管槍並沒有發射。

然而，那個竹盔已被馬獅龍挑了下來。

一頭幼滑如絲、瀑布般的秀髮瀉下，而馬獅龍的武士刀已正正的指着她的眉心。

她臉露驚惶之色。

馬獅龍道：「先放下槍！」

她如言放下。

「你是誰？」

那是一張極其美麗的臉，似乎有點熟悉。

「這話應由我問你！」

「爲什麼？」

「因爲我也算是本屋的主人！」

「你是龐里的……」

「你認識龐里？」

「對，你應該是龐里的姐妹？」

「是的，我是龐里的妹妹！」

馬獅龍放下了武士刀。

「怪不得對你的臉孔輪廓那麼似曾相識！」原來這女孩子的樣子與龐里極相似，最不相像的，只是膚色。

因爲龐里相當黝黑，而這女郎，却是異常的白晰，白晰而嬌嫩。

「我叫馬獅龍！」

「馬獅龍？是雙色鬱金香兄弟也視爲眼中釘的馬獅龍？」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

「眞是聞名不如一見！」

馬獅龍問：「請問……」

「我叫丸藥！」

「藥丸還是丸藥？」

「是丸藥。」她想了一下，才知道馬獅龍是用她的名字來開玩笑。

「你是……」

「我本來是作客你家的，圭鶴齡是我的好友！」

「想不到我這個圭姐夫，也有一個這麼夠份量的朋友！」丸藥笑着說，並把槍收入懷中。

馬獅龍問道：「你也是來作客的？」

「不，我來找我姐姐！」

「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嗎？」

丸藥似乎不想回答這問題，她反問道：「你呢？」

「本來是純粹的渡假！」

「本來？如今呢？」

「首先你姐姐失踪了，接着你姐夫也……」

丸藥似乎早已有了心理準備，道：「他們都先後失踪了？當時你在場？」

「我在……」

於是，馬獅龍便將昨天和昨天晚上的一連串事件加以詳細的描述，却沒有說出自己的意見。

丸藥用心的聆聽，間中也有發問。

當事件說完了，丸藥只是深沉地嘆了口氣，面上並沒有太多詫異的神色。

馬獅龍一直注視着丸藥。

「我來遲了！」

「什麼？你早知道這事會發生？」

「是的，可惜我來遲了，而且，我想不到會發生得那麼突然！」

「你想像中應該是怎樣的？」

丸藥道：「我想姐姐與姐夫應有足夠的力量去對付他們！」

「他們？他們是誰？」

忽然，丸藥把手伸入懷中。

馬獅龍也警覺起來了。

丸藥一個打滾，已滾近門邊，而馬獅龍也手持武士刀，躲在房間較爲隱蔽的一角。

外面傳來開門的聲音，那是十分小心謹愼的開門聲，然後是細碎的腳步聲。

一個黑影猝入。

那人穿的是黑色畢挺西裝，臉上同時戴着一個深黑色而相當大的黑眼鏡。

十足一個黑社會頭子的打扮。

也像一個黑手黨預備參加重要宴會似的。

他的手中並沒有武器。

丸藥與馬獅龍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她仍伏在門邊，喝道：「站住！」

那人十分詫異。

當他看到槍咀的時候，也看見了丸藥，說道：「是你，龐里！」

這人竟是認識龐里的，可惜他認錯了人。

「你是誰？」

那人再看淸楚，才發現認錯了人，顯得十分尷尬，他猶豫道：「我是……」

突然，那人的身後出現了五個人。

全是黑色畢挺西裝的打扮！

他們的槍從上下的指了出來，那些槍的口徑比起丸藥的大得多。

「請放下槍……」

話未說完，丸藥已射出了一槍。

六人閃開了，並還擊了一槍，這一槍極爲厲害，除了爆炸聲厲害之外，煙霧也十分厲害。

馬獅龍吸了一口，忍不住嗆咳起來。

那並不是普通的火藥氣味，而是……

馬獅龍已覺得有點昏眩。

丸藥急道：「是毒瓦斯……」

馬獅龍緊閉呼吸，可是，那種毒瓦斯的氣味實在强烈，只要吸入了一點點，便會支持不住。



在完全昏迷之前，馬獅龍仍然可以感覺到那幾個人在屋中走動着，似乎是要搜索一些東西。

最後，馬獅龍腦袋一片空白。

＊　＊　＊

當他恢復知覺之時，他的眼前也是一片空白。

他慢慢睜開了眼睛，上面是潔白的天花板，他眼睛慢慢移動，發覺這是一間醫院。

他忽然感覺自己的身體已被布帶緊緊的束縛着。

天呀！他自己的身體的確被繃布裹着，而且全身的裹着，像個木乃伊。

一種疼痛的感覺開始在身上蔓延，那並不是一般的痛楚，而是被灼傷的痛楚。

他的記憶開始恢復。

那些人在屋中走動了一會後，他便感到一陣灼熱，是的，他們縱火！

他在昏迷之後，被人縱火！

馬獅龍失聲地叫道：「丸藥！」

「千萬別亂動。」一個溫柔的聲音。是一個女護士。

「我怎麼了？」

「你燒傷了，大約燒傷了全身百分之三十！」

馬獅龍有些震悚。

那護士道：「幸好大部份是手脚與背，並不算太嚴重！」

「什麼人送我來的？」馬獅龍問。

「當然是救傷車，還有數名警察！」

「還有丸藥呢？」

「丸藥？你要藥丸？」

「不，我是指與我同在屋內的丸藥！」

「是位小姐？」

「是的！」

「她在另一間房間！」

馬獅龍焦急地問：「她怎麼了？」

「情況比你壞一些！」

「怎麼了？臉部有受到灼傷嗎？」

「幸好沒有，都是燒得手脚與背部，不過，她比你多燒傷一些！」

馬獅龍吁了口氣。

那幫人眞是歹毒，放了毒瓦斯之後，竟然縱火，這實在是草菅人命。

「我可以去看看她嗎？」

「你認爲你自己可以嗎？」

馬獅龍試圖移動，只感到全身疼痛，而且在繃帶的束縛下，並不能坐起來。

「你好好的躺着，這是一個隔離病房，因爲你們的皮膚都已灼傷了，很容易受到細菌的感染，因此這裏是一個消毒的病房！」

「丸藥也是？」

「是的，在隔鄰！」

「我們什麼時候才會痊癒？」

護士笑道：「那要看你們受灼傷的部份，恢復得快或者是慢而定！」

那女護士正想出去。

「姑娘，你知我是怎樣被送進來的？」

「我早說過……」

「我想知道更詳細的情形！」

「可以的。那位要錄取口供的警務人員來了！你可以詳細的問他！」

那警務人員並沒有進來。

但牆上的揚聲器却播出了他的聲音。

「圭先生？」

「我不是姓圭的，你怎會以爲我是姓圭的？」

「因爲這屋的戶主是圭先生，圭鶴齡先生！」

「我只是他的朋友！」

「喲！你是……」

「我姓馬，馬獅龍！」

「馬獅龍？你是圭鶴齡先生的朋友？」

「是的，我來渡假！」

「另一位是……」

「是圭先生太太的妹妹！」

「喲，爲什麼你們會這麼不小心，失火起來了？」

「失火？」

「是的，根據我們事後的調查，是你們的廚房失火，大概是洩電！」

「洩電？」

「是的，再沒有其他可能性的了！」

「我們被救出的時候是……」

「是昏迷的，究竟是什麼原因？」

「我不知道！」

那警務人員道：「據醫官的解釋是，你們吸入了大量濃煙，因此昏迷不醒，幸好消防車來得早，否則……」

那幾個人做事倒也乾淨俐落，縱火竟也可以做到像一般洩電，而且那些毒瓦斯，也可瞞得過醫官。

忽然，馬獅龍有一種恐懼的感覺，那些人既是毀屍滅跡的高手，自己僥倖逃過這一次，下次並不一定會那麼幸運的。

在這陌生地方，要對付普通人也不容易，何況是一幫經驗老到的殺人組織。

「馬先生，我只是循例查問閣下的口供！」

馬獅龍說：「請問負責這件案的……」

「是洪探長！」

「洪探長？也是華人？」

「是的，是洪金衍探長！」

「你既然說這是一宗小小的失火案，爲什麼又會由一位探長負責？」

「因爲失火的地方是一處高尚住宅區，而圭先生也是島上著名的人物！」他頓了一頓，道：「洪探長就快來了，他一直以爲你是圭先生！」

「他不會認錯我是圭先生吧！」

「那日送你們來的時候是在深夜，你們的臉孔又被火薰得黝黑，所以我們一直以爲你們是圭先生圭太太！」那警員又問：「你有沒有其他要求？」

「沒有，我只想見見你們那位洪金衍探長。」

「他很快便會來，我還要過去問那位小姐！」

馬獅龍躺在床上，不一會又昏昏沉沉的睡去了。

直至過了五天，他才可以正式下床走動，第六天，他可以解開所有綳帶，並且回到普通病房。

他也可以見到丸藥。

丸藥也沒有什麼，臉孔仍然是那麼白晰美麗。

馬獅龍一見了她，便道：「我還以爲你變了一隻燒豬！」

丸藥却輕鬆地道：「我以爲你變了一塊黑炭！」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記得清楚嗎？」

丸藥道：「我們同時在現場，你記得多少，我也記得多少！」

這時，外面有人敲門。

「進來！」

進來的是一個大胖子，穿着得非常整齊。

「馬先生與丸藥小姐？」

兩人點頭。

「我是洪金衍探長！」

說他是個探長，倒不如說他是一個肚滿腸肥的商人。

「對不起，我早應來探望兩位的了，不過，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辦……兩位，圭鶴齡先生和麻里小姐是怎樣失踪的？」

馬獅龍有點愕然。

圭鶴齡與麻里的失踪，只有馬獅龍自己與丸藥知道，他們並沒有向任何人說過。

而這位肥胖的探長做事效率實在不錯，而且是個斬釘截鐵的人物。

馬獅龍心裏想：「無論你是如何精明的人，也不應知道兩人失踪的事！」

他忽然有一個奇想。

馬獅龍道：「洪探長，請你拿出你的證件給我看看。」

洪金衍探長愕然，有些不安。

「你們不信我是……」

他有意無意地把西裝敞開，露出手槍。

「證件！」

洪金衍探長已轉身，奪門而出。

不過，他剛出了門，却又被一股極大的力量反彈進來而跌倒地上。

另一個也是十分肥胖的男人出現在門口。

地上的洪金衍探長雖是十分肥胖，不過，他仍有足夠的腰力作一個「鯉魚翻身」！

那站在門口的肥漢看準他的翻身之勢，一脚踢出，那人又再倒下。

「我找你好久了。」

那人又是一連踢出了五脚。

躺在地上的洪金衍閃開了四脚，却仍然吃了一脚，他忍着痛的一個撲身。

那胖漢敏捷地閃開。

可是，洪金衍探長却是一個虛招。

他返身奔走至窗前，一個縱身，跳出窗外。

馬獅龍所住的病房是在四樓。

從四樓跳向地下，就算是有輕功的人，也不是易事，何況是一個大胖子。

可是，那人的確是出人意料。

他一縱身出窗外，已躍到窗外一棵檳榔樹，然後，他迅速地沿着樹幹滑下。

樓上的胖漢也撲出窗前，抽出手槍。

可是，樓下有很多散步的病人。

胖漢子沿樹幹滑下，已經引起哄動。

有人看見樓上有一個胖漢正拔槍，更是大亂。

下面的人成了那個所謂洪金衍探長的護身符，他迅速的消失在草地的盡頭。

那胖漢嘆了口氣，把槍納入懷內。

「我是洪金衍探長！」

又是一個洪金衍探長！

那胖漢從懷中拿出證件，索性讓兩人仔細的看。

沒有錯，他才是眞正的洪金衍探長。

馬獅龍望着窗外。

眞正的洪金衍探長道：「他冒認過我多次，但每一次都被他逃脫了，下次……」他不想再說下去，頓了一頓，伸出手來，道：「馬先生？」

馬獅龍點了點頭，把證件交回給他。

「我也知道圭先生與麻里是失踪了，事情的經過是怎樣的？」

「你怎麼會知道他們失踪了？有人告密？有線報？」

洪金衍搖了搖頭。

「不，有探員告訴我，海邊有一隻舢舨，舢舨上的編號與圭先生的遊艇是一樣，却不見了遊艇。」

這洪金衍探長外表雖然肥胖，但對叙述事件却是簡單而合理。

洪探長續道：「我認識圭先生，因爲他是本城一個相當有頭有臉的人物，而且我也坐過他的遊艇。」

馬獅龍道：「既然如此，你便聽聽我與他近日的情形。」

洪探長用心地聆聽着。

丸藥也聚精會神的聽着，因爲有其中一部份，她也是不知道的。

馬獅龍把事情說完之後，並沒有加上自己的任何意見，他只盼望着兩人說出自己的看法。

洪探長沉默了一刻，終於開口道：「表面看來，這幾件事都是簡單的事，但在簡單的事情背後，似乎醞釀着一個大陰謀。」

「甚麼大陰謀？」馬獅龍問。



「很明顯，圭鶴齡與麻里失踪，是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況之下發生的。」

「請你分析。」

洪探長道：「我大膽的說一句，圭先生的失踪，是經過他自己小心策劃，苦心安排。」

洪探長實在是一個極有份量的探長，他分析的事物，實在是有道理。

馬獅龍道：「麻里呢？」

「她也是被安排之下失踪的，不過，她並不是自己安排，而是圭先生的安排。」

丸藥有點不以爲然的道：「我的姐姐並不是那麼容易被人當作扯線木偶的。」

洪探長道：「你們入院五天了，在這五天之內，我從發現圭先生大宅失火開始便着手調查。」

「結果是……」

「圭鶴齡曾經多次請麻里回她的娘家，可是麻里却三番四次的推却了。」

丸藥問：「你見過他們？」

「沒有，」洪探長從懷裏拿出四份機票的影印本，續道：「這是我從航空公司得到的副本，乘搭飛機的人應該是麻里，但結果又退票了。」

丸藥接過，看了一會。

洪探長道：「麻里爲甚麼不願意回娘家？」他說完之後，有意無意的望着丸藥。

丸藥却望向另外一個地方。

洪探長見她沒有反應，便追問道：「丸藥小姐，你是她的妹妹，當然會知道。」

「我不知道，因爲我也是剛從美國回來的，我離開家裏已有三年了。」

這一點，連馬獅龍也不知道。

「馬先生，你的看法怎樣？」

馬獅龍道：「其中當然有原因，不過，我們在醫院已五天了，事情發展到怎樣的程度，實在不能憑空想像，我想我們應再進一步調查，才可以明白眞相！」

「馬先生，圭先生是你的好友，在本地也是有頭有臉的人，你要……」

馬獅龍道：「你放心，假如他們牽涉入犯罪的漩渦，我也絕不會放過他！」

「那好極了！」他把機票的影印本納入懷中，又道：「城中的警探並不多，我還有很多瑣碎事要安排，你們有甚麼消息，或者有甚麼要警方幫忙的，隨時找我。」

洪探長把一張卡片放下，便離開了醫院。

馬獅龍與丸藥並不是即時離開醫院，他們還要經過主診醫生的診治，結果還要多留兩天，才勉强破例批准出院去。

## 海底埋藏　戰時氫彈

當丸藥與馬獅龍從醫院走出來，他們都顯得有點茫然，因爲一時之間，不知何去何從。

圭鶴齡的大宅已燒了，因爲結構上有問題，早已被政府封了，暫時是不能進入。

他們唯一的住處，只有酒店。

馬獅龍問：「丸藥，你熟悉這地方的酒店嗎？」

丸藥搖搖頭，道：「我不認識，但我有一個好提議。」

她招手叫了一輛計程車。

上車之後，她對司機說：「五號碼頭。」

五號碼頭是一個專門停泊遊艇的碼頭。

「我們住在船上？」

丸藥點了點頭，並沒有多作解釋。

他們在五號碼頭下了車，丸藥一直往一間餐廳走，在餐廳之內，她找到了一位船長。

丸藥道：「我們想租一艘遊艇，三天至七天左右。」

「僱用我？」

「這個當然！」

「那沒有甚麼問題。」

他們又議價了一會。

馬獅龍在旁聽着，覺得丸藥眞是一位精打細算的小姐，如果以三至七天的房租計算，那麼，租用這艘遊艇，既可暫時居住，也可出海，倒是十分化算。

他們談妥價錢之後，那船長去購買所需的東西。

他倆在餐室之內飽餐一頓。

然後兩人往銀行，利用信用卡，拿到了現款。

馬獅龍見她那麼熟悉附近的環境，便問：「你十分熟悉這地方？」

「當然熟悉，我去美國之前，在這小島生活過一段時間，尤其是這些遊艇。」

「你們的家族是以海爲生的！」

「因此，只有大海才能給我安全感。」

「你去美國作甚麼？」

「讀書。」

「讀甚麼？」

「法律。」

「那麼你是個律師了？」

丸藥却搖了搖頭。

「你……」

「我沒有成爲律師，因爲我……讀書不成。」

馬獅龍笑了一笑。

丸藥道：「不過，我如今也是個法律界的人，我在一間律師樓內工作，我的職責是個行動人員。」

「甚麼叫行動人員？」

「是協助律師查案的人員，你要明白，美國的律師，並不是只坐在辦公室，而是要親自出馬，去找尋證據，以協助顧客打官司。」

「其實，以你的家族來說，你不用那麼奔波……」

「不要再提我的家族！」她忽然臉色一沉。

馬獅龍道：「對不起，你既是調查員，我一定要好好跟你學習一下。」

丸藥道：「我向你學習才對。」

她又回復了笑容。

他們邊走邊說，已來到一艘遊艇，那位船長已在船上等候。

那夜，他們只在海港上遊覽一會。

翌日，船長爲他們兩人預備了足夠的潛水用具。

馬獅龍道：「我們要到你姐姐與姐夫帶我到過的海面，看看有甚麼綫索。」

遊艇乘風破浪而去。

到了當日的海面，海面波平如鏡。

船長對附近一帶非常熟悉，道：「假如你們有興趣獵取龍蝦，不妨往那邊的礁石。」

馬獅龍道：「我們的目的便是獵取龍蝦，丸藥，你也懂得做龍蝦刺身嗎？」

「當然懂得。」

他們換了潛水衣，一齊下水。

這次馬獅龍多帶了三樣東西，一是一柄魚槍、二是一柄防身用的利刀，第三是一個海底攝影機。

當他們下了水，那船長又道：「千萬別游得太遠，那邊有一些巨大的珊瑚礁，像一個迷魂陣，沒有經驗的人會很容易迷失。」

他們潛入了水中。

三十米、五十米、八十米。

到達海底，馬獅龍記得當天他們來到附近，曾看見有很多龍蝦出沒，可是如今却沒有。

丸藥在前游着。

忽然，他們發現了海底下，有一條極深的痕跡，好像是有人挖掘過似的。

這條深深的海底痕跡，一直拖到那邊遠處的礁石，馬獅龍把那條痕跡拍了多張照片。

那痕跡直到礁石處忽然停止了。

馬獅龍本想再進去看一下。

不過，丸藥却阻止，她表示氧氣有限，而且他們早已接受過船長的忠告。

因此，他們決定回到船上再算。

在上去水面之前，馬獅龍在痕跡內抓起了一把沙，放在一個小小的塑膠袋內。

船長看見他們回來，却沒有帶回龍蝦，於是他便自告奮勇的親自下去。

當船長下了海底，馬獅龍與丸藥在甲板上休息。

這海面一帶相當平靜，因爲並不是假期，附近根本沒有船隻經過。

可是，當他們正想入睡的時候，却發現了一艘快艇從遠處駛來。

那快艇的時速驚人，轉眼已在他們的船邊經過，並且又再消失在海洋的另一邊。

馬獅龍也順手用那海底攝影機映了幾張。

他們却看不見船上有甚麼人。

海面又回復了平靜，不一會，船長上來了，手上的網有兩隻不太大的龍蝦。

他嘀咕道：「那些龍蝦去了那裏？」

丸藥看見那兩隻龍蝦，却十分高興，便在甲板之上生劏龍蝦，做了鮮甜美味的龍蝦刺身。

船長本不慣生吃，但吃下也覺得異常鮮美，便道：「這地方本來是有很多龍蝦的，不知近日發生了甚麼事，龍蝦都躲藏起來了。」

他們哈哈地笑了起來。

回到碼頭之後，馬獅龍與丸藥回到市區，把那軟片冲了，並且把那袋小泥沙拿去化驗。

那些照片十分清晰。

海底下明顯的有一道深痕，那並不是由人掘出來的，而是像被重物拖過似的。

在海底拖着重物？

拖甚麼？甚麼人在拖？

另外幾張的照片便是那艘快艇，不過這幾張照片却不清晰，因爲是在船上拍攝的。

沒有映到甚麼，只是模糊的一片，幸好仍映到那快艇的編號。

至於那袋泥沙，化驗結果要兩天之後才有。

這兩天內，他們再沒有出海。

快艇的艇主，在洪金衍探長的協助下，很快便查到那是島上一位居民的，並沒有甚麼可疑。

那袋泥沙的化驗報告却是出乎意料之外，因爲報告指出，這袋泥沙含有極重的輻射能量。

輻射能量？

馬獅龍忽然想起，那天與圭鶴齡一起下海的時候，看見五六個人整齊的推着一件東西。

一件黑色的東西，像個炸彈似的東西。

那並不是普通的炸彈，而是與輻射有關的炸彈。

是原子彈？是氫彈？

馬獅龍忽然覺得，那次他們到過的那個大礁石，裏面究竟有甚麼東西，實在值得加以研究。

他想再出海一次。

可是，他們接到另一個消息。

是洪金衍探長帶來的消息——圭鶴齡已在機場出現，海關已接到了他乘坐的飛機名單。

馬獅龍決定先到機場，截住了圭鶴齡才作另外的打算，只要捉到他，任何問題也可以暫時解決。

當他們趕到機場，洪探長馬上躲在一間航空公司的櫃位內，他外表出衆，容易被人辨認。



他們等了不久。

一個身穿乾濕褸的人出現，旁邊有一個肥胖的孩子。

馬獅龍一看，便知道那是冒充洪金衍的人。

他想撲出去，但丸藥阻止了他，她示意當他們一入閘，才加以拘捕，那便萬無一失。

那知，眞的洪金衍已忍耐不住了。

他撲了出來，扭住了那胖漢，兩個大胖子在地上扭作一團。

一時之間，機場秩序大亂。

馬獅龍一撲而出，抓着那個穿乾濕褸的人，並且示意其他探員用手銬銬住他。

他下去協助洪金衍，很快便把那假的洪金衍制住了。

那胖子却沒有說話。

倒是眞正的洪金衍不斷的囉囉嗦，因爲這胖漢冒認他太多次了。

馬獅龍問那男子：「圭鶴齡，發生了甚麼事？」

那人並沒有回答。

丸藥道：「這人並不是我姐夫。」

馬獅龍聽了十分愕然，再仔細一看，那人果然不是圭鶴齡，只不過當時形勢緊張，而他一直以爲這人一定是圭鶴齡，才誤認他是圭鶴齡。

馬獅龍驚叫：「上當了！」

「甚麼上當？」

「他們利用這個假洪金衍，轉移我們的視線，他們可能已上機了。」

他們立即致電往控制塔。

原來在他們糾纏之時，已有三班飛機升空，其中兩班是普通的內陸航機，一班是私用飛機。

「那私用飛機……」

「是練習機，沒有既定的目的地。」

「性能如何？」

「可以不加油的飛行四小時。」

「直航日本有沒有可能？」

「有！」

馬獅龍嘆了口氣，道：「看來我們要去日本一次了。」

丸藥道：「回老家……」

馬獅龍聽出她的語氣有點異樣，便問道：「你不喜歡回到老家嗎？」

丸藥並沒有回答他。

兩人回到遊艇停泊的地方，遠遠便看見那艘遊艇在平靜的船泊之內，却是不停的搖晃。

馬獅龍叫道：「丸藥，看看你的身手了。」

兩人分別由兩個不同的方向走向遊艇。

那時是黃昏的時間，附近的船主都已上了岸去吃晚飯，所以即使遊艇上發生了打鬥，附近也沒有人理會。

丸藥一躍上了船。

只見兩個大漢正圍攻船長。

另外還有兩個人，似乎正在搜索船艙。

馬獅龍也在另一邊，一躍而上。

船主見他們回來，精神爲之一振，道：「他們……」他無法說下去了，因爲他已吃了重重的一拳。

丸藥一脚飛起。

那個賊人閃開，却吃回了船長好重的一脚。

馬獅龍見甲板上有了丸藥，看來船長可以應付，便進入船艙。

兩個賊人正在搜看他們的雜物，馬獅龍見他們正看着那些照片出神。

他一個竄身，以手指扮作槍管，指向那人。

那人發覺，但已太遲，暫時不敢妄動。

馬獅龍道：「誰派你們來的？」

兩人都沒有回答。

另一人正要發難。

被馬獅龍用手指頂住背後的人叫道：「他有槍。」

那人只好停了下來。

那被威脅着的人突然一個返身，以空手奪白刃的手法，企圖搶馬獅龍的槍。

他根本便沒有槍。

因此，當他一返身之際，才發現、了，叫道：「是假的！」他一邊說，一邊拳脚交加。

馬獅龍稍退，護着自己。

另外一人立時加入了戰圈。

兩人並無戀戰之意。

甲板上傳來呼嘯之聲，他們聽了，立刻想脫身。

馬獅龍知道要留下二人會比較困難，於是死纏着一人，另一人已上了艙門。

那人被馬獅龍纏着，無法脫身，道：「你抓着我也沒有用！」

「你是誰派來的？」

那人仍不回答。

馬獅龍道：「是黑手黨？是山口組？」

那人有點錯愕，手也慢了下來，馬獅龍一拳打過去，打得那人搖搖欲墜。

不過，那人退到船邊，那裏有一個小小的圓形窗口，他叫道：「不要再來！」

他從懷中掏出一個牛皮紙袋。

馬獅龍不敢迫近，因爲害怕他有槍。

那人道：「這信封內有麻里的消息，你要看嗎？」

馬獅龍道：「放下！」

那人示意要把那紙袋扔出窗外。

馬獅龍道：「好，你放下，我讓你走！」

那人道：「你先讓開！」

馬獅龍無法，只好讓開了上甲板的通路。

那人慢慢移動，到了梯口，才一手把那牛皮紙袋扔向馬獅龍。

馬獅龍接了過來。

那人身手頗敏捷，一竄身便已上

了甲板。

馬獅龍又聽見甲板上傳來一陣拳脚交加的聲音，他沒有理會，因爲他十分希望這牛皮紙袋之內，藏了甚麼有關麻里的消息。

紙袋之內，只有一束頭髮和一張照片。

照片是一個光頭的人。

那人很臉熟，但因爲是光頭的，因此，一時之間，馬獅龍無法想起那人是誰。

再看下去，竟然是個女人。一個光頭的女人，那表示甚麼？

這時，外面傳來一陣快艇的引擎聲。

甲板上傳來丸藥的聲音：「馬獅龍，快上來！」

馬獅龍連忙上去甲板。

只見老船長躺在甲板之上，似是暈了。

丸藥道：「他們開快艇走了。」

忽然，船長醒了，立時躍起，跳上船弦，並叫道：「快跟我來！」

船長跳下了船邊的一艘快艇上，一拉引擎，船已開動，船長叫道：「我們追去！」

馬獅龍眼見船長的衝動，但已阻止不及，只好隨着丸藥跳上快艇。

船長的駕駛技術果然高超。

雖然那逃走的快艇比他開動的早了三分鐘有多，但不消五分鐘，船長已追近。

那快艇上的人十分焦急。

船長再加馬力，一直追上去。

那快艇也開足馬力，向港外駛去。

兩艘快艇在平靜的海面上，劃出兩條白浪。

那時已入黑。

港口上有很多浮泡，每個浮泡上，都有一些閃光。

忽然，前面的快艇上有人叫道：「不要再追來！」

船長當然沒有理會，反而加速。因爲速度極高，整艘船似在半空中而行。

一陣火光。

船長剛巧駛近一個閃光的浮泡。

那個浮泡在閃光之處，立時爆炸。

最初，他們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過了一會才知道，那浮泡並非是自動爆炸，而是被前面那艘快艇上的人用極大口徑的手槍，或者是步槍所射爆的。

船長立時軟了下來。

船也慢了下來。

轉眼之間，前面的那艘快艇也消失了。

馬獅龍接過了駕駛盤，道：「幸好他們的目標並不是我們，否則……」

他們看着海面上的浮泡碎片。

船長道：「我實在不知死活！」

丸藥道：「我們仍然要感謝你！」

馬獅龍把船掉了頭，道：「他們根本不想我們死，否則，我們早已死了多次！」

船長已回復了鎮定，道：「他們是甚麼人？」

「我們知道便好了！」丸藥道。

船終於駛回港口，他們返回遊艇。

馬獅龍立時想起那束頭髮與照片。

他交給丸藥。

丸藥一看，幾乎哭了起來，叫道：「麻里！」

「麻里？」

丸藥道：「麻里被剪了個光頭，你看，這是她的照片，看來她正被人威脅！」

馬獅龍再看照片，那女人，那光頭的女人，果然是麻里，怪不得那麼熟悉。

他剛才無法認得是她，那是因爲他與麻里並不太相熟，而且他從來也沒有想到，麻里會被剪光頭。

「那束頭髮……」

丸藥道：「一定是麻里的！」

「那表示甚麼？」

「當然是一種警告！」

馬獅龍仔細的研究照片，並且沉吟着。

照片中的光頭麻里，是坐在一個客廳之內。

她坐在一張長沙發之上，她臉上並沒有甚麼表情，女性是愛美的，被人剃光了頭，當然再沒有表情。

但她的坐姿十分古怪。

她雙手攤開，分別搭在沙發的背上。

忽然，馬獅龍似有所發現。

「丸藥，你看你姐姐的右手。」

「她的右手？」只見照片中的麻里，右手的手指是捲縮着，只有食指與無名指是豎起。

這是一個並不自然的姿勢。

丸藥道：「咦？是個山字！」

「是的，是個山字！」馬獅龍道。

「那是甚麼意思？」

馬獅龍道：「你再看另一隻手！」

另一隻手却是握拳，但並不是實拳，而是一個空拳，而且空的地方是向着相機。

丸藥道：「是個口字，對，山口！」

馬獅龍道：「她故意利用這拍照的機會，表示她被山口組控制！」

丸藥道：「山口組！交過手？」

馬獅龍道：「我們根本沒有資格與他們交手！」

馬獅龍也明白她的意思，山口組在日本的勢力，與在歐洲橫行的黑手黨是不遑多讓。

丸藥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道：「整件事看來並不十分連貫，但無論如何，我們爲了麻里，爲了圭鶴齡，無論如何，也要與山口



組的人交手的了！」

丸藥笑了，却是悽涼的一笑，並且目含淚光。

馬獅龍想追問，但話到嘴邊，又嚥回肚子。

＊　＊　＊

翌日，他們別了船長，決定往日本。

從琉球往東京，時間並不太久。

東京的夜，表面是璀璨華貴，內裏却與其他世界各地的大都市一樣，蘊藏着不同的邪惡。

丸藥叫了一輛計程車。

馬獅龍還以爲她會帶他回老家。

「銀座酒店！」

汽車直駛往銀座。丸藥不但爲馬獅龍訂了一間房間，也爲自己安排了一間房子。

「怎麼？」

「我不想回家……而且，我不直接回去，也許對我們的偵查比較有利！」

丸藥這個理由總算充份。

馬獅龍回到自己的房間，打點一切之後，躺在床上，正要好好的思索一番。

忽然，電話响了，是丸藥的聲音。

「我帶你到處逛逛！」

「好極！」

丸藥對東京當然是十分熟悉，他們吃了一頓精美的日本菜，所費並不太多，因爲丸藥是個地頭虫。

丸藥與馬獅龍從飯店走出來，走了一會，丸藥提議道：「喝杯酒如何？」

馬獅龍並不是個酒客，但在適當的時機，以舒適的心情喝一杯，也不是壞事。

丸藥帶馬獅龍往一間小酒吧。

酒吧內的人並不多，只有一個結他手正在自彈自唱，他的聲音是嘶啞的，但帶着極濃的感情。

本來是十分愉快的丸藥，喝了幾口酒之後，似乎有些憂鬱。

「不喜歡和我一起喝酒？」

「不，我只是……」

她並沒有說下去。

馬獅龍知道，也許這間小小的酒吧，是她一處心靈的回憶，他並沒有打亂她的思路。

丸藥道：「你相信緣份嗎？」

馬獅龍點了點頭。

「有與趣聽我說一個故事嗎？」

馬獅龍又再點了點頭。

「有一個家族，一向以海爲生，他們打漁採珠，生活一向十分愉快而平靜，可惜，海雖然這麼大，但競爭也大，要與海搏鬥，更要與人搏鬥。」

「與海搏鬥並不是甚麼一回事，因爲他們的祖先，已充滿了海洋的血液，但對人……

「人實在是一種複雜的動物，他們有記憶，因此有仇恨，而且仇恨還會自上一代傳至下一代，家族的生意越大，與人結下的仇怨也越大。

「我也渡過採珠的生涯，採珠的生活其實是相當愉快的，不過，我那段愉快的時間，並不太長，因爲我在那期間認識了一個人……」

馬獅龍知道她並不是說別人的故事，而是她自己的故事。

「我認識了一個我不應認識的人……」

「究竟是甚麼人？」

「是個海盜的兒子！」

「那也沒有甚麼關係！他父親是個海盜，他並不一定是個海盜！」

「就算他是海盜，那也沒有太大的關係！」丸藥道。

丸藥實在是個勇敢的女孩子。

「後來怎麼樣？」

「我父親爲了使我離開這個男孩子，決定把我送離日本，去了美國！」

「去美國做甚麼？」

「美其名說是去讀書！」

「你沒有反抗？」

「我根本沒有能力反抗！」

丸藥沉默着，整個人似乎沐浴在她的回憶之中。

「我記得父親親自送我入機場的禁區，他才放心離去，因爲他可以肯定我不可能再見到他，那時，我也是心灰意冷之極。不過，我終於再見到他一面！」

「在那裏？」

「在機場的禁區之內！」

「怎會的？」

「他買了一張內陸機票，進入機場禁區，因此，才可以見到我最後一面！」

「其實他可以與你一起離去啊！」

「他也有這樣想過……」

「他是個猶豫不決的人？」

「也算是，不過他也有本身的壓力。」

「甚麼壓力？」

「他的父親對他的期望極大，不，不只是他的父親，而是整個家族！」

「那麼，他犧牲了妳？」

「也不算是甚麼犧牲，那時我們的年紀還小！」

「其實，他並不是一個你不應認識的人！」

「我忘記告訴你，他是個海盜的兒子，而那海盜，却是我家的世仇！」

馬獅龍聽了，嘆了口氣。

海盜的兒子，已是使人難於接受，更加上是世仇的家族，馬獅龍自忖：「還可以說些甚麼？」

「以後的日子呢？」

「最初我還有他一兩封信的消息！」

「後來呢？」

「沒有了，不過，我相信他仍在日本。」

「他幹了甚麼？」

「我不知道，不過，以你的想法，一個海盜的兒子，可以做些甚麼？」

「海盜？」

「我希望他是！」

「為甚麼你不會希望他做一個成功人物，或者是一個大商家？」

「我暗地裏為他祝福過！」

「正如妳……妳是個採珠女郎，妳却可以成為一個律師的得力助手！」

丸藥笑了，笑得有點勉强。

馬獅龍道：「人生如棋，局局不同！」

「我也是如此希望！」

丸藥說出了自己的心事後，心情似乎輕鬆了不少，鬱結的心事，可以向人傾訴，總比鬱在心裏好受。

她一口氣喝了最後一口酒。

「我們走吧！」

馬獅龍付了賬。

他們走出酒吧，那時已是接近午夜。

外面的霓虹光管仍然閃動着，行人並不太多，有的也只是一些步履不定的醉漢。

丸藥也有點搖擺不定。

「妳醉了？」馬獅龍問道。

「沒有……不過，我只覺得今晚……這條街有些不同，好像是彎彎曲曲似的！」

馬獅龍知道，她實在是醉了。

「那麼，我們便沿着這條彎彎曲曲的道路走！」

「好，你不用扶我，我可以自己走……」

她在街上左搖右擺的走着。

本來，他們是應該轉向左邊，然後直出去便是大馬路，很容易便找到一輛計程車回去。

但是，丸藥却是朝另一面走。

馬獅龍並不熟悉那邊的街道，而且他一心以為，丸藥是這裡的地頭虫。

那知道，她因有七分醉意，竟轉入了一條橫街。

橫街越走越黑暗，因為那裏幾乎沒有街燈。

當馬獅龍發覺有點不對勁時，他便挽着丸藥向另一邊走，可是，前面却有幾個黑影。

他們正在吆喝着，並且揮動着長刀。

「砰」的一聲。

是槍聲，馬獅龍清醒了一大半。

接着是一連串的「砰砰」聲，是還擊的槍聲。

馬獅龍一手把丸藥拉到一個黑暗的角落，他無意闖入這些地方，更無意淌別人的渾水。

丸藥並沒有因槍聲而驚醒，反而被馬獅龍一拉，竟失去重心而躺在馬獅龍的懷裏。

馬獅龍無奈，唯有希望可以在這黑暗的角落躲避一會，然後再出去找計程車。

槍聲終於停止了，再也沒有人聲。

馬獅龍探首出外看看，果然再沒有人。

他扶着丸藥出去，向另一邊走。

走到轉角之處，忽然，有一個黑影撲出。

馬獅龍雖然是扶着丸藥，但反應也快，一步跳過，那黑影便倒在地上。

原來那黑影並不是撲向他們，而是倒向他們。

是個男人，倒在地上。

馬獅龍覺得十分討厭，還以為是個醉漢，他不再理會他，繼續他的前行。

「救……救……」是痛苦的叫聲。

馬獅龍回首。

他看見那人右手按着左肩，手背上是一大片黑色的東西，看來是血。

這時，丸藥忽然醒了，含糊地問：「誰在叫救命？」

「他……」

丸藥看看倒在地上的人。

「救命……」那男人的聲音較大。

丸藥欲走近。

馬獅龍一手拉着她，道：「我們走吧。」

那知，那個倒地的男人突然用盡全身之氣力，滾向馬獅龍，一手拉着他的腿。

馬獅龍用力甩開他，可是他的手却拚命的拉着不放：「救……救我……」

馬獅龍聽了這聲音，實在有些不忍，他實在不能做一個見死不救的人，無論那個是甚麼人。

丸藥道：「快救他，否則他會因流血過多而死。」

「我去找警察。」

「不……」那人叫道，雙手仍抓着馬獅龍，又道：「你……你扶我……上去。」

他指着另一邊的矮屋。

那些屋只有兩層高，是十分古舊的建築物。

馬獅龍不再猶疑，救危扶難是他的天職，他俯身扶起那人，一陣難聞的血腥味冲鼻而來。

丸藥似也回復了清醒，她也在另一邊扶起那人。

忽然，她呆住了。

馬獅龍已走了幾步，回頭問：「怎麼了？」

丸藥忽然又叫道：「快……快……」

她奔上前，扶着那人的另一邊。

那人已陷半昏迷，只是以手指着那樓梯。

馬獅龍再無選擇，而丸藥似乎對這一條街道忽然熟悉起來，到了那建築物的樓梯，便抬起那人雙腿，二人合力把那大漢抬了上去。

樓梯極為黑暗。

二樓只有一個門口，這自然是大漢要來的地方，門却是鎖着，丸藥按



鐘，却沒有人來應門。

忽然，她掀起了門前一張十分破舊污穢的地毯，只見她在一個凹下的洞中，拿出了一條鎖匙。

門開了。

馬獅龍扶着那人進入屋內。

丸藥看着屋內，又再呆着。

「開燈！」馬獅龍道。

丸藥向着牆邊一按，燈光亮了。

室內的佈置十分簡單，倒也算是整齊，前面是一個客廳，裏面應該是一間睡房。

馬獅龍把那男人抱進了睡房。

睡房內有一張收拾得非常整齊的床，馬獅龍把那人放在床上，並開了燈。

只見那是一個相當健碩的男子，臉孔英俊，不過，也許因為流血過多，臉色顯得十分蒼白。

那人的手仍按着肩部。

馬獅龍拉開他的手。

一陣痛楚使那人甦醒過來。

「天呀！是個子彈洞。」

原來這人是中了槍，而且看來子彈仍在肩膊之內。

那人道：「水……」

馬獅龍見床頭上有一個水壺，便倒了一杯，送到他的嘴邊，讓他喝下。

那人喝過水後，似乎略為清醒。

「我為你叫醫生。」

「不……」

馬獅龍回過頭來。

那男人的另一隻手上，已多了一柄小槍。

馬獅龍道：「我救你回來，你却要殺我？」

「不，我只是要你為我多做一件事。」

「甚麼事？」

「取出毒鏢。」

「甚麼？我不是醫生。」

「你只要聽我的吩咐。」

馬獅龍道：「我只能送你到醫院去。」

那人十分激動，一時之間，竟又昏過去。

馬獅龍走近，一手拿開了他的槍，只見他的傷口處，流出的並不是紅紅的血，而是帶有黑色的血。

是有毒的血，血流在滿胸前，他整個胸膛是有紋身的。

難道他真的是中了毒鏢？

怎麼在這二十世紀的年代，也有毒鏢這種東西？

假若不替他取出，真的怕他有性命危險。

馬獅龍忽然覺得十分奇怪，為甚麼丸藥一直沒有進來，剛才她救人的熱心，比馬獅龍還要大。

為甚麼她不進來？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飲泣聲。

「丸藥？」

外面沒有回答。

馬獅龍連忙跑出外面，只見大廳之內，丸藥竟捲縮在一個角落，好像一隻受傷的野獸。

馬獅龍連忙走近，問道：「你怎麼了？」

「我……」抽泣聲更大。

「怎麼了？」

「他……他是否有紋身的？」

「是的。」

「是否整個身體，連背後也是？」

「我不知道，胸前却是肯定有。」

「快看看他的背後。」

馬獅龍走近那人，推他翻身，果然，這個男人竟然是全身也有紋身的。

「他是全身都有紋身的。」

外面啜泣聲更為响亮。

忽然，馬獅龍想起，難道這人就是丸藥口中的……

丸藥好像下了重大決心似的，奔了入房，並叫道：「行雄！行雄！」

馬獅龍望着丸藥，又再望望那男人。

丸藥點了點頭。

天呀，這人竟真的是丸藥口中的男朋友，是那個今晚才提起過的海盜兒子。

「送他往醫院？」

「不，我看他的處境並不好，可能是……」她拉開了床頭的小几，裏面有一盒東西。

「來，馬獅龍。」她神情變得肅穆。

馬獅龍走近。

丸藥已打開了那盒子，裏面是一些急救用品。

忽然，她看到那仍淌血的傷口，忍不住又哭泣起來。

「他說他中了毒鏢，要我為他取出。」

「是的，這是毒鏢，來。」她又堅强起來。

丸藥放下了行雄，往厨房找來一個小小的火爐，並且燃着了。

在行雄身上，有一柄十分鋒利的刀。

丸藥道：「馬獅龍，我要用刀剖開他的一些肌肉，然後為他取出毒鏢，希望並不太深。」

馬獅龍道：「你懂？」

「有甚麼不懂，就算是不懂，也得要試試，因為這毒鏢在人體太久而不取出，他半邊身體便要殘廢。」

她把刀子放在火上消毒。

馬獅龍扶起那男人。

丸藥拿起刀子，向傷口剖去，可是，她實在下不了手，手在顫動。

血淌出得更為急劇。

馬獅龍知道非要自己出手不可，道：「丸藥，你來扶他，讓我來。」

丸藥放下了刀，過來抱着行雄。

馬獅龍再把刀子放在火上燒了一會，又讓它冷却一些，便剖向行雄的傷口。

行雄因痛楚而醒了過來，他高叫，但隨即按捺着。

「是妳，丸藥……」

丸藥並沒有回答，她的淚水滴在他的臉上。

馬獅龍不再猶疑，道：「你忍着！」他一刀剖下，肌肉裂開，再剖下，裂口更深。

行雄望着丸藥，居然沒有再哼半句。

馬獅龍終於看到黑色的東西，他用一個鉗子，用力一拔。

一個有倒刺的小飛鏢已在鉗子上。

血流得更爲厲害，像噴泉似的。

丸藥的淚水也如是。

馬獅龍道：「讓血多流一會。」

血漸漸變成鮮紅，丸藥忽然低下頭來，要向他的傷口吸去。

馬獅龍連忙阻止，道：「丸藥，你不用心急！好了，好了。」

行雄笑着又昏了過去。

馬獅龍連忙用繃布把他的傷口裹實，見血已停止，他吁了一口氣。

丸藥把行雄放在床上。

馬獅龍出了客廳，半卧在沙發上，不一會，竟然也睡着了，他也實在疲倦。

* * *

當馬獅龍醒來，已是翌日的中午。

丸藥煮了一些簡單的飯菜，馬獅龍吃了兩大碗。

「他怎麼了？」

「情況已穩定下來，我只擔心仍有毒。」

「我看他的體魄有足夠的抵抗力，」他頓了一頓，問道：「他有甚麼說過？」

「沒有，他只是不斷叫我的名字。」

馬獅龍笑了一笑，道：「不用擔心，我可以保證，兩日之內，他便會大致復原。」

「你有把握？」

「當然有，人的身體，最重要的並不是肉體，而是精神意志，他見到妳後，他的求生意志更爲堅强。」

丸藥也微笑起來。

馬獅龍看看自己也是滿身血跡，衣衫不整，便說道：「看來我也沒有甚麼再可以幫忙的了，我先回酒店，如果再有甚麼發現，我們再聯絡。」

丸藥道：「我不知怎樣說……」

馬獅龍道：「說甚麼？以後，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合作，也許，行雄康復後，對我們的幫助更大。」

丸藥道：「這是我家的地址，假如有需要，你可以找我的父親，或者我哥哥。」

馬獅龍接過，道：「你有甚麼需要，也可以通知我，我會隨時來的。」

丸藥口唇顫動，並沒有再說甚麼。

馬獅龍下了樓，認清了附近的環境，再走出大街。在大街上有人在注視他，他急忙找了一輛計程車，直駛往他下榻的酒店。

回到酒店，那個侍者立即迎上來，道：「馬先生，發生了甚麼事，爲甚麼昨天沒有回來？」

馬獅龍道：「請你替我買些衣服回來。」

那侍者立即應命而去。

馬獅龍回到房間，房間是出奇的整齊。

本來，這也沒有甚麼奇怪，因爲依照酒店的規矩，客人離開後，便會有人打掃收拾。

不過，酒店工人並不會移動客人的物件。

馬獅龍記得，他有很多東西是放在桌上的，爲甚麼如今一一已收拾好？

難道是那位侍者對他特別關照？

不，他應該知道酒店的規則。

「有人來過！」馬獅龍自言自語地說，可是，他小心的在房間內看了一遍，却沒有發現失去了甚麼。

其實馬獅龍也早已預料隨時有人會跟踪他，因爲他知道了那些人的秘密。

「那些人」究竟是甚麼人？

至於秘密，他也想知道。

當馬獅龍從浴室中走出來的時候，外面傳來拍門的聲音。

馬獅龍問：「誰？」

「我。」是那侍者的聲音。

「進來。」

門開了，侍者進來，但並不是一個人，他身後還有六個大漢。

馬獅龍身穿浴袍，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那爲首的大漢把侍者一推，另外的人却散開。

馬獅龍退至牆角，道：「你們是誰？」

突然，房間的燈熄了，一片漆黑。

馬獅龍只感到勁風撲面，猛然再退。

可是，他退無可退。

他只感到被一個痲包袋似的東西從頭罩下，馬獅龍想反抗，却是無從入手。

他已被痲包袋罩着，並且用繩捆住。

燈又再亮起來。

馬獅龍在痲包袋之內，隱約可以看到有五個人分別站着，而另外一人則坐着。

那坐着的人顯然是首腦。

「誰派你來的？」那人問。

馬獅龍沒有回答。

忽然，他被其中一人痛打了幾拳。

在痲包袋的的馬獅龍既不能抵擋，更不能還擊，只有任他揮拳。



馬獅龍冷漠地對大漢道：「你夠份量嗎？」

「誰派你來的？」仍然重復着那問題。

馬獅龍道：「你認爲還會有誰？」

這是一個巧妙的答案。

「那有甚麼條件？」

「甚麼條件？如今唯一的條件，就是先放開我再說。」

「不，大哥，他是個厲害的人。」另一人道。

馬獅龍在袋中哼了一聲，道：「怕嗎？」

「怕？」那人奔上，又拳如雨下。

馬獅龍怒極，却是無計可施，只有盡量滾動，免被他傷及身體重要部份。

「停手。」

那人停了手。

「帶來甚麼條件？」那爲首的仍問。

馬獅龍心裏有氣。

「甚麼條件也好，並不是對你說的。」

那人聽了，怒極。

「那你要對何人說？」

這個人極易受激，馬獅龍道：「當然是要說給夠份量的人聽。」

「我不夠份量？」

「你夠？」馬獅龍用極度鄙視的語氣。

「解開他。」那人怒極。

「大哥，這不是……」

「解開他。」

這時，馬獅龍已是十分小心的戒備，但仍然也不會料到，那人奔來，手中持刀，却不是割開袋口的繩索，而是一刀的刺入。

馬獅龍是看不見的，但却有過人的靈敏感覺，他感覺到刀鋒的冰冷。

但却是無法躲避。

他一閃腰，但刀光仍然刺入。

馬獅龍忍着痛，雙手同時遞出，已握着那人持刀的手，他發力，力量足以使對方的腕骨碎裂。

那人鬆開。

馬獅龍已把刀奪得，並向內一拉，痲包袋已被削開，馬獅龍從袋中躍起。

這一變故，室中人無人能料及有此一着。

馬獅龍一撲出，已撲向那稱「大哥」的人。

人到刀到，鮮血濺起。

室中頓時亂作一團，却無人敢動，因爲他們的大哥在馬獅龍的刀下。

「你夠份量嗎？」馬獅龍仍然鄙視地道。

那人怒極也痛極。

馬獅龍一手按着他，反客爲主，坐在那張椅上，問道：「誰人派你來的？」

那人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把刀尖加壓，那人再悶哼一聲。

在悶哼之後，馬獅龍以爲他會說

話，那知他竟然冒死的向刀尖衝來。

這一行動反使馬獅龍退後，因爲他並不想他死，這便給他一個翻身的機會。

這人的身手也極其厲害。

一連三脚，也使馬獅龍無從招架，吃了一脚。

兩人便在室中對打起來。

其他的人退至牆邊，並沒有加入戰圈。

馬獅龍吃了一脚，左右閃電出手使他吃了兩拳，他這時才發覺，這個人的雙臂竟是紋上圖案的。

在日本，紋身並不是一件怪事，尤其是那些參與黑社會的人，爲了標榜自己的身份與勢力，紋身更是出奇制勝，不過，這人紋的却不是甚麼圖形。

而是字，一個一個的字。

至於甚麼字，馬獅龍當然無法認得。

馬獅龍突然一脚蹴起，反手一扣，刀已架在那人的頸項之上。

那人無法不屈服。

馬獅龍道：「好了，帶我去見你的主子。」

其他人圍攏上來。

馬獅龍道：「何必逞這無謂的英雄？」

那人道：「好，你先放了我。」

馬獅龍慢慢的放開了他。

那人道：「好，我帶你去見我們的主公。」

馬獅龍道：「你們先出去，讓我換件衣服……」

那人遲疑着。

馬獅龍道：「我來日本的目的，根本便是要與你們談判。」

「好……」

他向四周的人示意退出。

衆人退出房間，那人在門口外，道：「馬獅龍，我們這一次的決戰未完。」

「你想再來一次？」

「辦完了正經的事後我不會放過你的。」

「隨時奉陪。」馬獅龍笑道。

那人道：「我們在酒店門口有房車迎迓。」

馬獅龍點了點頭，那人退出。

那個侍者從衣櫃中走了出來，道：「馬先生，怎麼了，要報警嗎？」

「不用了，謝謝你。」

「我還可以幫你些甚麼？」

忽然，馬獅龍想起了丸藥與她的受傷男朋友，假若自己這樣去獨闖龍潭，不留一個訊息，他們定會擔心，而且對自己也不利。

馬獅龍道：「你可以再幫我一個忙！」

「怎樣？」

「這裏有一個電話地址，假如我三天之內仍沒有回來，打電話告訴他們，我可能出了事！」

「找誰？」

「你只要說出我的名字便可以！」

那侍者點了點頭，小心的把那字條收入懷中。

「你可以出去了！」

那侍者道：「你單獨一個人去對付那些……」

「不用擔心！」

那侍者終於離開了房間。

馬獅龍連忙換上了衣服，下樓去了，酒店的門口，果然有兩輛黑色的轎車在迎迓着。

前面那輛坐滿了五個大漢。

後面的一輛，只有那位大哥獨坐着，他招呼馬獅龍上車，表面上看來好像迎接一個老朋友似的。

車子疾駛着。

出了大道，轉入了郊區。

東京的郊區與市區比較，却是另有一番風味。

那無盡的公路，兩旁的屋子越來越簡陋，而田野則越來越多。

馬獅龍知道，他的確可以見到一個有份量的人。

車子終於停了下來。

馬獅龍看看手錶，足已經過兩個半小時，如果以時速八十里來計算，距離應該是二百里以外的地方。

前面是一座堡壘。

黑色的堡壘！

其實，日本人與中國人的習慣是頗相似的，黑色並不是吉利的顏色，但面前的堡壘却是黑色的。

那人在這兩個半小時之內，並沒有作聲，如今才道：「請！」

馬獅龍下了車。

而前面那輛車子的大漢，已一列的迎接着。

堡壘的大門開了。

他們進入了堡壘之內，走了一段路，是日本式的庭園景色。

再進去是一個大廳。

一個極其日本化的大廳，沒有椅子，地上全是一個一個的坐墊。

當中只有一個人坐着。

那人臉孔黝黑，一副十分硬朗的表情。

「主公！」

那人哼了一聲。

「這是我們的堡主宇野主公！」

馬獅龍也恭敬的道：「宇野先生！」

「馬獅龍君，請坐！」

宇野向那些人道：「退下！」

那人似要說話。

宇野又道：「這裡不用你了，你好好休息一下！」

那人看看自己，衣上還有些血漬。

大廳之內，這時只剩下宇野與馬獅龍二人。

宇野坐下，腰板是挺直的，在他這個年紀來說，這已是不易的事。

馬獅龍坐下。



宇野道：「我相信你是綁架我女兒的集團派來的！」

馬獅龍有點錯愕。

自己甚麼時候淪爲綁匪了？

「你們的條件是……」

馬獅龍實在不知如何作答，不過，這是一個好時機，假如不好好的把握，會錯過很多有趣的事情。

「宇野先生，我知你有確實的情報，才會如此招呼我，但我想弄清楚，麻里，是……」

馬獅龍一直仔細的觀察着宇野的表情及反應。

一提到麻里，宇野便不自覺的緊張。

這時，他已可以肯定，出事的是麻里，那麼，麻里在海旁被人綁架的事是眞的。

馬獅龍續道：「麻里……麻里是百分之百安全，條件也是以前我們提過的！」

那也是一個巧妙的答案。

宇野道：「不，我不能這樣做！」

「爲甚麼？」

宇野沒有回答。

「牽涉實在太大了！」宇野似乎在自言自語。

「宇野先生仍然保持了古風，是個重義的人！」馬獅龍道。

宇野睜着眼望着他。

「這並不是義與不義的問題，而是實在牽涉太大……我這裡有很多金錢！」

他指着一幅牆上的掛畫。

一幅很精緻的日本古畫，忽然，古畫移開。

原來宇野手中有一個遙控器，古畫後面是個夾萬似的東西。

「馬君，你可以打開看看！」

馬獅龍亦知他這是甚麼意思，走近夾萬，一手試拉夾萬的門，門竟拉開了。

整個夾萬足有一個人那麼高，深度却無從估計，因爲裏面是塞滿了鈔票。

綠色的美金。

假若全是以百元鈔票來算，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數目！而且其中有些鈔票的面額更大。

「你可以拿去，僱人爲你們工作，放了我的女兒！」

馬獅龍對着那些鈔票發呆。

他回過頭來。

「你以爲金錢便是一切？」

宇野本已肅穆的臉孔更爲肅穆，有點詫異的道：「我知道金錢並非一切，我要的是我的女兒！」

他的聲音幾乎變得哽咽起來。

到了這個時候，馬獅龍已開始明白整件事情的趨勢，有一個集團，擄走了宇野的女兒麻里，威脅他做一件事情，而這件事牽涉得實在太大，宇野竟然不敢承擔，而希望用大量的金錢來挽回女兒的性命。

對於宇野來說，這一種表現，實在是極大的忍辱。

天下間有甚麼的事，連宇野這樣有江湖地位的人也不敢做？竟然肯以破財擋災的方法去了結？

馬獅龍最感興趣的，便是這點。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敲門聲。

宇野有點怒意，道：「誰來打擾？」

他按了按手中的遙控器。

牆上一片水晶裝飾似的東西亮了起來，原來那水晶裝飾竟是一片螢光屏。

只見一個穿傳統傭服的人，跪在門外。

「送茶來了，主公！」

「誰叫你來的？」

外面的人並沒有回答，仍是跪着，低下頭來。

「進來！」

他按了按遙控器。

那夾萬的門首先關上，然後那邊的門開了，那穿着傳統衣服的傭僕走進來。

她手捧着一個精緻的茶盤，上面有一套茶具。

「放下！」

那老婦把茶具放下，並且爲他們斟茶。

茶具並不是一般的茶具，而是十分名貴而精緻的，那人的手勢似是十分熟練。

那老婦斟好了茶之後，鞠躬退後。

宇野便要提起一杯茶。

馬獅龍叫道：「慢着！」

那老婦仰起了頭，而馬獅龍已一個竄身，一脚便踢向那老婦人的臉部。

宇野呆着，手拿茶杯，停在半空。

那老婦人並沒有被馬獅龍踢倒，她順着馬獅龍的脚勢，一連翻了兩個無頭觔斗，避開了那踢勢。

老婦人的身手極好，好得出乎意料之外。

她身未穩地，竟然能夠反身撲向馬獅龍，而且她的手上是持着一柄尖刀。

刀光一閃，馬獅龍撲身避過，一掌劈下。

那老婦人的整個頭套已脫了下來，露出一個禿頭。

那人的模樣極爲尷尬可笑。

可是，宇野與馬獅龍却笑不出來，因爲那人一連刺了五刀，這五刀的招法精妙，兩刀是在馬獅龍的肩上滑過，兩刀則是在他的腰脅間溜開。

最後一刀，是致命的一刀。

馬獅龍看得準確，身體稍爲躍高，然後以腿橫掃。

這人也極機伶。

知道這一掃足以使他骨折，他連忙在半空中止住了去勢，以極其優美

的姿勢來一個側身反彈。

人像一隻巨大的蚱蜢，倒跳到宇野的身旁。

宇野千萬也料不到，這人會突然倒轉茅頭指向自己，他略退。

那人尖刀已遞出。

而馬獅龍一招失利，一個旋風式的迴身，如影隨形，人已隨着那人躍至。

馬獅龍在極其適當的時間落下，他落在宇野的身前，假若那人一刀戳出，戳着的便會是馬獅龍。

馬獅龍早已有準備。

在刀未至、人未穩之下，他的右手已出。

他的手正剛好的執着那人的整個下頷。

那人身材並不高大，手脚也比較短小，他的刀是無法刺着馬獅龍的。

那人仍然用力甩開馬獅龍的手，刀仍在揮動。

馬獅龍的手運上暗勁。

一陣腕骨碎裂的聲音，宇野感到毛骨悚然。

那人的手已垂下，刀亦落在地上，馬獅龍一手推開，那人便像一隻斷線風箏似的，被拋在近門之處。

那人並沒有再動，癱瘓在地上。

馬獅龍走近，看了一下，回過頭來，向宇野聳聳了肩頭，表示無奈。

宇野驚魂甫定，慢慢走近。

只見那人的口角流出一些黑血，他當然知道，這人已是毒發身亡。

宇野頹然的坐了下來。

馬獅龍道：「宇野先生，你這堡壘的保安似乎需要重新安排！」

宇野沒有作聲，但他已知事態比自己想像之中嚴重百倍。

這個本屬於堡中禁地的地方，竟然也會有人潛入，而且還明目張膽的行刺。

假若不是馬獅龍，那一刀幾乎使他喪命。

宇野實在不明白，他問：「你爲甚麼要救我？」

「救你？我來的原意，根本就是爲救你！」

「救我？你究竟是誰？」

「馬獅龍！」

「馬獅龍？」宇野望着他。

「你以爲我是誰？」

「我一直以爲你是尼罕集團派來的……」

「尼罕集團？」

「是擄了我女兒作人質的集團！」

「其實，我是麻里的朋友，再與你說清楚，我是先認識你的女婿圭鶴齡！」

「啊，原來如此！鶴齡曾向我提過你，可是，我沒有想到，一個活在現今時代的人，會有這樣的身手！」

「圭鶴齡回來了？」

「回來了，並且帶回麻里被擄的消息！」

「他……」

一時之間，馬獅龍的思想十分紊亂。

究竟圭鶴齡在整件事情中，扮演了甚麼角色？

宇野忽然把坐姿改成跪姿，向馬獅龍跪着並下拜，道：「我先向你謝過救命之恩！」

馬獅龍也跪下，道：「我只是湊巧的躍下！」

宇野向馬獅龍叩頭，馬獅龍也向宇野叩頭，宇野明白馬獅龍不想他行這大禮。

宇野道：「我們再好好詳談。」

他按了一下遙控器。

不久，外面傳來聲音。

那個押馬獅龍回來的人出現在門口。

宇野道：「把這刺客收拾好！」

那人聽了，十分吃驚，看着地上的屍首。

宇野道：「犬養，我看整個堡壘的保安，也要重新安排過！」

那叫犬養的，滿臉羞慚似的，抱起那屍體離去。

宇野道：「這不再是談話的地方！」

馬獅龍隨着他走出了大廳，經過長長的甬道，來到一個密室。

宇野指着室內簡單的佈置道：「我希望這裏再沒有人闖入！」

馬獅龍坐了下來。

宇野在一個小紗櫥內，拿出了幾瓶清酒，並有一些下酒的果仁。

宇野道：「我每逢生悶，便會來這裏喝悶酒！」

馬獅龍道：「宇野先生，你也會發悶？」

宇野嘆了口氣，他不想再解釋下去，却忍不住問：「馬君，你怎會發覺那僕人是個刺客？」

「他的化裝易容之術極好，不過，我知道人身有兩處地方是無法化裝的！」

「那兩處？」

「頸項與手！」馬獅龍頓了一頓，續道：「頸項可以告訴你，那人的眞實年齡，而雙手可以告訴你更多，職業、生活、性格……」

「那人……」

「那人的老婦易容術已是不錯，加上她的體態也似龍鍾老婦，可惜他的頸並沒有適量的皺紋來配合，而且，他的手太粗糙了，並不是幹活的粗糙，而是練武的粗糙！」

「你的觀察力實在使人佩服！」

馬獅龍也呷了一口清酒：「宇野先生，究竟在你的幫會內，發生了甚麼事？」

宇野道：「你既是我女婿與女兒的朋友，你當然會明白我們的出身！」

「只是一些道聽途說！」

「其實我是靠海起家的，我捕魚、採珠，我如今可以擁有這一個堡壘，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從無到有，人生豈又是一件簡單的事？

宇野說道：「我在這裏創立了一個小小的幫會，不過，我有的特長，是其他幫會所沒有的！」

馬獅龍試猜道：「水底功夫？」

「是的，尼罕集團就是看中我們這一點！」

「尼罕集團？是個甚麼集團？」

「是一個由中東人開設的集團……他們是以反抗資本主義的一組新世界力量！」

「簡單來說是……」

「是恐怖份子的集團！」

這一點，馬獅龍並不感到意外。

宇野道：「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們早已發現在琉球與日本之間的海底下，已有很多美國海軍遺下的炮彈！」

「炮彈？普通炮彈在海底二十年，還有甚麼用？」

「可是，這些並非是普通炸彈！」

「甚麼炸彈？」

「是氫彈！」

馬獅龍聽了，還以爲聽錯，不由自主的重覆道：「氫彈？」

「是的，是氫彈！」

馬獅龍默然，看來，這事件牽連巨大。

「二十年前的氫彈，還是原始階段，當然比不上現今的各式各樣的核子武器，不過，原始歸原始，萬變都不離其宗——各種新式核武，還是離不開那核子元素！」

「你的意思是，炸彈本身已沒有用，但裡面的核子元素却仍然是……」

「是極爲貴重而稀有的物質，又是一種有錢也買不到的物質！」

「爲甚麼？」

「因爲世界各地有核武器的國家都有協議，不能任意製造出這種東西！」

「他們之間會互守諾言嗎？」

「他們也不想守，但沒有不守諾言的本領，因爲事實上，能夠好好的製造與控制這些東西的，只有兩個超級大國，其他的國家，只能做其中一部份！」

「最重要的還是核子元素！」

「是的！那幾十個留在海底的氫彈便有足夠的原料！」

馬獅龍開始有點明白，但仍道：「現代潛水技術那麼進步……」

「是的，他們的潛水技術是可以打撈起這批東西，不過，這會引起美國的注意！」

「美國？」

「是的，這根本是美國遺留下來的東西！」

「他們知道這些東西可能會放出放射性元素嗎？」

「他們當然知道，也是爲了這個原因，他們自己也不敢打撈這批東西，怕會發生意外……」

「你有這個能力？」

「我有，而且能夠做到不動聲息！」

「怎樣？」

「你忘記我們是採珠的嗎？」宇野繼續解釋：「我們族裏的潛水人員比世界上任何最佳的潛水員更好，而且，我們熟悉附近的海域，這一點最爲重要！」

「是的，那麼你們應該發大財！」

宇野却冷靜地道：「不！不！」

「你拒絕了他們？」

宇野點了點頭。

馬獅龍大惑不解地問：「爲甚麼？」

「因爲這件事牽涉太大，除了在打撈過程中，會產生不能預計的危險外，還會影响到整個世界！」

「這麼嚴重？」

宇野道：「是的，假若在打撈中出意外，別說打撈的人沒命，而且整個海域、所有在海域內的生物，都會立即滅亡，而且，在幾十年之內，整個海底會變成寸草不生的世界！」

馬獅龍想起被投下原子彈的兩個地方，一個是廣島，另一個是長崎。

宇野又道：「假若我們幸運，在打撈時，沒有發生意外，把那些氫彈一一運到他們手上，那麼，面臨噩運的，並不只是兩個超級大國，而是整個世界，整個地球！」

馬獅龍聽了，越想越驚。

「你們拒絕得非常好！」

宇野嘆了口氣。

馬獅龍問：「又發生了甚麼事？」

「這事我們不肯做，却有人肯！」

「甚麼人？」

「以我估計，應該是山口組的人！」

馬獅龍吁了口氣，自忖：「山口組？」

「你也知道，山口組是日本最大的黑勢力，以他們的財力人力，足以做任何的事情！」

「這點我不會懷疑！」

「可是，他們也知道事實並不是他們想像般那麼簡單，然而，他們答應了人，却無法完成，這點令他們難以下台，因此……」

「因此，他們想到了你！」

宇野點點頭。

馬獅龍已開始明白整件事的來龍去脈，道：「他們威脅不到你，却威脅你的女兒！」

宇野道：「是的，如今更擄了我的女兒！」

說到這裏，宇野有點哀傷。

「你認定一定是山口組所爲？」

「還有誰？」

「不過，你的女兒及女婿已經完全脫離日本的黑幫組織，並且不在日本！」

「他們自有他們的辦法！」

馬獅龍想了一想，便把自己在琉球的遭遇說了一遍，宇野用心地聆聽

着。

宇野嘆了一口氣，道：「我想圭鶴齡是先遭他們威脅，才會……」

馬獅龍道：「你認爲圭鶴齡……」

「他一向對我是忠心耿耿的！」

「他沒有背叛你的可能？」

「沒有。」宇野斬釘截鐵地道：「他爲甚麼要背叛我？他是我的女婿，也是我將來的繼承人，我只有兩個女兒，他是知道的！」

「那麼，他在這件事中，扮演一個甚麼角色？」

「我看他是受到了山口組的威脅，因此，他在麻里被綁架之前，要找人幫手，却找不到……不，他找到了，他請你去琉球渡假，目的是……」

「可是，他見了我之後，却一直沒有提過甚麼事！」

「也許……」

馬獅龍對宇野的猜測，仍有很大的懷疑。

「他有沒有回來？」

「有，他回來過，並且告訴我關於麻里被綁架之事！」

「他有甚麼表示？」

「他只是說他有極大難言之隱！」

「他仍在堡壘內嗎？」

「不，他說他不會留在堡內，因爲害怕山口組的人來騷擾，現今他雖不在，但山口組已接二連三的派人來！」

「你起初以爲我也是山口組派出來的？」

「是的，我以爲你是個使者！」

馬獅龍道：「宇野先生，我想知道圭鶴齡的身世！」

「你是他的朋友，你不知道？」

「我只是認識他的表面，他是個潛水專家、也是個中日混血兒而已！」

「是的，他是個中日混血兒，不過，他早年便失去了雙親，是個孤兒！」

「你曾栽培他？」

「也算是，他與麻里一起去美國，這樣，順理成章的便成爲了夫婦！」

「你認爲這一切都是順理成章嗎？」

宇野點了點頭，馬獅龍想再多說一些，可是，他知道宇野是個幫主，自有他的主張。

「將來，他是我的繼承人！」

馬獅龍忽道：「宇野先生，你認爲應該怎樣對付山口組，拯救麻里？」

宇野道：「你看我還是一籌莫展！否則，我也不會給你那一個夾萬的美鈔！」

忽然，宇野似想到了一些甚麼似的，問道：「馬君，你是馬獅龍君？」

「是的！」

「呀，我爲甚麼會這麼糊塗！你是國際著名的現代俠客馬獅龍！」

「愧不敢當！」

「呀，你對付過利用金縷玉衣偷運古柯鹼，你又對付過那雙生子大盜……」

「這也只是機緣巧合的事！」

「不，就是因爲你有大本領，而且爲人正義，圭鶴齡才會不遠千里的請你來！」

「不是來渡假嗎？」

「當然不是，他可能早已知道有人會威脅他，威脅麻里，因此……」

「他沒有理由不告訴我的！」

宇野沒有再說話。

一會，他又道：「馬君，我把一切寄望都放在你的身上了！」

「不要這麼說，圭鶴齡與麻里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這件事牽涉這麼大，我也不能袖手！」

宇野道：「目前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跟他們妥協，換回麻里的性命；第二，是跟他們拚了！」

「拚了？你有足夠的力量？」

宇野聽了，似乎十分沮喪，道：「這幾年來，我們是鬆懈了！」

「山口組的人與你通過消息沒有？」

「沒有，麻里被擄的消息，也只是由圭鶴齡知會！」

「圭鶴齡如今在那裏？」

「我不知道！」

馬獅龍對於圭鶴齡，總是有點懷疑。

宇野想了一下，道：「馬獅龍君，我請你暫住堡內，有消息之時，再與你商量！」

馬獅龍沒有異議。

兩人的對話，到此告一段落。

## 勾結黑幫　合作打撈

翌日，消息果然來了。帶消息回來的，竟是圭鶴齡本人。

宇野立即請馬獅龍到密室。

圭鶴齡是一臉驚惶，他看見了馬獅龍，幾乎想跪下來。

馬獅龍立刻扶住了他。

「馬兄，我實在對不起你，我請你來琉球渡假，本來是……後來，有更多的事情發生，都不在我控制之內！」

馬獅龍道：「不要再嚕囌了，你帶回來了甚麼消息？」

「他們會在三天之內殺死麻里！」

「殺死麻里？」

「是的！」

「爲甚麼？她的父親肯出任何贖金！」

「他們並不是要贖金！」

「那要甚麼？」

「要麻里做一項手術！」

「一項手術？那是甚麼意思？」

「我要解釋一下，你早知道麻里是個潛水專家，也是個海洋生物學家。」

「這點我知道。」

「最近，她在研究海洋生物的呼吸中，得到了一個重大的突破！」

「甚麼突破？」

「她可以在一些動物的口腔中，加上一副電子呼吸系統，這系統足以使



人可在水裏停留幾十個小時，而不需要帶氧氣筒！」

這的確是一項前所未有的突破。

「簡單來說，她可以爲生物安裝一個人造魚腮！」

人造魚腮？

馬獅龍道：「有了這人造魚腮，他們便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打撈那些氫彈？」

圭鶴齡點了點頭，道：「麻里當然不肯，他們便以性命來要脅！」

馬獅龍道：「你回來的目的是……」

「第一，是帶回這個消息，另一個目的，我知你來了日本，也一定會找我的岳父，因此，我希望你可以幫助我們，把麻里救出來！」

「你認爲我是生神仙！」

「我知道你有足夠的經驗與力量，能與龐大的邪惡集團周旋！」

「你太誇奬了，我只是個……」

「你不用再謙虛！」

「你想我怎樣？」

「我直接帶你去見山口組的幫主！」

山口組的幫主？

馬獅龍道：「那有甚麼用？」

「但山口組的幫主想見一見你！」

「他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我只想，只要你出馬，定然可以救麻里回來！」

馬獅龍明白，圭鶴齡並沒有考慮自己的處境，也許他是救妻心切！

圭鶴齡道：「只要救出麻里，我甚麼也可以給你，假若你認爲不夠，我相信我的岳父也……」

馬獅龍厲聲道：「你當我是你朋友？」

圭鶴齡點了點頭。

「那不用再說，就算你不回來，我也會想辦法去救麻里的！」

圭鶴齡道：「請原諒我……」

「不要再婆婆媽媽了，我們甚麼時候去見那山口幫的幫主？」

「越快越好！」

「山口幫幫主究竟是誰？爲人怎樣？」

「他的名字是大島，是個天神般的人物，他現今八十歲，但望之如五十歲左右！」

「出身呢？」

「他從山口組的一個小卒做起，一直爬上幫主的職位，因此，他可說是個能文能武的人！」

「這人來頭不小，毅力驚人！」

圭鶴齡補充道：「他爲人老謀深算，也陰險毒辣！」

馬獅龍道：「這樣一個人物，倒要見識見識！」

圭鶴齡得到馬獅龍答應，滿心歡喜。

馬獅龍也沒有甚麼準備，只是在衣領間插了六支飛鏢，算是一種防身的武器。

*　*　*

去見山口組的現任幫主大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他是住在一個荒島之上。

其實那並不是一個荒島。

人們視之爲荒島，那是因爲那裡根本就沒有交通工具前往，當然，大島有他們自己的交通工具。

馬獅龍與圭鶴齡是乘搭直升機前往的。

在直升機上，馬獅龍可以看到，在那荒島與海岸之間，有三兩艘遊艇來往，看來乘遊艇也是一個辦法。

他們乘直升機，是因爲他們要想立刻見到山口組的老幫主大島。

直升機降落的地方，並不是一個停機坪，而是一片草坪，表面看來，那草坪參差不平，但直升機降下時，却無甚麼震盪與阻碍，因此，馬獅龍可以肯定，這停機坪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外表是保持那荒野的原貌，但內裏却是十分現代化的。

下了機，直往那山洞口之前，馬獅龍發覺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小路上的關卡，外表是莉棘叢生，野草蔓延，其實是經過精巧的設計。

怪不得外人一直視這離島爲荒島。

這是山口組幫主的聰明設計。

他們來到了山洞，不一會，便有人出來接應。

這些人身穿古老的和服。

這種和服在當今日本幾乎絕跡，除非在一些有關古代傳統的場面，才會間中看見。

但是，進入了山洞之後，馬獅龍所見的人，全是穿上這種古老的和服。

馬獅龍心想：「大島幫主是一個既有現代頭腦的人，也同時是一個相當保守的人！」

這時，馬獅龍却也心急，希望一見這個人。

可是，見大島幫主並不是一件易事，他們坐着機動的吊車，連馬獅龍一直小心觀察着的，也被混亂了，不久，他們才來到一個現代化的客廳。

不，不是一個客廳，而是一個辦公室。

辦公室內有一張大桌子，桌上擺滿了電視機。

馬獅龍知道，那一定是內外通消息的工具。

圭鶴齡並沒有留在辦公室之內，他離開之前，說過很快便會回來。

不一會，開門來的，却是送上香茶與點心的僕人，也是穿着和服的。

馬獅龍問：「圭先生呢？」

那人茫然不知所應。

可是，他却走近那辦公桌，把一列的電視機開啟了。

當他出去之後，螢幕便出現了畫面。

竟是麻里！

馬獅龍忍不住叫道：「麻里，你怎麼了？」

「我沒有甚麼！你呢？」

「我剛到……你……」

麻里呆着，似乎是呆呆的望着那鏡頭。

馬獅龍一連的問了她很多個問題，她却沒有回答，他正在不知所措的時候，他發現麻里只是面口呆着，但眼睛却是不停地眨動。

那是甚麼意思？

馬獅龍仔細一看，本是茫無頭緒的，但一會便發現，麻里原來是利用眨眼發出訊號！

摩氏密碼的訊號！

摩氏密碼是利用長短不同的點與線來表示英文字母，而麻里正以睜眼或眨眼，或者閉上眼睛來表示。

她的訊息是：「要求與我直接見面！」

馬獅龍也以眼睛回答：「如何要求？」

「閉口！」

馬獅龍明白她的意思，只要自己坐在這裏，緘口不言，他們自然會問他。

他們在螢光屏上的會面，當然是在嚴密的監視下。

馬獅龍索性不再看麻里，假寐起來。

麻里也是如此。

過了十五分鐘，另一個螢光屏又出現了一個畫面，那是圭鶴齡。

「馬兄，我在他們威脅之下，無法……」

圭鶴齡的表情是十分痛苦的。

馬獅龍道：「大島幫主不是想見我嗎？」

圭鶴齡道：「是的，不過，他要你先勸服麻里！」

「你為甚麼不親自出馬？」

「我試過……但她不聽我的話！」

「那她又有甚麼理由會聽我的話？她是你的妻子！」

「我只希望你試試！」

「好，不過，我不能只隔着螢光屏與她談話！」

「要怎樣？」

「要面對面！」

圭鶴齡頓了一頓，似乎正與其他人商討。

「好……不過，請你千萬不要弄些甚麼詭計，這足以害了你自己的生命，也害了麻里和我的生命！」

馬獅龍道：「我會好好的勸她！」

那兩具螢光屏都自動熄滅了。

馬獅龍百無聊賴的等待着，這地方沒有窗子，所以不知道這裡究竟是在山上還是在山中。

不過，這裏的壓力並沒有甚麼改變，一切與平日一樣，看來，這裡的設備是十分尖端的。

既然大島幫主有這樣的人材，為甚麼一定要靠麻里，麻里可以研究出來的東西，難道他們研究不出來？

一會，門開了，又是一個穿着和服的僕人。

馬獅龍試圖向他詢問一些事情，對方却完全沒有反應，看來可能是個聾啞人也說不定。

他帶着馬獅龍來到一個大房間，裏面透出一陣葯味，門開了，葯味更濃。

馬獅龍進了房間，只見這裡並不是一間普通的房間，而是一所實驗室。

周圍是各種不同的化學實驗儀器。

馬獅龍沿着桌與桌之間的空隙走着，他來到了另一間房間的門口。

門上寫着「手術間」。

他推門進去，裡面赫然是一間龐大的手術間，天花板上的手術燈、那張大大的手術床，還有……

還有憂愁的麻里！

麻里獨坐着，十分憔悴！

馬獅龍叫道：「麻里！」

麻里上前，雙手挽着馬獅龍的手臂，右手食指却在他的臂上一下一下的打着。

又是摩氏密碼。

「說些不關重要的話，然後小心聽我告訴你的訊息！」

馬獅龍道：「你怎麼了，他們虐待你？」

麻里搖了搖頭。

馬獅龍又說：「他們威脅你？」

麻里的手指表示：「圭被脅持，看看有沒有辦法救我們出去！」

圭鶴齡是被他們挾持來威迫麻里？

馬獅龍放開了麻里。

麻里坐回桌子上，拿起了一支鉛筆，似無意識的亂敲着，其實是另一個訊息：「制服大島幫主！」

馬獅龍又說了一些無關重要的話。

不過，在這樣的環境下，他是無法清楚事件的眞相，更無法去對付這個組織。

可是，在這麼嚴密的監視下，怎能去了解一切？麻里用這個摩氏密碼的方法，已是最好的辦法了！

他還有甚麼辦法可想？

唯有用最原始的方法。

馬獅龍忽然站了起來，大聲叫道：「你們要求我來勸服她，却又要監視，我無法做到！」

麻里愕然的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又咆哮道：「你們，有甚麼好看，有甚麼好聽？如果你們要盡早得償所願，一定要放開手讓我去做！」

等了一會，麻里道：「他們不再監視了！」

「你怎知道？」

麻里指着幾處隱蔽的地方，道：「你去仔細看看那些鏡頭是否都關了！」



馬獅龍走去一看，發現書櫃上的放書處，果然有鏡頭，但鏡頭的確是關閉了。

另外再在一個花瓶內，也有一個鏡頭，也是關閉的，看來，他們果然不再監視了！

「他們還是會偷聽的！」

偷聽器的裝置更為隱蔽，一時之間，他們根本無法找到偷聽器安裝的地方。

馬獅龍忽然心生一計，他開了一個本生燈，那是實驗室內的燃燒工具。

他索性把那火頭燒向室內的防火洒水系統，一時之間，室內洒水兼而警鐘大鳴。

馬獅龍拉了麻里，一起走向大門。

門是反鎖的。

馬獅龍道：「你小心準備，隨時會有人進來！」

果然，有人開門。

馬獅龍一劈，倒下了一個人，接着，他拉了麻里向外走去，外面的長廊十分混亂。

有些人是奔來救火，有些看來是守衛的。

馬獅龍閃在一邊，找機會逃離此地，當人羣稍稀時，他們便往外走，可是走來走去，却無法找到一個出口是可以通往其他地方的。

忽然，馬獅龍發現一處隱蔽的地方有一道小門，他嘗試一推，小門並沒有上鎖。

裡面有微弱的燈光。

他們看見裡面有一列的機器與儀錶。

馬獅龍向麻里道：「先進去再說！」

他們只覺裏面熾熱非常，那邊有一具巨大的抽氣扇，但也不能減低室內的燠熱。

馬獅龍看了一會，知道這是一個電力變壓站，也可以說是控制這部份建築物的電力輸送。

那一列列的東西並非是機器，而是一組一組的變壓器，發出一陣一陣的低鳴。

「好了，麻里，你被他們俘擄之後，怎麼樣了？」馬獅龍心急地問。

「他們强迫我為幾十個人施手術！」

「施那人造腮的手術？」

「你知道了詳情？」

「那是圭鶴齡告訴我的，你做了多少個？」

「根本上我並沒有做過，只是拖延着！」

「你眞聰明！」

「不是聰明，而是事實，我既落在他們的手裏，為他們做了手術之後，我的性命也就完蛋了！」

「你怎樣拖延？」

「我說我要見到你，才可以找到所需的零件！」

「可是……」

麻里突然解下縛着頭髮的一條頭繩，那條頭繩十分普通，她說：「裏面是一些硅片！」

「硅片」是一些電子微型組合，一小塊可以代替以前一大座電腦。

麻里續道：「那些人造腮全是靠這片硅片保持效力，沒有了這塊硅片，安裝了那人造腮也沒有用！」

「你為甚麼要給我？」

「這東西假如被他們發現，他們一定會用盡世界上最醜惡的辦法來强迫我完成那批人的手術！」

「交給我又有甚麼用？」馬獅龍問。

「我希望你憑着這東西，可以出去，找更多的人來拯救我，不，是拯救自由世界！」

馬獅龍仍然不明白。

麻里解釋道：「這條頭繩內有三十六塊硅片，是我在美國特別訂製回來的，因為是單獨訂製的，製造商並不知道我用來做甚麼，因此，他們並沒有多做存貨，換句話說，如今全世界只有這三十六塊，假若這三十六塊小東西一旦被毀，在一年內便無法找到補充！」

「那又如何？」

「這東西在你身上可以成為一種非常有效的要脅品，你可以用這東西要脅他們，他們一定不敢亂來，那你一有機會，便拿這小東西離開這裡，找更多的人，或與有關方面聯絡，才可以制止他們打撈那批氫彈！」

「其實你也可以用此來要脅他們！」

「不，我不能讓他們知道這一條硅片就在我身上，否則，我早已被他們搜出來了！」

「麻里，我不明白，這件事你可以叫你的丈夫圭鶴齡來做！」

麻里聽了這話，望着馬獅龍，竟然哭起來。

「怎麼？我說錯了甚麼？」

「是的，這件事其實我應該叫圭鶴齡去做的，可是……可是，他根本上便是大島的同謀！」

「同謀？」

「是的，起初我還沒有發覺，自從我被擄回來之後，他不斷游說我去替那大島的手下做那人造腮手術，我最初還以為他是為了救我的性命，後來才知他是背叛了我，背叛了我的家族！」

其實，馬獅龍一早已有預感，圭鶴齡在整件事情中，是扮演着一個特別的角色。

想不到，他竟然是山口組大島幫主的合伙人！

「為甚麼他會成為這犯罪集團的合伙人？」

「我不知道！」

「其實他甚麼也有了，學問、財

富……甚麼也有，他還欠缺甚麼？」

忽然，本來是幽暗的電錶房，起了一陣强光，這强光使他們暫時看不見任何東西。

「我欠缺的東西實在太多了。」馬獅龍閉着眼睛，但他可以肯定這是圭鶴齡的聲音。

痲里也叫道：「圭鶴齡！」

馬獅龍立時知道，如今又陷入了他們的圈套之中，他立時從衣領之處抽出一支鏢，朝着聲音擲去。

「呀！」也是圭鶴齡的聲音。

强光又再起。

這次馬獅龍又再無法看到甚麼東西。

他只感到腦袋也是空空洞洞的。似乎有人向他奔來，他拚命的抓着那條痲里交給他的頭繩，不過，幾番掙扎，那條頭繩仍然被人抓去了。

＊　＊　＊

當馬獅龍回復知覺的時候，他仍然感到一陣强光。

强光來自上面。

馬獅龍的眼睛睜開了一條小縫。

那是一排的燈，是手術用的燈，忽然之間，他明白自己是躺在一張手術床上。

頭上的燈熄了。

「馬獅龍，你醒過來了？」

馬獅龍睜開了眼睛，前面只有一個人，那是圭鶴齡，他正在冷笑。

「馬獅龍，你列出你的條件吧！」圭鶴齡道。

「條件？我是你俎上的肉，還有甚麼資格向你列出條件！」馬獅龍道。

圭鶴齡怒道：「馬獅龍，不要再裝模作樣了！」

「你先放開我！」

「沒有那麼容易，你千萬不要動。」

馬獅龍不知他會弄甚麼玄虛，只好暫時不動。

「你看！」

圭鶴齡指着一支槍炮似的東西，那並不是槍炮，而是這手術室的一種儀器。

圭鶴齡笑道：「馬獅龍，你開過刀沒有？」

馬獅龍搖了搖頭。

「那好極了，你可以嘗試我們最新的激光手術刀！」

他把那支槍炮似的東西，指向馬獅龍。

「據說，人體之內，少了一些器官也不太重要，譬如少了膽、肝，甚至腎！」

馬獅龍開始感到有點恐懼。

「捐一個腎吧！」

圭鶴齡似要想開動那激光手術刀。

「慢着！」

「好了，馬君，解葯呢？」

「解葯？」馬獅龍感到莫明奇妙，但隨即想到了那一支飛鏢。

那是他雙目被强光照耀之下，所發的一支飛鏢。

「啊，那毒鏢的解葯！」

「馬君，解葯在那裏？」

「當然是在我身上！」

圭鶴齡似要上前搜身，但隨即又停了下來。

馬獅龍道：「你要搜的都搜過了，我說解葯在我身上，指的並不是在我衣袋裏，而是在這個袋內！」

他所指的是腦袋。

圭鶴齡欲言又止。

馬獅龍道：「來吧，圭鶴齡，你用你的激光手術刀開了我的腦袋，把解葯拿出來吧。」

圭鶴齡十分憤怒，但又拚命忍着。

馬獅龍道：「你每日中午時份，便會開始發熱，一直熱到黃昏，在這個期間之內，你就算躲在雪庫冰谷內也沒有用，因爲那熱是從你心底內發出的！」頓了一頓，馬獅龍又續道：「到了黃昏，那些熱便開始減退，一直退至全身冰冷，於是，你又要忍耐寒冷的痛苦，寒氣來自心底，你蓋上一百張棉被也沒有用！」

馬獅龍的話並不是虛張聲勢，這五天來，圭鶴齡便是受着寒熱的煎熬。

「要解去你身上的毒並不太難！」

馬獅龍故作慢條斯理地道。

「怎麼？」

「你先告訴我，痲里呢？」

「她沒有甚麼事，她已經成爲我們的人，做好了人造腮最後的手術！」

「那麼，她……」

「她仍是十分安全！」

「我要先見見她。」

「沒有問題！」

圭鶴齡走到前面的桌子，上面有一副電視機。

馬獅龍立即道：「我要面對面的見她！」

「這個……」

馬獅龍斬釘截鐵的道：「假如我不能與她面對面的談，我永不會給你解葯！」

圭鶴齡十分無奈，想了一會，終於答應了。

馬獅龍看着圭鶴齡，發覺他的手開始顫抖着，他身上的毒又開始發作了。

原來馬獅龍那些鏢都是滲上了毒的，那些毒並不是見血封喉、立刻致命的那種，而是一種古怪的毒葯，與瘧疾的病原體差不多，因此中毒的人會好像患上了瘧疾似的，天天都會發冷發熱。

「你跟我來！」圭鶴齡道。

馬獅龍看看自己，雖然他不知道自己失去了知覺多久，但身上的衣服却依然在。

他隨着圭鶴齡走過一列的房間，然後進入了一個囚室似的房間。



囚室之內，早已站着幾個人。

那幾個人，馬獅龍早已見過，他們就是曾在酒店大堂與馬獅龍打鬥過的那班人，相信他們都是圭鶴齡的親信。

圭鶴齡剛進門，叫道：「快帶痲里出來！」

那幾個人聽應了，有點遲疑。

圭鶴齡又叫道：「快！」

他的聲音充滿了焦躁，而臉孔則有點發熱的顏色。

不一會，痲里隨着那幾個人出來了。

她的臉孔有點憔悴，一見了馬獅龍，便如獲救星似的叫道：「馬獅龍！」

圭鶴齡道：「馬獅龍，你看見了，她沒有事，你的解葯呢？」

馬獅龍沒有理會他，他向痲里道：「你怎麼了？」

「我沒有辦法……我爲他們安裝了人造腮最後的零件，他們……他們都出海了！」

馬獅龍聽了，心下十分焦慮。

換句話說，大島幫主的手下已開始着手打撈那批氫彈了，這班喪心病狂的人。

馬獅龍道：「他們强迫你？」

「算了，我爲他們安裝了人造腮最後的零件，也許是把他們推向死亡。」

圭鶴齡滿臉通紅，有點憤怒地道：「馬獅龍，不要再囉囉嗦嗦，解葯！」

馬獅龍不屑的望了一眼：「去你的，他們都去了打撈，去了多久？」

圭鶴齡的臉部腫脹，臉紅得像喝了好多酒似的，叫道：「馬獅龍，你……」他似乎十分辛苦，又叫道：「殺了這人！」

五個手下立時圍上。

馬獅龍似乎看不見他們圍上似的，愛理不理。

圭鶴齡更怒：「殺！」

五人如狂似虎的攻上，可是馬獅龍却叫道：「快殺死我，看你以後一輩子，天天要受發冷發熱的煎熬！」

圭鶴齡狂叫：「殺！」

看來他發熱的時候，身心俱裂的感覺並不好受，使他不顧任何後果。

五人又再攻上。

馬獅龍閃開兩個，身形稍挫，一拳一脚，兩個後來攻上的人，被打開十丈以外。

馬獅龍道：「你們也想中他的毒？」

五人聽了，連忙後退。

他們臉露驚疑之色，三天以來，他們都親眼看過圭鶴齡發病時的痛苦，山口組內有無數醫術精湛的名醫，但每個人都是束手無策，眼巴巴的看着圭鶴齡受苦。

圭鶴齡伸手抹去臉上的汗珠，突然衝前，一手抓着痲里，叫道：「馬獅龍。」

他手中多了一柄鋒利的尖刀，指着痲里的臉頰。

馬獅龍千萬也想不到，他竟以他自己的妻子來威脅自己，這人實在沒有人性。

「馬獅龍，你再不給我解葯，我便……」他把尖刀的刀背在痲里臉上移動着。

痲里尖叫，並且哭泣，道：「你……你這沒有人性的禽獸！」

馬獅龍道：「圭鶴齡，她是你的妻子，你用她來威脅我，這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意思，我唯一的要求是解葯！」

「我不給你！」

「那我便在你的面前殺了她！」

馬獅龍道：「好，你殺了她吧，她與我又無親無故！」

圭鶴齡竟把刀背翹起，竟然在痲里的腮邊劃出了一條血痕。

「住手！」馬獅龍猛喝。

「馬獅龍，你是著名的現代俠客，你忍心看着一個無辜的人，在你面前因你而死？」

圭鶴齡的確是一個老謀深算的人，他看中了馬獅龍的弱點。

「住手！」馬獅龍再喝。

圭鶴齡的刀停着，但血已淌下。

「解葯！」

「你先放開痲里！」

「解葯！」

馬獅龍道：「解葯根本是在你那裏！」

「在我那裏？」

「你先放開痲里再說！」

圭鶴齡放下了手中的刀，痲里一個翻滾，已走到馬獅龍的背後。

馬獅龍環視室中一次，心想：「再與他周旋下去，並沒有甚麼好處，倒不如快快脫身，也許還可以阻止他們的行動！」

圭鶴齡似陷入了半瘋狂狀態，揮動手中的刀。

馬獅龍道：「圭鶴齡，你要立刻收攝心神，否則，毒葯進入你主要的經脈，有了解葯也是無用！」

圭鶴齡聽了，盡力安靜下來。

馬獅龍道：「圭鶴齡，在我告訴你解葯在那裡之前，我要你爲我預備船隻，讓我離開這島嶼！」

「這個沒有問題！」

「那麼，你帶我到碼頭！」

圭鶴齡身上的苦楚，使他再沒有選擇。

於是，由五人開路，圭鶴齡領着，乘坐了無數次的電梯，最後來到一個大洞口。

他們並沒有出那洞口，而在洞口旁邊，則有一條小小的水道，水道上有一艘快艇。

那快艇相當大，坐上八個人也仍然不覺擁擠。

圭鶴齡手下那個滿身都有紋身的

人，坐上了駕駛的位置，開足馬力，向前駛去。

差不多過了十五分鐘，他們來到了一個海邊岩洞。

船停了，圭鶴齡上了岸，那五人隨着。

圭鶴齡叫道：「快說！」

馬獅龍道：「圭鶴齡，你聽着，你中了我的那支毒鏢呢？」

「我當然已取出來！」

「有沒有丟了？」

「沒有！」

「那好極了，找回那支毒鏢，然後拔開後面，裏面的藥液，便是解藥！」

「我怎知道你是不是說謊？」

馬獅龍道：「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我要帶你回去……」

馬獅龍已開動了快艇的引擎。

那五個打手突然拔出了五挺機關槍。

馬獅龍看着，知道無論快艇如何快，也無法衝出他們五槍齊發的火網。

馬獅龍道：「我已說過，我不會再跟你們回去！」

那五個人在圭鶴齡的示意之下，向快艇兩旁開槍，一時之間，水花飛濺，而且槍聲回响，震耳欲聾。

馬獅龍知道再無法拖延，他們寧願兩敗俱傷，也不會放過他們。

於是，馬獅龍以極其快速的手法，從自己的衣領處，抽出了一支毒鏢。

「你們看！」

馬獅龍把那支毒鏢，在衆人面前拔開後面，果然有些藥液。

馬獅龍道：「我這些毒藥的配方，是與別不同的，這毒藥從飛鏢針嘴流出，入了人的血液內，便是一種毒液，可以使人長期發冷發熱，好像患了瘧疾似的！不過，假如把這些藥液用口服，却又是解藥！」

圭鶴齡立即上前，接過了毒鏢。

馬獅龍道：「你快喝下藥液！」

圭鶴齡隨即把藥液倒入口中，不過，他的手在半空停住，說：「我怎知你是不是又出另外一些詭計？」

馬獅龍道：「你不相信我，也沒辦法！」

「你先試！」圭鶴齡指着馬獅龍。

「我不會試的！」

馬獅龍把快艇開動了。

那五人又一齊開火。

忽然，圭鶴齡指着那個紋身的手下，喝道：「你試！」

那人嚇了一跳，退後。

圭鶴齡以槍示意，其餘四人亦同時用槍指着他。

那人望着圭鶴齡，他的表情十分古怪，似乎並不相信，自己對老闆一向忠心，竟要以自己的生命來試驗。

說時遲，那時快，圭鶴齡已上前，把鏢刺向那紋身的人，那人驚叫。

驚叫聲未完，那人已倒下。

這毒鏢的毒藥實在厲害，不久，那人全身顫抖，口中不斷發出叫聲。

馬獅龍道：「快給他服下一些藥液！」

圭鶴齡親手把藥液滴進那人口中。

不一會，那人果貞甦醒了。

看來，馬獅龍並沒有說謊，那些藥液極其有效。

圭鶴齡挺着槍道：「馬獅龍，你身上還有多少毒鏢，快拿出來！」

馬獅龍還未回答，那紋身的人突然跳上了那艘快艇之上，叫道：「你別再威脅馬獅龍！」

馬獅龍即時會意，這紋身人感慨圭鶴齡以他的生命爲試驗，起了背叛之心。

圭鶴齡叫道：「你！」

「我什麼？你既不以我爲你的親信，我也不會以你爲我的主子！」他向地上掃了幾槍。

圭鶴齡等人一併退後。

那人叫道：「快開艇！」

馬獅龍立時把艇開動。

那人道：「他可以以我的生命作爲試驗，你們日後的日子，也會跟我一樣！」

本來，岸上的四人想開槍射向快艇，但一聽了這些話之後，都慢慢地把槍口指向了圭鶴齡。

馬獅龍便趁着這大好的時機，把快艇駛出了洞口，外面是廣闊的海洋。

陽光耀目，馬獅龍不理會什麼，只顧把快艇向前駛去，開足馬力的快艇，幾乎是飛離海面。

他們三人都伏在快艇之上，避免被拋出快艇外。

不久，那個岩洞已完全不見了。

那紋身的人把快艇停了下來。

馬獅龍道：「你做什麼？」

那人道：「兩位，我不再是你們的敵人……以我的估計，圭鶴齡是個深謀遠慮的傢伙，他爲了得到解藥，而讓你們逃出，他不會那麼容易讓你們逃命的……」

「你想說什麼？」麻里問。

「我想……這快艇定有問題！」

「什麼問題？」

馬獅龍早已審視快艇內的一切裝置，這是一艘設備極爲優良的快艇。

麻里坐了起來，走近艇尾，忽然，她大叫起來：「你們看！」

兩人也移近了船尾。

這快艇食水並不深，而這海面的水又非常的清澈，因此他們都可以看到這艘快艇的船舵。

這船舵的裝置十分簡單，是靠兩條鋼纜連接上快艇的駕駛盤，當駕駛盤轉向右面的時候，那條鋼纜把下面的尾舵拉回右面，因而使快艇轉向右面。

如今，他們可以清晰的看見，那



左面的鋼纜是縛着一個小小的黑球。

假如他們把艇上的駕駛盤扭向任何一面，無論是左面或是右面，將會把那黑球壓着。

麻里道：「我相信這是個炸彈！」

那人也驚惶道：「是一個炸彈！」

馬獅龍移向前，看了一會，道：「幸好我們一直沒有扭動過那駕駛盤，否則……」

他們想到這裏，不由冷汗直冒。

馬獅龍道：「我們一定要把炸彈拆除！」他想躍下水裏去。

麻里拉着他，道：「讓我先試！」

她跳了下水，麻里是在水裏長大的，因此泳術十分精湛，她潛到艇底，小心地審視那炸彈。

一會，她上來，說：「我看見有很多披散了的電線，而且縛得非常結實！」

馬獅龍聽了，走到艇前，找到了一個工具箱，拿出一把剪鉗，對麻里道：「你先上來！」

麻里上來，馬獅龍便躍下去。

他潛了下去，再看一會，那黑色的小球被牢牢的縛在鋼纜之上，而且有很多電線已披了出來，看來是因爲他們剛才全速航行，被水力撞散了其中一部份。

馬獅龍再仔細看，發現這炸彈的裝置並不太複雜，但相信這炸彈的威力十分大。

他試圖把那炸彈扳下來，不過，那炸彈依附着鋼纜，似已連成一體，無法解下，如今唯一的方法，是把炸彈上的爆炸信管拆離。

那些披散的電線有如千絲萬縷，如何找出最重要的一條？馬獅龍三番四次的上來，吸了一口氣又下去，終於發現了看來是最重要的一條。

可是，他並不敢剪下。

假若是判斷錯誤的話，那實在不敢想像。

馬獅龍道：「你們先跳下來！」

麻里立刻跳了下水，那人也跟着跳下去。

馬獅龍再潛入水中，以他的估計，假若是剪錯了，逃生的機會雖然不大，可是，假如不想辦法弄掉這個炸彈，他們也是一樣無法逃出生天。

三人的命運，看來便繫在這一剪。

馬獅龍終於決定了——他看着麻里與那人已離快艇相當遠，於是，他拿着那剪鉗，一剪而下。

他拚命向下潛去。

過了一會，上面並沒有爆炸。

馬獅龍的心在狂跳着，他向上浮上去，謝天謝地，那炸彈並沒有爆炸。

忽然，他看見一個黑色的小球浮上水面。

原來，當馬獅龍一剪之下，炸彈並沒有爆炸，可是，當他向下潛去之時，脚部用力極猛，竟無意間把炸彈踢了出來。

那時，海面似有水流。

那炸彈正飄向麻里與那人載沉載浮之處。

麻里看見馬獅龍，叫道：「沒事了？」

忽然，馬獅龍發覺那炸彈似在冒煙，而在麻里那邊却是看不見的。

馬獅龍拚命向那炸彈游去。

而那炸彈却像有動力似的，飄向麻里與那人，馬獅龍用盡了力，仍然追不及那炸彈。

炸彈一直飄浮到他們身邊。

那紋身的人，一手把那炸彈托起。

馬獅龍用盡了一切力量，向前划去，終於，他一撲身，把那炸彈搶在手上，然後又再用盡力量，把那炸彈拋向遠處！

炸彈剛下水，便立即爆炸，那爆炸的力量非常驚人，而他們三人也被拋上半空。

爆炸終於過去了，馬獅龍看看，幸好那快艇仍在，他遊回那艘快艇處，而麻里與那人則在另一面，正游向快艇。

三人上了快艇，坐在上面喘氣。

馬獅龍休息了一會，問道：「麻里，我們應該到那裏去？」

麻里嘆了口氣，道：「這一帶海域和附近的島嶼，都是大島幫主的勢力！」

那紋身的人道：「我可以提供一個秘密的地方！」

兩人都望着他。

那人道：「直航向西，大約三十里處有一個漁排，我們可以躲在那裏！」頓了一頓，續道：「你們兩人都是我的恩人，我一定會好好報答你們的！」

馬獅龍把快艇開動，十分鐘之後，他們已可以看見海上的一列礁石。

「到了，到了！」那人叫道。

原來所謂「漁排」，並不是人工造的建築物，而是海上的天然礁石，因爲魚類喜歡躲藏在礁石之間，因此很多釣魚的人，都叫這些礁石爲漁排。

那人又道：「轉過那面！」

馬獅龍小心地駕駛着那快艇，轉過那些礁石，逐漸見到一些沖積而成的小島。

那人道：「再過那邊，便是岩洞，那是我們秘密的休息地方！」

他們棄了快艇，爬過礁石，果然來到一個岩洞，裏面十分乾爽，還儲有一些清水與乾糧。

三人吃了一些東西之後，便沉沉大睡了。

* * *

當馬獅龍醒來的時候，却不見了二人。

岩洞洞口却傳來一陣燒烤的香味，馬獅龍叫道：「麻里？麻里？」

麻里的聲音自岩洞口傳入：「馬先生，你也醒了？快來吃魚吧！」

馬獅龍立即走過去，只見痲里正在燒烤着幾條大魚，香味令人垂涎欲滴。

馬獅龍道：「那人呢？」

「他去了另一邊，這個地方他十分熟悉！」

這時，裏面傳來脚步聲。

那人手上拿着兩樽清水，向二人道：「我去看過了，那邊仍有足夠的設備！」

痲里道：「先吃飽再算！」

痲里便是這麼樂觀的人，圭鶴齡娶到一個這麼好的妻子，應該心滿意足，不知爲什麼又要與這些幫會搭上了危險的關係！

那人忽道：「今天是什麼日子？」

馬獅龍看看手上的錶，幸好仍然正常，便道：「十三號了！」

「十三號？」

痲里開玩笑的道：「你以爲十三不祥？」

「不，十三號正是他們正式採取行動的日子！」

「採取行動？採取什麼行動？」馬獅龍問。

那人道：「他們正式出動，去打撈那批氫彈！」

「你怎知道？」

「我也是行動中的一份子！」

馬獅龍問：「行動情況怎樣？」

「一共有六十人，分作五批，其中三批是負責協助，另外兩批共有廿四人，都是裝有『人造腮』的，他們負責把氫彈撈起！」

「撈起之後又如何？」

「大島幫主自有接應！」

「那些氫彈撈了上來後，會怎樣處置？」

那人道：「我不知道！」

馬獅龍道：「我們應該立刻去阻止他們的行動！」

痲里道：「憑我們三個人？」

馬獅龍道：「還有什麼其他的辦法？」他頓了一頓，續道：「你怎樣？」

那人道：「我的性命也是馬先生救的，你說怎樣便怎樣，我不會退縮！」

「對了！」馬獅龍道：「我們一起出生入死，直到如今，我也不知你姓甚名誰！」

那人道：「我叫車若望！」

「好，車若望，你也明白，大島幫主利用圭鶴齡等人打撈那批美軍遺留下來的氫彈，並不是單純的買賣賺錢那麼簡單，這事會危害到整個世界！」

「如今我明白了！」

「那麼，你仍可以選擇，退出或是協助！」

車若望肯定地道：「我當然協助！」

他們吃完了魚之後，便一同往那邊的小石室。

那小石室相當乾爽，裏面放置了一批蒸餾水，而且還有一些潛水的設備。





車若望道：「這地方是我們一個秘密的補給站，看來裏面應該還有一些更好的東西！」

果然，他們除了找到一些潛水膠衣之外，還有十多樽氧氣和五個水底推進器。

有了這些東西，希望可以與大島那幫人一拚，就算是不能一拚，至少也可以阻止他們，希望拖延時間，會有奇蹟出現！

車若望因爲較爲熟悉這地方，再找了一會之後，竟然還發現了三支强力的魚槍，正好作防身之用。

於是，他們出發了。

車若望十分熟悉這一帶的海面，他駕駛着快艇，直向東面而去。

快艇以高速航行了差不多一個小時，馬獅龍一直用望遠鏡監視着附近的海面。

當他發現遠處有一艘軍艦出現時，他立刻通知車若望，車若望接過望遠鏡一看，便道：「準備潛水！」

他們一起跳下水。

這裏的海洋並沒有受到污染，因此水底十分澄明而恬靜，他們跟着車若望前去。

忽然，車若望關掉了自己的推進器，並示意馬獅龍與痲里也立刻關掉。

車若望又游向了那邊一排珊瑚礁石。

礁石旁邊，有無數的美麗小魚正一羣一羣的游着，可是，當他們一接近，那些小魚便突然失去踪跡，看來是躲進了石隙之中。

車若望指着前面。

只見有六個人正在慢慢的移動。

這些人身穿黑色潛水膠衣，背後却沒有氧氣筒，他們的游泳動作非常配合。

當他們游得更近時，馬獅龍已可以看見，他們的手中正扶着一具黑色的東西。

那黑色東西的後面似乎有一具推進器，因此，那六個人並非抬着那黑色的東西，而是扶着它向前進。

車若望向馬獅龍做了個手勢。

馬獅龍一看，便知他是說那具黑色的東西正是其中一具氫彈。

車若望舉起了魚槍。

痲里忙按着他，她指指前面，表示她會游向另一面，然後兩面配合，互相夾攻。

痲里游開了不久，他們看見有條水柱從那羣人中湧起，車若望指着自己的魚槍。

馬獅龍明白，那六個人已發現了痲里，並且用魚槍射痲里。

因爲痲里已游向另一邊，馬獅龍無法看見她是否受到攻擊，不過，他不再猶豫，開了推進器。

車若望也奮力向前游去。

忽然，馬獅龍感到有一種巨大的力量正向他射來，他連忙向上浮上去。

只見他的足下，有一條水柱飛過，還有一支箭似的東西飛過，他們用的武器，並不是普通的魚槍，而是一種特別武器，專門用來在水底殺人。

馬獅龍已游近。

那六個人本來是一起護送着那打撈到的氫彈，如今却是團團圍着那氫彈在中央，六人面對外面。

突然，六槍突發。

馬獅龍急急浮起，然後向前游去，並且向着下面開了一槍。

他可以感覺到，他射中了一些東西。

那東西掙扎着。

馬獅龍用力把繩子收回來。

他拉了幾下之後，便看見水中泛起一股紅色的血，他是射中了其中一人。

果然，再拉幾下，那人正在不遠的前面，似乎是被射中肩膀，血正在滲出。

那人看來已無力，在水中載浮載沉。

馬獅龍再拉了幾下，那人突然開動了手中的魚槍，他的魚槍與馬獅龍手上的完全不同。

那是一支手槍一般大小的東西，射出來的不是子彈，而是一支箭矢似的東西。

馬獅龍以爲那人已昏迷，因此才大膽的把他拉近，那知這人却是裝作昏迷，待馬獅龍一接近，便開槍報仇。

雖然是在水下，馬獅龍的反應也快，他立時向左邊一竄，但是，他畢竟不習慣於水底，因此，他仍然是慢了一點，只覺「噹」的一聲。

那箭矢並沒有射中馬獅龍的身體，却射中了他背上的氧氣筒，因爲那些氣泡是一個大目標，假如再揹着，一定會成爲敵人射靶的目標。

一個又一個的氣泡向上升着。

馬獅龍立刻脫掉那氧氣筒。然而，在水底之中，沒有了氧氣筒，也即是沒有了生命！馬獅龍在割去喉管之前，猛力地吸了一口氣。

可是，一口氣又能逗留在水底多久？

當那氧氣筒沉下，一連五六支箭矢已射來，幸好早已脫下，否則馬獅龍身上已成了蜂窩。

馬獅龍向前游了幾下，他是學過徒手潛水的，但最多也只能堅持一分鐘。

如今唯一逃命的方法，便是向上升。

可是，他知道自己是在水底百米之下，假如快速升上去，他的身體定然受不了壓力的改變，上了水面，他就算不死也會受到極大的傷害，甚至終身殘廢。

另外一些箭矢又再射來。

他只好左搖右擺的向上緩升。

最要命的是他升了一會，那個被他射中的人，却死命地拉着他的魚槍，不讓他逃脫。

馬獅龍只好把魚槍抛掉。

就在這時，他看見痲里從下竄上來，她一手拉着馬獅龍，另外一手則把她自己的呼吸器塞向馬獅龍的口鼻，馬獅龍猛力的吸了一口。

這一口氣比千萬黃金寶石還要珍貴！

痲里示意他向前游去，她也一邊游一邊解下身上的氧氣筒，並且把氧氣筒給了馬獅龍。

馬獅龍當然不肯要。

痲里指指自己的胸前，一時之間，馬獅龍並不明所以，痲里又再做了一個採東西的手勢。

這時，馬獅龍才恍然大悟——痲里本身是個採珠女郎，她在水底的能耐，比任何人都好！

可是，無論她有多大的能耐，也不能完全停止呼吸的！不過，她堅持要馬獅龍把氧氣筒揹上。

馬獅龍只好把氧氣筒揹上。

痲里跟着他，一起向前游去。

他們游了不久，馬獅龍呼吸了三四下，痲里才拿回那呼吸器，大力的吸了一下，又可以支持差不多三分鐘，她的能耐實在驚人。

逐漸，他們發現那邊的水底出現了一團漩渦。

只見車若望已在那五人中間，他手持一柄利刀，正向那五人揮去。

在陸上打鬥，馬獅龍是經歷得多了，却從未試過、也未曾看過在水底打鬥。

看來是十分滑稽，因爲他們的動作，像是電影上的特殊效果似的，動作十分緩慢，不過，其間的兇險，與在陸上的打鬥不遑多讓。

馬獅龍也抽出了佩刀。

痲里也把呼吸器拉近，猛力地吸了一口，然後便游開去，打算加入拚鬥。

馬獅龍也跟着她後面。

那五人已發現痲里與馬獅龍，三人轉過身來對付。

這正好給車若望一個大好機會，他一揮刀，又傷了其中一人，那人血流如注，一時之間，海水成了一大片紅色，另一人見狀，立刻退後。

車若望看準這時機，一竄向前，便游到那具黑色的氫彈之前，並且緊抱着那氫彈。

那氫彈的後面是安有一個臨時的推進器的，車若望便抱着那氫彈，在水中左穿右插。

一時之間，所有人都停了下來。

氫彈雖然不是如一般炸彈般那麼容易爆炸，可是，抱着氫彈亂竄，也使人極端害怕。

馬獅龍與痲里，趁他們驚惶之際，也傷了兩人，他們已紛紛的散開。

車若望把那具氫彈抱着，並招手示意馬獅龍與痲里前來。

痲里一馬當先，來到車若望跟前，一手拉下他的呼吸器，猛吸了兩口。

馬獅龍亦已來到。

車若望指指上面，意思是上去，馬獅龍與痲里點點頭，三人便抬着那具黑色的氫彈，向上升去。

他們不敢上升過快，因爲壓力改變得太快，會傷害人體，幸好那六個人中，有三個已受傷，一個重傷，剩下的兩人已不敢游近。

本來，那具氫彈是十分重的，並不能升上去，幸好有後面的那具推進器，才可以慢慢向上推進。

他們終於冒出了水面。

痲里猛力吸了一口新鮮空氣，叫道：「你看！」

車若望與馬獅龍上了水面，只見前面竟有一艘相當大的軍用登陸艇。

那登陸艇的船頭，已放下了那登陸用的鐵板。

船上進口處，站有很多人。

另外，登陸艇的盡頭是一個高台，台上坐了三人，還有幾個保鏢模樣的人。

衆人因見浮上來的並不是自己人而有哄動。

忽然，有人認得了車若望，大叫道：「叛徒！」

那是圭鶴齡的聲音。

原來站在上面的，圭鶴齡是其中一人。

船上的人都移到前面。

車若望大叫：「讓開，這具氫彈隨時可以引爆！」

衆人聽了，都紛紛讓開。

車若望一直抱着那具氫彈上了船上。

馬獅龍與痲里亦隨後而上。

## 賣友求財　殺人奪位

在高台上坐着的那三個人，其中一人便是大島幫主，他是個見慣大場面的人，因此並沒有緊張，連站起來也沒有，其他兩人早已站了起來。

大島幫主道：「圭鶴齡，這些都是你引來的痲煩，快解決了他們，以免妨礙我們的交易！」

圭鶴齡朗聲道：「是！」

他轉身道：「上，氫彈並不是那麼輕易引爆的！」

衆人聽了，已圍着車若望、馬獅龍與痲里三人。

他們已慢慢退後，背靠背的站着。

「殺！」

衆人一湧而上。

馬獅龍一出手便劈倒了五個，車若望也不弱，一拳一脚，踢起了三人。

痲里比較差一點，但他們接近不了她。



忽然，馬獅龍看見那登陸艇的大鐵板已緩緩上升，看來他們已被困在登陸艇上。

那些打手們只是忽前忽後的攻上來，目的並不是要殺馬獅龍，而是纏着他們。

當馬獅龍發覺不對勁之時，已是太遲了。

那登陸艇的大鐵板已完全關上，而那些打手亦紛紛退下，只剩下他們三人在下面。

而上面的四週，已排滿了機關槍。

車若望極其憤怒，想往上衝。

馬獅龍一手拉着他，低聲道：「不要作無謂的犧牲！」

圭鶴齡見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笑道：「三位幫主，我早已說過，我們的交易一定會順利完成的。」

三位幫主？

其中一位是大島幫主，另外兩個呢？

痲里仰頭一看，是父親，是自己的父親宇野！

另一個她也認識，是他們的世仇，那一幫叫龍川。

爲甚麼自己的父親竟也與大島與龍川攪在一起？

船已開動，馬獅龍索性坐了下來。

痲里也坐了下來，眼中淚珠滾動。

馬獅龍知道她是爲了夫婿圭鶴齡與她成了對敵而悲哀與憤恨，可是，一時之間，他却無從安慰，只好道：「也許圭先生是被迫的！」

「被迫？你看他多麼的意氣風發！」

馬獅龍仰起頭來。

只見圭鶴齡在三位幫主之間談笑風生，不一會，有一個水手模樣的人，拿了一支巨型的香檳過來。

圭鶴齡接過了香檳，自己親手開了，並斟了三杯給三位幫主，道：「我們快達成交易，先乾一杯！」

大島道：「這麼快便說成功，早些吧？」

圭鶴齡道：「不會，這次我們不只氫彈交易成功，而且可以把他們最大的敵人也奉上……」

馬獅龍聽到圭鶴齡的語氣，心中一凜。

他們最大的敵人？

是指誰？是指自己！

到了現在，他才開始明白，爲甚麼自己會無故的牽涉入這件事中！

原來圭鶴齡早有預謀，把自已引來渡假，設計了一個擄人勒索的漩渦，讓自己一步一步的踏入，最終的目的還要把自己作爲一件禮物，送給那些恐怖份子！

馬獅龍在那些恐怖份子的眼中，無疑是一件大禮物！

他仰頭望着圭鶴齡，實在是恨得牙癢癢的，馬獅龍眞想跳上去，一把抓着這個圭鶴齡，撕開他幾塊。

與圭鶴齡雖是泛泛之交，但一向都沒有甚麼瓜葛，想不到這人會出賣朋友！

大島、宇野和龍川已接過了酒杯，並已碰杯，忽然，大島道：「圭鶴齡，你呢？」

他是指圭鶴齡手中沒有酒杯。

圭鶴齡道：「我不用了，我只是個幫閒的小角色！」

大島道：「不，你是我的得力助手！」

圭鶴齡道：「不，你們都乾了吧！」

大島仍然堅持，道：「不，我們一起……」

忽然，圭鶴齡手中多了一柄槍，並抵着大島幫主的太陽穴，道：「喝！」

「怎麼？你……」

這一變故，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

好好的慶功忽然變成如此。

痲里在下面，叫道：「爸爸，不要喝！」

宇野應聲，把酒杯摔在地上，龍川也十分機警，同時把酒杯摔了，並退到另外一旁。

圭鶴齡道：「你們不用喝！不過，大島，你却不能不喝！」

那槍仍然抵住大島幫主的太陽穴！

大島却是異常的鎭定，道：「老圭，我一向待你不薄！」

「待我不薄又有甚麼用！」

「那你想怎樣？」

「很簡單，我要坐上你的位子！」

「坐上我的位子？」

「是的，我要代替你成爲山口幫的幫主！」

圭鶴齡望望四週，他的神情是充滿信心，看來船上的人都已投靠了他。

忽然，車若望一鼓作氣的奔上了那台上。

「砰砰砰砰……」一連串的機關槍聲，把車若望攔着，他無法不停下來。

圭鶴齡道：「車若望，我念你功勞不少……」

「我不用你念我甚麼，殺我吧！」

「不，我暫時是不會殺你……我再警告你，再走近一步，機關槍便無情！」

車若望再想上前。

馬獅龍急道：「何必犧牲？」

車若望這才呆站着。

圭鶴齡道：「喝吧，大島，否則你的腦袋開花！」

「我不信你……」大島忽然把酒杯擲向圭鶴齡。

圭鶴齡稍爲閃身，而手槍已响了。

大島的頭顱突然冒出了一大灘血水，射向四週。

這樣殘忍的場面，連馬獅龍也低下了頭。

大島的屍體仍然僵立着，圭鶴齡一手把他的屍體推向海裏，仰天大笑。

如今最爲驚懼的是宇野與龍川。

圭鶴齡止住了笑聲，道：「兩位幫主，你們不用害怕，我們山口幫與你們的合作，仍然生效，只不過大島幫主改爲圭鶴齡幫主！」

看來，圭鶴齡在登陸艇上的一舉一動是早有預謀，他的目的不單是利用這機會使大島幫主孤立無援，更可以在兩位幫主面前，示威立萬。

宇野與龍川仍然十分驚恐。

圭鶴齡示意他們坐下，並且吩咐手下再拿出另外一支香檳出來，斟了三杯，遞給兩人。

兩人接過，雙手顫抖，當然不敢喝。

圭鶴齡却一口乾盡，道：「還怕甚麼？」

兩人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也一飲而盡。

圭鶴齡大笑，高興極了。

這時，登陸艇前面傳來响聲。

圭鶴齡道：「前面的軍艦便是買主了，所有計劃沒變，你們叫我圭幫主便可以了！」

然後，他轉身向手下道：「押那三人上來！」

有五人應命躍下，四人挺着機槍，另外一人拿了手銬，把馬獅龍、麻里與車若望都上了手銬。

麻里一直想找機會動手，因爲她實在太悲憤，自己竟然有這麼一個可怕的丈夫！

馬獅龍低聲道：「不要妄動！」

其中一人叫道：「上去！」

他們上了那台上，只見海面上不遠之處有一艘小型的巡洋艦停着。

那邊的訊號燈閃動着。

圭鶴齡道：「開動！」

登陸艇慢慢移近那巡洋艦，只見巡洋艦上有幾個人站在甲板上，正向他們揮手。

馬獅龍一直在小心觀看着，心中已是奇怪，爲甚麼這件事又會與美國方面有牽連？因爲這艘巡洋艦，是一艘美國的巡洋艦。

更奇怪的是，站在巡洋艦甲板上的，竟是幾個寬袍大袖的阿拉伯人！

是的，他沒有看錯，是阿拉伯人！

美國巡洋艦上竟有阿拉伯人，這眞是匪夷所思，這其中又有甚麼玄虛？

當登陸艇泊近巡洋艦後，已有人來上迎接。

這人並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一身白西裝的人，馬獅龍是認識這個人的。

這人是著名的國際「通天經紀」白朗寧。

白朗寧向來是個神通廣大的人，他不但可以插手買賣毒品、買賣軍火，原來打撈氫彈這筆交易，也是他一手促成的。

圭鶴齡一手拉過馬獅龍。

白朗寧在甲板上，道：「宇野幫主，龍川幫主，你們都好！」

宇野與龍川沿着梯級上了巡洋艦。

然後，宇野對白朗寧道：「大島幫主退休了，如今山口組的幫主是圭鶴齡先生！」

「圭鶴齡先生，請上來！」

他一眼便看見了馬獅龍，雖然，一向以來，他並沒有與馬獅龍有過接觸，但早已聞過馬獅龍的大名，對他的樣貌早已熟悉。

「啊！圭幫主，你還帶了好好的禮物來！」

圭鶴齡用槍抵着馬獅龍的腰間，道：「上去！」

馬獅龍無奈，只好上去。

到了甲板，宇野道：「白先生，將軍沒有來？」

白朗寧道：「有，這樣大的交易，將軍一定會來的！」

他們來到了大甲板上，那幾個穿着阿拉伯袍的阿拉伯人與宇野和龍川寒暄了一會。

忽然，下面傳來一些人聲。

有人叫道：「那個女的跳下了水！」

女的只有麻里一人，她跳下了水，馬獅龍知道，麻里一定是想到了破壞這件交易的辦法。

假如她沒有甚麼辦法，她是不會如此魯莽的，她是個人魚化身的人，到了水中，自然有她的辦法。

圭鶴齡似乎很擔心，但如今見那將軍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白朗寧領着衆人，進入巡洋艦之內。

裏面是一個相當大的會議室，裝飾得堂皇華麗。

當中坐了一個人，這人鬈髮、高鼻、身穿一套白色的軍服，襟上有無數五顏六色的勳章。

白朗寧微微一個躬身，道：「將軍，三位幫主與你最希望得到的禮物也來了。」

「禮物？是你，馬獅龍？」

馬獅龍挺身道：「艾將軍，正是我！」

「想不到你破壞了我的地下化學武器工廠（見拙作『罪證』），逃過了那些愛滋病猩猩，却始終逃不出我的掌握之中！」

馬獅龍道：「艾將軍，你終於承認，那化學工廠是你的傑作了！」

「在你面前承認又有甚麼關係？」

馬獅龍見他得意非凡的樣子，實在氣憤。



白朗寧道：「將軍，你想怎樣處置這件禮物？」

艾將軍從腰間掏出手槍，指向馬獅龍。

馬獅龍想動，但圭鶴齡却一手抓着他，艾將軍是個狂人，他甚麼事也可做出來。

殺一個人，對他來說是一件極小的事。

艾將軍把保險掣扳下，瞄準馬獅龍。

馬獅龍知道，這次將是自己的大限！他索性瞪視着艾將軍。

艾將軍突然怒目而視，一手扳下槍掣。

「卡察——」

馬獅龍仍然瞪視着他。

手槍並沒有子彈射出。

艾將軍笑道：「我喜歡勇敢的人，而且，我一向習慣手槍不上子彈的！」

馬獅龍全身有點痲痺的感覺，艾將軍正在玩弄他。

艾將軍道：「一槍殺死你，是太便宜了你，好了，三位幫主，我們一起談一下交易，讓他可以清楚知道我們做着一些天理難容的交易，看他這麼正氣凜然又如何！」

圭鶴齡笑道：「這也是好事，讓他死也死得明白！」

艾將軍道：「圭幫主，貨物呢？」

圭鶴齡道：「你所需要的氫彈，在海床上共有九十八具，我們已打撈了一半，並且放在登陸艇之上！」

艾將軍聽了，突然臉露不快之色，他轉向宇野與龍川，道：「你們是負責與山口組打撈的，爲甚麼只有一半？」

宇野正想解釋，圭鶴齡却接口道：「那是我的意思，宇野先生的女兒，亦即是我的太太麻里，她爲我們的打撈隊安裝了一具人造腮，因此這次打撈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可是，我們的打撈隊，雖然有了人造腮，但他們仍是血肉之軀，加上艾將軍並沒有說明這麼多，我聽過白朗寧先生說過，以你們的情報來說，亦只是三十多具，如今我們有四十多個交貨，看來我們並沒有辜負將軍所托！」

艾將軍聽了，立時又轉了面孔，道：「四十多個，這也差不多了！」

他向身旁幾個阿拉伯人說了一番話。

艾將軍道：「我要親自看貨！」

圭鶴齡道：「二十具已經運上甲板了！」

「我們出去看看。」

圭鶴齡道：「將軍，你可以和宇野與龍川出去看看，我還要看守着你的禮物。」

「好！」

宇野和龍川領着艾將軍和他的阿拉伯人手下，離開會議廳。

大廳之中，只留下馬獅龍與圭鶴齡。

馬獅龍冷冷的望着圭鶴齡。

圭鶴齡被他正氣的目光望得有點渾身不自在。

馬獅龍冷冷地道：「你眞卑鄙！」

圭鶴齡聽了，反而笑了起來，道：「是的，我非常卑鄙！」跟着不再說話。

馬獅龍想動，但圭鶴齡的槍更快，槍口抵着他的前額，並叫道：「不要迫我！」

馬獅龍無法。

忽然，會議廳門口有人影閃入。

圭鶴齡以爲是艾將軍的手下，但仍問道：「誰？」

那兩個人影又再閃動。

看來是一男一女，並不是艾將軍手下的人。

圭鶴齡已把手槍指向大門，但不敢發射。

馬獅龍知道，這是天賜的機會，他雙手雖是被手銬鎖着的，但仍可高舉而盡力劈下。

圭鶴齡已應聲倒下，馬獅龍一手搶過了他手上的槍。

門外兩人出現。

不是麻里，而是麻里的妹妹丸藥和她的紋身情人，不，應該說是丈夫。

「丸藥？」

「馬先生，你沒事吧？」那紋身的人叫道。

「行雄，你先謝過馬先生，你的性命是他給你的！」

行雄跪了下來，叩頭道：「馬先生……」

丸藥上前，爲馬獅龍解開了手銬。

行雄仍然跪着，並且叩頭如搗蒜。

馬獅龍一手扶起了他，並把手銬反銬着圭鶴齡。

丸藥一見圭鶴齡，便道：「他不就是我的姐夫？」

「是的，這期間的事情變化極大，我們先出去，制服那艾將軍再說。」

他們奔上了甲板。

剛踏出去，便聽見了一聲巨大的聲响。

「砰！」震耳欲聾的聲响。

那不是普通的槍聲，而是大砲的聲音。

一個大炮彈落在他們這艘巡洋艦的旁邊，濺起了幾十丈的巨浪。

整艘船被拋上拋下。

馬獅龍扶着船舷，他看見遠處又有一艘巡洋艦，這一艘巡洋艦正向他們發炮。

馬獅龍道：「有沒有辦法叫他們停止？」

行雄道：「有！」

他立刻爬上了一條大桅，並且上了另一處高台，上面有一組射燈。

行雄亮起了射燈，並且開開關關的發出訊號。

那艘巡洋艦迫近。

馬獅龍叫道：「艾將軍呢？」

這時，船上已亂成一片。

行雄道：「那幾個人逃了！」

馬獅龍依着他的指示，向前望去，果然，艾將軍在其中，他們已跳了下水，並正爬上一艘救生艇。

原來當馬獅龍在會議室內與圭鶴齡周旋之際，外面也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

當艾將軍一走近那堆黑色的氫彈之時，痲里便突然出現，她想撲向艾將軍。

不過，她的動作不及那些阿拉伯人快。

她不但無法撲近艾將軍，反而幾乎被幾個阿拉伯人拿下。

她人急智生，叫道：「這些是原子彈，他會用原子彈殺死我們！」

那些在登陸艇上的人全是日本人，日本人一聽到原子彈三個字，已經非常震驚，因爲他們都有親友曾受美國投下原子彈的災害。

那是一種慘痛而不可言喻的悲哀。

他們立刻一起奔上了巡洋艦。

「殺，殺，這些人又要用原子彈對付我們！」

那些山口幫的人聽了，更是衝動。

艾將軍見形勢不妙，便先控制着兩個幫主，以他們兩人作掩護，退至船舷。

當他來到船舷，更使他大吃一驚，因爲前面有一艘巡洋艦，這艘巡洋艦與他這一艘是一模一樣的。

艾將軍知道，這艘僞裝的巡洋艦終於遇上眞正的巡洋艦了。

原來艾將軍爲了方便收購這一批海底下的氫彈，特別做了這一艘假冒的美國巡洋艦。

對方已發炮攻擊。

艾將軍知道，假如中了任何一炮，影响到任何一個氫彈，附近一帶一定不得了。

他一面控制兩個幫主，一面叫人放下救生艇。

當救生艇放下，他也跳了下水。

馬獅龍到達甲板之時，艾將軍已上了救生艇，並且全速向另一面逃去。

馬獅龍在人羣中搶了一柄機關槍，向那救生艇掃去，可惜，那救生艇已在射程之外。

馬獅龍想找行雄，可是却沒有了行雄的踪影，他走上射燈，向那艘巡洋艦發出訊號：「追殺那救生艇！」

他一連發出了幾次訊號，但那巡洋艦上的人似乎不大相信這些訊號，正在猶豫。

這時，載着艾將軍的救生艇已駛離很遠，忽然，遠處有一隻小型潛艇升了上來。

艾將軍與那幾個阿拉伯人都上了潛艇，並且快速的潛下，隱沒在大海之中。

馬獅龍頓足道：「竟然讓他逃了！」他實在心有不甘，想找一隻快艇去追他們，可惜這隻假巡洋艦上並沒有快艇。

這時，巡洋艦的甲板上，却傳來了鼎沸的人聲。

馬獅龍走過去。

只見宇野與龍川兩位幫主正在對峙着，他們兩人的身後各有一批手下，這批手下本來有些是在登陸艇上，一齊跟來的，另外一些却是剛剛從海上趕來支援的。

兩人互相凝望着，後面的幫衆在吶喊。

馬獅龍正想上前，忽然，有人從旁把他拉住。

他回過頭來，只見是痲里。

痲里輕聲道：「他們之間，有幾十年的恩怨，就讓他們自行解決吧。」

馬獅龍道：「他倆是世仇？」

「是的！」痲里點了點頭，臉上有憂戚的愁容。

馬獅龍道：「不用擔心，他們不會打得很久的。」

這時，龍川向地上啐了一口。

宇野也不甘後人，也向地上吐了一口濃痰。

這個擧動，是他們幫會習慣，表示重重的侮辱對方。

龍川厲聲道：「宇野，幾十年來，我處處向你幫會忍讓，你仍然是那麼恃勢凌人！」

「恃勢凌人？我欺凌你甚麼？」

「就以這次，你這無恥的老人，竟甘心背叛了幫會的老規矩，也背叛了日本的民族！」

「我背叛了甚麼幫會老規矩？」

「我們兩幫向來都是自給自足，何必爲了討好山口組，而參加這個有危害整個日本的行動？」

「你以爲我想？」

「不想？你根本就是串同你的女婿，不但利用了我們，還篡奪了山口組，成爲大島幫主的繼承人！」

宇野怒道：「我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

「那你知道甚麼？」

「我只知山口組威脅我的女兒。」

他回過頭來，看看痲里，見她無恙，才安心下來。

「我不信你不知道圭鶴齡的野心！」

「我不知道，連我的女兒也不知道，否則，我定然不會參加這事！其實，你也好不了多少，你既知這事可能危及整個日本，爲何你也插手？」

「山口組的大島威脅我全族人的性命！」

「你幫會的性命重要，而我的家人又如何？」

他們互罵僵持着，會衆也乘勢吶喊助威！



忽然，有人叫道：「美國的巡洋艦正駛過來了。」

宇野道：「今日，這事不解決，將使我們日夕寢食不安！」

龍川道：「在他們來之前，定然要收拾你這個老傢伙！」

龍川上前，擺開架式。

「殺他，殺他！」

聲音來自巡洋艦上面的射燈處。

衆人都望上去。

那台上的人，赫然是圭鶴齡。

圭鶴齡滿面血跡，雙手仍是被手銬銬着，他叫道：「你們打吧！我自有辦法制止這美國巡洋艦！」

只見他把射燈開了，並且發出了一聲訊號。

果然，那艘美國巡洋艦停了，暫時不敢上前。

痲里問：「他發出甚麼訊號？」

馬獅龍道：「他發出了疫症的警號，說這艘船上有嚴重的疫症，暫時不能接近！」

痲里道：「他們會相信？」

「他們必定有懷疑，不過，圭鶴齡是這件事的幕後策劃人，也許他曾用過這危險的代號，美國人也知道了！」

他們又集中到甲板之上。

宇野與龍川仍然對峙着。

忽然，有人抛下了槍枝。

兩個老人並沒有去接那些槍枝。

宇野道：「龍川，我們都是上一代的人，我們之間的恩怨，並不能用這冰冷的東西解決！」

宇野也接口道：「我也不屑用！」

忽然，又有人抛下了木棍。

宇野道：「好，我們就用劍道來解決！」

他走近其中一支木棍。

龍川也走近另一支木棍。

「劍道」在日本，是極其莊嚴的武術，本來是用鋒利的武士刀來進行的，然而，他們現在却以木棍相比。

兩人都擺出了架式。

看他們的神情，衆人都不期然的靜了下來。

宇野與龍川都是上了年紀的人，而且都是幫會的首領，平日德高望重，幫衆幾曾見過他們如此？

作爲一個幫會的首領，並不是一件易事。

他們都是從血路殺出，不知要殺死了多少人，才可以攀上了這個位置。

雖然宇野與龍川的並不是大幫會，但他們在創設幫會之初，也有不同的艱險困苦。

宇野是採珠捕魚的世家，爲了保護族人才創設了自己的幫會，宇野並非是一個好勇鬥狠的人，幾十年來，他爲了採珠的人與捕魚的幫衆，盡過了不少力。

本來，宇野是希望有安定的生活便滿足。

可惜，他天生便有一個對頭。

那便是龍川，龍川的世家是海盜，在日本一帶捕魚區打劫爲生，他們的幫衆，沒有宇野幫衆的本領，他們既不懂捕魚，也不懂採珠，因此，他們唯一的生存方法，便是攫取別人的成果。

正是如此，這兩個幫衆便成了世仇。

宇野與龍川在甲板上以木棍你來我往。

他們年紀相若，功力也是相若。

只見宇野一棒由上而下，龍川橫身，以木棍横格，突然一個飛身，以木棍直刺宇野。

這一招果然是非常厲害。

宇野並不慌忙，他向後稍退，再矮身挫腰，避過了這穿心的一棒，却以木棒從下而上的刺上。

木棍雖然並不鋒利，但他們以內力貫棍，只要刺着，實在與鋒利的刀分別不大。

龍川知道厲害，收住了去勢，以棍回守。

兩支木棒在半空互碰。

「卡察」一聲，同時折斷。

兩人只拿着折斷的棍頭，模樣有點滑稽。

衆人並沒有笑，反而更爲自己的幫主吶喊。

宇野與龍川把棍頭抛下，以拳頭相向。

兩人的武功十分博雜，既有他們自己的國粹空手道，也混雜了其他武功，其中很多招式，是從中國武術吸取過來的。

他們開始時是你一拳，我一脚，打得十分乾脆俐落，但五十個回合之後，他們顯然想以快打慢，把對方打倒，既可再度建立自己幫主的威望，也可以一洩心頭之憤。

因爲心急，招法便混亂。

兩人互攻，扯着對方衣襟。

原來他們又以另一種日本國粹柔道互相纏鬥，要把對方摔在地上。

兩人功力相差不遠，漸漸變成了扭打。

兩個翻滾在地上的老人，越來越不像決鬥。

忽然，兩人互相一推一彈，一同躍開，也同時落地，說也湊巧，兩人身旁都有一柄手槍。

他們不約而同的拾起了手槍，並且互相指着對方。

一時之間，整個甲板都靜了下來。

宇野與龍川互相以手槍互指，兩人相隔並不太遠，只要一扳手掣，定然有人浴血。

問題只是誰的手更快！

兩人僵持着。

這一刻，空氣似乎凝結了。

痲里十分緊張，因爲宇野是她的父親。

沉默之中，突然又爆出了圭鶴齡

的聲音：「殺他！殺他！開槍殺死他！」

衆人都仰頭望着圭鶴齡。

忽然，宇野與龍川都轉過身來，以槍指向圭鶴齡。

這一突然的改變，使圭鶴齡手足無措。

宇野道：「其實他才是我們的共同敵人！」

龍川道：「是的。」

他想開槍。

馬獅龍道：「慢着，這便宜了他！」

兩人都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突然一揚手，陽光之下，銀光一閃。

圭鶴齡想分辯，可是，他目瞪口呆着，因爲他已中了馬獅龍所發出的飛鏢。

圭鶴齡想跳下來，但身不由己的倒下了。

甲板上的人又再注視宇野與龍川。

龍川突然把槍丟在地上，道：「好，宇野，你殺了我吧！」

宇野拿着槍，指着龍川，可是，一時之間，却不知如何是好。

他們是世仇，看來只要有一個人死去，才可以解決這段仇恨。

這是宇野的大好機會。

不過，宇野並沒有，他也把槍拋下，道：「龍川，我們都老了！」

「是的。」龍川道。

這時，却有兩個人從人羣中閃出。

兩個都是紋了身的人。

一個是全身紋了西洋畫的人，正是行雄。

另一個也是全身紋了「般若心經」的車若望。

痳里趁着這個機會，把父親宇野扶了起來。

而丸藥也從另一邊竄了出來，把龍川扶到另外一面。

龍川叫道：「行雄！」

「爹，我會處理的了！」

原來行雄竟是龍川的兒子，怪不得丸藥扶起龍川了，因爲龍川便是她的家翁！

車若望道：「他們解決不了，那麼讓我們來解決吧！」

行雄道：「好！」

兩人對峙着。

一時之間，這十年來的往事，都湧現上他們的心頭。

車若望望着丸藥。

八年了，她仍然沒有改變，至少外表是如此，但實際上，她改變得太多了，她已成爲了行雄的妻子。

原來在八年之前，車若望是宇野手下的一名猛將，他爲宇野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

而他也鍾情於宇野的女兒丸藥。

丸藥對他並沒有甚麼，既沒有表示喜歡他，也沒有完全拒絕他的情意。

其實，丸藥對他，只是一份兄妹的情意，不過，在車若望一廂情願的想法下，以爲丸藥是屬意於他。

直至那一天，丸藥見了行雄。

那是一段天生的姻緣，他們一見鍾情。

行雄是龍川的人，(那時，她還不知道他是龍川的兒子)，而龍川與宇野是世仇的幫會，兩人都知道，這段愛情定然是一齣悲劇。

不過，丸藥並沒有理會一切，她投向行雄的懷抱，他們暗裏來往着。

可是，紙永遠不能包着火。

火終於會燃燒起來。

車若望發現了丸藥與行雄的愛情，他不敢造次，把這件事告訴了宇野，心想他定會主持公道。

宇野發現了這件事之後，當然是大大的震怒，而且想盡辦法破壞他們。

車若望當然是最落力的份子，他有很多次機會與行雄碰過正面，車若望以死相鬥。

可是，行雄却忍耐着，最重要的是因爲妻子的告誡，他寧願受傷，也不願與車若望來一次眞正的對打，或者正確一點來說，來一次決鬥。

行雄並不是怕他。

爲了丸藥，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明白，只要傷及車若望，他們兩個古老幫會便再沒有和解的一天，而他與丸藥也再沒有機會得到諒解。

後來，宇野不知是否明白女兒的心，還是自己覺悟起來，竟在有意無意之間，放過了行雄與丸藥。

他曾暗示過，只要他們不再在他的面前出現，他便不會再理會任何事情。

宇野是個固執的老頭兒，他這樣的表示，已是一個絕大的讓步！

於是，丸藥勸行雄放棄了一切，跟她到異鄉去流浪，過一些異鄉人的生活。

行雄一向是個幫會的人，並沒有甚麼特殊技能，也不適應外面的社會，但爲了丸藥，他寧願放棄一切，從新開始，因此，他倆便離開了日本。

車若望仍然千方百計的找尋他們，目的是要騷擾他們，破壞他們的生活，後來，他再也找不到他們後，一怒而離開了宇野，另闖天下。

在日本的大城市，生活並不易過，更何況說要闖一番事業，結果，在走投無路之下，他投靠了山口組。

在山口組內，他很快便成爲了山口組的一個紅人，可是，他並不快樂。

因爲仇恨的火焰仍然在他心內燃燒着。

當這件事發生之後，他又知道丸藥一定會回來，他一面爲山口組工作，一方面又派人去打探他們的消息。



結果，他是打探得到了。

但那時山口組正在爲打撈氫彈的事而十分忙碌，他不能親自去殺行雄，於是派人去刺殺他。

其實，丸藥與行雄的生活，並不是車若望想像中那麼快活，行雄跟丸藥到了歐洲之後，忍耐不了那種流浪式的生活，他們終於分開了。

丸藥轉去了美國讀書，而行雄却回到日本。

他失去了丸藥，便像失去了主宰一般，他回到自己父親的幫會內，但他的父親龍川並不原諒他，只派他在幫會內做一個幫閒的角色，目的是要懲罰他愛上一個世仇幫會的女兒。

行雄十分苦惱，終日無所事事。

當馬獅龍與丸藥從酒吧走出來的時候，無意間救了行雄，那次，他剛巧遇上車若望派人向他刺殺。

天緣巧合，車若望便成全了行雄另一次的愛情，因爲丸藥再見行雄時，她看着他淌血受傷，當然不能捨下他而去，這一段本已熄滅了的愛情，又一次的燃起。

人生根本是一個不可預料的故事。

本來已是分開的愛侶，却又因情敵的無意拉攏而又再復合，看來，車若望萬萬也想不到，自己不斷的進行報仇，却又成全了仇人一次又一次！

丸藥自從再小心照顧行雄之後，他們都明白，生活並不是幻想，他們終於要面對現實，逃避只會帶來更多的苦惱。

後來，馬獅龍去了山口組，丸藥與行雄並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幸好馬獅龍臨離開酒店之前，托那個好心的侍應交給他們一個地址。

那好心的侍者先打電話給丸藥，把知道的事情告訴了二人，行雄那時已漸漸復原，經過了二人的查探，終於發現了一些線索。

丸藥後來又遇到了洪金衍探長。

本來，洪金衍探長是在琉球的，但因爲有人冒認他和圭鶴齡夫婦失踪的事，被派往日本繼續查探。

經過他們的分析之後，發現馬獅龍與痳里已陷入了危機，於是，他們決定先通知美國領使館方面。

領使館知道將有一件十分重大的事發生，因爲他們早已知道，在日本與琉球之間的一帶，是有一些戰時物品留下，但他們不知道那是氫彈，只知道是一個大秘密。

爲了減低事件的洩露危機，他們再知會美國軍方，而美國軍方早已與山口組有了這件事的初步商議，不過，山口組索價太高，因而作罷。

山口組爲了做成這一筆大生意，把心一橫，索性去找通天經紀白朗寧，讓他去找個大買家。

結果，他找到了艾將軍，這個世界著名、專門支持恐怖份子的將軍。

本來，山口組一切都已就緒的了，却遇到了馬獅龍這個煞星。

話扯得太遠了。當時的甲板上，行雄與車若望仍是對峙着。

車若望看着二人，仇恨火焰又再燃燒起來，叫道：「來吧，讓我殺死你這豺狼！」

「我是豺狼，你是甚麼？」行雄絕不退縮的模樣，令車若望有點詫異，因爲多年以來，行雄一直是想盡辦法的避開自己。

車若望雖然已離開了宇野，但他仍然有一些舊部下，眼看他要殺死龍川的人，也爲他吶喊。

有人拋了一柄手槍出來。

丸藥雖然一面照顧龍川，但仍一面看着行雄，她也及時拋出一柄手槍。

看着這個情形，車若望立時心碎。

這是丸藥第一次公開支持行雄來殺他。

對行雄來說，這無疑是一次重大的鼓舞。

可是，兩人都沒有去拾手槍。

車若望雙手手指合攏又分開，發出「咯咯」的聲響，似乎是想用手去殺他的仇人。

行雄也不甘示弱，他運起全身的肌肉，身體上的紋身花紋似乎有了生命似的，不停的躍動。

車若望猛喝一聲，一個大轉身，一連踢出了八脚，這八脚從下而上，只要一經碰着，定然能摧毀一切。

行雄稍退，看着這八脚。

他一脚退開一步，一直退了八步，然後，他趁着車若望招式老去，出其不意的躍起。

他也是一連八脚。

這八脚却與車若望的八脚不同，他是從上而下，他躍起，踢出第一脚，已踢中車若望的臉頰！

車若望頭一擺，跟着便吐出了血水。

第二脚、第三脚，他都能從忙亂中閃開。

可是，第四脚他又中個正着，中脚的地方，是他的腹部，他感到一陣難以忍受的痛楚。

他狂叫，又再多吃一脚，他横身躍開，可惜力不從心，只能退開一個短短的空間。

這空間却足以令他避開最後的三脚，但他仍然可感到行雄脚部所踢起的勁風。

一出手，似乎已分出了高下。

車若望的武功並不弱於行雄，但他吃虧在復仇的意念，這意念使他衝動，而行雄却有了鼓勵，使他更有信心，更是臨危不亂。

他先勝了這八脚。

車若望穩身於地，一手抹去唇邊的血水，他並沒有氣餒，反而更勇。

他雙手横揮，就像大鵬展翅。

行雄仍然冷靜，他避開，可是，

車若望吃過虧後，不再是那麼草率，他的大動作一招，却是虛招，他的雙手突然收勢，竟抓向行雄的頸項。

這一個變招是快速無比。

行雄雖然是冷靜，却有點措手不及，他要避開，但已來不及，他只感到車若望的雙手像個火燒的鐵箍，箍着他的頸項。

行雄用力去格，却無法格開，他一連向他要害攻擊，既用拳頭，也用雙脚。

車若望似乎沒有感覺似的，他只是拚命的抓着，他要把敵人活活捏死。

他不計較自己的受傷。

這是一種拚命的打法，也是天下間最難以招架的武功，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性命也不要了，他還有甚麼恐懼。

行雄被車若望捏得呼吸也幾乎不能，他雙眼突出。

丸藥看見愛郎如此，奮不顧身便要撲出。

馬獅龍比她撲出得更快。

他一來到他們之間，猛向車若望的腋窩點去，腋窩是人體最弱的地方之一。

車若望全身一顫，雙手不期然的鬆軟下來。

行雄也趁這個機會用力擺脫，終於，他離開了那火熱的雙爪，坐在地上喘氣。

車若望人已是半瘋狂，突然遇襲，反身便向馬獅龍攻去，馬獅龍早有準備，一連接了他五招。

馬獅龍叫道：「是我。」

車若望停了下來，他不停的喘氣。

馬獅龍道：「車若望，算了吧。」

車若望看着馬獅龍，並不明白他的意思。

馬獅龍道：「你與行雄之間的恩怨，也應該到此爲止了，否則，冤冤相報何時了。」

車若望口中嗡嗡而動。

馬獅龍道：「行雄與丸藥是天生的一對，任你如何破壞，他們仍然是天生的一對，這是無法改變的，況且，你殺了行雄之後又如何？丸藥會投向你懷抱嗎？不會的，永遠不會的，她只有更憎恨你。」

車若望頹然的望着馬獅龍，他也望着丸藥，丸藥已走到行雄身邊，滿臉淚水的照顧行雄。

車若望實在不忍心再看下去。

他知道自己的幻想徹底破滅了，是的，丸藥永遠不會投向自己的懷抱。

他這一生是枉作了小人，不過，那是命運，人生不可抗拒的命運。

然而，能在這個時候醒悟，他仍可以繼續找尋更有意義的生命。

馬獅龍看着他，其實他也是有點同情車若望的。

車若望道：「馬先生，我早說過，我的性命是由你救回，我早已是你的，你要怎樣便怎樣。」

「不！」馬獅龍厲聲道：「大丈夫要恩怨分明，我要求你放棄與行雄君的仇恨，並不是因我有恩於你，而是你應該做的事，假若你堅持……」

車若望站了起來，接口道：「我明白了，馬先生，我不知如何再說，你又再救了我一次。」

他緩緩的走向行雄。

丸藥有點驚懼，抱着行雄退後。

車若望道：「丸藥，我對不起你們。」

他竟然在行雄與丸藥面前跪下，道：「我實在太可笑幼稚了，我願意接受你們的懲罰。」

丸藥看着他的眞誠，十分感動地道：「我們……我們實在也是……多年了，何必再爲這些事而介懷。」

行雄上前，親手把車若望扶了起來。

兩人相對，淚如泉湧，兩個紋身的人相擁在一起，實在是十分怪異而令人觸目。

宇野與龍川也互相望了一眼。

這無言的一眼，比千萬句話還要多，他們的仇恨，也在這一眼而泯滅了。

忽然，那邊傳來一陣叫聲。

馬獅龍抬頭，發現本來站在射燈訊號塔處的圭鶴齡已不見了，他是趁着衆人集中注意力在行雄與車若望的身上而溜開了。

有人叫道：「在船邊救生艇處。」

衆人一湧而上。

果然，圭鶴齡正在解開救生艇，他身旁還有一個人，那是厤里，她被圭鶴齡指嚇着。

圭鶴齡實在是個卑鄙小人，竟然爲了自己逃出生天而威嚇着妻子。

馬獅龍叫道：「圭鶴齡，你逃不了。」

圭鶴齡見羣情洶湧，立時把手中的槍高高舉起，指向厤里的太陽穴。

丸藥看見姊姊被挾持，叫道：「姐夫，我們一家人根本沒有對不起你，爲甚麼你要這樣……」

圭鶴齡冷笑道：「你們沒有對不起我？」

宇野也上前道：「我們有甚麼對不起你？」

圭鶴齡似乎含有一腔怨恨，發洩似的道：「我多少次向你提議要把我們小小的採珠幫擴大，併吞龍川組，多少次我叫你下放權力給我，讓我發揮所長……」

宇野道：「我們根本沒有甚麼能力與權力，龍川組與我們的仇怨，根本是一場誤會，我不想這誤會擴大，我只想有今天，我們能與龍川組冰釋前嫌。」

圭鶴齡道：「本來，我也忍耐着，希望你早日死去，大權便落在我的手



上，可是，丸藥却愛上了行雄，我知道我的希望又一次幻滅了，你不會相信我。」

「我爲甚麼不會相信你？」

「因爲我是台灣人，而行雄才是日本人，雖然，他是龍川的人，但終有一天，你會因骨肉之情而諒解他們，那時我那有甚麼繼承宇野組的機會？因此，我日夕利用各種不同的辦法，使你們仇恨加深，可是……」

行雄看看車若望，嘆了口氣，因爲他們到如今才知道，這多年來的水火不相容，不時互相火併，正是圭鶴齡從中搗的鬼。

厤里聽了，哭道：「鶴齡，你究竟想怎樣？」

圭鶴齡道：「我想的太多了，因爲我以前一無所有，我連父母也沒有……當我一見了你，知道你是宇野的女兒，我便決定要娶了你，要成爲宇野組的一份子，希望憑着你的地位成爲一員，可以與山口組一拚……」

圭鶴齡的野心實在不小。

「可惜，我只能成爲你們宇野組的一個上賓，你却要成爲一個科學家，並不希望把宇野組擴展……我知道我一切盤算都失敗了，我不能忍受失敗……」

「你轉投山口組？」

「是的，是他們先來找我，利用厤里的優越潛水技術以及她發明的人造腮……這一次的打撈，不但可以使我聲譽大振，而且可以使我夢想實現……」

厤里道：「你成了山口組的頭子又如何？你以爲他們的幫衆眞會服了你？」

「爲甚麼不服我？」

「因爲你殺了大島，你是山口組的公敵。」

本來，殺了大島的事，山口組的幫衆知道的並不多，而今在厤里口中說出，一時之間，幫衆神情洶湧。

「不，我不但成了他們的幫主，還有大部份的氫彈在我手上。」

忽然，有人冷冷的道：「那又如何？」

圭鶴齡回過身來，說話的人竟是馬獅龍，他立時把槍指向馬獅龍。

馬獅龍一脚踢向他的手腕。

這一脚是既準而狠，圭鶴齡冷不提防，手槍已飛上半空，圭鶴齡立刻撲起。

厤里也趁這個機會跳了開去。

馬獅龍也奮力一躍。

兩人在半空之中搶奪那手槍，馬獅龍早已預料有這場面，心中有數，自然是比圭鶴齡快了一步。

圭鶴齡撿不到槍，落在那已鬆縛的救生艇一旁。

馬獅龍道：「圭鶴齡，念在你我還算有過朋友的情義，雖然這次你是利用我作奸犯科，但我仍然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

圭鶴齡冷笑，道：「我不會聽花言巧語的。」

馬獅龍聽了，實在氣在心頭，道：「我爲你幾乎命也丟掉，你却說我是花言巧語。」

「我不知甚麼是朋友，只要可以協助我實現夢想的，我都會利用，同樣，所有阻礙我的東西，我一概視之爲敵人。」

這人實在是喪心病狂，無可救藥。

馬獅龍把槍指向圭鶴齡。

圭鶴齡並不害怕，他的臉容露出不屑的表情，馬獅龍知道，這其實是一種激將法。

圭鶴齡知道自己在馬獅龍的射程範圍之中，根本逃無可逃，可是，他並不甘心認輸。

馬獅龍看着他，明知是激將法，也要中計，道：「圭鶴齡，一槍把你打死，太便宜了你。」

圭鶴齡冷笑，他知道自己的激將法成功。

馬獅龍把手槍拋向厤里，道：「好，你來，讓你死也死得瞑目。」

圭鶴齡見馬獅龍手中沒有槍，立時一躍而起，他一向是個懂得把握機會的人。

他雙掌遞出，直拍馬獅龍的臉門。

馬獅龍仰身避過。

可是，圭鶴齡雙掌遽爾變成雙爪，要活生生的把馬獅龍的眼珠挖下。

這一連串的變招實在是既兇且狠。

馬獅龍假若再仰身，定然會因重心不穩而倒地，因此，他不能再閃，只好順着來勢，雙足揚起。

兩脚分踢左右，踢中圭鶴齡的腋窩。

腋窩是人身大穴之一。

圭鶴齡雙手一軟，整個人已被踢了起來，眼看自己一擊而中，就可把馬獅龍的眼珠挖在手中，想不到他竟然臨危不亂，反敗爲勝。

馬獅龍實在想好好的教訓這一個不知廉恥的人。

他再躍上前，向圭鶴齡連出三招。

三招向着他的上中下盤，圭鶴齡仰身避過，一連翻了三個觔斗。

他故意避開馬獅龍，滾向厤里。

馬獅龍知道，他又故技重施，想威脅厤里。

厤里手中的槍却指向他。

圭鶴齡道：「厤里，我們是夫妻一場……」

「你也想過我們是夫妻？」厤里滿臉淚水，她已認清楚這人的面目，一槍射出。

圭鶴齡立時滾開。

厤里雖然是口硬，但仍心軟，她是不忍心手刃這位枕邊人。

圭鶴齡聽到子彈在耳邊擦過，被

迫又再滾開，當他再站起來時，馬獅龍已在前面。

馬獅龍讓他站穩之後，再一連發出八招，每一招都是要害，圭鶴齡中了三招。

他只感到全身發痛，他知道自己實在不是馬獅龍的對手，可是，他並不是一個易於放棄的人。

忽然，他跪在地上。

馬獅龍有點愕然，爲甚麼圭鶴齡竟會認錯？

他並不是認錯，而是找一個空隙，而馬獅龍的一刹那愕然，便是一個空隙。

圭鶴齡便趁這個空隙，一躍而起，以頭撞向馬獅龍的腹部，馬獅龍冷不及防，被撞過正着。

這一撞的力量很大，馬獅龍被撞退五步。

而圭鶴齡却有足夠的時間走向救生艇，他沒有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把救生艇推向船邊，並且身隨救生艇，一同摔下了海面。

圭鶴齡實在是一個聰明的人。

馬獅龍與衆人撲向船舷。

麻里也攀着船邊，連發兩槍。

不知是否因爲心情激動，兩槍都射不中，她把槍遞了給馬獅龍。

馬獅龍並沒有接過手槍，他大聲叫道：「圭鶴齡，你逃不了的，你忘記了中了我的毒鏢？」

圭鶴齡坐在艇上，笑道：「你的毒鏢，那又怎樣？我早已知道鏢中藏有解藥，馬獅龍，我會記住今日，並且一定會與你算賬。」

馬獅龍道：「你千萬不要用那解藥……」

忽然，艇中的圭鶴齡竟然痙攣起來，看來馬獅龍一提起那毒鏢，他的毒便開始發作。

圭鶴齡放下了雙槳，從袋中掏出那毒鏢，他看過車若望中了毒鏢之後，又再解毒的情形。

他扭開了那毒鏢的後面，仰頭便吮吸那藏在鏢內的解毒藥液。

馬獅龍叫道：「不要喝。」

圭鶴齡那會知道，馬獅龍原來是一番好意。

忽然，圭鶴齡僵硬的坐了起來，只見他臉上有極其痛苦的神色，然後，他雙手抓頭，而頭髮立時片片被他自己抓下，接着，他的臉容扭曲，他再用手撫臉，而臉皮也一片片的掉下……

那實在是個慘不忍睹的場面，圭鶴齡瘋狂的在艇上亂抓，結果他變成了一個不成人形的屍體。

丸藥上前問：「爲甚麼會這樣？」

馬獅龍解釋道：「上次他知道我解毒鏢的方法，因此他在先前中了我的毒鏢也不覺害怕，但他那會想到，我前來這艦之前，早已把兩支毒鏢的不同解藥對換，因爲成份不同，解藥已變成加倍的毒藥。」

這時，那艘眞正的巡洋艦也駛近這艘假巡洋艦了。

有人在那邊道：「馬獅龍。」

馬獅龍望過去，只見是那肥胖的洪金衍探長，應聲道：「洪探長，請你叫美國佬再等一會。」

馬獅龍又轉頭道：「丸藥，麻里，你快叫所有幫衆離去，這裏我會解釋。」

衆人隨着兩人的指示，分別從船的另一邊逃去。

馬獅龍叫道：「叫他們預備足夠的預防措施，接收一批氫彈。」

美艦上的人員聽了，立時如臨大敵，這已有足夠的時間讓幫衆逃生。

不過，馬獅龍這次却要大費一番唇舌了。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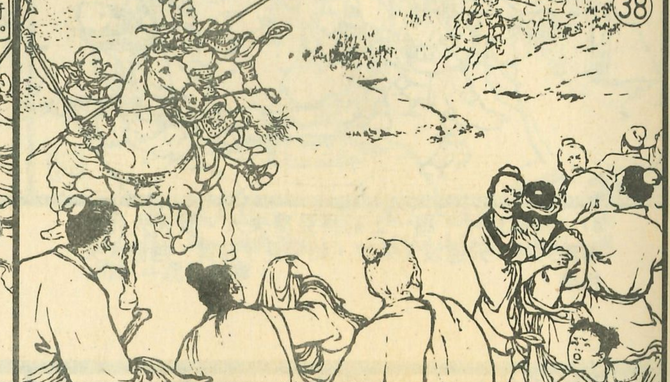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二十

# 長坂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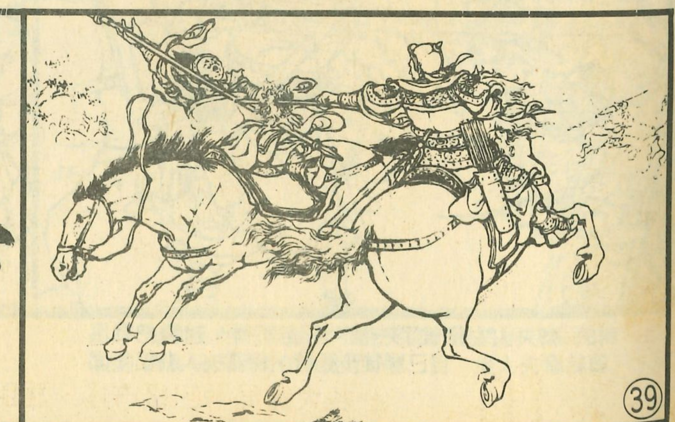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37　趙雲慌忙下馬，把槍插在地上，垂淚說道：「趙雲該死，使主母、公子失散。糜夫人和公子現在在那裡？」甘夫人一面哭泣，一面把糜夫人被敵軍衝散和阿斗不知去向的經過告訴了趙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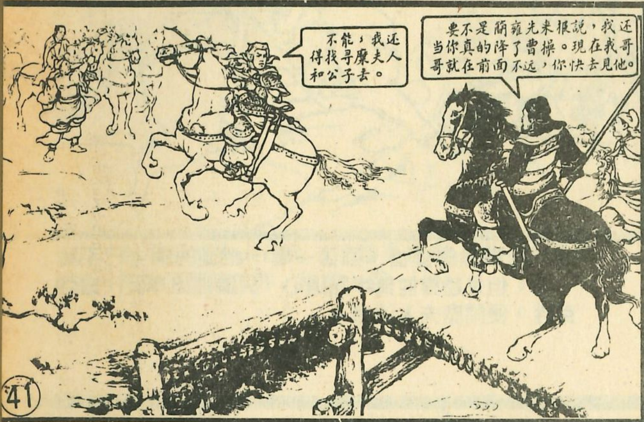


38　正說着，百姓發喊，又衝來一支曹軍。趙雲拔槍上馬看時，前面馬上綁着糜竺，背後是曹操部將淳于導手提大刀，正要解去獻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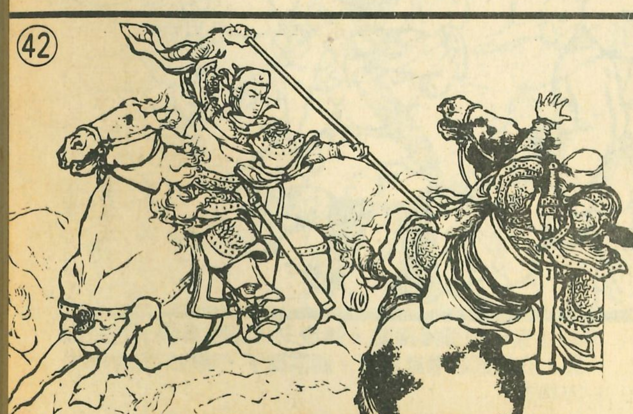


39　趙雲大喝一聲，挺槍縱馬，直取淳于導。那淳于導抵敵不住，戰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落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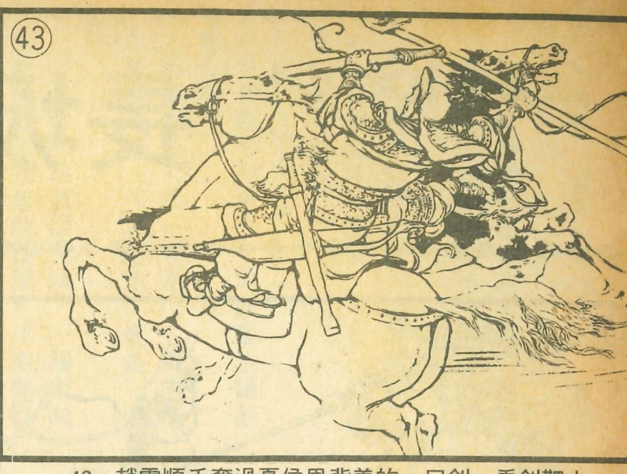
40　趙雲救了糜竺，又奪得敵人兩匹馬，供甘夫人、糜竺乘坐。自己一馬當先，殺開一條血路，送他們直到長坂坡。




41　張飛立馬橋上，先得簡雍回來報信，說趙雲並未投敵，還有些不信，這時見趙雲保送甘夫人、糜竺回來，方才相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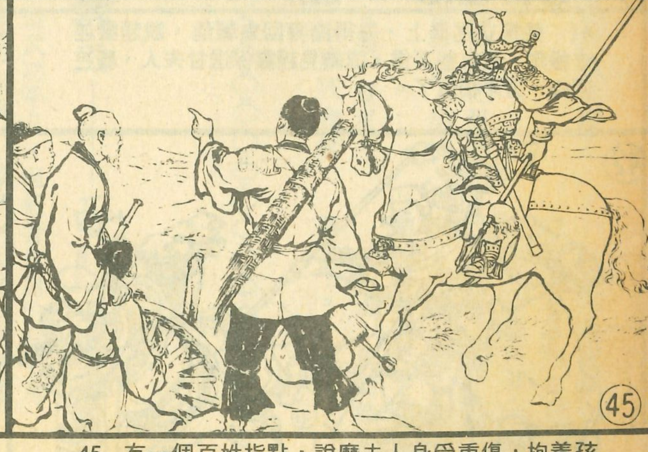
42　趙雲把甘夫人交托張飛，再回舊路，正奔馳間，見敵將夏侯恩手提鐵槍，背着一口劍，引十餘騎對面衝來，搶劫難民財物。趙雲更不打話，突入敵陣，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槍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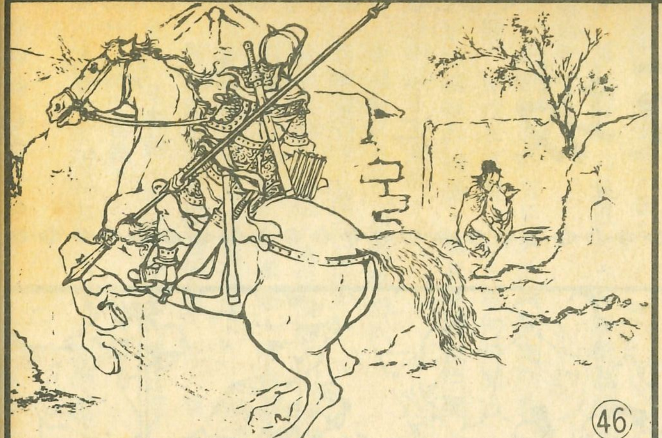
43　趙雲順手奪過夏侯恩背着的一口劍，看劍靶上有金嵌「靑釭」兩字。拔劍出鞘，冷颼颼，亮閃閃，鋒利無比，乃是一口寶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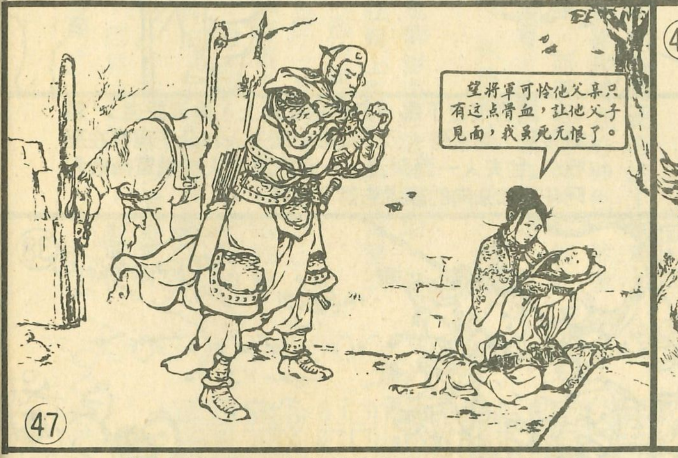
44　趙雲插劍提槍，回頭一看，相從的軍士已不剩一人。但是趙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逢到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



45　有一個百姓指點，說糜夫人身受重傷，抱着孩兒，在前面破墻處坐着。趙雲聽了，趕忙向指點的地方尋去。



46　趙雲到了前面，果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壞土墻。糜夫人抱着阿斗，坐在墻下枯井旁邊啼哭。




47　趙雲急忙下馬，上前拜見糜夫人。糜夫人死命摟着阿斗，只道沒人來救，如今見了趙雲，越發大哭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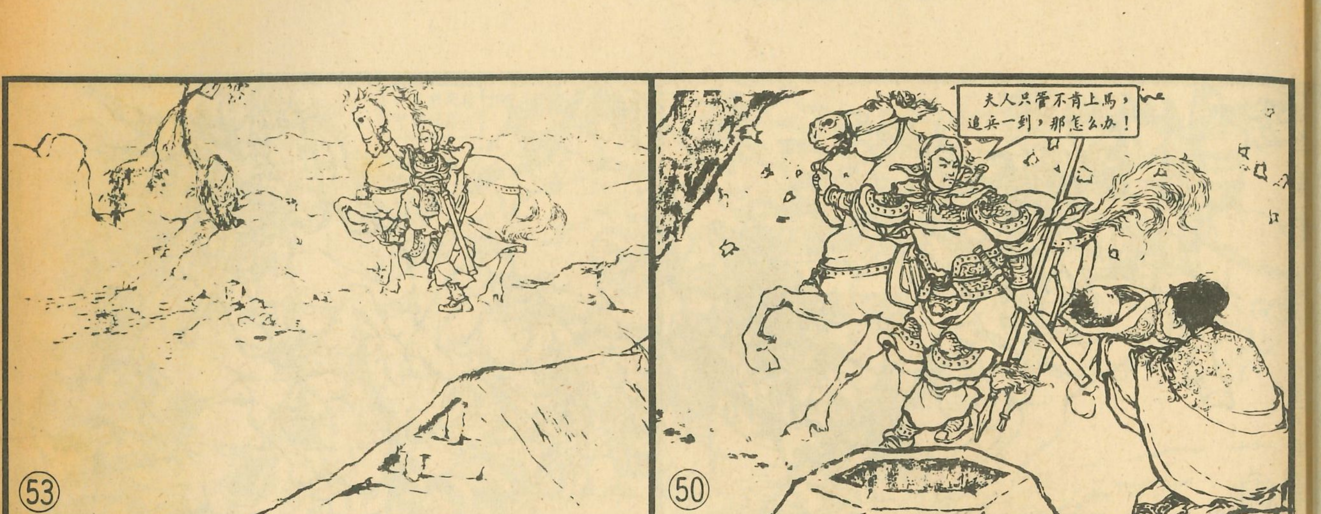



48　糜夫人左腿着了一槍，行走不得。趙雲把戰馬讓給糜夫人坐，自己願徒步死戰，保護夫人殺出重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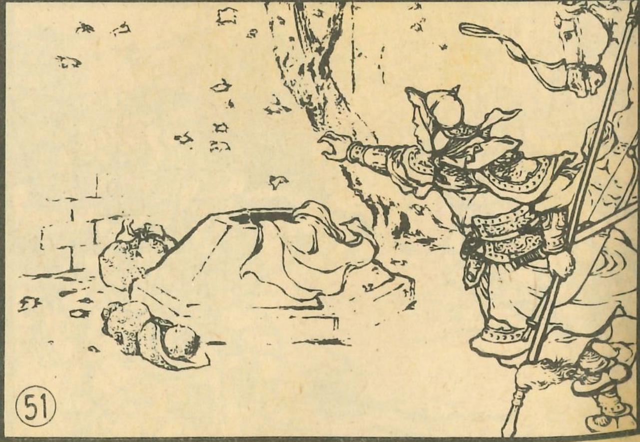




49　這時，喊聲漸起，追兵已從四面包抄過來。趙雲見情勢緊急，催促糜夫人趕快上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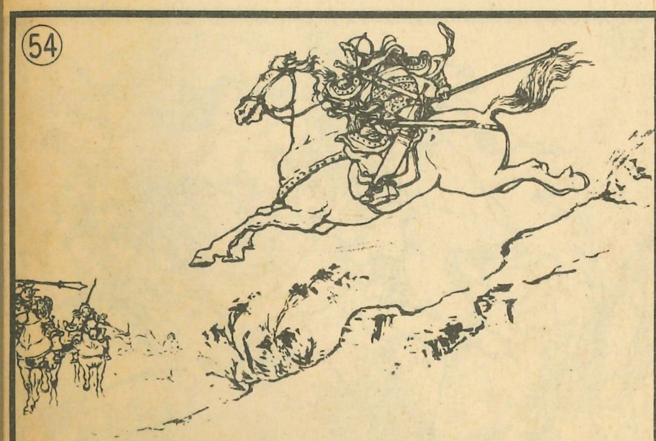

50　曹軍越來越近，趙雲三番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只是不肯，說傷重難行，只願阿斗脫險。說罷，便將阿斗遞與趙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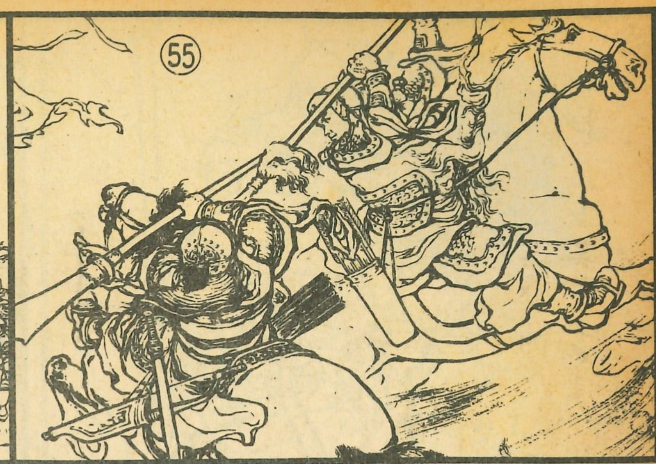
51　糜夫人怕拖累趙雲不能突圍，就將阿斗丟在地上，翻身投入墻旁枯井死了。

52　趙雲從地上抱起阿斗，自己解開勒甲絛，放下護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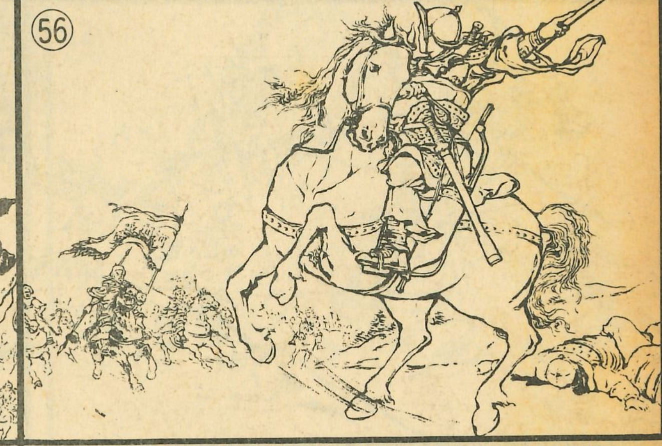
53　趙雲見糜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墻推倒，掩蓋了那口枯井，然後上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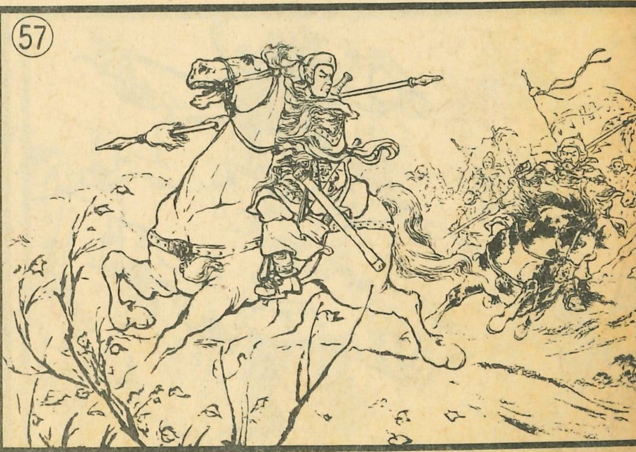
54　曹洪的部將晏明，手持三尖兩刃刀，引着一隊步兵衝殺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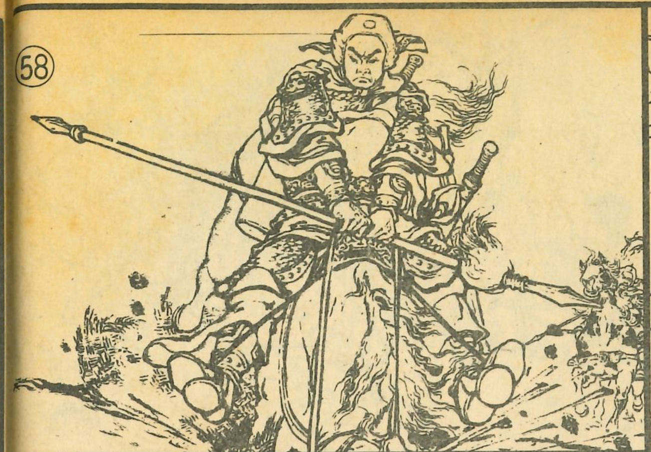
55　戰不三合，晏明被趙雲一槍刺死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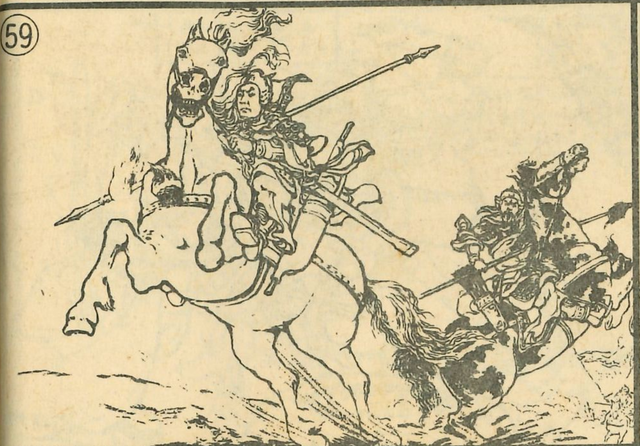
56　趙雲殺散曹軍衝開一條路。前面又一支軍馬擋住。當先一員曹將，旗號分明，寫着「河間張部」字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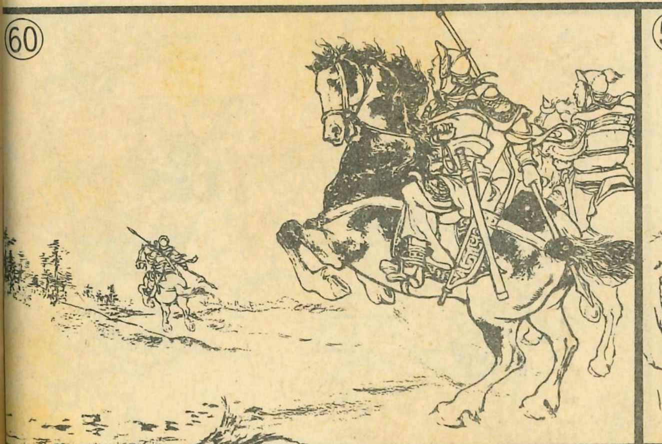
57　張部挺槍來戰趙雲，兩下單了十餘合，趙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



58　背後張部追來，趙雲加鞭疾馳。忽然趴噠一聲，趙雲連人連馬，跌落土坑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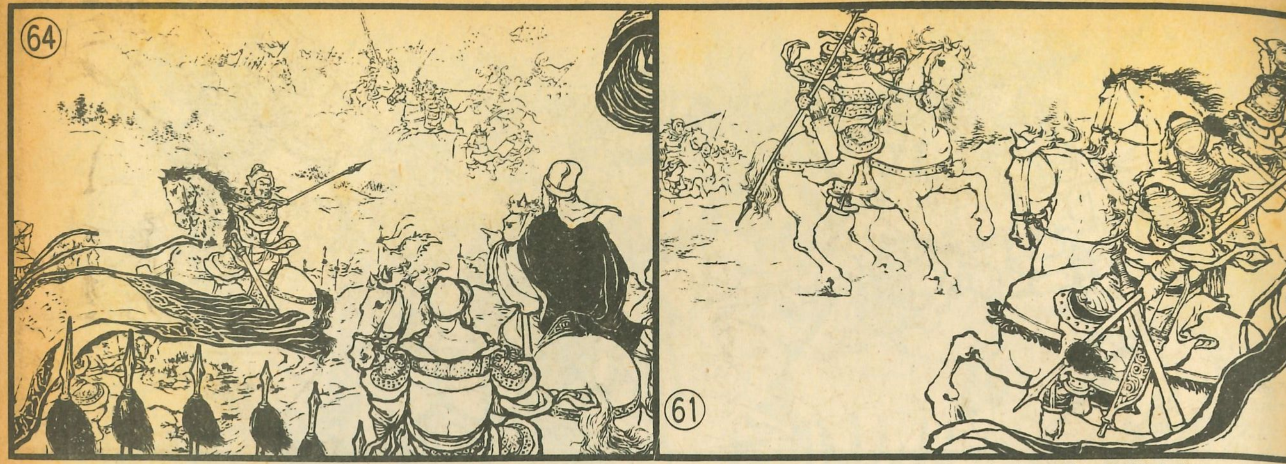


59　張部挺槍便刺，忽見那馬在坑裡猛的一躍，跳出坑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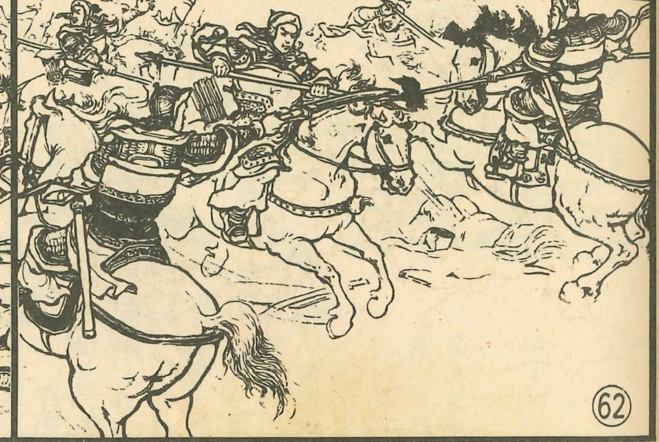


60　張部大吃一驚，眼睜睜望着趙雲縱馬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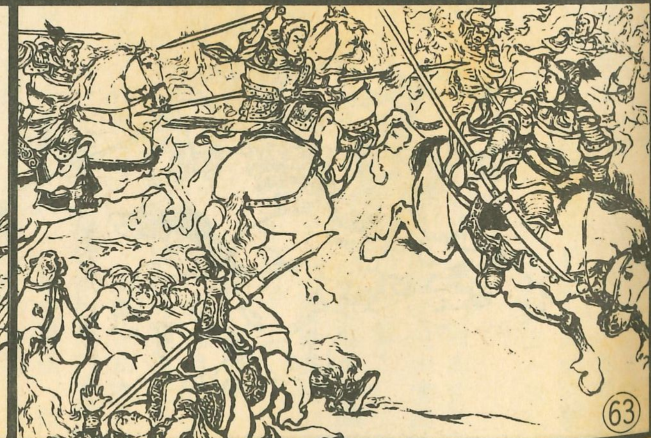




61　趙雲拍馬狂奔，背後忽有馬延、張顗追來，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焦觸、張南二將截住去路。這些都是袁紹手下的降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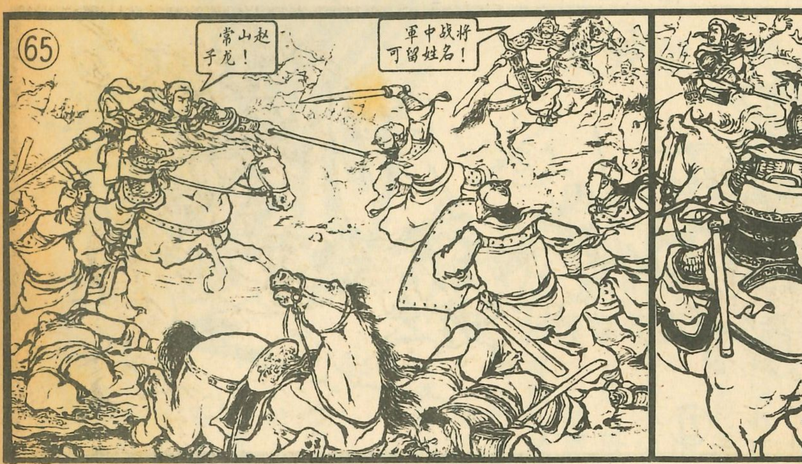


62　趙雲力戰四將，全無懼色。馬延、焦觸等見不能取勝，指揮軍將一湧而上，把趙雲團團圍住。



63　趙雲急拔出「青釭」寶劍，揮舞如風，擋者非死即傷，血肉橫飛。曹軍不敢逼近，趙雲漸漸殺出重圍。

64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督戰，遙見陣中一員將領，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




65　曹洪奉命，飛馬奔下山坡，來問趙雲姓名。




66　曹洪回報曹操，曹操十分讚嘆，心想這樣虎將眞是難得，要是歸了自己，豈不甚好。於是忙遣人馬傳報各處，務必活捉趙雲。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

司空羽・文
可　飛・圖

# 情天霹靂

## 報復當年圍攻　高手重出江湖

秋夜，月華如洗，明月當空。

巫山十二峯，峭壁絕澗，奇峯千仞，高插雲裏。

冷月清輝中，那插天般的峯頂，像是被蒙上了一層薄薄的濃霧，形勢顯得有點詭秘、巍峨而雄渾。

峯脚插落在那巨浪滔滔的長江中，江水澎湃，白浪翻滾，撞擊着礁石，驚濤拍岸，捲起千朵浪花，然後奔騰而下，一瀉千里。

時當子夜，神女峯上正展開着一場驚心動魄、風雲變色的拚搏。

那是一場武林少見、也是違反武林道義常規、情勢緊張激烈、四對一的生死搏鬥。

四個中年人聯手圍攻一個少年人，四個中年人的身份，並且包括了僧、道、俗三者俱有。

顯然，這四個中年人只是爲了某種利害關係而聯手合作，他們絕非是同一門戶中的武林人。

從這四個中年人的年紀出手招式的氣勢功力上看來，四人不但是當今武林中的一流，而且身份地位似都不低。

他們和那少年人究竟是有甚麼深仇大恨，竟然如此不顧江湖道義規矩，聯手圍攻那少年人？

那少年人年約二十一、二歲，俊臉、星目、豬膽鼻、兩道劍眉斜飛入鬢，身材修長，一身白衣，神情氣宇甚是瀟洒脫俗，倜儻不羣。

只是，他眉宇之間隱含一股深濃的殺氣，薄削的雙唇，略顯下彎的唇角，刻劃出一種堅毅不屈、狂傲驕矜之氣。

他，白衣少年雖然被四個武林高手圍攻，但神情却十分沉穩，毫無一絲慌亂之態。

祇見他身形飄忽，掌指兼施，出手招式詭異奇快如電，攻中寓守，守中寓攻！

這一場搏戰，時間似乎是已經甚久了，在冷月清輝之下，可以見得到每個人的額角都有汗漬！

此際，白衣少年的眉宇之間，已隱約現出焦灼的疲憊之色。

這也難怪，他以一對四，已經激戰了一百多招了！

他雙掌招式雖然仍是奇快詭異，有攻有守，但是脚下已一步一步的後退，有點封擋不住四人聯手的凌厲攻勢了！

逐漸，那白衣少年已退到了懸崖邊沿，懸崖下是巨浪洶湧的長江，不能再退了。

白衣少年雖然不能再退了，但是那聯手圍攻的四人，攻勢却更見威猛凌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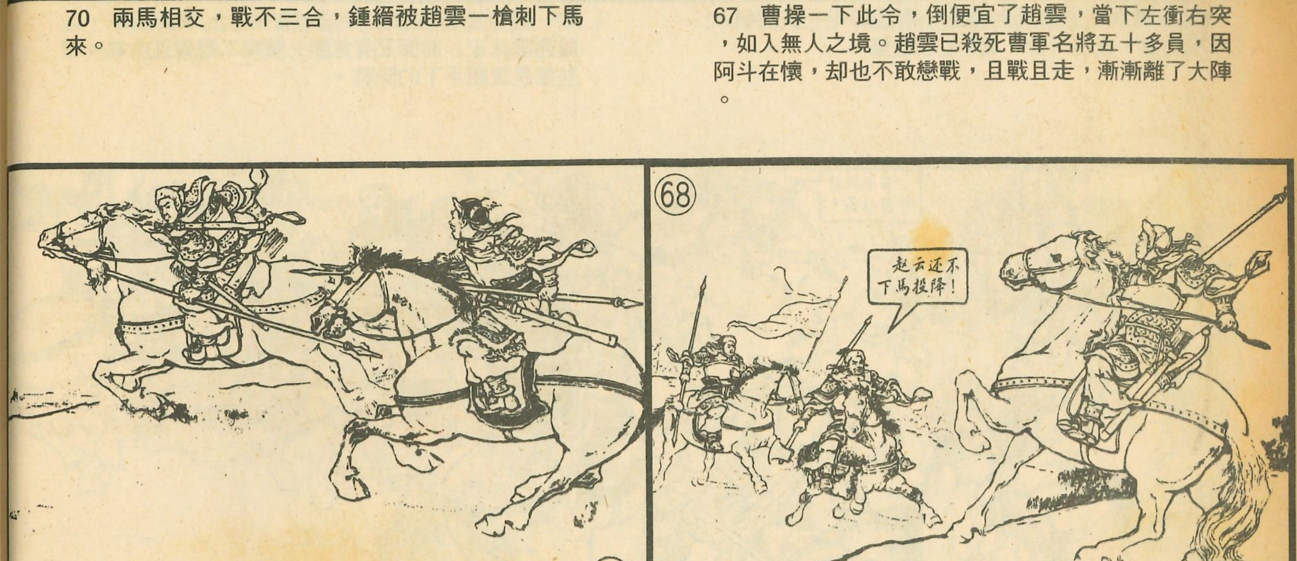
這四人好惡毒的心腸，他們竟想將那白衣少年人活生生的迫下懸崖，跌落長江，喪命江中。

突然，一股威猛强勁絕倫的掌力，自正面擊向那白衣少年，那白衣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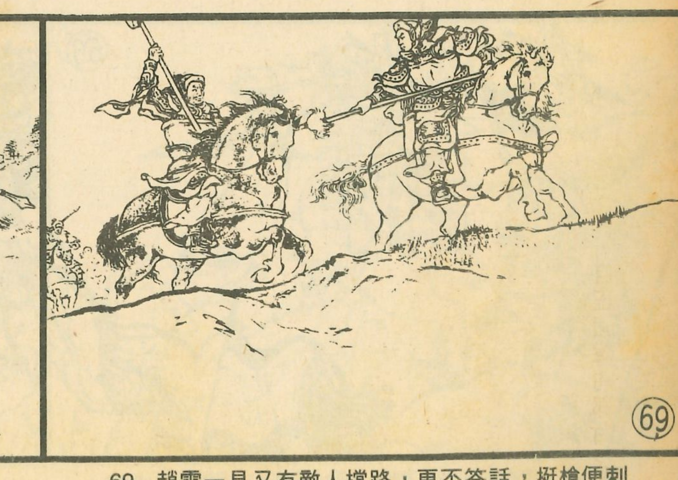
67　曹操一下此令，倒便宜了趙雲，當下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趙雲已殺死曹軍名將五十多員，因阿斗在懷，却也不敢戀戰，且戰且走，漸漸離了大陣。

70　兩馬相交，戰不三合，鍾縉被趙雲一槍刺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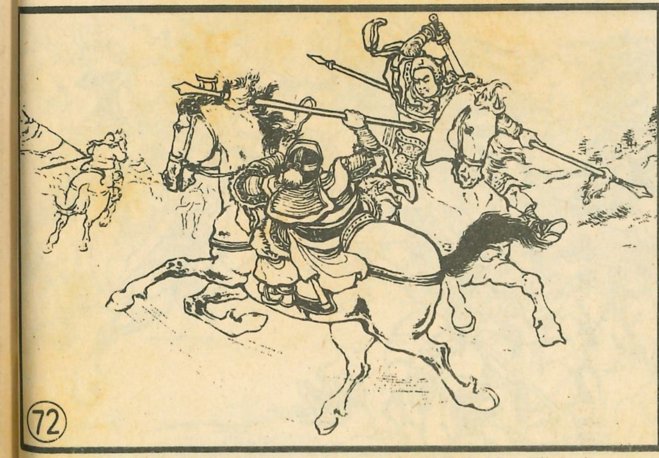



68　趙雲方喜掙脫追兵，不想山坡下又衝出兩支軍馬。夏侯惇部將鍾縉、鍾紳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齊聲大喝，截住去路。

71　背後鍾紳挺戟趕來，馬尾相銜，那支戟只在趙雲後心閃動。



69　趙雲一見又有敵人擋路，更不答話，挺槍便刺。那鍾縉一馬當先，揮動大斧，來戰趙雲。



72　趙雲急撥轉馬頭，左手持槍隔過畫戟，騰出右手，拔出「青釭」寶劍向鍾紳砍去。（待續）

年退無可退，閃無可閃，無可奈何，只得緊咬牙關翻腕挺掌硬接！

「砰！」的一聲响，白衣少年方自接下正面一掌，左右兩旁，一道指力和一股掌力倏已分自左右兩旁同時襲到身來！

掌勁擊向右腰，勁強勢猛，指力點向左胸，力道足以洞金穿石，是少林絕藝的「金剛指」！

白衣少年身形微閃，方自堪堪避過點向左胸的「金剛指」指力，正待再度挺掌硬接右邊擊來的掌力時，但已嫌稍慢了一步！

高手搏鬥，勝負生死，本取決於間不容髮的刹那間，何能稍慢半步。

「砰！」的一聲，白衣少年右腰肋已被掌力結結實實的擊中，一口鮮血狂噴而出，身形踉蹌後退，腳下一步踏空，直向崖下江心跌落下去。

「噗通」一聲，一個浪頭捲湧而去，他的身體立刻被巨浪吞噬不見，過了好久，才在百丈以外冒出了江面！

長江三峽，水勢急湍，巨浪騰翻，一個連接一個，不到半個時辰，白衣少年的身體已被湍急的江流冲下了十多里去。

他雖有着一身不俗極高的武功，但右腰肋挨了一掌，內腑已受了重傷，由神女峯上跌落了江中之後，人也立刻昏迷失了知覺，身子如同一片飄萍般隨波逐流。

突然，寬闊的江面上現出一個巨大的漩渦，那是長江三峽有名的「海眼天旋寒潭」，白衣少年的身體隨着江水的旋轉，只一眨眼，立刻被吸入了寒潭潭底，消失不見了踪影。

* * *

二十年後。

這兒是巫山一處荒草過人的山脚，這兒有一片地域廣大的墳場。

那高低起伏不平，有如崗巒般的大小墳墓，斷碑殘碣，滿眼都是一片荒涼悽慘的景象。

這片墳場的北端，有一座建築突出宏偉高大的巨塚依山而建，有居高屋建瓴、俯瞰羣墳之勢！

塚前巨碑盈丈，左右兩旁各有一排石馬、石翁仲，向前延伸出去，足有二十丈遠。

這是那一朝代？甚麼人的陵寢？

可惜，碑文上的字跡，在長久日月風霜侵蝕之下，早已模糊不清，那些石翁仲、石馬，也已損壞得四肢不全，面目全非。

夜，初更將盡。

巨墓前出現了一個白衣人影，默默地凝立在墓碑之前。

他，白衣人劍眉、星目、膽鼻，那相貌夠稱得上一個「俊」字，只是他臉色有些蒼白，蒼白得近乎沒有血色，而他那一身白衣，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光澤而泛了黃。

顯然是已經很殘很殘舊了。

這白衣人是誰？他為何在這時候出現在這種荒涼淒冷陰森的地方？默默立在古塚之前？

是落拓文士，還是這個古塚中人的後代？

不是！都不是！

他正是二十年前在巫山神女峯頂，被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人和當代武林大俠「翻天掌」金風池及「神劍手」趙北川四大高手聯手圍攻，身負重傷跌落江心，被吸入「海眼天旋寒潭」潭底的白衣少年。

他就是當時名震武林的「煞星」、被譽為黑道第一高手的馬君杰。

馬君杰於昏迷中被吸入寒潭底後，世人皆料其必死，那知道他不但出人意外的沒有死，反而因禍得福，獲得了不世奇緣。

因為這座古塚的建築恰與寒潭相通，賴寒潭之氣，保持着古塚內一切陪葬物品，佈置得完整不變，不腐不朽！

當他從昏迷中醒過來時，他發覺他的身子躺在一個斜坡上，下半身在水中，上半身却躺在半乾的地上。

這令他幾疑置身在靈界的幻覺中。

雖然他渾身無力疼痛無比，有如被拆散了般虛弱無力，但是，一股求生的本能，使他傾盡了生命的潛力，咬牙忍受着軀體內那椎心刺骨的傷痛，往斜坡上爬去，爬進了古塚之內。

他在那古塚之內不但養好了內腑的重傷，而且還練得一身更奇、更高的武功。

當然，這也得歸功於他深厚的內功，和他那天賦過人的體質！

他默默地凝立在墓碑前。

良久，良久，終於抬起一隻手撫了撫墓碑。

他那隻手，修長白晰，十指根根如玉，比女人家的纖纖玉手還美，還要好看。

他的手撫着墓碑，輕輕地摩挲着，似是撫摸着愛人的秀髮似的，無限依戀地摩挲着……

突然，一聲夜梟的啼叫，將他從依戀的意識裡驚醒過來。

他垂下了手，仰首望了望天空，星目中寒電一閃即逝，長身電射，離開了墳場。

* * *

這裡是襄陽附近的一條官道，沿着這一條官道穿過襄陽往北走，便是河南省境地。

午後，申正時刻。

七月初的天氣，時正夏末，氣候仍然是很燠熱，午後的日頭也仍然很猛烈，能晒出人的油來。

大日頭下，馬君杰脚下有如流水行雲般，白衣飄飄，由南北行。

他含恨了二十年，初出古墓，對於當年四大高手圍攻他的仇恨，他雖然必須報復，但他並不急着去找他們！



因為，他心中有着比報仇雪恨還更重要、更急的事情，必須立刻趕往開封一行。

在開封，有着他甜美的回憶、畢生難忘的過去。

在開封，有着一位他傾心相愛着的紅顏知己，那是個清麗如仙、風華絕代、美得有如不食人間烟火的少女——谷中蘭。

他和她，曾經渡過無數溫馨的日子！

谷中蘭那綿綿的情意，那甜美的聲音，那含蘊着無比的關懷，似有千言萬語般令人心顫的美目，那美好無限的身段……

這些，雖然是時隔二十年的歲月，但是，谷中蘭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仍如昨日般猶在他目前！

在古墓中二十年，谷中蘭的倩影，一直在他的回憶中陪伴着他。

尤其是在他往巫山赴約的前夜，谷中蘭溫婉如訴的話音，更令他刻骨難忘！

谷中蘭道：「杰哥，你答應過我的，這是最後的一次了，巫山之約後，你便帶着我去一處風景怡人幽靜的地方，從此歸隱泉林，不再踏足江湖，你耕我織，過我們幸福平淡安樂的日子……記住啊！杰哥，我在等着你平安歸來的！」

這些話，雖然已過去了二十年，但是二十年來一直停留在他的記憶裡，也一直環繞在他的腦海中從未忘懷！

對谷中蘭，他心底有着無比的愧歉，很對不起谷中蘭！

因為他往巫山赴約一去未返，粉碎了谷中蘭那幸福的安樂日子，憧憬及希望！

現在，他既然未死，就必須補償她。

他知道，以他當時被稱為黑道第一高手的榮譽，他由神女峯峯頂被擊落江心的消息，那該是武林中的一件天大的事，消息不久定必傳遍江湖！

谷中蘭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一定有如驚雷轟頂般地被震驚得魂飛天外，玉容慘白，也一定會悲傷欲絕，痛不欲生的了！

二十年了，他無時無刻不在思念這位他傾心相愛的紅顏知己。

他十分了解谷中蘭的性情為人，江湖上雖然傳出了他被擊落江心的死訊消息，而事實上他也已經二十年未歸，但是他深信谷中蘭一定不相信他眞的死了，一定還在痴痴地苦守着。

因為谷中蘭深通相理命學，對她自己的相理命學充滿堅定不移的自信。

在他巫山赴約之前，她曾經很詳細地替他看過相，說他眉宇之間雖然微現晦紋，巫山之約，可能會有一場殺身大劫難，不過却能逢凶化吉，絕無生命之危！

所以他必須立刻趕回開封去，當面告訴谷中蘭：「蘭妹，妳的相學命理確實絲毫無差，我沒有死，我現在回來了！」

往事，甜蜜與苦澀交集的縈繞在馬君杰的腦子中，他一路上邊行邊想，思潮起伏，完全沉浸在一幕一幕的往事之中！

突然，車輪轆轆，和地皮為之震動的密雷般的馬蹄聲，將馬君杰的思緒從起伏的往事中驚醒過來。

馬君杰不由停步抬頭望去，一輛四馬豪華馬車正風馳電掣地飛馳而來。

車轅上坐着兩名相貌威武的黑衣漢子，馬車後面塵土飛揚瀰空，捲起了一條長長的灰龍。

馬君杰眉頭皺了一皺，連忙跨步讓向路旁右邊。

根據風向，讓向右邊免得吃灰，否則，必然弄得滿頭滿臉都是灰土。

他這裡剛跨步讓向路旁，那輛馬車已由數十丈馳至近前，向前飛駛而過。

突地，馬車內掠出一條瘦小青衣人影，飛快投入路旁左邊的高粱地裡去。

馬車霍地停了下來，車廂內立刻傳出一個威稜的聲音喝道：「快，那丫頭跑了！快把她抓回來！」

兩條黑影自車廂內電射掠出，疾若鷹隼地撲向那瘦小青衣人影的投落處。

片刻工夫之後，兩名黑衣漢子挾持着一名青衣少女，由高粱地裡掠了出來！

那青衣少女年約十六、七歲，生得一張鵝蛋臉兒，黛眉、美目、瑤鼻、檀口……

那臉型、那輪廓，無一處不美。

馬君杰看得雙目不由一亮，神情為之愕然一呆。

這張臉，無論是眼、鼻、口，在馬君杰的眼睛裡，幾乎沒有一處不是熟悉非常，有着似曾相識之感。

突然，他腦子裡掠閃過一個影子，心頭不禁立刻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他本來不想多管閒事，但是那青衣少女那張臉却有一股令他窒息的無形力量，不由自主地跨步擋在那兩名黑衣漢子的面前，冷冷的開口道：「放開她！」

那兩名黑衣漢子神情不由意外的愕然一呆。

左邊的一個瘦削臉漢子，目光上下的打量了馬君杰一眼，突然嘿嘿的冷笑問道：「朋友，你說甚麼？」

馬君杰冷冷地道：「你沒聽清楚麼？我叫你兩個放開她！」

瘦削臉的漢子道：「為甚麼？」

馬君杰道：「別問為甚麼！我叫你們兩個放開她，你兩個乖乖的聽話放開她！」

瘦削漢子嘿嘿冷笑道：「你要管閒

事麼？」

馬君杰冷哼一聲道：「不錯，我是管定了！」

突然，銳嘯劃空。

是他身後車轅上那兩名黑衣漢子中的一名出了手，手裡的皮馬鞭兒挾着一股勁風，直朝他頭頂抽落！

這一鞭，勢沉力猛，勁道着實不小！

馬君杰若被抽中，腦袋非當場開花不可。

但他背後好似是長着眼睛似的，連頭也沒回，竟然抬手後探，已一把抓着那抽下來的皮馬鞭梢兒！

好險！只差了那麼一寸不到，那鞭梢兒就會落在他的頭頂上！

只見他一抖臂，那名黑衣大漢的身子立刻離開了車轅，連同那根馬鞭兒騰空直飛了出去，「叭！」的一聲摔在高粱地裡，壓倒了一大片高粱！

折斷了高粱桿兒尖刺如戟，戳破了黑衣大漢的衣服，露出了好幾個血洞，他大叫一聲，當場痛得昏死過去了。

青衣少女一雙美目睜得大大的，異采飛閃，嬌臉上滿是驚喜之色！

挾持着青衣少女的兩名黑衣漢子，和車轅上那另一個黑衣漢子，目睹那等情形，都是一齊變了臉色！

車轅上那另一名黑衣漢子霍地站了起來，抬手探腰，摸出一把短刀，作勢就要騰身往下撲！

適時，車廂裡傳出了一聲威稜的沉喝：「劉虎，不准亂來！」

車轅上那名黑衣漢子劉虎，立刻收勢站立不動，收起了短刀。

車簾一掀，一個卅多歲的錦衣漢子由車裡跨步走了下來。

國字口面，濃眉大眼，雙目精光灼灼，兩邊太陽穴高鼓突出，一望而知是個功力深湛的江湖高手！

錦衣漢子跨下車廂，氣勢沉雄的跨前兩步，朝馬君杰一拱手，問道：「朋友是那一條道上的？」

馬君杰神色冷漠地說的：「閣下是何人？」

錦衣漢子答道：「在下尚方，請問朋友尊姓大名？」

馬君杰道：「我姓馬。」

尚方道：「大號呢？」

馬君杰冷然一搖頭道：「你不必問了，請叫你手下放開那位小姑娘！」

尚方道：「朋友為何一定要管此閒事？」

馬君杰道：「我看不慣你們這些人欺負一個姑娘家！」

尚方道：「朋友，你知道她是甚麼人？」

馬君杰微微一搖頭，道：「她是甚麼人？」

尚方道：「她是在下姑父莊中的逃婢！」

青衣少女美目突然一睜，說道：「姓尚的，你胡說！」

尚方冷聲喝道：「丫頭，妳還想抵賴！」

青衣少女再要開口辯說，但是她的檀口剛張，那個瘦削漢子却已一指點了她的啞穴。

這情形，馬君杰看得淸淸楚楚，雙眉不由微揚一揚。

尚方道：「馬朋友，請別信她的話！」

馬君杰淡淡的道：「我可以不相信她，但是也不能就這樣的相信閣下的話！」

尚方濃眉亦微微一皺，道：「朋友，那麼你究竟想怎麼樣？」

馬君杰淡淡一笑道：「請叫你的手下放開她，讓她跟我走！」

尚方雙目突然一瞪，道：「朋友要帶她走？」

馬君杰道：「不錯！除非她不願意跟我走，那就算了！」

語聲一頓即起，目視着青衣少女說道：「姑娘，妳是願意跟我走，妳就點個頭。」

他的話剛落，青衣少女就立刻點頭。

馬君杰轉頭向尚方笑了笑道：「閣下，你看見了麼？」

尚方冷冷地道：「在下看見了，不過……」突然嘿嘿一笑，說道：「你馬朋友必須使在下也願意才行。」

馬君杰道：「如此請問，要怎麼樣才能使閣下願意呢？」

尚方答道：「很簡單，朋友祇要勝得了在下，在下就是不願意也得願意了！」

馬君杰雙眉微微一揚地道：「閣下的意思是要和我動手一搏？」

尚方道：「這並不是在下要和朋友動手一搏，而是朋友定要管此閒事，定要帶走這個丫頭，這樣就必須要和在下一搏，而且必須勝得了在下才行！」

馬君杰淡淡一笑道：「閣下說得似是很有道理，看來我是非與閣下動手一搏不可了！」語鋒一頓，問道：「閣下是要和那三個聯手，四搏一麼？」

尚方搖搖頭道：「朋友太小看在下了，朋友祇有一個人，自然是由在下一人和朋友一搏了！」

馬君杰道：「看來閣下倒是一條漢子，比那些所謂名門正派的少林、武當掌門之流强得多了！」

這話他是有感而發，尚方當然是不知也不明其意，還以為這是對方對他的讚美之言。

人，都是喜歡被人讚美的。

因此，馬君杰話聲一落，尚方不由立時哈哈揚眉大笑，道：「謝謝朋友的誇讚！」

馬君杰本意雖然不是讚美他，但是亦並未解釋地淡淡一笑，說道：「不過，依我看，閣下還是和你三個手下聯手，以四搏一的好！」

尚方道：「朋友可是認為在下不是



你的敵手？」

馬君杰道：「不錯，閣下如果一搏一的和我單獨動手，只怕連一招都走不過去！」

尚方臉色不禁勃然一變，道：「朋友，你實在太狂了！」

馬君杰淡淡地道：「閣下，我說的乃是實話，也決未虛誇，不信，你出手一試便知道了！」

「好！在下就出手試試你有多大多高的功力火候！」

他的話聲一落，正要出手時，却是心念突然一動，沒有立刻出手，凝目問道：「在下如能走過一招，便怎麼樣？」

馬君杰道：「閣下可是想和我打個賭？」

尚方道：「朋友所言如是確實決未虛誇，打個賭又何妨呢？」

馬君杰道：「這眞是『人不可貌相』，以閣下的相貌而論，應該是粗豪爽直之人，想不到心智竟然是如此的高明。」

尚方嘿嘿一笑道：「朋友誇獎，其實在下這也只是偶然難得的一回而已！」

馬君杰不由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道：「閣下太謙虛了！」語聲一落即起，說道：「閣下如能在我手下走過一招，我便立刻掉頭就走，不管此事！」

尚方聞言，心裡不由頓時暗喜，笑了！

那青衣少女却是暗皺黛眉，嬌臉上現露出憂急之神色！

從馬君杰剛才那反腕抓鞭、抖手，將那名黑衣大漢震飛三丈以外，摔跌高粱地裏的身手上，尚方雖然看得出那白衣人的武學功力比他高出許多，但是他決不相信憑他自己一身所學，在白衣人手下會連一招都走不過去！

這何止他自己不相信，連那青衣少女也不相信，要不，她嬌臉上就不會露出憂急的神色來！

尚方心中認為，這一場賭博，他是贏定了！

當然，這是因為他並不知道眼前這個看來年紀不過三十上下，自稱姓馬的白衣人，就是二十年前已傳死訊、威震江湖的黑道第一高手，否則，他便不會笑了！

因此，當馬君杰話聲一落，尚方立即點頭道：「好，我們就這樣一言為定吧！」

馬君杰點頭微微一笑道：「如此，閣下請出手吧！」

尚方未再說話，口中嘿嘿一笑，雙掌緩緩抬起，勢作鷹爪狀。

馬君杰目中異采突然一閃，脚下橫跨三尺，朗聲說道：「閣下且慢動手！」

尚方凝目問道：「朋友還有甚麼話說？」

馬君杰道：「你是『飛天鷹爪』陳長翎的甚麼人？」

尚方不由一怔，道：「是在下的姑父，朋友認識？」

馬君杰微微一點頭道：「你既是陳長翎的侄子，這一招之搏就算了！不用賭了！」

尚方道：「朋友可是已改變了心意，不管這件閒事？」

「不！」馬君杰搖搖頭道：「事情我既然插手管了，就決不會改變心意，中途袖手不管，過去如此，現在仍是如此！」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可以回去對你姑父說，就說這位姑娘被我帶走了，要他看在我的面上，事情就此作罷！」

尚方道：「朋友認為我姑父會賣朋友的面子？」

馬君杰微微一笑，道：「我想他大概還不會不賣我的面子！」

尚方眨眨眼睛道：「朋友的大號如何稱呼？」

馬君杰緩緩地伸出了一雙手，問道：「你看看我雙手怎樣？」

尚方不由又是一怔，目光望着馬君杰那白晰修長、十指根根如玉的雙手，說道：「看來很美，很似一雙女人……」

心中突然有所領悟地臉色一變，霍地後退了一大步，目射駭凜之色，驚聲的道：「你是那二十年前威震江湖的黑道第一高手『玉手追魂』馬君杰？」

馬君杰點點頭道：「不錯，你聽你姑父說起過我麼？」

尚方道：「在下是聽我姑父說過，不過……」雙目陡地一瞪，喝道：「朋友，你想冒充『玉手追魂』嚇我，你太聰明了！」

馬君杰雙眉微挑又垂，道：「閣下如果認為我是冒充來嚇你的，你就錯了，我確實是馬君杰。」

尚方嘿嘿一笑道：「你別說鬼話了，二十年前馬君杰由神女峯峯頂身負重傷跌落江心死了，江湖上誰個不知。」

馬君杰皺了皺眉道：「但事實上我實實在在未死，如今站在你面前的也確實是馬君杰。」

尚方道：「我不信。」

馬君杰道：「閣下應該相信我，我這雙手……」

尚方接口道：「雙手白晰修長，十指根根如玉，天下間有着這麼樣的一雙手的人雖然不多，但是却並非絕無僅有。」

馬君杰道：「這麼說，你是一定不相信了？」

尚方道：「放眼天下武林，誰也不會相信。」

馬君杰眉鋒皺了一皺，道：「如此說來，我們那一招之搏是非履行不可了？」

尚方道：「你要是不管這件事，自然就不必履行。」

馬君杰默然了一會，說道：「本來

我是想看在你姑父陳長翎的面上，取消了這一招之搏，也是免得你落敗之後心裡難過，你既然不相信我，我無可奈何，只好……」聲調突地一冷，道：「好了，話不投機半句多，你出手吧！」

尚方微微的猶豫了一下，雙掌緩緩地抬起、躬背作勢。

馬君杰目光冷冷地凝視着他，神靜氣閑的岳立。

突地，尚方身形騰空躍起七丈多高，半空雙腿一拳倏伸，雙掌交錯疾揮，幻出重重爪影，頭下脚上，直朝馬君杰迎頭撲下。

這是「飛天鷹爪」陳長翎威震武林的絕學「飛鷹九式」中最末的一招，也是威力最大的一招殺着。

放眼當今武林，能夠接得下這一招的人，爲數實在不多。

馬君杰與陳長翎原是舊相識老朋友，也熟知其「飛鷹九式」的招勢威力。

尚方一出手竟然施展出這種威力最大的殺手招式，馬君杰面色不由微微一變，星目寒芒倏閃，身形微側，揮掌如電，奇快絕倫地一把抓住尚方一隻右腕脈。

尚方心頭駭然大驚，連忙運力欲掙，這時馬君杰五指一用力，尚方的額上立時冒出了一顆顆黃豆般大的汗珠，直冒而下。

馬君杰寒聲說道：「你好惡毒的心腸，我與你無仇無怨，你竟用『飛鷹九式』中最具威力的殺手招式想要我的命，我本當斷你一手，但看在你姑父的面上，現在我只斷你一根中指以作警誡。」

話聲中，左手抬起，食、中二指挾着尚方的中指一扭，隨聽「卜」的一聲，尚方立時發出了一聲大叫。

雖然只是一根中指，但是十指連心，痛得尚方的身子都顫抖起來。

馬君杰五指一鬆，尚方左手捧着右手踉蹌後退，滿臉驚駭之色地瞪着馬君杰。

現在尚方信了，眼前這個看來年紀不出三十的白衣人，確確實實的可能眞是那江湖傳說已死了二十年的黑道第一高手「玉手追魂」馬君杰。

也錯非是馬君杰，否則，絕不會有如此高絕的身手，以尚方的一身功力，也絕不會走不過這一招。

他現在雖然是相信了，可惜，已經嫌遲了。

馬君杰冷冷一笑，說道：「如今你可以叫你手下放開那位姑娘，和你手下馬上給我滾去。」

至此，尚方那還敢說個「不」字，立即朝那兩個挾持着青衣少女的黑衣漢子說道：「放開那丫頭，走！」

這時，那個昏死在高粱地裡的黑衣漢子已經醒了，緩緩的爬了起來。

那兩個黑衣漢子放開青衣少女，立刻走過去扶着那名黑衣大漢，跟着尚方上了馬車，疾馳而去了！

馬君杰目送馬車遠去之後，這才回首望着那青衣少女。

那青衣少女含笑的望着他，嬌臉上現出驚喜之色，一雙美目中閃出傾慕、欽佩、奇異的光采。

那光采，令人心顫，也令人有着異樣的感受。

馬君杰暗吸了一口氣，眼睛避開了她那雙美目中的光采，問道：「姑娘，妳叫甚麼名字？」

那青衣少女美目眨動了一下，張開了檀口，但却沒有發出聲音來。

馬君杰見狀，這才想起青衣少女的啞穴被制，不由歉意地笑了一笑，道：「對不起，我眞糊塗，竟忘記姑娘的啞穴被對方制住。」

說罷指手隔空彈指，解開了那青衣少女的啞穴。

那青衣少女深深吁了口氣，望着馬君杰甜美的一笑，道：「謝謝你，馬大俠，還有我雙臂雙腿的穴道也請你替我解開，好麼？」

她說話的聲音，實在甜美，實在好聽。

馬君杰立即又抬起手向空彈指，隔空解開了她那雙臂雙腿的穴道。

青衣少女立刻略略活動了一下臂腿，婀娜地走近馬君杰的面前，襝衽一福道：「多謝馬大俠相救之德。」

馬君杰連忙身子一側，說道：「姑娘請不要多禮，我不敢當！」

青衣少女嫣然一笑道：「你眞是二十年前的那位黑道第一高手麼？」

馬君杰含笑點頭道：「姑娘難道也不相信？」

青衣少女輕搖着頭道：「我不是不相信，而是覺得有點奇怪。」

馬君杰道：「姑娘可是奇怪我在身受重傷的情形之下，由神女峯峯頂跌落江心，怎會竟然不死，是不是？」

青衣少女道：「對，這實在令人覺得奇怪不解。」

馬君杰道：「姑娘，其實那並沒有甚麼好奇怪的，那是因爲我福大命大，運氣好。」

青衣少女美目一眨，道：「是你跌落江心之後，被人救了起來，替你治好了傷，對麼？」

「不對。」馬君杰搖搖頭道：「姑娘相信奇蹟麼？」

青衣少女美目微睜地道：「奇蹟？你遇上了甚麼奇蹟？」

馬君杰道：「我跌落江心以後，人便昏迷了過去，但當我醒過來時，我却躺在一處斜坡上，下半身仍在水中，於是，我咬牙忍受着椎心刺骨的傷痛往上爬，爬入了一處地方，於是，我以內功慢慢地療好了內傷，就在那地方住了下來，埋首苦練武學。」

青衣少女好奇地問道：「那是處甚麼地方？」

馬君杰微微一笑，沒有答話。



青衣少女本是慧質蘭心的人，她一見馬君杰笑而不答，芳心立刻明白他是不願說，遂即話鋒一轉，又問道：「那麼你的年紀呢？」

這話問得古怪，意思也令人有點不懂。

馬君杰不由微微一怔，道：「我的年紀怎麼樣？」

青衣少女美目凝望馬君杰那顯得過份蒼白的臉孔，問道：「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馬君杰道：「今年應該是四十三歲了。」

青衣少女道：「你可知道你的容貌像個多大年紀的人？」

馬君杰搖搖頭道：「我沒有注意這個問題，妳看呢？」

青衣少女眨眨美目道：「頂多不超過三十歲。」

馬君杰雙目微凝地道：「我眞的有那麼年輕？」

青衣少女正容的說道：「事實上，看來你只有三十歲不到的年紀。」

馬君杰瀟洒的笑了一笑，道：「姑娘，妳還沒有告訴我你的名字？」

青衣少女嫵媚地一笑道：「我姓趙，名英魂。」

「趙英魂，」馬君杰心中暗唸了一遍，凝目問道：「趙姑娘，剛才究竟是怎麼回事？尚方他爲甚麼要抓妳？」

趙英魂眨眨美目道：「你相信尚方的話麼？」

馬君杰搖搖頭道：「當然是不相信。」

趙英魂道：「爲甚麼？」

馬君杰道：「因爲姑娘的人品氣質不像是個婢女下人的模樣。」

趙英魂點點頭道：「那尚方要我嫁給他，我不答應，所以他就要抓我用强迫我。」

「哦！」馬君杰道：「他姑父知道這件事麼？」

趙英魂道：「可能知道。」

馬君杰道：「他姑父會容許他這樣做？」

趙英魂美目眨了眨，忽然一凝道：「你和陳長翎是朋友麼？」

馬君杰道：「二十年前曾見過幾次面，只能算是認識，並不能算是朋友。」

趙英魂問道：「你對他的爲人怎麼樣？清楚麼？」

馬君杰道：「只知道他聲名並不太惡，爲人似乎在正與邪之間。」

趙英魂道：「但是最大的缺點就是耳根軟、護短。」

這話，等於答覆了馬君杰，尚方的行爲可能陳長翎是知道而容許的。

「哦！」馬君杰沉思地問道：「姑娘府上在甚麼地方？」

趙英魂道：「洛陽城西後街。」美目一眨，接着問道：「你要去甚麼地方？」

馬君杰道：「我要去開封，和姑娘正好可以同一段路，送送姑娘。」

趙英魂嬌臉上神色喜悅地揚着一雙黛眉兒，說道：「那太好了！」

這個年方十七歲的小姑娘，對於這個才只初次會面，神情俊逸洒脫，看來只有三十不到年紀的，而事實上已是年屆四十三的中年人，她心裡有着無比的愛慕，也產生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情懷。

當然，她對「愛慕」與「情懷」的產生，並不是無因的。

因爲他武學功力高絕，曾是二十年前威盡天下武林的黑道第一高手。

也因爲他義伸援手救了她，使她免受那尚方的欺凌與汚辱。

如果不是他救她，如果她遭了尚方的汚辱，她一定不會活下去，結果必將自絕一死了之。

她對馬君杰產生了「愛慕」與「情懷」，這是她心裡的秘密，馬君杰自然是不會知道。

他和她相差了二十多歲的年紀，他怎麼也想不到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的。

馬君杰見她揚着黛眉兒喜悅的神色，不由也高興的說：「那麼我們走吧，到了襄陽我們就歇息，僱一輛車再走。」

趙英魂低首，道：「好！」

於是，兩人併肩往前走去。

馬君杰邊走邊問道：「趙姑娘，妳家還有些甚麼人？」

趙英魂嘆了一口氣道：「只有奶娘和我兩個人。」

馬君杰道：「那麼，妳爹娘呢？」

趙英魂眼圈兒微紅地道：「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

「啊……」馬君杰不由歉意地說道：「對不起，趙姑娘，我實在不該問妳這些事情。」

趙英魂神色有點兒悽然的搖頭一笑，道：「不要緊，這種事情我早就習慣了。」

馬君杰道：「這麼說，妳是從小就由奶娘撫養長大的了？」

趙英魂點點頭道：「我爹在世時曾救過奶娘兄弟和其家人的性命，所以奶娘就把我當作親生女兒一樣的養育我、疼我！」

馬君杰道：「姑娘的武功是跟甚麼人學的？」

趙英魂道：「是奶娘的兄弟。」

馬君杰道：「他是江湖中人？」

趙英魂道：「他是在洛陽鏢局裡當副鏢師。」

馬君杰又問道：「他叫甚麼名字？」

趙英魂道：「他叫郭金泉。」

馬君杰默然不說話了，他心裡在暗想：「她的模樣怎地那麼像谷中蘭，活脫脫有谷中蘭的影子……」

倏然，他腦中閃過一個意念，自嘲地一笑，道：「也許是二十年來我太想念谷中蘭了，所以才會產生這樣的錯覺，覺得她像谷中蘭。」

趙英魂見他突然不說話，美目不由的斜瞟了他一眼，道：「馬……大哥。」

馬君杰不禁一怔，側面望着她問道：「妳叫我甚麼？」

趙英魂道：「叫你馬大哥，可以嗎？」

馬君杰搖搖頭道：「趙姑娘，妳應該叫我馬叔叔，或者馬先生才對。」

趙英魂道：「爲甚麼？」

馬君杰道：「因爲我年紀比妳大了二十多歲，做妳父親都可以了。」

趙英魂美目眨動地道：「可是以你的容貌看，任憑是誰也會說你只不過三十不到的年紀。」

馬君杰道：「但是我已經是四十三歲的人了，是的確確的事實。」

趙英魂突然撒嬌地道：「我不管，我偏要叫你馬大哥。」

馬君杰心中本就喜歡這個聰明美絕的少女，見她這麼一撒嬌，不由眉鋒皺了一皺，有點兒無可奈何的呵呵一笑，道：「好吧！馬大哥就馬大哥好了！」

趙英魂貝齒微露，嬌媚地笑了一笑。

那笑容，有如一朵盛放的百合花兒般，好美！好美！

忽然，趙英魂美目一凝，問道：「馬大哥，你剛才在想甚麼？」

馬君杰神情微微一愕，隨即搖搖頭道：「我沒有想甚麼。」

趙英魂小嘴一嘟，道：「你騙不了我，我不信！」

馬君杰道：「我實在沒有騙妳，我眞的沒有想甚麼。」

趙英魂道：「那你剛才爲甚麼突然不說話？」

「這個……」

趙英魂眨眨美目的道：「你是不是在想，如何報那二十年前之仇？」

馬君杰倏然凝目，問道：「趙姑娘，妳……」

趙英魂小嘴忽然又是一嘟，道：「馬大哥，你怎麼還叫我趙姑娘，我叫你大哥，你應該叫我英妹才對。」

馬君杰沉思地道：「我叫妳小妹好不好？」

趙英魂點點頭，俏皮地一笑道：「這還馬馬虎虎！」

馬君杰笑了一笑，問道：「小妹，妳是怎麼猜到這個問題的？」

趙英魂眼睛一眨，反問道：「大哥，你難道不想報仇雪恨嗎？」

馬君杰道：「我含恨二十年，此仇當然非報非雪不可！」

趙英魂問道：「大哥，你打算如何去報仇雪恨？」

馬君杰微一沉思道：「我打算邀約他們四人重登神女峯峯頂，讓他們再行聯手一次。」

趙英魂眼睛一眨，道：「大哥仍然以一對四？」

馬君杰點頭道：「我要將他們一個一個的打落江心去！」

趙英魂道：「大哥有這把握？」

馬君杰雙眉一揚，目中如冷電寒芒一閃即過，道：「我有自信，二十年後的今天，他們四人聯手，也難是我手下百招之敵。」

趙英魂雙目異采飛閃地道：「大哥有這等自信，小妹心中非常高興，不過……小妹認爲這件事情，大哥事先應該多考慮考慮。」

馬君杰搖搖頭道：「小妹，這件事情我已經考慮了十多年了。」

趙英魂道：「但是小妹却覺得大哥仍有多考慮考慮的必要。」

馬君杰問道：「爲甚麼？小妹可是不相信大哥的自信，不相信大哥確有這個把握？」

趙英魂搖搖頭道：「那倒不是，小妹只是認爲大哥這麼做，有點太冒險了些。」

馬君杰道：「小妹，妳放心吧！大哥二十年的苦練，決不會再敵不過他們，我是不會敗的。」

趙英魂眨眨雙目道：「大哥，有個問題，不知你想到沒有？」

馬君杰問道：「甚麼問題？」

趙英魂道：「大哥苦練了二十年，武功內力雖然俱都大進，可是，大哥應該想到二十年後的今天，他們四人的武學功力，必然也是增進了很多。」

這話不錯，有道理，也是事實。

馬君杰微一沉吟，問道：「小妹，以妳的意思又應該怎麼樣做才對？」

趙英魂道：「俗語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大哥應該先設法探探他們四人的武功比二十年前增進多少，然後再作決定。」

馬君杰劍眉微皺地道：「那太麻煩，也太費事了。」

趙英魂嬌聲道：「怎麼太麻煩太費事了？」

馬君杰道：「要想先探知他們四人武學功力的進境，就必須分別與四人單打獨鬥動手一搏，這還不是夠麻煩夠費事麼？」

趙英魂忽然微微一笑，道：「大哥，你根本不需要分別和他們四人單獨一搏，只要找他們四人中的一個試探一下就知道了！」

馬君杰現在有點明白趙英魂的意思，他問道：「小妹，妳的意思可是說先打聽打聽，他們四人中誰的武功最高最强，就找誰比試麼？」

趙英魂輕輕點頭，道：「不錯，大哥認爲這個辦法如何？是不是比較穩當些？」

馬君杰沉思地道：「這辦法確實比較穩當，但是……」

他話未說完，趙英魂已接口道：「大哥，你別但是了，請答應我，不要去冒險。」

語氣含有祈求的意味，聽得馬君杰心中不禁怦然一震。

他本想搖搖頭說「不！」字，但話



到口邊却又嚥回去了，他有點情不自禁，也是有點詫異地側臉，深深看了看這個才認識的美麗少女一眼。

就是這一眼，他心頭却不禁突然又怦然一震。

從趙英魂的嬌臉輪廓上，他眼前又立刻映現出了另一張令他心弦顫動的嬌臉。

那是他二十年來未曾或忘、夢魂牽縈的谷中蘭！

因此，他默然了！

趙英魂見他默默不語，便接着問道：「大哥，你答應小妹麼？」

馬君杰暗暗吸了口氣，說道：「小妹，大哥答應妳了。」

趙英魂高興地揚着黛眉兒，甜美地笑道：「大哥，謝謝你。」

馬君杰瀟洒地一笑，道：「妳這是爲我着想，爲我好！我實在該謝謝妳才是。」

趙英魂嫣然一笑，話題忽然一轉，問道：「大哥，你去開封做甚麼？」

馬君杰道：「去看一個朋友。」

趙英魂道：「那一定是和大哥交情很好的老朋友了？」

馬君杰含笑點頭道：「不然，我也不會一出江湖就急着去看她了。」

趙英魂眼睛一眨，道：「大哥，我不想回洛陽去了。」

馬君杰不由意外地一怔，問道：「爲甚麼？」

趙英魂道：「我想和大哥一起去開封走走。」

馬君杰道：「妳和我去開封做甚麼？」

趙英魂道：「我想和大哥在一起。」

馬君杰雙目一凝，問道：「這又是爲甚麼？」

趙英魂道：「我只是不願意和大哥分開。」

馬君杰心頭不禁暗暗一震，道：「小妹，你有何理由麼？」

趙英魂道：「我有兩個理由，一個是我喜歡和大哥在一起，另一個是我想跟大哥學武功。」語鋒一頓，美目一凝，問道：「大哥，你肯教我麼？」

馬君杰微一沉吟道：「小妹，妳想學武功，大哥沒有不肯教妳的，不過，妳必須要聽大哥的話。」

趙英魂點頭道：「那是當然，小妹一定聽大哥的話。」

馬君杰道：「如此，妳就先回家去，不要跟着大哥去開封。」

趙英魂道：「大哥……」

馬君杰接口道：「小妹，妳要聽大哥的話，否則，妳別想大哥會教妳一招半式的武功。」

趙英魂眼睛眨動地默然片刻，說道：「小妹聽你的話不跟你去開封，但是，你必須答應小妹一件事情。」

馬君杰問道：「甚麼事情？」

趙英魂道：「大哥去開封看過朋友以後，便到洛陽來找小妹。」

馬君杰沉思地道：「大哥可以答應妳，不過，那得等一個月以後大哥才能回到洛陽。」

趙英魂道：「爲甚麼需要那麼久的時間？」

馬君杰道：「我和那位朋友已經二十年沒有見面了，這一次見面，怎好一見面就走。」

趙英魂幽幽地道：「那也用不了那麼久呀！」

馬君杰道：「分別二十年，我們有很多事情要談。」

趙英魂道：「要談一個月？」

馬君杰道：「當然不需要談一個月，但是，最少也要過了一個月以後才好向她告別。」

趙英魂眨眨雙眼，道：「大哥，小妹希望你能盡快到洛陽來。」

馬君杰含笑點頭道：「小妹，妳放心好了，我會盡量提前去洛陽找妳的。」

* * *

上燈時份。

馬君杰和趙英魂進入了襄陽城內，落店投宿。

翌晨，馬君杰以十兩銀子的價錢僱了一輛馬車，直駛河南葉縣。

於是，這兩個剛剛認識不久的兄妹，由襄陽出北門渡江水，經樊城入河南省境內。

到了葉縣之後，趙英魂聽話的由馬君杰另外僱一輛馬車送她回家，他自己則取道經由襄城、許昌，前往開封。

分手時，趙英魂那美麗的嬌面上一片依依不捨之色，望着馬君杰叮嚀地說道：「大哥，記住啊，千萬要盡快到洛陽來，小妹在家中等你。」

馬君杰點頭答應她一定盡可能提前到洛陽找她。

* * *

這是一條長長的巷子。

巷子的闊度雖只有一輛雙套的馬車多一點兒那麼寬，但是地上却和大街一樣鋪着整齊的青石板。

時間是剛起更時分，巷子裡來了一位身材頎長、神情瀟洒的白衣客。

他，馬君杰脚下有如流水行雲般，一直走到巷尾倒數第三家的門前停了下來。

兩扇朱漆大門，大門上的黃銅環在夜色裡閃閃發出光亮。

馬君杰默默地站在門前，望着那兩扇緊閉着的朱漆大門，雙目閃出興奮的光采。

這兩扇大門裡的屋宇、庭院景物的一切，他實在是太熟悉了。

這兩扇朱漆大門裡，住着一位名滿開封、美艷無雙的少女——谷中蘭，也是馬君杰傾心相愛着的紅顏知己。

在這裡，他和她曾渡過很多個充滿了甜蜜、幸福歡樂的日子。

那些甜蜜、幸福歡樂的日子，雖

# 一代天嬌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 艾芙闖軍營奏效　芙蓉城免遭屠殺

**上文提要：**艾芙打探到耶律郡主八百里傳書，將川中軍情稟報特穆爾，原來那霍爾王子受傷不輕，卧床不起。雖說嚴加看護，實是斷絕了他和外界一切連繫，她取得了王子兵符，暫攝兵權，爲了追截郡主發出的傳書，不讓特穆爾三路大軍進駐西川，艾芙親到特穆爾兵營，制止他發兵，特穆爾只好就範，一場兵災戰亂，暫未發生……

艾芙還怕甚麼就心甚麼呢，便是天塌下來，也有和尚支撐。有和尚在，誰敢，又有誰能傷害她呢？

而睡眠，又是多麼甜蜜，眼瞼又多沉重。

即使和尚化了灰，她也認得出來，即使隔個千百年，她也辨得出他的聲音來。不用和尚笑，一聽到和尚的聲音，她已樂了。

和尚說：「世人稱菩薩，你可知在佛門，這菩薩二字何解？」

那女子的聲音道：「菩者菩提，却是薩字不知何解，還請大師說法。」

和尚道：「不錯，菩者菩提，薩者，薩埵也，菩薩，便是菩提薩埵的簡稱，在佛經中，菩提代表了覺，因佛祖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覺悟大道，故應可譯曰佛覺。薩埵者，化有情也，亦即是普渡衆生，菩提兩字在上，薩埵兩字在下便成了上求佛覺，下化有情，亦即是說求佛法的目的，在普渡衆生，你明白了麼？」

那女子道：「那麼，和尚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是入世，而非出世？」

艾芙心中一動：和尚這麼說佛法，倒是從未有過的，那女子是甚麼人呢？怎生耳熟得很？

和尚道：「金剛經修行六度功德，後無住分，修行應先從布施修起，屬布施度，女菩薩……」

只聽那女子一聲輕笑，說：「了不得，我倒成了女菩薩了。」

醉菩薩聲調莊嚴，想來他那邋遢相也莊嚴了起來。說道：「金剛經妙行無住分第四：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布施不着於相，是爲無相布施。你身不在佛門，連日來你連救多人，而這些人，無不關連萬千生靈，是則你的布施亦普及萬千生靈，稱你女菩薩，不是當之無愧麼？」

那女子道：「你還漏了一樣，我不也布施了酒肉給你和尚麼，不着色身，何嘗又着相，是曰無相，只怕這才是無量功德。其實你瞞不過我，你的酒喝光了吧，口口聲聲女菩薩，不過討好我而已，想我再多布施你一罎酒才是眞。」

和尚大笑呵呵，說道：「說甚麼不着色身，你已惑於身聲，女菩薩，你已著相了。」

這瘋和尚可眞是莊嚴不起來的，只一會工夫，又露出本相來了。

但和尚偏偏又立即莊嚴了起來，說道：「不入世，從何布施，是則：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入世，不布施，豈不違佛旨，與佛法背道而馳，還修甚麼行，女菩薩，而今的佛門弟子，只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焉知吃齋唸佛，打坐參禪，無布施於人，只知等待人去布施……」

那女子道：「和尚，你錯了，既然



然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但是在他的記憶裡却彷如昨日。

他望着那兩扇朱漆大門，心中不禁思潮起伏。

心，跳動得很劇烈，也很緊張，有興奮，也有憂懼……

他暗暗地深吸了口氣，終於踏步上前，抬手按着銅環，敲了門。

門內響起了一陣腳步聲，及門而止，問道：「是那一位？」

馬君杰揚聲答道：「是我，請開門。」

門開了，一個五旬開外的鬢髮灰白老人，提着一個燈籠伸出頭來，上下打量了馬君杰一眼，問道：「相公找誰？」

馬君杰道：「老人家，我找谷中蘭姑娘，她在麼？」

「哦！」那老人家眨眨眼睛道：「谷姑娘早就不住在這兒了。」

馬君杰神情不禁愕了一愕，呆了一呆，道：「谷中蘭姑娘搬了？」

那老人點點頭，道：「搬了七、八年了。」

馬君杰急問道：「老丈，請問你那谷姑娘搬到甚麼地方去了？」

那老人搖搖頭道：「這就不知道了。」

馬君杰傻了，頭頂上立刻有如打了一記重擊似的，頭有點兒昏昏的，他本來有點蒼白的臉孔，現在更加蒼白了。

在這刹那間，彷彿是世界末日已經降臨了。

他心底片片地碎了，他木然地呆住了。

谷中蘭搬到甚麼地方去了？

她是已經嫁人了，還是……

天涯茫茫，芳踪何處，我該到那裡去找她呢？

馬君杰神智有點渾渾沌沌的辭別了老人，走出巷子，走出了開封城郊。

一陣夜風，將他神智由渾沌中吹醒了過來。

他仰臉看看夜空的星斗，辰光已接近二更天了。

雖然，他腹中已感到有些飢餓，他又感到身心似乎都很疲累了，但是他並沒有去找家酒樓飯店飽餐一頓，也沒有去找家客棧投宿休息的意念。

他猛吸了口氣，突然長身而起，電射破空飛去。

這時，他心情惡劣到了非常之極點。

這時，如果有武林人碰到了他，只要朝他身上多看兩眼，也就可能惹上殺身之禍了。

幸好，辰光已過了二更，路上闃然已無行人。

他一口氣足足飛掠了五六十里，身形才慢了下來，心情也開始沉靜了下來。

他停足佇立，望望四週，是一片荒野，再度仰望夜空星斗，已經是三更多了。

「現在我該去那裡找尋谷中蘭？是先報仇，還是先找谷中蘭……」他心裡在暗想。

突然，他腦子裡映現出一個清麗秀美絕倫、略帶三分天眞嬌臉的少女。

耳邊，響起那無限依依的叮嚀：「大哥，記住啊！千萬要盡快到洛陽來，小妹在家裡等你。」

於是，他心中作了決定，決定先去了洛陽探望趙英魂之後再作打算。

* * *

鄭州，那是由開封前往洛陽的必經之地。

第二天傍晚時分。

馬君杰白衣飄飄地進入了鄭州城內，在「福德客棧」落了店。

三天來，他那失望惡劣的心情，雖然已經逐漸的好轉開朗起來，但是，爲着不知谷中蘭的芳踪何處，仍然是有點兒不快。

他躺在床上，雖然身心都覺得疲乏，可是就是睡不着覺。

他眼睛望着床頂，心底思潮起伏，谷中蘭的嬌臉、倩影、二十年前的往事，那段他生命裡最幸福甜蜜、歡樂的日子，一幕一幕在他腦海中浮現出來，閃過。

他情懷無限傷感地輕輕嘆了一口氣，喃喃地道：「中蘭，妳到底在何方？」

已經是二更了。

馬君杰眼皮有點感覺沉重地垂下，緩緩的閉上眼睛。

這幾晚來，他一直沒有好好地睡過一覺，他實在是太乏累了。

在他閉上眼睛沒有多久，迷糊恍惚中，突然被一種輕微的響動聲音驚醒了。

雖然，他並未睜開眼睛，但却凝神諦聽那聲音的來源。

他功力精純高絕，在他凝神諦聽之下，周圍十丈以內的飛花落葉音響，也萬難逃過他的聽覺。

他聽清楚了，屋頂上來了個江湖高手。

來人輕功身法高絕，如非是他馬君杰，換了別人，只怕很難聽得出來。

他雙眉微揚，嘴角泛起了一絲冷笑。

他心裡暗忖道：「這倒好，我重出江湖，沒有去找別人的麻煩，別人倒先找上來了！」

暗忖間，他星目突然睜開，目射冷電寒芒，自床上輕輕飄身下地，移步後窗，拉開窗子，閃身電射地掠上了屋頂上面。

淡淡的月色下，屋頂冷然凝立着一個身材瘦削的黑衣人。

長馬臉，陰險的面貌，雙目寒芒灼灼如電，令人望而生畏。（未完·一）

上求佛法，才能下化有情，自該求佛法爲先。」

和尚道：「可惜的是不明佛諦，佛諦明，佛便在你心中了，何必他求，菩薩摩訶薩，不住於事應行布施，都無所住。應行布施，這布施，布己之所有，施於人也；一曰資生施，資他人生存也。二曰無畏施，以種種方法，救他人苦難也。三曰法施，以無上佛法，轉化人心也，你雖不在佛門，却作了無量施，這女菩薩的稱謂，不是當之無愧麼？」

那女子道：「我明白了，大師你雖浪迹江湖，酒肉不離口，倒眞作到了無邊無相無量施，才眞正配稱佛徒，是眞佛徒，入世而非出世，這三聖之會，不亦是轉化人心的無上佛法，是亦布施武林了，能不令我肅然生敬。」

和尚一定無比肅容，只聽他說道：「故爾這三聖之會，不，三聖之稱，實令我汗顏，其實應稱一元大會，尚請女菩薩護法，不置身事外才好。」

那女子道：「大師既有吩咐，敢不布施，只是這護法兩字，大師言重了。」

艾芙暗暗心驚，醉菩提請這女子護法，那是說三聖一元大會必不能順利進行，而有凶險了，是則，這女子難道還强得過三聖？

驀然間，她記起來了，那晚在鶴鳴山遇到，疑其爲仙的女子，聲音不極相似，只不過那晚她說不得幾句，印象不深而已。

是她，艾芙睜開了眼，才知果然是躺在一張繡榻上，燭影在搖紅，房間是那麼古樸而又高雅，那麼靜謐，雖在屋中，却感到那自然的寧謐，令人心靈也爲之澄澈。窗上，疏竹篩月影，成了游移變幻的圖畫，直感那畫不在窗，而是在她心靈上，那麼淡雅，雖在變幻，心中却是不變的寧謐。

她剛在想：原來她並未睡去多久。

是的，她記得的，她是在暮靄初降，天上的星星才在那林隙中閃爍，她在那……現在她明白了，是那琴聲催她入眠，她在那柔和的，與天籟融和在一起的琴聲中，沉沉地睡去了。

那麼，映窗的仍是月色，更幽清，更寧靜的月色，她只不過睡了不多一會工夫。

但她立即吃了一驚，只聽那醉菩提又道：「這女娃娃已睡夠一個對時，想來也該醒了，多謝女菩薩，這小妞兒若不得你琴聲催眠，容她連夜趕回成都，只怕這一身功力從此便廢了，多謝你在她脫力之前，即時救助。」

那女子道：「難爲她小小年紀，不僅臨危不亂，而且能急中生智，不由人不佩服，也眞難爲她了，四日中，往返已近二千里，更何況截兵符，闖蒙古大營，把不可一世的特穆爾也嚇阻了，實是曠古絕世的大仁大勇大智，比較起來，我不過爲她稍効棉薄罷了，可惜我們知道得晚了些，這樣艱巨的重擔竟讓她一人肩負了。」

艾芙大吃了一驚，甚麼，一個對時，那麼，她已在此酣睡了一天一夜了。

隨聽醉菩提道：「這女娃娃却因禍而得福，得你的琴功爲她調和脈息，非但眞元不傷，並得你無上妙法玄功之助，反而有所助長。」

那女子道：「大師休如此言，較之她的大仁、大智、大勇，我只慚愧能爲她作的實在太少了，似這般具慧根，曠古罕見的奇女子，若還見而不救不助，我豈不是該打入阿鼻地獄，不該稱爲女菩薩了。」

艾芙沒有動彈，數日前，她心中大急之下，竟忘了自身安危，她如何會不明白脫力是甚麼，耗盡了眞元，經脈受傷，要想復元，那是千難萬難，即使不死，也連普通人也不如了。

她閉上了眼睛，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這是甚麼地方？這女子又怎生即時救了她？醉菩提又怎會即時趕到？眞奇怪，發生在襄陽的事，她一刻也沒停留，飛奔回來，除非有個更快得過她的人，她獨闖特穆爾兵營時，也在當場？

但不可能啊！

却聽那女子又道：「看來冥冥中確有定數，那日若不是在鶴鳴山中和她有一面之緣，無極仙翁又對她那麼垂青，讚她生具慧根，我也許昨日亦忽略讓她過去了。」

只聽和尚道：「是的，一切一切，皆有定數，我得知這女娃前往襄陽，不用猜，已知她要隻身獨闖特穆爾的大營了，這一驚，眞非同小可，我若不阻止，如何向她師傅南郭先生以及她爺爺交代，那知我總晚了一步，趕到襄陽，那小山已被夷平了，她如何截回兵符，獨闖特穆爾軍帳，也繪色繪聲地傳遍了連營，是以我不用探聽已知經過了，不料隨後追趕前來，她已被你救下了。」

那女子道：「眞難爲她了，却不知她怎生能夷平一座小山，你親口說了，我如何不信，但仍匪夷所思。」

只聽和尚呵呵一笑，說：「這女娃娃絕頂聰明，能人之所不能，若非親眼見那小山被夷平，還會以爲傳說誇大了，且等她醒來，我們問她個究竟。」

「不用等。」艾芙嘻嘻一笑，跳了出來，道：「說穿了，一個小錢兒也不值。」

那女子莞爾道：「可眞是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了。恭喜大師有了傳人。」

和尚見艾芙容光煥發，却也甚喜，道：「還不拜見妙玄仙姑。」

那女子道：「這是無知者的稱呼，大師怎也以此相稱，不怕人家笑話麼？」

艾芙那晚在鶴鳴山上，已見過她的靈異了，却也不敢怠慢，忙走上前



，却被那妙玄仙姑一把拉住了，道：「你不是叫他瘋和尚麼，怎可聽他瘋言瘋語，來來，那晚你扮成了個野丫頭，不會看得明白，讓我仔細看清楚些。」

那妙玄仙姑才嘖嘖兩聲，和尚已輕嘆一聲，道：「我眞願她是個醜丫頭，倒免得一生情孽牽纏。」

情孽！情孽！一聽這兩個字，艾芙就有些惱怒，和尚同樣的話，她已聽過多少遍了。不料這妙玄仙姑竟也微微一嘆，道：「分明是隻彩鳳，怎稱火鳳凰，但願她名不成讖，姑娘，那晚你已聞無極仙翁演道了，但願你悟那清靜無爲之道，得入衆妙之門。」

艾芙却忽然心中一動，不怪和尚稱她妙玄仙姑，原來她眞修的是先天妙玄大道，這妙玄仙姑的名兒，想是由此而來。

她自是不能當面問得，隨見和尚一擺手，道：「你且坐下了，却是……」

那妙玄仙姑莞爾道：「大師心中有佛，佛曰寂滅，老子曰虛無，無形無名，究其本源，不知何所分別，寂滅，空也，虛無，無也……」

和尚也插言道：「三教若不同源，若不爲了尋源，亦不開此一元大會了，少不免是要請仙姑演這先天大道的，却是這女娃娃如何夷平一座小山，聽來倒眞是玄之又玄，仙姑難道不想聽聞麼？」

那妙玄仙姑一笑，道：「怎麼我不再是女菩薩，成了仙姑，大師着相了。」

和尚呵呵笑道：「你忘了我是個入世的和尚，入世自也有我亦有世，又豈無我相，無衆生相。」

艾芙怕這仙佛兩家爭辯不休，忙道：「我不已說過了，說穿了，一個小錢兒也不值。」

當下把偷取炸藥，事先埋在小山之下的經過說了，只是啞婆婆那霹靂彈，不敢違悖啞婆婆的告誡，不敢說出她是如何引發的，這兩人倒也不曾追問。

當眞，說穿了，倒毫不爲奇了，但說得那醉菩提與妙玄仙姑都笑了，但也眞虧她心思靈巧，聰慧異常，也才能想得出來。

艾芙忙道：「和尚，你要知道的，我已說了，我要知道的，你也該告訴我了，他們兩人現在何處？」

和尚却對那妙玄仙姑道：「你聽聽，這娃娃精靈不精靈，她就知有人救了那兩個娃娃，」回頭對艾芙道：「我知你是指你那江虹小妹子和文匡宋文相公，要知究竟，你可得先謝過……」

「救苦救難，自是女菩薩了。」那妙玄仙姑對和尚微微含笑，說道：「既然仙姑二字難出大師之口，何不仍還你的稱呼。須知有名生於無名，而又還之無名。」

艾芙大喜，果然兩人得救，而且救人的亦是這仙姑，那仙鶴之涎便是這仙姑所賜，那麼，文匡宋的毒自也可解了。

她大喜之下，是眞心誠意，要向妙玄仙姑叩謝，却被仙姑一把拉住了，說道：「人，果然是我所救，這不過是機緣湊巧吧了。」

隨把那日的經過說出。

原來那晚艾芙出了鶴鳴山，她亦帶同兩個玉女，後發却先到了青羊宮，正想趁天色未明，不致驚世駭俗，一遊道場，看看世人如何拜禮三清，其實艾芙那會知曉，那位人稱無極仙翁的老人已暗中指點了這妙玄仙姑，要她前來救人，說她到後便知，她帶同兩位玉女一到，恰趕上耶律郡主率領四姨和她那四隊女兵騎，圍攻江虹與文匡宋。那文匡宋得艾芙運功逼毒，功力已復了幾成，加上江虹拚命拒鬥，但雖令十數女兵騎傷亡，那是四姨及耶律郡主的敵手，正在危急之頃，妙玄仙姑恰好趕到救出兩人，並已把兩人帶回此間。

妙玄仙姑道：「你放心，你那江虹妹子雖然身上多處受傷，但無生命之厄，不過調養需時，至於那文匡宋，由於他一再劇毒攻心，雖有鶴涎，若不得無上妙法玄功之助，餘毒亦難清除了，姑娘你放心，不出一月，必還你一個毫髮無損的小妹子，以及功力有增無減的文相公。」

艾芙聽說兩人皆在此間，忙道：「不知我能見上一面麼？」

不料和尚插言道：「女娃娃，你忘了四日之期麼，今已五日了，那芙蓉城中，可知有多少人在引頸企望，還有你那爺爺正坐立不安。」

妙玄仙姑道：「說得是，姑娘，你已可生龍活虎般飛行了，你那飛行之衣，實是巧妙之極，倒令我想起一人來，去去，且不去說她了，但願將來不似她一般，沉淪於那無邊孽海，你們這就上路吧，也免天明道上人多，驚世駭俗。」

和尚一把揪住艾芙，道：「你聽到麼？人家已逐客了，好意思賴着不走麼，休要忘記了，等待仙姑護法吧。」

和尚可從不會客套的，拉了艾芙就走，竟不容她向仙姑叩謝拜別。

只聽風聲貫耳中，那仙姑的話聲清晰可聞，說：「兩位慢走，我何德能，這場無量功德，又豈會少了護法之人，却是大師說法，我是不能不聽的。」

那話聲漸更細如蠅，但仍清晰可聞。

和尚脚不沾塵，不料艾芙倏地掄掌，截向和尚手腕，右腕也倏翻猛可裡一掙，和尚呵呵笑，道：「好丫頭，當眞八十老娘倒繃了孩兒。」

和尚還是非放手不行了。

艾芙跳過一邊，揉着被和尚扣痛的手腕，怒道：「我明白，你是不許我見江虹妹子。」

和尚兀自打哈哈，說：「妳怎不說文相公呢？」

她眞不明白，以往提宋匡，她就鄙夷，而今提起文相公，她却臉兒熱熱的。

艾芙不理他，回頭望去，只見一座挺拔的山峯上，有燈如豆，映着天幕，隱約可見精舍數間，却已高在十數丈之上了，而他們不過仍在峯腰，只覺四處古樹參天，脚下無道路，亦可知人跡罕至，何況懸岩壁立，人亦不能上。

艾芙咦一聲，道：「這是那裡？」

和尚道：「仙姑何在，自是仙山了。」

艾芙怒道：「瘋和尚，你不瘋癲，行不行呀！」

和尚道：「好好，我就說正經吧。這是在大巴之北，米倉山之南，西蜀與陝西分界之處，人跡罕至，是以山與峯皆無名，你就稱此峯爲無名峯吧。」

艾芙道：「你說，她眞不是甚麼法力無邊的仙姑吧？」

和尚呵呵笑道：「妳明知神仙之說無稽，又何來仙姑，只不過這方圓數百里，人有苦難病災時，她常飄然而至，因她常作道姑打扮，自稱妙玄，故爾人人感戴，疑其爲仙，這妙玄仙姑之稱，就這樣流傳下來，也流傳開去了。」

「流傳下來，」艾芙道：「那麼，已流傳有年，但看她年紀……」

和尚瞪眼道：「妳這不是多此一問麼？那長生不老，返老還童並無仙丹妙藥，但她眠松雲，以天地自然爲居室，以鶴鹿爲伴，修煉的又是先天自然大道，自幼已登孽海彼岸，而且別忘了，她救人苦難病災，若不是藥到病除，又怎能贏得仙姑稱號。返老還童無仙丹，駐顏又豈無藥。」

艾芙好生羨慕，道：「自幼早登孽海彼岸，這是怎說？」

和尚道：「雖說是傳聞，却也是可信的。據說這妙玄仙姑其實是皇胄，當年欽、徽二宗被金人北擄，也連同后妃也一同擄去，更不管老少，一路之上受盡凌辱折磨，夜夜哭聲震天，這只是傳說罷了，便是在此峯修煉的一位道姑路過，於心不忍，將一個幼年女童攜歸此峯，傳說便是這妙玄仙姑了，試想，貴爲天子皇胄，尙且歷此刧難，如何還不看破紅塵。」

艾芙道：「此間在大巴山之北，米倉山之南，山區多蛇蟲毒物，她一生濟世救人，是以要去鶴鳴山採集仙鶴之涎了。」

和尚道：「那自不用說了，說來慚愧，我早有耳聞，此間有仙峯，仙峯上有妙玄仙姑，傳說何只近百年了，數次便中路過時查訪，竟未得一晤，只道傳言虛構，便是昨日我追趕妳前來，路過峯下，若不是她派那玉女接引，還幾乎錯過了，慚愧。」

艾芙道：「這倒眞稀奇了，這慚愧兩字竟會出你和尚之口，而且慚愧可多了。」

和尚竟也會肅容，嘆了口氣，道：「我對人家除了傳聞外，便無所知，雖曾來訪，亦不過應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人家却對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女娃娃，妳說說看，慚愧不慚愧。」

艾芙好生神往，這妙玄仙姑豈不是年逾百齡了，看來竟不過三十許人，是眞駐顏有術了，可眞是清靜無爲，與世無爭，若能來歸她門下，該是多大造化。

但她目下可不能清靜，更不能無爲，道：「走啦，那妙玄仙姑說得是，天若亮，就會驚世駭俗。和尚，咱們較量較量，看誰先到成都。」

和尚呵呵笑道：「妳這女娃娃能有多大點道行，妳便有了那飛行風衣，讓妳先走出十里地去，我也會早一個時辰到達。」

艾芙最是好强的，道：「好，你輸了，咱們可是有規矩的。」

和尚說：「踢我三脚，女娃娃，妳若然踢了一脚，我和尚可是不依的。」

原來艾芙在幾歲上，和尚寓傳授輕功於遊戲，常和她賽跑，自是時常故意輸給她，於是，樂得格格笑的艾芙就要用小脚兒踢他三脚。不用說，和尚自要哎喲喲，大聲嚷痛的。

艾芙不敢怠慢，伏腰，雙臂倏展，登時從樹梢上滑行如飛，直落峯下，那妙玄仙姑所說可眞不假，較前倍覺身輕，眞氣充沛異常，和尚說她因禍得福，眞不知妙玄仙姑這妙法玄功，怎會如此神妙，而且還是以琴聲輸送的，那更神奇了。

得知她在峯上已熟睡了一天一夜，却也心急，而且，說甚麼也不能輸於和尚。

約莫如飛奔馳了三個時辰，天際才初現曙光，那芙蓉城已在望了，回頭一看，嘿嘿，和尚自是不見踪影，到得城外不過才旭日初昇。

顧不得和尚了，五日不在此間，看來芙蓉城仍安謐如常，更令她得意又驚喜的是，街頭巷尾，已不見了韃子的兵騎，却見她走在街頭，行人可全都佇足而望，江虹小妹子說的不錯，扮個野丫頭，野小子，可眞自在多了。

正想：城外如此，不知城內又是如何景況。城門已在目前，正待入城，驀聽鼓樂喧天，一隊鼓樂手，吹吹打打，排列得整齊，從城內走出，竟不下數十人之多，不由艾芙不停下步來。

忑怪，這不像是廟會，這是甚麼人家辦喜事呢？恁地排場，這年頭，兵荒馬亂之後，即使是有錢人家，亦不敢如此舖張的？

說時遲，那鼓樂手剛才走過，只見一乘八人抬着的金交椅，用金紅兩色的彩緞，紮出無數花球，裝飾在兩邊，且慢，還有十數支彩旗，在兩邊飄揚，前面！吠！那前面還有一支大纛，只因太高了，遠處由城門內望，不曾露出，穿城而出，那大纛倒斜下來，方能看得明白。艾芙只覺氣也不是怒又不能，氣怒、更急，急得她連連跺脚！



皆因那大纛上三個斗大的紅字：「火鳳凰」！

那旗以火紅烈焰爲邊，銀緞爲底，令那火鳳凰三字逾加鮮明耀目，原來由一個大漢撐着，在金椅轎前前導。

了不得，那轎後跟着不知多少千百人，當先一個竟是吳桐君、秦山派掌門與淮海一劍隨後，其後皆是高一頭、低一臂的，個個虬筋栗肉，顯然是來自天下的武林英雄，以及川中豪傑之士，那簇擁在後的，以及奔跑擠塞在街道兩邊的，哎呀！該死！

該死的和尚，再沒別人，該殺千千刀的死和尚。一定是他搞出來的。

敢情那無數民衆，不是瞧熱鬧的，而是手中都有一支旗兒，旗上全是甚麼救苦救難、救我萬民之類，讚揚感激的詞句。

是眞的，艾芙急得、氣得直要哭，這還用說麼，必是該殺千刀的和尚早到了，找着吳桐君，如此如此。吠！和尚眞要在面前，她手中無刀，也非要抽他千千鞭不可。

說時遲，大纛停，轎亦落地，只見吳桐君率領羣雄奔前衝着她，齊聲唱了個大喏，吳桐君道：「恭請火鳳凰姑娘上轎。」

該死，那百十位天下武林英雄、蜀中豪傑，竟也齊聲道：「恭請火鳳凰姑娘上轎！」

那百十個英雄豪傑，可全是大嗓門，齊聲唱出，直似動地驚天。

「說！」艾芙跺脚，道：「是賊和尚、瘋和尚叫你們這樣做的。」

吳桐君道：「醉菩提大師只是連說應該如此，說姑娘隨後就到，要我們趕快出迎而已，不瞞姑娘說，那特穆爾王爺的八百里軍情，昨日午後已到了。」

「你是說，你們已知道……」

「襄陽城中發生的事，却是更早有飛鴿傳書，姑娘獨闖特穆爾的軍營，擋那三路大軍，以及一舉手，夷平一座小山之事，城中昨日已傳遍了，誰不感戴。」

艾芙怒道：「那麼，是你搞這排場？」

吳桐君忙道：「姑娘誤會了，全是百姓自發自動，却是我見太亂了，生怕又出甚麼事，倒辜負姑娘妳數千里奔波的一番苦心，明知已是不能阻止，這才出而領導，還請姑娘休辜負了百姓愛戴的敬意，再說……」

吳桐君趨前，低聲道：「醉大師說，姑娘乃三聖傳人，若也如此受萬民及天下英雄愛戴，那麼，三聖在天下武林人心中，自更德高望重了。」

艾芙一怔！這話倒也是的，但叫她坐上轎，被這麼多人簇擁，鼓樂喧天中遊街，多不自在。

那吳桐君又說道：「請姑娘上轎，妳且看……」

艾芙不看猶可，一看可眞急得她連臉也紅了，皆因不知聽了甚麼人的示意，那轎後竟跪了一大片，只差那些武林中人，不過才僅拱手而已。

急得艾芙眞跺脚，道：「快叫他們起來。」

吳桐君道：「姑娘妳上了轎，他們自也起身了。」

艾芙慌忙飄身上了轎，她心急，風衣一展，旭日光燦爛，驀見紅霞之流光，流光斂處，她已高坐椅上。

一時之間，那轎前轎後，何祇千數百人，眞肅靜得毫無聲息，艾芙已然坐定，才驀然爆發出一陣雜亂的喝聲，有人在唸佛，有更多人在唸觀世音菩薩，連那天下羣雄也咦咦連聲，皆因雖在面前，唯見紅霞流光，不知她是怎生上轎的。

這倒好，她心急，倒驚世駭俗，八成兒把她當作天上仙女了。

吳桐君喊了聲起轎，鼓樂聲登時再起，該死！該死！艾芙慌忙掩着耳朶。

皆因已進了城，那轎後唸佛聲，救苦救難南無觀世音菩薩聲，非但不止息，而且唸的人更多更高聲了。

火鳳凰斗大三個大字的大纛前導，八乘綵轎在後，天下武林英雄兩傍護衛，喧佛號，唸南無，手執頌德歌功的綵旗隨後的千百計的居民，那街道兩傍扶老携幼的居民更列觀如堵，這可是功德之榮、之敬、之虔誠，是發自內心的自發，非爵位之尊，非勢利之畏。

艾芙放下掩耳的手來，她爲何要掩耳呢？

吳桐君說得不錯，顯然，這是醉菩提借吳桐君之口提醒她的，衆人之敬，她的光榮，也倍增了三聖的望重德高，因爲她是三聖的傳人。

驀然記起了周易，這不正是，乾元亨利貞，見龍在田麼？不，應該是飛龍在天，爲天下武林，爲天下蒼生，她不是正可盡無量功德麼。

她不再惱怒，也不氣激了，再說，以往人家歌頌火鳳凰，她可眞不是滋味，眞感到羞愧，她並未殺官刼庫，並未用以周濟貧苦，破耶律郡主的劍陣與箭陣，滅韃子威風，可是全皆文匡宋相助，當人家說火鳳凰跺跺脚，西蜀芙蓉城也爲之震顫，她眞想找個地縫兒往地裡鑽，而今，可是大不同了，她當之無愧，一舉手便退了特穆爾的三路大軍，雖然使了狡詐，但一揮手夷平一座小山，那可眞是事實，現在，韃子的兵騎顯又龜縮起來，芙蓉城又重見天日，難道不是她的功

德。

文匡宋，一想起文匡宋，無限柔情便生心頭，她由鄙夷一變而為敬佩，因曾鄙夷而生的羞愧，令那敬佩也更深了，那捨身忘生的幾番相助相救，而從不讓她知道，那是何等高潔真摯的情誼，若不是機緣巧合，人家為她而死了，她竟也不知道，那情，可就不僅高潔，直是聖潔了，天啦，而她，竟為的是霍爾的何為所惑，幾乎……

真羞人，好悔，更好恨，真後悔沒有殺死……

不不，僅因傷了那霍爾王子，幾乎鑄成了大錯，何況他還是不差的、那麼可憐的，又那麼愛她的啞婆婆的親生兒子，連傷他也再不敢了！何況殺他。

她真不明白自己，她知何為便是該死的賊霍爾，那倜儻風流的何為，那情深的臉兒替代了文匡宋，又浮現在心頭。為何忘也忘不了，驅也驅不走。

那一口尚未啐出，驀覺身子往下一沉，原來已到了梧桐居，那八人綵轎已停了下來。

吳桐君真不愧老江湖，早知艾芙人家這樣奉承，忙伸手一攔，阻止羣雄，道：「各位，各位不是渴望一見火鳳凰姑娘的真面目，我也曾應許過，現在各位可都見過了，各位也知道火鳳凰姑娘在不到五日中往返二三千里，若要表達我們的感激尊敬，那就無過於讓她靜養休息。」

谷雲飛老英雄忙也站出來，激動得鬍子梢兒也顫動起來，說道：「吳爺說得是，任他是誰，也不許、不能打擾姑娘的靜養休息，火鳳凰姑娘為我免除了門戶之羞，我這條老命也是姑娘所賜，無以為報，承吳爺恩典，容我代姑娘守門三日。」

此言一出，登時大亂，只見那百十個武林英豪，爭先搶出，有人叫道：「那可不行，谷老英雄，火鳳凰姑娘對你有恩，那可是私恩，她造福西川，恩在萬千黎民，豈可相提並論……」

却是有人大叫道：「便是恩在黎民又如何，也只不過西川，怎能與造福於天下武林相比、相提並論。」

便有人接口叫道：「說得是，說得是，為我武林爭光，吐氣揚眉。」

只見那谷雲飛急得臉也紅了，道：「各位請講講理，須知我也身在武林，更代表了山東一派，又豈僅於私人及門戶有恩。」

吳桐君如何能阻止，那百十位武林的英雄豪傑，各不相讓，紛紛搶出，爭相要為火鳳凰姑娘守門看戶，以表敬意。

忽聽有人咦了一聲，道：「火鳳凰姑娘呢？那去了？」

這一聲驚呼，倒把喧嚷壓下去了，都忙看時，那綵轎中，那還有火鳳凰？

那門口有谷雲飛和吳桐君擋住，四外有天下羣雄，竟不知火鳳凰何時、又怎生走了？走了竟無人發覺？

登時，而且好一陣，大夥兒兀自目瞪口呆。

何其自在逍遙，又多輕鬆，多洒脫。她又找到自己了，何況又那麼輕易地擺脫了武林羣雄，不，不能笑，儘管她心中真樂，真想笑。

艾芙溜了出來，自是越牆而出，倒像這才是她的真面目，敢情吳桐君往她那客棧中取來的衣包，就有一套野小子的衣裳，只不過把頭髮打散了，草草地在頭上挽了個髻，就又是個野小子了。

只不過改變不了她的俏麗——不，野小子，不過是太清秀些的面龐兒，但也管不了許多。

罵瘋和尚是賊和尚，可真不冤枉，和尚那移形換影，還真管用，越是人多的地方，便她身着其紅如火的風衣，但只要緊抓住下襬，只那麼三回兩回，縮身一旋移，打吳桐君身邊就溜進了門，可是連吳桐君竟也沒發覺，誰又教大夥兒在起哄，爭着要守門看戶呢？

可不能被他們發現了，而且人太多了，擠塞了街頭街尾，還是打房上溜走為上策。

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這比喻自是不恰當的，但她心性可沒兩樣，簡直是躲逃，她要扮的，她應該扮的，她已扮過了，現在，真輕鬆，那管東西南北，有路能避過人羣的地方，她就鑽、就逃，不過雖然逃跑，心裏可是樂的，也許她生性就是個從小不知甚麼是憂愁的快樂的姑娘。

她一口氣跑到城外，咦！是有意？還是無意？她怎會來到這裏？

古柏參天的青羊宮，就在面前了，是否她本就是要來尋甚麼？

尋找馬跡蛛絲？還是尋找回憶？

現在，現刻，代替那何為與霍爾，是佔據她心房的文相公，那真摯，純厚，而又略帶憂鬱的面龐。

但她走向那青羊宮後的幽篁深處前，她又改變了主意，而且快樂的心頭，一陣悲傷襲來，那小老兒和那小小子，怎能讓他們曝屍不殮，她肯定，那祖孫兩人，是因他們而死的，簡直不用懷疑，必是妙玄仙姑救走文匡宋和江虹後，他們怒氣難消，臨走前殺死了這兩爺孫，因為她恨那小小子曾作了何為的僮兒，而霍爾是因她而喬扮何為的，何況隱瞞了文匡宋的行蹤，知情不報。那耶律郡主是否已知艾芙破她的劍陣與箭陣，是得到文匡宋之助呢？從耶律郡主大舉出動，圍攻文匡宋看來，一定是的，耶律郡主若然背後祇有一個天都上人，那四姨又怎會能佈八卦劍陣，顯然另有能人，不為她們所知的異能之士。那麼，知道了，那也不奇。



那知她趕到竹林外，非但已沒有那爺孫兩人的屍體，連那茅屋亦已成了灰燼，被人用火燒毀了，她只能以悲鳴、愧咎來默哀憑弔。

現在，她又站在竹林的空地上，驀然間，心上閃過一抹亮光。

腳印，那地上的腳印，一個不會武功的小小子，竟然練沒有多少時候，便連江虹也追不上了，她還得把輕身功力盡情施展開來，才能追上擒住，可知神奇。

是呀！想起耶律郡主，她就怒火中燒，但耶律郡主的劍陣，想起來就不由她不心寒，若再遇上了，可沒有第二個文匡宋救她。

她怔怔地，望着那腳印，本是踏在地上的，而今，却已踏出腳印來。

登時，她又切齒咬牙，可憐的小小子，為她而死，至少也因她而起，她不殺耶律郡主為小小子報復，怎消這心頭之恨。

她不覺地，踏着那小小子踏出來的腳印，三爻，四爻，順逆反側，任她如何一試再試，總覺步滯悖阻，她可不服氣了，她對先天九宮，亦多少有些認識，是的，那文匡宋說甚麼中有河圖變化。不錯，河圖。

艾芙只知八卦由河圖演變而來，但她對八卦變化亦未盡了然，更何況河圖了，好生氣餒。

就在這瞬間，忽然耳畔有聲，是千里傳音，她心頭一震！

傳音倍加清晰，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艾芙大喜，明白這是在提點她，忙緊記在心，忽又聽那傳音續道：「天地定位，山澤氣通、雷氣相薄，水火不相財，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艾芙登時心性空靈，忙趺坐凝神。

這是河圖而演八卦了，知更有六十四位變化。

果然，那傳音繼道：「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

艾芙默默緊記，默誦了一遍又一遍，不敢讓心潮起伏，狂喜，却不敢喜。這方位變化，不正是那日文匡宋指點她破劍陣的，若不明河圖變化，就不明八卦順逆，也就不解六十四方位生尅之妙。

一遍又一遍，直到豁然貫通，盡解那變化之妙，再也抑制不了那心中的狂喜，跳了起來，奔向茅屋。

叫道：「文……」

她以為是文匡宋傳音指點，也辨出傳音來自茅屋，那知才叫了一個文字，她已撲進門邊，那塌倒的床，再又扶正了，床上可不是有人盤膝而坐，正喜極撲去，但那聲文字才出口，忙不迭挫腰，收住腳步。

她的眼光瞪到不能再大了，感到臉上熱熱的。

「你！是誰！」

床上盤膝而坐的，是一個貌相清癯，而且奇古的老道，那不是文匡宋，若不是發覺即時，幾乎撲入老道懷裏。

她只是喜極了，不是文匡宋，那麼，他已痊癒了，自然大喜，便得指點卦爻方位變化，她可以不再怕耶律郡主那四姨的劍陣了，又如何不更喜極，一時忘了形，可不是動了情。即使是文匡宋，她也會臉紅的，何況不是。

那老道捋髯，含笑，把她上上下下仔細打量了一陣，道：「好！好！」

「你是誰呀！你，可是……」

艾芙猜料了兩分，天地自然之易，文匡宋傳自何人？必是此人，如何會猜不到幾分。

老道說：「笑逐雪花飛舞，喜隨風影團欒，任教馬劣與猿頑，獨我清靜自嘆。」

艾芙更猜料了兩分，也就走進了一步，道：「便有清靜道觀在前，不去居住，却回到這自然裏來，我猜到了。」

道人含笑道：「我欲尋仙作侶，茫茫四海無真，今朝得遇有緣人，好把龍沙相贈。」

「間屬道緣深宮，將來不讓鬚眉，蜀川演典得逢君，正是吾門深幸。」

艾芙生性如此，也許自幼受了醉菩提、瘋和尚的薰陶吧。尊卑自在心中，眼中可無老少，赤子童真，可不懂甚麼叫禮俗，心想：好哇，且看你這老道再打甚麼啞謎兒，道：「莫巴鼻給，聽說那大巴山中，有個莫鼻子的老道……」

老道的長眉彎了下來，因是眼兒也彎了，道：「休休，早回頭，把往日恩怨，一筆消勾，只粗衣淡飯，隨緣度日，任人笑我，我又何求。

「嘆彼塵緣夢夢，情孽擾擾糾纏，任利鎖名繮羈絆，我有慧劍斬心猿。」

艾芙眼兒翻了兩翻，幾乎樂得笑出聲來，果然是巴鼻老道，這不是不打自招麼？老道生平，她何曾聽人說過半句，敢情也有一身風流情孽，不讓他師傅南郭先生獨美了。

她心裏一樂，臉兒上可開出了璀璨的鮮花，心道：多早晚把瘋和尚的底兒翻出來，那晚聽和尚說啞婆，不正是洩露了些兒端倪，風流老道，風流先生，加上一個風流和尚，嘿嘿！哈！甚麼武林三聖，武林三情聖那才是真。

她喜孜孜道：「敢情你也是個風流老道，可是不打自招，老道，你上當

了。吠！」

老道一怔，說：「上當，你是說……」

艾芙道：「我原不知你有些甚麼夢夢塵緣，我才不管你甚麼擾擾情孽！哼！」

可眞還沒見過這般喜怒無常的女娃娃，老道就不僅眉兒彎了，可連咀兒也彎了，不過眉兒雖彎，却又皺了起來，頭兒也點了起來，道：「和尚果然說的不錯，女娃娃，却是你又爲甚麼着惱？好！惱啊，女娃娃！」

驀然間，老道呵呵哈哈，大笑起來。

「吠！你笑甚麼？」

老道兀自大笑不休，道：「不怪人家說，你這女娃娃惱怒起來，倒更逗人喜愛了。」

且慢！這話誰說過呢？哎呀！不只一個賊和尚，但必是該死的和尚對他說的，老道必已見過和尚，和尚也把一切一切，告訴老道了，這爛舌根的和尚，有關她的必說了更多更多。

殺千刀的和尚爲甚麼不在面前，爲甚麼不在跟前，若在跟前，她非要狠狠地……狠狠地……她又能把和尚如何呢？打又打不過和尚，和尚又賊滑，揪也休想揪得住他。

眞恨呀，可就是恨得只有跺腳的份兒。

可不就是恨得眞跺腳。

但又爲甚麼不跺腳了？

敢情她驀然間，記起來了，是那日在叙州府，那三江口岸，中原棧中，金眼鵰那老鵰兒說的，正因老鵰兒一語道破，才知爲甚麼那改名兒宋匡的小子不怕她，她越惱，越不怕她。

老道兀自笑呵呵，說：「女娃娃，爲甚麼又不跺腳啦？」

「哼！」艾芙哼了一聲，說：「我好恨，恨在心裏，我偏不許你喜愛。」

「好恨，怎會有那麼多恨呀？」

「第一樁，我不是女娃娃！」

「當眞，你是大姑娘啦。」

「我是野小子，你敢說我扮得不像野小子。」

「好吧，野小子。」果然是個好勝要强的女娃娃，老道樂在心裏，道：「說第二樁。」

「第二樁，你和你那徒兒，可眞是一根綫上的螞蚱，可眞是有其徒，必有其師。」

「野小子，你說錯啦！有其師必有其徒。」

艾芙說：「他在先你在後，自是他在前了，你們可眞是一個窩兒！」

「怎麼不是一根綫兒了？」

「對！」艾芙說：「該死的螞蚱，我惱他也不怕，你竟也敢笑我。」

「啊喲！」老道說：「我再不敢了，我怕，再不敢笑你啦，可還有第三樁。」

「第三樁，」艾芙說：「那一定要緊得不得了。」

艾芙說：「如何不是，你那徒兒差點連小命兒也沒了。」

老道怒道：「誰大膽，敢傷我的徒兒。」

老道的臉兒是繃得緊緊的，只不過眼兒和鬍梢兒裏，可藏滿了笑。

「還有誰，耶律郡主呀！她手下有風雨雷電四姨，那劍陣好生了得，我惱你爲何不早來幾日。」

奇怪，老道爲何一點也不關心他徒兒的安危，多一句也不問，不過麼，她瞧着老道，老道越怒，她可越得意，越高興。

老道說：「可惱也，這個仇，非報不可，可是……」

「怎麼啦？」

老道說：「野小子，你知我從那兒趕來嗎？山東的東海之濱，有座嶗山。」

「啊呀！可眞不近，怕不是迢迢萬里。」

「誰說不是，」老道說：「只因那嶗山有個上淸宮，裏面有個全眞。」

「老道。」

「對，老道，」老道說：「聽說他竟投靠了韃子，千錯萬錯，錯在他是我的師弟。」

艾芙心中一動，忙道：「八成兒就是他了。」

老道說：「是甚麼呀，野小子，你看，小子，你扮野小子可眞是扮得眞像。」

艾芙道：「我說哇，耶律郡主的師傅是天都上人，可是練的密宗功夫，這耶律郡主的風、雨、雷、電四姨，可是練的八卦劍陣，八成兒就是你這投靠了蒙古的師弟，爲了討好那耶律丫頭，訓練出來的。」

老道嘆了口氣，道：「如何不是，我倒想教訓教訓我這師弟，可惜他已去了大都有年。」

艾芙說：「這可糟了，他訓練出來的風雨雷電，不用說，這四姨也就是他的徒兒，你就是師伯了，你這仇可就報不成了。」

老道說：「這是怎說？」

「嘿！」艾芙說：「你可眞蠢了，你若出手報仇，豈不是以大欺小，再說，人家可是四個女子，你一個老道以大欺小已不成話了，何況好男不跟女鬥。」

「野小子，你說的如何不是，當眞可難死我了，她們欺負了我的徒兒，這仇不能不報的。」

艾芙好不得意，敢情這老道蠢，輕易就上了當，假裝嘆了口氣，假裝無可奈何，說道：「這可是沒法兒了，誰教我和你徒兒認識呢，再說，你託我師傅，我師傅又派我保護他，我也免不了有責的。」

「那可好，」老道說：「野小子，你可眞够義氣，若替我老道出得這口惡氣，少不免是要謝你的。」

艾芙道：「可就是還有一樁……」



老道大吃一驚，說：「還有一樁！我說，野小子，你有完兒沒有？」

艾芙樂得嘻嘻笑，說：「老道，你別怕，我不是還有一樁兒惱你。」

老道說：「可眞嚇了我一大跳。」眞的大大舒了口氣。

艾芙道：「我是說的另一樁，憑本事，哼，別說那耶律郡主了，便那風雨雷電四姨，並肩子一齊上，我可也不放在眼裏，就是不能破那劍陣，老道，你說怎麼辦呢？要不，咱們這仇不報也罷。」

老道大嚷，說：「那可不行，野小子，你是眞有義氣，眞想幫我，那就好辦了，要破那劍陣，容易之極，你不是已懂得八卦的方位變化嗎？但那還不行，皆因我師弟這八卦劍陣，不是文王八卦，而是由伏羲的八卦圖象演化而來的，看似無二，其實變化更窮奇，說不得了，咱們義氣博義氣，我教你。」

艾芙心道：如何不是，若還是文王周公之易，甚至孔子之易，便不能破，可也傷不得我，至少也困不了我。

把喜悅藏在心裏，道：「好，我就義氣博義氣，免爲其難了，不過……」

老道像是急了，說：「那可不行，你想反悔。」

艾芙說：「老道，敢情你的膽兒這麼小，我是說：不過你可別以爲我佔你的便宜，你敎了我，我發誓，只爲了替你報仇，我可不稀罕你這甚麼先天伏羲八卦，你沒打聽過……」

老道忙說：「何用打聽，火鳳凰跺跺腳，這西蜀就得地覆天翻，那會瞧得起我這老道的旁門功夫。」

艾芙再也掩藏不了心中的喜悅，跳起來，說：「你明白就好，事不宜遲。」

她生怕老道發覺上了當，怕老道反悔才是眞。

老道說：「好！事不宜遲。」

當下把她帶回那腳印之處，道：「這腳印可是死的，練練腳下功夫，倒是有用處，用以逃躲武功平常的人進攻，也能派上用場，但變化起來，却雲詭波譎，變化萬千，奧絕窮奇，若不明生尅之理，以變應變，那是不能破的。」

艾芙心道：那還要你這雜毛老道來說，若不是恁地，我也不怕那劍陣了，也不這般費盡心思來求你了。

老道忽然啊呀一聲，艾芙說：「老道，你怎麼啦？」

老道說：「不好了，有人在罵我。」

「罵你？」艾芙一怔：「你怎會曉的？」

老道說：「野小子，你不曉得，若是有人罵我，我這耳就會發現，現下已在發燒了，野小子，別是你在罵我吧？譬如說罵我雜毛甚麼的。」

艾芙嚇了一跳，忙說：「沒有呀！我怎會罵你，咱們是……」

「一根綫兒上拴的兩隻螞蚱，對了，如今，現在跑不了我，可也少不了你，我說：螞蚱野小子，啊！可了不得……」

艾芙說：「又是怎麼啦？」

老道說：「那人又在罵啦，罵我這雜毛古古怪怪，蠱蠱惑惑。」

這番艾芙更嚇了一跳，她可是心裏剛在這麼罵，這老道可眞邪門。

她道：「怎麼不見呀，發燒，自是會紅的，老道，你的耳朵可一點兒也不會紅，我說老道八成兒你是瞎疑心。」

老道爲何盯着她，不轉眼瞧，瞧得她心裏發慌。

「九成兒不是疑心。」老道說：「她還罵我老道邪門。」

艾芙嚇得差點兒魂飛魄散，差點兒跳了起來，臉兒脹得通紅了。

老道仍然盯着她不轉眼，道：「螞蚱野小子，你還不知道，我這雜毛老道，有一樁本事，最會看唇語。」

「唇語？」

「對，」老道說：「唇語，人家雖說在心裏罵我，沒罵出口，那唇兒也會動的，更有一樁本事，也最會瞧螞蚱，她的尾巴一翹，我就準知她要撒尿。」

好哇，螞蚱野小子，野小子螞蚱，一樁又一樁，這邪門的該死的雜毛老道，啊呀！這雜毛可比瘋和尚更難惹。

「我該死！」

老道話才出口，嚇得艾芙一跳，跳過一邊，那知老道說：「可不是我該死麼，咱們是一根綫兒上的螞蚱了，又義氣博義氣，咱們報仇要緊，來來，我教你怎生破這邪門劍陣。」

明知甚麼也瞞不過老道，可是又惱又怒又生氣，但誰教有求人家呢，哼！報仇，今兒這個仇，她才是非報不可的，你這邪門該死的雜毛老道，咱們走着瞧。

那是當然，瞧着老道沒盯着她瞧，她才敢在心裏罵的。

當下倒也不敢分心，老道也認眞指點，艾芙原本對八卦方位有認識，差的只不過是方位變化生尅之妙，一竅通，百竅皆通，也不由老道不連聲稱讚她果然聰慧異常。

艾芙心中一動，本該乾盡午中的，她却盡卯中，坤盡子中是不錯了，她却又坎盡午中，像是一步錯，全盤皆錯。

老道可瞪眼，氣得吹鬍子，道：「野小子螞蚱，才在讚你聰明，原來是個蠢小子，笨小子，沒腦筋的螞蚱，我老道瞧着就有氣。」

艾芙哭喪着臉，說：「老道你不講理，你不是也說這變化窮奇嗎？那能一學就會，何況六十四個方位，生生尅尅，一時那會記得許多。」

（未完・十五）

# 垂死英雄

## 眞假小羅出現　使人撲朔迷離

三期完短篇故事

揚子江・文
可　飛・圖

有所謂：一文錢能憋倒英雄好漢。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不久之前，他們和玄陰教的人力搏把銀兩失落了。

當然，他們也太大意，身上的銀兩早已遺失，迄今才發覺，也未免太馬虎了。

「伙計，請過來一下，」小羅叫來伙計道：「出門太倉促，忘記帶銀兩，先給掛帳，三天內加息奉還。」

伙計一愕，道：「客官，小的作不了主，小的要問問掌櫃的。」

伙計離去，「葛三刀」迷迷糊糊地道：「小……小羅，不是還有幾十兩銀子嗎？爲……爲甚麼要賒賬？」

小羅道：「你問問茜茜。」

茜茜比「葛三刀」醉得更深，一問：「不知。」

停了一會，伙計沒有來，却來了兩個漢子。其中一人道：「迎門壁上有塊金字招牌，你們看到了沒有？」

小羅道：「甚麼金字招牌？」

漢子一指，果然有一塊上有「現款交易，概不賒欠，至親好友，免開尊口」的招牌。

小羅道：「兄台可否唸給在下聽一聽？」

漢子牛眼一瞪，道：「你不識字？」

小羅道：「自幼上過半年私塾，由於對唸書沒興趣，早就忘光了，如今是頭大的字不識一擔哩！」

漢子唸了一遍。

小羅道：「兄台多包涵，實在是一時馬虎，沒帶銀兩出門，吃完了以後才發現忘帶銀錢，明天就送來如何？」

漢子斬釘截鐵道：「不成，離去之前非付清不可。」

小羅道：「兄台，有道是，得饒人時且饒人，這點銀子應該能信得過我們的。」

漢子一言不發，和另一漢子退到櫃枱以內，遠遠監視着三人，生怕他們溜了似的。

小羅看看左手心，粉紅色的圈圈行將消失。

更糟的是，如果茜茜不醉，還是個好幫手，看來要別人照料她了。

小羅向櫃枱處望去，忽見櫃枱內的臥室門帘撩起一縫，探出兩個頭來，小羅不由一愕。

儘管這兩個頭立刻縮回，小羅仍然發現，這是兩個熟人。

一個是玄陰教副教主歐陽芳菲。

另一個似乎是常有慶。

常有慶怎會和歐陽芳菲在一起？

不論常有慶和她一起是由於已變成她的面首也好，或已加入了玄陰教也好，反正這二人都是他的敵人。

要囫圇着離開這裡，必須絞點腦汁才行。

平常，「葛三刀」的花梢不少，但目前不行。

小羅想了一下，低聲對「葛三刀」



交代了幾句話。

此刻，大約在二更過半，一般飲食生意也都要關門了。

櫃枱內的兩個漢子未過來催，小羅也好整以暇。

大約到了三更，他忽然和「葛三刀」爭吵起來。

小羅道：「都是你，把銀子失落了，又不能想點辦法。」

「葛三刀」道：「要我想甚麼辦法？」

小羅道：「去借呀！」

「葛三刀」道：「在這兒舉目無親，你叫我到哪裡去借？」

「反正，這一切都是你這倒楣鬼造成的。」

「葛三刀」拍着桌子，厲聲道：「是我造成的又如何？要死的人哩！有甚麼了不起的？」

「有沒有甚麼了不起的一試便知。」

兩個人立刻打了起來，茜茜已伏在桌上人事不省了。

「葛三刀」攻多守少，小羅力不從心。

本來他此刻的確不能動手，但却不至於輸給「葛三刀」，但在別人看來，他的確是心餘力絀的樣子。

櫃枱處兩個漢子袖手旁觀。

櫃枱內的房間門帘掀開一縫，兩個人向外窺伺。

小羅越來越不濟，繞着桌子後退。

「葛三刀」步步進逼，甚至還抽出七星刀。

在他用刀之下，小羅更加手忙脚亂，忽然「葛三刀」一拳砸中了小羅的太陽穴，小羅搖搖倒下。

「葛三刀」狂笑道：「我還以爲你小子有多大本領呢！原來也不堪一擊，以後別再神氣了！」

他笑了一陣，微微一愕自語道：「這一拳正好砸中他的太陽穴，他會不會承受不住？」

「葛三刀」蹲下來一試，已無呼吸。

再試心脈，「葛三刀」大叫一聲蹦了起來。

櫃枱邊兩個漢子走過來道：「甚麼事？」

「葛三刀」悲聲道：「他沒有氣了。」

兩個大漢也蹲下一試，果然心脈停止跳動。

「葛三刀」大聲悲慟，道：「雖然我有點討厭小羅素來頤指氣使，自視甚高，可是我絕對無意殺死他。」

「葛三刀」捂面悲號，櫃枱內房間中兩個人也走出來，因爲小羅的死，非同小可。

這是因爲他們相信，教武功給小羅的正是「七殺夢魘」。如果此人追查小羅的死因，他們會受到牽連的。

這二人正是玄陰教的歐陽芳菲和常有慶。

他們二人也蹲下來打量小羅。

小羅的呼吸停止，唇上青紫，這正是死人所具有的現象。

「死了！」歐陽芳菲道：「一拳打死人？」

常有慶道：「那要看打中甚麼部位而定！」

歐陽芳菲道：「這小子的遺體如何處理？」

常有慶道：「儘快弄走丟掉。」

二人一迴身，已不見了「葛三刀」和茜茜。

「好小子，溜得可眞快，殺了自己的人，居然甩手不管。」

歐陽芳菲道：「不能讓這兩個小崽子跑了。」

常有慶道：「當然，他們會傳話，說小羅死在我們的店中。」

歐陽芳菲吩咐兩個漢子把屍體丟在郊外。

然後常有慶和歐陽芳菲去追「葛三刀」和茜茜。

兩個漢子丟下小羅就回去了。茜茜和「葛三刀」不久就出現在小羅身邊，現在茜茜酒已醒了不少。

他們眞躭心小羅是眞的死了。

這工夫小羅忽然睜開眼，道：「怎麼樣？表演得像吧？」

「葛三刀」道：「眞像。」

茜茜泫然道：「小羅哥哥，我剛才好怕你醒不過來。」

「不會的，自『七殺夢魘』傳我武技之後不久，我就發現我會另一種本領，那就是詐死。」

「葛三刀」道：「一個活人怎麼會變成死人一樣？」

「有一次我在客棧睡眠，店家叫我用膳，推不醒我，一試之下，我居然斷了氣及脈搏，於是整個客棧轟動起來，因爲客人死了店家要負責的。」

茜茜道：「結果呢？」

小羅道：「不久我就醒了，自那次後，我體會到『醉生夢死』這四個字的眞義，事實上，人類睡夢中和死亡只是一線之隔，自那次我體驗到詐死的技巧。」

「當然，這技巧和我學的武功路子有關，」小羅又道：「以後又試過幾次，屢試不爽。」

茜茜抱着他，道：「小羅哥哥，幸虧我剛才喝醉了，要不，我才不敢讓你詐死騙人哩！」

「葛三刀」道：「若非如此，怎麼能脫困？」

小羅道：「你們可知那家酒樓是甚麼人開的？」

「葛三刀」道：「甚麼人？」

「八成是玄陰教開的。」他說了見到常有慶和歐陽芳菲的事。

「葛三刀」道：「像常有慶這種人，誰的肩膊粗他就靠誰。」

忽然三人背後傳來一聲獰笑。

幾乎還未轉身，小羅已聽出是常

有慶的笑聲。

他們自酒樓追出，找了兩個方向，終於在此找到。

正是常有慶和歐陽芳菲二人。

當然，三小還不知道常有慶和童先生的關係，自然會低估他。

「葛三刀」道：「我道是誰，剛才聽笑聲幾乎就可以斷定，必是在相公堂子混過的人來了。」

常有慶的面孔扭曲了一下，道：「姓葛的，你先別咋唬！躭會我會使你這張嘴從此不再說話。」

「葛三刀」道：「怎麼？掛不住哩！我『葛三刀』倒是有意作個相公，只可惜長得姥姥不親舅舅不愛。」

歐陽芳菲道：「小羅，你會詐死術？」

小羅喟然道：「那倒不是，而是絕症越來越厲害了。」

「越來越厲害，居然會脈搏和呼吸都停止？」

「不錯，這種停止一直延長，那就是死亡。」

「怎麼會這樣？」

「不這樣又怎能算是絕症？要不是他們二人及時為我推宮活血，只怕此刻已經不能站在這兒說話了。」

常有慶冷峻地道：「既然你已經活不久了，就跟我們走吧！」

小羅道：「正因為我活得不久了，才不考慮跟你們走。」

常有慶道：「能由得你嗎？」

小羅嘆口氣道：「那也只好試試看囉！」

小羅此刻手心紅圈正盛，自然可戰。

常有慶人隨掌到，掌風掠處，狂飆乍起，塵土暴捲，小羅立下戒心，看出常有慶已非昔比了。

「葛三刀」和茜茜更是驚奇不已，幾乎所有熟人都在短期內大有進境。茜茜發現常的路子和她的完全相同。

常有慶信心十足，他有把握在七八掌內擊敗小羅。

這本就是他長久以來最期望作到的第一件事。

在殺他之前，他還要告訴他一件事，那就是他弄了軟軟。

他認為在情場上擊敗小羅，那才是最最重要的。

他當然還想告訴小羅另一件事，那是關於小五子和童先生的關係。

這件事對小羅的打擊，自然更大。

只不過他不瞭解小羅目前的心境，他最關心的是小仙蒂和茜茜。

六十招都過去了，小羅並未落下風。

這情況使小羅自己都莫名奇妙，因為左掌心的紅圈圈盛極必衰，紅圈圈一褪色，功力即隨之減弱。

他抽空看看左掌心，紅圈圈即將消失，但功力却似乎未減。

這是從未有過的現象。

到了百招左右時，歐陽芳菲道：「有慶小弟，我來試試看。」未等常有慶回答，已經撲了出來。

茜茜當然不會袖手，「葛三刀」也上了。

但茜茜和「葛三刀」二人招呼歐陽芳菲過了三十招也感不敵。

常有慶實在不服，因為童先生有時在枕邊指點他，應該不是糟粕之學，怎麼會打不過一個身有絕症時强時弱的人？

「葛三刀」先被歐陽芳菲點了穴道，茜茜獨自支撐，情況就更為危急，歐陽芳菲畢竟是一教的副教主，底子和閱歷豐富，茜茜自然不如。

大約一百招將近，茜茜被她一脚踹昏。

歐陽芳菲撲向小羅時，常有慶似乎略佔下風。

小羅趁此機會，絕招盡出，居然未出五個照面，在一個敗勢的哀兵姿態之下把歐陽芳菲掃了出去。

這當然也是歐陽芳菲過於輕敵之故。

常有慶一直想不通，小羅忽盛忽衰，忽强忽弱，怎麼會支撐這麼久？甚至百招以後一點也無疲色？患有「五陰鬼脈」的人應不會有此現象的。

當然小羅更驚更奇，他當然不知道，是由於那位披髮女子給他的藥丸產生了奇異的效果。

那效果並不能治癒他的絕症，但有抑制該絕症的發作而加强功力的作用，這絕症必須徹底治療才行。

「葛三刀」和茜茜自解穴道，正好歐陽芳菲醒來再戰，兩人又被制住穴道，歐陽芳菲再次撲向小羅。

怪的是小羅獨接常有慶情況如此，加上一個歐陽芳菲也差不多了，兩人卯足了勁搏殺，看來兩百招內也未必能擊倒小羅。

常有慶道：「小羅，有件事我不能不告訴你。」

「甚麼事？」

「軟軟是我的人了，信不信？」

小羅道：「一個姑娘將來總要屬於一個男人，這似乎不能算是一件聳人聽聞的大事吧！」

「我不妨再進一步証明一下，免得你以為我吹牛。」

小羅連攻兩掌，把他逼退了兩步，常有慶道：「軟軟的軀體算是一流的，如聳胸、細腰和隆臀等等。」

「怎麼？當衆獻寶啊！」

「我只是要証明一下，免的別人不以為我已弄了軟軟。」

小羅道：「她是你的表妹，這本就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

常有慶道：「世上任何美人，一旦無遮，仔細觀察之下，都會找到一絲瑕疵，軟軟的左峯高右峯低，右大腿與膝蓋之間還有塊紫色胎記。」

小羅心頭一動，他見過小五子和



軟軟無遮的胴體。

正因為見過，才知道常有慶說的全對，若非眞有肌膚之親，軟軟對常有慶的德行知之甚詳，絕對不可能跳裸舞給他看。

把自己弄過的女人身上的缺點說出來，只有小人會這樣做。

小羅沒有出聲。

常有慶道：「至於小五子，也作了人家的禁臠，不信可以問問她，正因為她善於撒嬌狐媚，近來才獲益不淺。」

小羅大半相信，第一，她們在一兩個月內已脫骨換胎了。

其次，二女近來行為放蕩，仔細觀察，眉宇間春意盎然，頗有少婦之體態和神色，少女和少婦是可以看出來的。

小羅道：「我早已知道了……」這當然是說謊。

他只是要暗示對方，這不會對他造成傷害。

葛、秦二人再次解開穴道，掄起刀劍攻上。

歐陽芳菲以傳音入密道：「有慶，我們走吧！」

「這不是表示怕了他們？」

「不是，有時退就是進。」

常有慶道：「小羅，改日再來收拾你。」狂攻兩招，和歐陽芳菲疾竄而去，現場上靜下來，只有喘息聲。

「葛三刀」拄着七星刀道：「小羅，我眞不懂！」

茜茜道：「我也不懂，不過我好高興，好高興。」

小羅閉目良久，道：「我更不懂，因為這是從未有過的事，過去只要手上紅圈盛極立刻就會功力減褪，這次反常了。」

茜茜道：「無論如何，這是好現象。」

「葛三刀」道：「以歐陽芳菲的身手，加上另有奇遇的常有慶，小羅，你居然能近兩百招內未露敗象，且曾踹了歐陽芳菲一脚，這就非同小可了。」

小羅道：「我眞的想不通，但至少是絕症已經好了。」

「葛三刀」忽然拍拍後腦一下道：「我想起來了，是不是披髮前輩給你的藥有甚麼效果，至少在你未服藥以前沒有這現象。」

茜茜道：「對對！一定是這藥能治你的病。」

小羅搖頭道：「說是藥的功效，我不能否認，就算如此，也是一時抑制病情而亢奮了體內的潛力。」

「葛三刀」道：「就算如此，對絕症總是無害的。」

茜茜道：「常有慶眞不是東西，居然當衆侮辱他的表妹。」

「葛三刀」道：「茜茜，妳不懂，小五子和軟軟可能眞的被人家弄了，這是可以自舉措及外表上看出來的。」

茜茜道：「我才不信哩！」

「葛三刀」道：「處女的眉毛一路往後順，眉尖部份不會豎起來。鼻尖用指頭輕按，那塊軟骨沒有分叉，如已分叉，就不是純潔之身了。」

茜茜道：「『葛三刀』，你懂的可眞多。」

「葛三刀」道：「另外，由乳房、臀及腰部的型狀及擺動的情形，都可以鑑定是否處女。」

茜茜道：「你們男人那麼重視處女？」

「葛三刀」道：「當然，即使男人自己不是處男，他們也重視處女的。」

「為甚麼？」

「葛三刀」道：「妳問小羅。」

小羅道：「在男人來說，對方是處女，即代表絕對的獲得。」

「葛三刀」道：「不是處女，即等於一件東西被兩個人三個人甚至更多的人瓜分了，男女間的事一定要獨佔。」

「眞自私！」茜茜道：「世上是不是眞有處男？」

「我當然不是，」「葛三刀」道：「但小羅不久之前還是。也就是說，他把處男交給了小仙蒂。」

小羅走向林中，大概是小解去了。

就在這時，兩條黑影如大鳥凌空飛落。

居然是常有慶和歐陽芳菲兩人。

「葛三刀」一怔，立刻不由心頭一驚，也就猜出對方的心意了。

他們必然估計小羅正處於低潮時間，絕對不堪一擊。

茜茜道：「你們還不死心，又回來幹甚麼？」

常有慶四下打量，道：「小羅呢？」

「葛三刀」道：「姓常的，你雖然長得挺養眼，渾身的細皮白肉，只可惜小羅一向不好此道。」

常有慶故作未聞，歐陽芳菲道：「莫非跑了？我就知道他此刻正是由强變弱的低潮檔口。」

歐陽芳菲又道：「把這兩個小崽子帶走，還怕他不出頭？」

「葛三刀」道：「歐陽大妹子，妳又不是不知道小羅的花柳病還沒有治癒，如今又多一項『唐瘡』了。」

最早的「楊梅」傳自歐美，而唐人又傳到扶桑，所以扶桑人又稱為「唐瘡」。「楊梅」與「花柳」都是中國人起的名字。

歐陽芳菲訕訕地，知道「葛三刀」話中有刺。

上次歐陽芳菲想啃小羅的嫩草，被小羅褲襠中的臭魚騙了。

就在這時，林中走出一人，邊走邊提褲子。

歐陽芳菲道：「那不是小羅嗎？」

那人道：「是誰找我小羅？」

常有慶道：「是我常有慶。」

小羅道：「你要幹甚麼？」

常有慶冷笑道：「剛才沒有分出勝

負來，要再試一下。」

「葛三刀」大聲道：「你要不要臉？剛才是以二對一，那不是分出了高下了？」

常有慶道：「剛才，正因爲歐陽大姐援手，所以我未出全力。」

「呸！別吹了！我看你們還是滾吧！別自找難堪！」

「嗆嗆」聲中，常有慶和歐陽芳菲一齊撤劍。

小羅已到達現場，道：「兩位似乎非帶走我不可？」

常有慶道：「不錯。」

「有把握嗎？」

「非但有把握，本人獨挑，不會超過六十招。」

小羅淡然道：「要是超過了六十招呢？」

常有慶道：「我就是你的孫子。」

「葛三刀」大聲道：「連我都不會要你這麼一個孫子，小羅也不要。」

常有慶狠毒地瞄了一下「葛三刀」一眼道：「如我不能在六十招內擺平小羅，可以把痰吐在我的臉上。」

說着劍已刺出。

茜茜低聲道：「這一招我也學過。」

「葛三刀」道：「這不是証明他也學了童先生的武功？」

「當然，而且比我學的更多些。」

小羅以一雙肉掌招呼常有慶的長劍，仍然有攻有守。

「葛三刀」興奮地低聲道：「茜茜，怪事啊！」

「甚麼怪事？」

「小羅的忽強忽弱毛病似乎已經好了。」

茜茜道：「是呀！這眞是一件大喜事。」

「可見那位披髮人的丹藥靈得很哩！」

歐陽芳菲在一邊觀戰，不斷的搖頭皺眉，表示不懂。

其實非但歐陽芳菲及常有慶不懂，就連小羅自己也不懂。

常有慶一定要在六十招內擊敗小羅，不然話出口收不回來。

此刻，小羅有點招架不住的樣子，所以歐陽芳菲未上。

她以爲常有慶必能在六十招內得手。

這也是由於常有慶在玄陰教中的地位不比歐陽低些。

六十招過去，小羅並未落敗。「葛三刀」大聲道：「六十招到了。」

但小羅未停手，常有慶自然也不會停手。

此刻歐陽芳菲也上了。

「葛三刀」罵道：「眞是下三濫……」掄刀撲上，茜茜也揮劍加入，他們二人自然起不了多大作用。

大約百招左右，常有慶捱了小羅一掌。

歐陽芳菲一愣，被茜茜的劍尖挑破了衣服。

似乎小羅的忽強忽弱現象，今夜已經不見了。

「葛三刀」道：「常有慶，這口痰，我來吐吧！相信小羅不屑吐你，歐陽芳菲妳也出過手，自也該承受一口痰。」

常有慶冷哼一聲，和歐陽芳菲一交眼色，疾掠而去。

兩人奔出七八里外慢下來，歐陽芳菲喘氣道：「常副教主，今天小羅有點不大對勁，是不是？」

常有慶茫然道：「想不通。」

歐陽芳菲道：「人所共知，他有『五陰鬼脈』，大限已近。」

常有慶道：「會不會是以訛傳訛？」

「你是說他根本無此絕症？」

「是否有此可能？以哀兵姿態，寄身江湖，以便造成一個情勢，那就是高手不屑動他，庸手動不了他。」

歐陽芳菲道：「據我所知，親眼看過小羅有絕症的高手，至少有五七人以上，如『三絕』的秦萬年、公孫拳和司空展等，武林名醫潘奇等而下之的萬世師、了因和尚、丐幫長老高清風、天機子道人以及姜開基及了塵老尼等。」

「這個我也知道，」常有慶道：「這正是我不懂之處。」

「還有甚麼不懂的？也許這小子的病是治好了。」

常有慶搖頭道：「不是，還有秦茜茜的劍招和我完全一樣，她怎麼會這種劍法，我更想不通。」

歐陽芳菲道：「常副教主的師承又是誰？」

常有慶沒有回答。

此刻自林中又走出一個小羅來。

「葛三刀」和茜茜恍然大悟，原來小羅去小解換了一個人。

現在走出來的才是眞正的小羅。

小羅道：「由於我的手上紅圈已褪，仍然具有威力，比平時延長了一倍的時間，但我知道不會永久如此的，當然進入了林中，見到了這位兄弟。」

假小羅道：「今後請不要叫我兄弟，就叫我影子好了。」

「葛三刀」道：「這是甚麼意思？」

「因爲我是他的影子，而且這麼叫別人也聽不懂。」

小羅道：「兄台爲我受苦受難，不知哪一天能報答你的大恩大德，德債恩債也能壓死人的。」

影子小羅道：「你別感激我，你該感激我的主人。」

小羅道：「令上是何人？」

「他就是『七殺夢魘』，兄弟，你聽了這話，千萬要理智。」

小羅愕然道：「我只是不懂，他爲何要成全我？」

影子小羅道：「因爲他要報恩。」

「他欠我的恩？」

「不是，是欠令尊令堂的大恩。」



小羅道：「『七殺夢魘』會欠家父母的恩？」

「大概是的。」

「欠了什麼恩？」

「這……就不是我所能回答的了，兄弟，我要走了，必要時我們仍可見面，再見……」

小羅本來還要再問些別的事，但影子小羅已經走遠了。

「葛三刀」道：「我本想問問他，知不知道披髮人是誰？」

小羅道：「對！我也正要問這件事。」

茜茜道：「影子小羅知道的秘密不少。」

小羅道：「只不過他不便多說，這也不能怪他。」

「葛三刀」道：「眞巧，剛才幸虧遇上了他。」

「不錯。」小羅道：「今夜我的耐力本已比過去長了一倍，但到常有慶再度折返時，剛好是低潮時刻，也正好遇上了影子小羅，於是他和我交換了衣衫。」

茜茜和「葛三刀」這才看出小羅的衣衫果然換了。

＊　＊　＊

小羅在一家酒樓上獨酌。他一向是獨來獨往。

有很多話不能對別人傾訴，心情總是不能開朗。

由於某種原因，他必須和女人多接近。

老實說他並不願如此，但這是命令，而且是爲了救人。

這工夫樓下走上七八人，爲首又是「季聖」萬世師，後面是了因和尚、丐幫長老高清風、天機子，「雲中之虎」姜開基、江濤和了塵老尼等。

後面的還沒上樓，萬世師已經嚷嚷起來，道：「嘿！可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呀！這小子居然在此。」

高清風道：「這一次再讓他跑了，我們就太無能了！」

小羅端坐不動，他當然能猜出這些人的用意。

這些人表面上是爲徒報仇或爲武林除害，但骨子裡却是爲「中原十二賭坊聯盟」賣命，自然拏了人家的好處。

萬世師道：「小羅，今天這場面你還要掙扎？」

小羅道：「今天的場面又如何？」

高清風道：「小崽子，你別跑，今天你跑不了的。」

小羅乾了一杯酒道：「咱們看看是誰先跑好不好？」

姜開基道：「少和他扯淡，上！」

他說「上」，自是他和江濤及了塵三人先上。

但三人還沒太接近，已被小羅彈起三顆盤中的花生米逼回原地，這情況當然是很洩氣的。

萬世師等人在這三人面前雖然托大了些，卻嚐過小羅的手段，立刻也出了手。樓上寬敞，食客少，不礙動手。

小羅以一敵七，當然不會太輕鬆。

七人對付小羅，由於打從心底怕他，都不敢太逼近。

這麼一來，小羅反而有機會沾對方的便宜。

偶爾會砸踢姜開基等三個較弱的一掌或一脚。

七個人七條心，怎麼打也不會有結果的。

因爲誰也不願先倒下來，大家都這樣想，就會出現稍上即退，稍沾即走的游鬥場面。

天機子道：「這樣打法，徒有聯手之名，却無聯手之實力，大家要合羣，不要有光顧自己明哲保身的心理。」

高清風道：「對，要上就必須抱着玩命的心情。」

高清風果然逼了上去。

高一上，了因、天機子和萬世師也都各佔一個方位貼上。

江濤等人再上，樓上地方畢竟狹小，且有餐桌，不免礙手礙脚，如此一來，他們就難以發揮威力。

小羅把江濤逼向萬世師，幾乎倒在他的身上，也幾乎同時把姜開基逼到高清風懷中，了塵則被他一脚踢中，向了因倒去，了因只好扶了她一下。

小羅道：「你們是一家人，應該扶持一下。」

天機子有孔隙可逞，狂烈的一掌砸向小羅的左後肩。

這一掌可謂佔盡了天時和地利的便宜。

沒有人以爲會不中，「啪」地一聲，果然中了，只不過中掌的却是天機子，因爲小羅這一掌有點反傳統。

反傳統的打法，在電光石火的瞬間，有幾個人能有效的封架、閃避或予以反擊？僅僅「反傳統」三字就把他震住了。

七個人爲之氣結。

天機子更倒楣，他是第三個被對方擊中的人。

這麼一來，其餘的人知道厲害，又游鬥起來。

這時樓口處忽然一聲怒叱道：「都給我站到一邊滾下去。」

衆人望去，是兩個妙齡女郎上了樓。

正是風情萬種的小五子和姜軟軟二人。

「小妹……」姜開基道：「小兄找妳找得好苦！這次遇上，可不要再亂跑了！跟着我們吧！」

那知軟軟淡然道：「跟着你們，八成處處挨揍丟人。」

姜開基臉一紅，這工夫萬世師等人果然退下。

他們目前正想找下台的機會，此刻作壁上觀是最划得來的事。

小五子道：「小羅，願不願意跟我們走？」

「到那裡去？」

軟軟風情萬種地道：「當然是到你願意去的地方去。」

姜開基見衆人面有不屑之色，十分尷尬。

小羅道：「如果妳們能擊敗我，我不去也不成，對不？」

小五子道：「這也是實話，軟軟，上！」

二人這一出手，一邊的一些素來自視甚高，總以爲武林中響噹噹的一些人物，不由目瞪口呆，尤其是姜開基。

數月不見，妹妹居然一躍爲武林頂尖高手。

小五子更不必說，有些招術竟能把小羅逼得團團轉。

兩個妙齡女人把小羅逼得攻少守多，比七個還管用。

當然，如果七人像小五子及軟軟這麼合作無間，他們也能擊敗小羅，但人越多越難發揮應有的力量。

小五子的武功親手傳自童先生。

她曾戲言，要超越童先生，而童先生也不留半招地教她。

童先生只以爲她是年少好勝，即使全部教給她，她要超越他仍然很難，即使如此，小五子的底子就比軟軟高明了。

而以前，小五子比軟軟差得多。

小羅越打越心驚，他以爲小五子很可怕。

就算他和小五子一對一，兩百招內能平手也算不錯了。

還有一點心理上的障礙，那就是他以爲小五子和軟軟仍是小羅的人。

儘管他知道小羅已和小仙蒂有夫妻之實，和茜茜也不錯，但他却知道，以前小羅和二女也非泛泛之交。

由於這種心理，在出招用力方面不知不覺就留了分寸。

萬世師一干老一輩的人，越看越驚奇，越看越傷心，似乎不僅僅是「老了」二字所能表達他們的心情。

小羅有了退意，攻擊力就減少了許多。

二女見他想走，攻得更緊更快。

此刻軟軟狂攻一招，爲小五子製造機會，小五子也以最精細的一招點了小羅的穴道，小五子一把揪住了他。

樓上一片死寂，只有二女輕微的嬌喘聲。

了塵道：「不知兩位小施主能不能把他交給老尼？」

軟軟道：「爲什麼要交給妳？」

姜開基道：「小妹，是這樣的，這小子勾引水月庵的門下做出敗壞庵風之事，大師要帶他回去治罪。」

小五子道：「他冒犯了我們，我們也正要帶他回去治罪。」

姜開基道：「小妹，妳的技藝雖然大有進境，只不過看妳的談吐和舉止，似乎在外染上不好的習氣了。」

軟軟道：「在外闖蕩自和在家裡不一樣。」

小五子道：「軟軟，把人帶走。」

軟軟挾起小羅，連向姜開基點頭道別都沒有，下樓而去，姜開基臉上無光，忿然道：「女大不中留！以後我也懶得管她了！」

高清風道：「女大不中留還在其次，令妹和小五子以及小羅等人在一起鬼混，還會是個好孩子？」

* * *

小羅躺在一家客棧的後院屋中床上。

小五子和軟軟在外間對酌。

在她們目前的看法，小羅只是她們最後的一道大菜而已。

問題是這一道大菜是誰先動的筷？

小五子以爲軟軟會自動退居第二，她拔頭籌。

自學了童生生的絕學，身手比軟軟高，軟軟處處聽她的。

兩人喝了七八杯，誰也不出聲，小五子沉不住氣了，道：「軟軟，我有個想法，所以才把他弄到此處。」

「也許我知道妳的想法。」

「妳說說看！」

「不讓那個仙蒂小喇叭獨佔，至少我們也分了她一杯，有一天不論在何處見到小仙蒂，就告訴她我們也會……」

小五子道：「咱們的想法不謀而合，只不過這是不是……」

「我知道妳要說什麼，這句話是不是三個字？」

小五子點點頭。

軟軟道：「男女之事，永遠談不上那三個字的。」

小五子道：「咱們來豁拳以決先後如何？」

軟軟道：「好主意！」如在未失身之前，二女絕不會說出這種話來。

三拳兩勝，小五子勝了。

在賭場中長大的人，玩這些總是佔便宜些。

小五子喜極而手足無措。她早已屬意小羅，本以爲今生已不可能。儘管是以這種方式得到他，她以爲得到就是得到，沒有什麼分別。

儘管她已算是過來人，已非清白女兒之身，但小羅在她的心目中却像是必然的伴侶，她以爲她在小羅心目中也該一樣。

閉上門，軟軟爲她把風。

童先生一生沉迷醇酒婦人，床第間的一些花梢自是小五子前所未見也前所未聞的，開了竅以後，現在也變成老手了。

小羅能聽能說但不能動，完全由小五子擺佈。

小羅大驚，道：「小五子，快下床！快點！」



「下床？爲什麼？」

「不下床妳就會造成終生的遺憾。」

小五子笑得好媚好蕩，道：「你是不是要說你已經有了小仙蒂？」

「這當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我不是那個小羅，小羅另有其人，我只是一個假小羅而已。」

小五子此刻慾火高熾，那還能懸崖勒馬？

加之小五子唯恐煞風景，怕小羅不合作，已爲他服了藥物。

此藥的力量一旦發作，自然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事已至此，小羅自然是什麼也不說了。

他過去接近很多的女人，表面看來是個好色之徒，其實不然。

小五子盡情享受她一年多以來夢寐以求的歡娛。她不以爲這是輕狂，她以爲小仙蒂得到小羅的方式也未必高明。

人要作不太光明的事，總要先爲自己找些理由。

小五子盡了興，再由軟軟接「棒」。

其實她們如此放浪形骸，表面上是貪圖肉慾徵逐，事實上在她們心底深處却恨透了童先生和常有慶，她們這麼作，就等於向二人示威，或者是一種侮蔑，讓他們戴綠帽子。

小羅羞忿欲死。這種事對他一點也不陌生，但是，每次都是由他自己選擇，由他自己作主，而這次却是被動的。

他的的確確變成了兩女的玩物。

而他由於已服了她們的亢性之藥，又身不由己，一直豎舉不疲。

所以二女可以說爲所欲爲，盡興而罷。

二女去洗澡時，在浴室內大談今夜之樂，且給了小仙蒂顏色看，這眞是她們今生最最得意的事。

藥力褪後，小羅自解穴道離去。

* * *

小羅、「葛三刀」和茜茜三人又在賭場中。

而這家賭場又正好是「中原十二賭坊聯盟」之一的興隆賭坊。小羅一坐下，人家就知道他的身份了。

於是找來了一流的老千，四周自然也佈滿了殺手。

所謂殺手，有的是武藝高強，而有的只是一擊成功的狙擊手。

「天門」的老千四十左右，世故地道：「老弟要賭什麼？多大的枱面？先說明也好有個準備，看來都是道上的朋友。」

小羅道：「賭什麼都成，那看賭什麼而定。」

老千道：「『梭哈』如何？」

小羅道：「行！」

老千道：「賭多少枱面你說吧！但希望不少於五千兩。」

小羅道：「那是當然，我賭錢從不雞零狗碎的。」

他說着却未掏出銀票，目光向四下一梭溜，竟發現潘奇在人叢中，立刻向他招招手，道：「過來！」

潘奇並非怕他，而是怕那披髮人。

他知道，披髮人叫他到處宣傳小羅有「五陰鬼脈」絕症，已活不了一年的動機，不過是要高手不屑動小羅。

披髮人自必是小羅的朋友或親人。

潘奇一生中沒有死心塌地服了一個人，只有披髮人例外。

所以小羅叫他過去，他猶豫了一下，分開人叢走到小羅身旁。

小羅道：「把六千銀票放在我的枱面上。」

潘奇面色一變，正要拒絕，小羅眼睛一瞪。

這一瞪潘奇不由一窒，也有點怕他，因爲他也不是小羅的敵手。

萬一在這麼多人的場面上翻臉動手吃了虧，可就不是五六千兩銀子可以彌補的損失了。衡量輕重，忍痛掏出一疊銀票。

小羅一把奪過來道：「全賭了！」

潘奇哭喪着臉，道：「小羅，那是三萬多兩呀！」

小羅道：「三萬兩在你不多，在我不少，試問，一個好好的大活人被你解剖了一次！這能值多少？」

潘奇吶吶而止，的確，小羅對他已經夠客氣了。

賭局開始，由小羅發牌。

本來牌在他的手中，好像每張牌都聽他指揮。

但這一次他表演了最拙劣的洗牌技巧。

他故意把牌洗散了，使人覺得他是個大外行。

至少老賭徒在洗牌方面是很在行的。

當小羅讓對方「遷」牌時，「天門」說不必了。

不必「遷牌」有兩種動機，一是信任對方，一是有把握。

所謂有把握就是不怕對方作弊。

小羅當然有數，當他發給他自己的第一張暗牌時，「天門」閃電伸手要抓他的左手，但是已稍遲一步。小羅道：「老兄你幹什麼？」

「天門」道：「你弄鬼！」

「別找岔成不成？這麼多的人沒看清，只有你看到了？」

「出門」和「末門」也道：「我們也看到了。」

小羅道：「你們看到了什麼？」

「天門」道：「你這張牌不是自第一張上發的，而是第一張下面第三張處發的，動作太快，別人當然未有看清。」

小羅攤攤手，道：「各位相信嗎？」

四周圍觀的人多爲賭客，他們並不知道「中原十二賭坊聯盟」的事，再看看小羅洗牌的拙劣技巧，自然不信。

所以有幾個賭客道：「這位小友不像個老千。」

小羅笑笑道：「公道自在人心。」

他發了第二張明牌。

「出門」是小八，「天門」是小九，「末門」是「十」，只有小羅是一張「J」，四家合起來，是個兩頭順的架勢。

論牌面自是小羅出賭注，他推出了兩千兩，三家居然都跟了。這是反常的現象，一家都未打下去。

一張牌兩千兩銀子，觀衆不由咋舌。

第三張牌「出門」是一張「Q」、「天門」是「K」、「末門」是「A」，小羅是一張「J」。

這次「末門」的A最大，他下了三千兩的賭注。

這次「出門」打烊，只有「天門」和「末門」跟進，第四張小羅又是一張「J」、「天門」是「十」，「末門」是K，除了小羅、「天門」和「末門」都有「順子」的牌面。

當然，他們也許暗牌是一對。

在牌面上看來，小羅三條是佔盡了便宜。

「天門」道：「請注意！我有『同花』的架勢。」

小羅這次只下了三千兩的注。

以他目前的牌面，以及他第二張牌就出兩千兩來說，此刻只出三千兩，看來是少了些，這使人對他的牌產生「不過如此」之感。

也就是說，他也不過是「三條」而已。

任何一家來個小「順子」都可以擊敗他。

他出三千兩，另外兩家跟進，並未倒打過來。

這也會造成一個印象，那就是他們兩家也在看「順子」，不是一頭順就是兩頭順，看「順子」是很少倒打過去的。

第五張「天門」來了個「Q」，「末門」來了一張九，已成不了「順子」。

這兩家都沒有什麼大不了，只是「天門的希望頗大。

第一，他是看「J」順，又有「同花」的牌面。

即使只有「同花」或只有「順子」，都比小羅的「三條」大。

而小羅這第五張牌却只是一張小八。

也就是說，如果他們的暗牌都沒有「J」小羅就有「四條」的可能，當然，「出門」打了烊，沒有人敢說他的那張暗牌不是一張「J」。

任何人的暗牌如果是一張「J」，小羅就只是「三條」，當然也可以是J、八「富爾豪士」。

這第五張牌「天門」的「Q」最大，由他下注。他把枱面的兩萬五千兩銀票全部推了出來。

場中一片嘩然，「末門」打烊。

一局「梭哈」下來居然有七八萬兩銀子，在大賭場也是破天荒第一次。

小羅默默地推出他所有的枱面。

「葛三刀」和茜茜手心淌着汗。

尤其是潘奇，善財難捨，一臉大汗。

小羅推出所有的銀票之後，立即去翻對方的牌，道：「我就不信你會眞有『同花』或『順子』。」

「天門」本要去阻止他掀牌的。

通常都是自己掀自己的牌，不過掀別人的牌也是常有的事。

但在大賭場中或者正式比賽場合，是不可掀別人的牌的。

任何一種手法及動作，都是可以玩手法的。

小羅把對方的牌掀開來，不由一怔，大叫道：「這可是邪門，既無『同花』也沒有『順子』自然是一對也沒有，居然主動推出所有的枱面。哈！這種亡命賭法我還是第一次遇上。」

「天門」目瞪口呆，他明明是「同花」，如今什麼也不是了。

「同花」往往不是「順子」，也就是說一對也沒有。

一旦看錯了，必然已是傾其所有，全部輸光。

他的暗牌竟是一張非同花的A。

（未完・一）

## 上文提要：

丘浩在老龍洞裡的頭三個月吃盡苦頭，因爲照顧他的呂不悔、厲莫野及李老三經常打罵他，打得他再也不敢想念父母，幸而三名惡人因爲不想被丘浩騷擾，於是敎他一些簡單的刀法身形，好支開丘浩，丘浩這才在痛苦的日子中稍有一點寄託，第四個月，丘浩住進悟空的石室裡，悟空不但沒有打罵他，還敎他唸武功秘笈，丘浩在悟空那裡渡過安樂的一個月後，又要到巧兒那裡去了……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 邪道小子

施教別有用心　設計引入邪道

岩石上流的水少了，從石頭上垂下許多冰棒子，亮晶晶的眞好看，丘浩也發現這兒的野花眞好看，都是從山壁上垂下來的。

他眞想取出小刀擲過去。

「砰！」

「誰呀？」這聲音眞細膩，也好聽。

「是我和尚。」

「野和尚，別是想吃野食吧？你打得過老大嗎？」

悟空哈哈笑道：「和尚認酒不認你呵呵……我們大伙的巧兒，你的差事來了。」

「哇啦」一聲門開了，只見巧兒全身裹在棉被裡，不用猜也知道，她準是身上一件零的也沒有。

悟空笑笑，道：「吶，該妳看管一個月了。」

他把丘浩往巧兒身邊一推，口喧佛號：「阿彌陀佛。」

巧兒冷笑道：「酒肉和尚，別唸了，我們都知道你只會那麼一句『青菜蘿蔔』，哼！」

悟空走了，丘浩感到孤單茫然，他抬頭看看巧兒，那是在等巧兒吩咐。

巧兒看看丘浩，再回頭看看大床上。

這時候，大床上正睡着「人魔」吳非吾。

「怎麼辦？」

吳非吾坐直身子在床沿上，他招手對丘浩道：「過來，過來。」

丘浩懾懦的走到吳非吾身前，那一雙無助的眼神，眞叫人看了心酸。

吳非吾道：「娃兒，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情。」

丘浩只眨眼，不開口。

吳非吾見巧兒關上了大門，又裹着被子滾上了床，他這才對丘浩道：「娃兒呀，本打算早早送你回去的，可是你知道嗎？事情就壞在你那個可惡的老爹身上了。」

吳非吾咬着牙，又道：「你爹聯同附近幾個州縣，下了海捕大公文，弄得我們無法走出洞外，乾脆我再對你小子說，你爹不要你了。」

丘浩聞言，道：「我爹……」

巧兒在被中冒出一句，道：「你爹眞的不要你了。」

丘浩落淚了。

吳非吾道：「你爹下了狠心，他對幾個州縣大人們明白的說，寧可不要兒子，也要找我們十三個人歸案，小子，你爹和咱們卯上了。」

丘冠中就是這種倔脾氣，他還眞的不管丘浩的死活了。

吳非吾又道：「你爹的作風，眞的是又可愛又可恨，娘的皮，親生兒子也不要了。」

他拉着丘浩，低聲又道：「你老子發下話來，他叫咱們殺了你以後，把你的人頭送進城，他私下會感謝，你



說說，這還像是你老子嗎？他這是逼着我殺你呀。」

丘浩哭了。

他知道父親對他十分嚴，也打過他的屁股，可是逼人殺他就過份了。

吳非吾道：「娃兒，你叫我怎麼辦？」

丘浩道：「我不要死。」

吳非吾一笑，道：「你肯聽話嗎？」

「我聽話。」

「那行，你就住在老龍洞，叫那些官差們去找吧，找上天邊，他們也找不到。」

他又問丘浩道：「吃過飯沒有？」

「喝了一杯酒。」

「是和尚給你喝的？」

「是。」

「哈，悟空也大方了，別人想喝他的酒，門都沒有，他却送給娃兒喝，他難道有毛病？」

丘浩道：「和尚叔叔對我很好。」

吳非吾道：「只要你乖，我們對你也好。」

「神偷」巧兒一笑，指着一邊的桌子，道：「去，桌上有吃的喝的，你自己喜歡吃甚麼？」

丘浩一看，桌上堆的還眞不少。

這時候，巧兒伸出一條粉白如玉的手臂，只一摟，便又把吳非吾拉進她的被子裡去了。

兩個人又滾在一張被子裡，只不過丘浩吃了一驚，因爲他看到巧兒阿姨像個吃人的母老虎，她壓在吳非吾的身上亂抓又咬，眞狠！

不過奇怪，吳非吾不但不叫痛，反而哈哈的大笑起來。

丘浩一看就明白了。

他更想起和尚叔叔告訴他的話，遇到這種事，就得閉上眼睛。

丘浩坐在桌邊上，他兩隻眼睛閉一雙，口中唸唸有詞不開腔，當然，他唸的是悟空的棒法秘笈「旋空十八打」。

他的手上還捧着兩個滷蛋，對於床上的兩個人，他眞的不敢抬頭看。

＊　＊　＊

大床上眞精彩，那張錦緞被子就好像飄浮在海面上一般的起伏不定，晃盪有致，有多少人想着，甚至花錢也難得一見的景緻，丘浩却不敢看。

丘浩甚至大氣也不敢出聲。

只不過時間一久，他眞的乾坐得慌，他想走出門外，可又怕驚動大床上的兩個人。

其實，丘浩已經很滿意了，只要不挨揍，他就很高興，如今再聽說爹不但不救自己，還想叫人切下他的人頭，這算甚麼老子？

＊　＊　＊

丘浩聽聲音，便想到呂大叔與白阿姨二人在床上的樣子，那時候，他常被呂不悔揍得鼻青臉腫。

聲音是差不多的，好像動作也差不多，只不過這個巧兒阿姨喜歡騎在吳大叔的身上。

當大床上的吳非吾與巧兒完成一個段落之後，總是發覺丘浩識趣的閉上眼睛，巧兒總是笑對吳非吾道：「眞的跟他老子一模樣的正經八百呢。」

吳非吾笑道：「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你要是生個兒子，準是屬鼠的，哈！」

「神偷」巧兒笑罵道：「去你的，我就不信他是龍，有機會我會傳他兩手，叫他知道幹小老鼠也不錯。」

吳非吾忽然一拍巧兒的屁股，笑道：「對呀，他爹找咱們痲煩，那好，咱們就把這小子調教成邪道高手，弄幾個大案子有他的份，我操，看那個丘閻王眞的能宰殺他的親生兒子呀！」

巧兒點頭，道：「好主意，我贊成。」

可好，丘浩的命運註定了。

＊　＊　＊

「人魔」吳非吾是個說幹就幹的人物，大床上熱被窩裡弄乾坤，就那麼一陣「大戰」之後高了興，「呼」的一聲掀起被子便穿衣褲。

他的動作很粗野，嚇得丘浩一瞪眼。

大床上的巧兒一聲叫：「要死了，想把我凍死呀！」她叫着，便立刻又把被子裹起來。

丘浩只一看，大床上有張被單濕了一大片，他還以爲大人睡覺還尿床呢！

＊　＊　＊

吳非吾起身走到桌子邊，拿起酒壺，一口氣就是半壺酒喝下肚，然後，他對着吃驚的丘浩左看看右瞧瞧，大聲對床上的巧兒笑道：「操他親娘舅子的，這個娃兒是材料，如果我們在他身上仔細的琢，小心的磨，必成大器也。」

巧兒道：「那就看你的了，老吳。」

「得，由我安排準沒錯。」

他伸出大毛手，摸摸丘浩的頭。

丘浩不敢動，吃驚的一哆嗦。

於是，「人魔」吳非吾在床邊抓起一隻牛角，他把牛角對着一個室內洞口吹起來。

只吹了五七聲，巧兒在床上叫：「老吳，大冷的天，爲甚麼要勞動全體出席？我不去。」

吳非吾收起牛角，笑道：「這是大事，大伙都得到，主意又是妳出的，怕是我一個人難以說服大家，走！」

巧兒看看丘浩，只得披衣而起。

這兩人裡面套着貂皮衣，外面罩着羊皮褲，再冷的天，他們也不會哆嗦。

丘浩在哆嗦，他冷呀！

丘浩被凍得面泛青，巧兒到底是女人，她把自己的一件小皮襖抛給丘浩，道：「娃兒，這件送你穿，你在室中別出去，小心你吳大叔揍你。」

丘浩接過小皮襖，立刻披在身上，這是一件豹皮做的毛背心，雖說沒袖子，可也暖和多了。

就這已令他滿意了，當吳非吾等着巧兒打扮的時候，遠方傳來咒罵聲，有幾句還眞嚇人。

「操他娘，幹甚麼呀？大冷的天找痲煩！」

「呸，眞冷呀，老大可不是犯賤吧？」

「走，奶奶的是不是天塌了，偏在這時候放臭屁！」

這些聲音是發自不同的地方。

這些聲音又往一個地方集中。

吳非吾催巧兒快些，不能叫大伙久等。

巧兒的首飾全用上了。

別看就這麼在老龍洞聚會，又是自家十三人，可是她就要打扮齊全。

只見一個雕花首飾盒中，取出的頭飾就嚇死人——翡翠簪子兩隻、挽髮玉帶一個、帶上的寶石都是白果一顆那麼大，算一算就有十多顆，耳墜子兩邊掛，就如同掛了兩串大葡萄，精光閃亮的，她的耳朵也吃得消，脖子上也掛得琳瑯滿目，宛似一個番婆子，其中有一串珍珠乃是三圈套，有一圈垂到肚皮下，錦羅衣、三湘褲，綳頭鞋上繡鴛鴦，走起路來扭呀擺呀響叮噹。

「神偷」巧兒說得對，弄來這麼多寶物，此時不戴上，在外面的地方又不能戴，多可惜呀！

丘浩看得就直了眼，他心中可明白，娘一樣也不襯，粗布痲衣三兩件，比這巧兒……

* * *

吳非吾眞急了，他催着：「巧兒，夠了吧，又不是上台唱戲。」

巧兒的粉盒取出來了。

她還笑個媚眼扭下腰，道：「那是你老大的枕邊人，不打扮能行嗎？你叫我輸給齊飛兒，還是輸給白盼兒？你不也見過二人的打扮了，你還直叫好，哼！」

吳非吾哈哈笑了。

「喲，原來妳怕她們勾引我呀？嗨，我是老大，老大的尊嚴我還有，我們在一起二十年，到後來還鬧內鬨不是？去！」

這倒也是實情，「黑獄十三煞」在這老龍洞中，除了有生意要出洞，平日裡大伙在洞中過日子，各有所好，各得其所樂，無憂無慮，誰也不打誰的主意，在盟約上，大家尊稱吳非吾一聲老大，還不只是吳非吾的武功高，他也是個足智多謀的人物。

江湖上，武功高而又具智慧的人，這個人就是個領導人物。

既然尊稱老大，下面的人就得聽他的話，就算有人不服氣，照樣也得順從。

* * *

吳非吾拉着巧兒走出門，他回頭對丘浩道：「關好了門，你可以睡大覺了。」

丘浩道：「我守在門外行不行？」

吳非吾道：「你不怕凍着？」

丘浩道：「阿姨這毛衣好暖，我不冷。」

吳非吾看看巧兒，道：「他犯賤不是？」

巧兒道：「鎖上門也好，咱二人裡面藏了不少寶，掉一件咱們也不知道。」

不錯，寶石太多，就算掉一件也難發覺。

這世上，有許多有錢的大爺，他們自己也弄不清他們到底有多少錢。

一個多得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有多少錢的人，這種人才配稱得上是富人。

如果一個瞭然於自己存了幾多個錢的人，這個人最多餓不着肚子。

吳非吾就是多寶之人。

聽了巧兒的話，吳非吾把石門鎖上了。

丘浩看着二人走遠，他才十分珍惜的撫摸着巧兒送給他的那件皮背心，毛眞軟，一定很值錢，雖然是背心，但穿在他身上，已經連膝下也蓋上了，就像是一件無袖大衣。

丘浩很高興，他把兩把小刀取出來，這些日子，他在這小刀上還眞下了功夫，他自覺也有力氣了，他相信同年的孩子已經打不過他了。

他也學着空中旋身，那更好玩，他每天都會把同樣的動作弄上幾十遍。

唯一令丘浩難過的，就是他爹爲甚麼要他的人頭？

丘浩心中開始不平了。

* * *

那是一間十分怪異的洞室，洞室不成形狀，歪七扭八的方圓二十丈那麼大的地方，就算是地面，也是岩石似墳，牆就更不用說了。

吳非吾與巧兒雙雙出現在洞口的時候，四週牆上的長明燈已燃上了，幾處大石頭上，正蹲着十一個面色十分不愉快的人物。

眞妙，「逍遙仙子」齊飛兒還在自己的臉上塗粉呢，另一個「千面人狐」白盼兒扭呀扭的一身寶氣，也往巧兒這邊過來了。

可不是嘛，女人碰在一起，總會評頭論足一番。

這三個女人就相視而笑了。

* * *

「人魔」吳非吾走到正中那塊大石頭上，他的一腿踩在石頂，然後點算人數。

不錯，十三個人全到了，山洞中，那個洞中通風，牛角號一吹都聽得到，當然全來了。

呂不悔第一個發問：「吳老大，你該不會不想看管那個小王八蛋吧？」他好不容易看管了一個月。



吳非吾笑笑道：「誰說的？」

「那又是爲甚麼？」

吳非吾道：「咱們都明白，消息傳來，洛陽知府丘冠中那傢伙果然夠狠，他和咱們卯上了，聲聲要見他兒子的人頭，當然，目的就是想抓咱們。」

「鬼叫天」石大海尖聲笑道：「咱們大伙不出洞，他能啃咱們一口？」

「太行山君」尚不邪也笑道：「老子十年不出洞，哈……」

吳非吾道：「錯了，眞要豁上幹，誰怕誰？」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就爲了咱們那個宗旨——不殺清官，才逼得咱們不出洞。」

突然，李老三問：「老大，那個最愛骨董的洛陽總兵丁化龍，他還未動身？」

吳非吾道：「他不能永遠留在洛陽的，我正在注意這件事，只要一有消息，咱們就下手。」

「太行山君」尚不邪不高興的道：「娘的，這不爲，那也不是，我正在被窩溫柔呢，却把我和飛兒召到這風洞中吃西北風，有毛病不是？」

齊飛兒聽得不在意，她還哈哈笑起來。

吳非吾大聲乾咳，道：「伙計們，我和巧兒商量過，有個計謀你們聽一聽。」

「說！」

「快說出來！」

齊飛兒拉着巧兒的手，笑道：「不在床上享受，你們出的是甚麼點子？」

巧兒抿嘴不開口，只聽吳非吾道：「伙計們，那丘冠中不是決心找咱們痲煩嗎？已經半年了，他還不放鬆，我再三一想，決定給姓丘的製造個大難題！」

「甚麼樣的難題，快說呀！」屠大年可急了。

吳非吾道：「咱們把丘冠中的兒子引入邪道，傳這小子武功，帶着這小子去闖江湖，我就不信姓丘的也把他的兒子斬首！」

他此言一出，大伙怔住了。

吳非吾又道：「我見那娃兒是個練武的材料，咱們何不培養個接班人？」

呂不悔一聲吼，道：「別弄巧反拙，等他學了本事，反而和咱們作對，那就划不來了！」

吳非吾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小娃兒跟着咱們過日子，日子久了，他就有咱們的作風，各位，這世上有多少父母盼望兒女成龍成鳳呀，丘冠中自不例外，可好，咱們把他兒子弄成吾道高手，丘冠中知道以後，不氣死，也會躺在床上三年起不來。」

他的話說完，石洞中一片嗡嗡聲，你一言，我一語，爭論着不知同意還是反對。

吳非吾立刻高聲道：「老規矩，舉手表決。」

大伙不開口了。

吳非吾一笑，道：「贊成的舉起手吧！」

他當先舉起手。

巧兒當然也舉手了。

緊跟着，悟空和尚也舉起手，他張口喝了一口酒。

「拐子」李老三馬上舉起雙手，他不但舉雙手，心中還打算先要帶丘浩在自己身邊。

因爲丘浩可以爲他暖被窩、倒尿壺、搥腿，用處可大着呢，他當然舉起雙手。

於是，慢慢的，齊飛兒也舉手了，齊飛兒還瞟了尚不邪一眼，尚不邪急忙也舉手。

尚不邪本來是反對的，但見他的女人一瞟，便軟化了。

然後，「過山虎」萬子壯也同意了，西山斷崖上，他與齊飛兒、尚不邪住在一起，他不得不同意。

三個女人兩個同意，如果白盼兒不同意，那多沒面子。

她用肘子輕碰身邊的呂不悔，便先把粉臂舉起來了。

但呂不悔就是不舉手，這可惱了白盼兒，只見她把美眸一斜，立刻扭呀扭的往厲莫野身邊去了。

呂不悔吃了一驚，立刻橫身攔住白盼兒，「妳去那裡？」

「我當然去一個愛我的人的身邊。」

「我就愛妳呀！」

「你愛我，爲什麼我舉手，你却反對？」

呂不悔怪叫道：「這是兩碼子事呀，妳……」

白盼兒道：「我沒面子，你看人家尚不邪，齊飛兒舉手，他贊成，夫唱婦隨你都不懂，我們還說什麼恩愛？到此爲止吧！」

呂不悔一急，立刻雙手舉起來，大聲道：「我贊成，奶奶的，誰要是反對，我揍誰！」

白盼兒笑得很媚，她面部表情本來就善變化，如今變成冷冷的笑。

呂不悔一看，幾乎就要跪下了，他伸手去拉白盼兒，道：「我的姑奶奶，妳千萬別抛下我呀，我不是已經聽妳的了嗎？」

「閻王」厲莫野已嘿嘿笑，道：「呂不悔，大丈夫何患無女人？你替咱們男人留點面子好不好？」

呂不悔回頭吼道：「去你的！面子值多少錢一斤？你還不是想我的盼兒！哼，你最好少打主意，否則……」

「否則你咬我？」厲莫野也不含糊。

「人魔」吳非吾火大了，他大吼一聲，道：「你們這是在幹什麼？咱們這是在商議大事呀，爭什麼風吃什麼味？要爭要吃，回頭你們三人去攪和去！」

果然有用，厲莫野不作聲了。

白盼兒被呂不悔拉着手不放。

吳非吾這才高聲道：「好了，大半

人通過，等於大伙贊成，就這麼說定了。」

吳非吾回過身來向巧兒道：「我的心肝，這往後如何調教那小娃兒？」

「神偷」巧兒道：「若是依我看，不如先把那娃兒交在扁鴉大夫那兒。」

悟空就驚訝的問：「爲什麼要交給扁鴉？那老小子是個老怪物，別把娃兒毒死了。」

巧兒冷笑道：「他不敢的，如果他把娃兒毒死，我剝他的皮。」

吳非吾道：「爲什麼先交給扁鴉？」

巧兒道：「你們怎不多想想，小娃兒過了年才六歲，他有多大力氣跟我們練武功呀？不如先由扁鴉給他調理一下身子，當然，更重要的是要扁鴉替他洗腦，等過個三五月，娃兒忘了他的出身，變得和我們一樣有出息，那時候再傳他武功就容易了。」

吳非吾第一個拍掌大笑起來。

他笑，大伙便跟着笑，這就表示大家已經同意了。

於是，那乾巴瘦的拐子李老三道：「喂，沒事了吧？我要回去睡大覺了。」

吳非吾道：「過了年，開了春，咱們也該露露面，看一看江湖上有什麼動靜，洛陽城的丘冠中對咱們不死心，咱們離他遠一點，至於那位總兵，嘿……」

「太行山者」尚不邪道：「老子忘不了丁化龍的骨董，老大，你得打定主意了。」

尚不邪說着，又對呂不悔道：「你們四個人不是去了一趟總兵府嗎？說一說，咱們這一回齊動手。」

「海裡蹦」屠大年沉聲道：「怎麼動手？姓丁的機關有三重，他的骨董放在地窖裡，三重機關都帶响聲，只要一有聲音，弓箭手便由三個方向出來了，三方面的弓箭交叉着射，你想想有多厲害。」

巧兒道：「所以我們四個才被抓進牢裡。」

尚不邪瞪眼了，如果那麼嚴密，天大的本事也難得手。

吳非吾道：「別慌，過了年，咱們再打探。」

他看看巧兒，又道：「回去吧，咱們把小娃兒送去扁鴉那裏。」

於是，會開完了，大伙各自又回到自己的石室中。

當然，呂不悔一直拉着白盼兒不鬆手，他還眞怕白盼兒跟厲莫野走掉呢。

*　*　*

一道石洞窄口，距離老龍洞口不過三十多丈深處，吳非吾拖着丘浩，道：「娃兒，我現今送你去個地方，你的造化就大了。」

丘浩不懂什麼叫造化，他看着吳大叔不說話。

「記住，一切要聽扁老頭的，他給你吃什麼，你就不能拒絕，他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你如果不聽話，這一輩子就別想出來了。」

丘浩吃驚的道：「吳大叔，我去那裡？」

眞可憐，丘浩的口氣像個小要飯。

「你要和一個老頭兒住在一塊，走，前面就到了。」

丘浩跟着吳非吾來到一處斷壁下，只見他用力托起一塊巨石，下面露出一尺寬的石縫。

吳非吾把巨石固定，便彎下身叫起來：「老扁，老扁，快過來。」

丘浩也看見了，石縫裡面有光綫，好像很寬敞，草叢樹木還有花，香味飄出來，帶着那麼一點苦藥味。

就在吳非吾的叫聲甫落，石縫中露出半張老人臉，那是一張十分蒼白的臉，面皮白得幾乎與白鬍子一樣的白。

「主人，你叫老朽？」

吳非吾道：「扁老頭，我今叫你做件事。」

「主人，什麼事？」

吳非吾道：「我們大伙弄來個娃兒，想把武功傳給他，只可惜這娃兒年紀太小，我的相好出主意，她叫把娃兒送來你這兒。」

「主人，送我這兒學醫道？」

吳非吾道：「老扁，你別把事情弄錯了，送來你這兒，是要你弄藥物把他調教一番，最好能調理成一身銅筋鐵骨還不怕水淹，你……能辦到嗎？」

扁鴉道：「老朽盡力而爲，那娃兒……」

「在這兒，你看看。」

他用手按着丘浩的脖子，好叫扁鴉看清楚。

扁鴉在洞內道：「主人，送進來吧！」

洞口那麼小，怎麼送進去？

丘浩就算爬也爬不進去，他驚訝的看着洞內。

丘浩也沒有忘記吳大叔剛才說過的話，如果丘浩不聽話，他這一輩子也休想再出來了。

如果眞的是這樣，那麼洞中的大夫一定在這兒住了不少年了。

丘浩正在想着，吳非吾已走到附近一個凸出的岩石旁，只見他雙臂用力猛一頂，又把一塊大石墊在巨石下面。

吳非吾動作熟練的又走到那小洞口，他雙手勾住巨石往上捧，口中大叫：「快進去，丘小子。」

丘浩見那洞中又大了半尺，應該可以爬進去了。

就在他猶豫之間，洞內伸出一隻乾瘦的枯手，扁鴉已叫道：「進來吧！」

丘浩已沒有猶豫的低頭平身貼在地面，他把一手遞進去，立刻被裡面的老人拉進洞裡去了。



「哈……」

吳非吾把巨石放下，又把附近凸出的巨岩下墊的石頭移開，這才愉快的走了。

*　*　*

丘浩從地上爬起來，他幾乎嚇一大跳，站在他面前的老者不但鬢髮蒼白，便手背上的汗毛也白了。

他再往四下裡看，眞的令他倒抽一口冷氣，因爲這兒眞奇怪，像個螺旋形似的，下面大上面小，直到從百丈高處射下一綫光芒，橢圓形的峭壁上長着各種草籐，大冷的天，石壁上還有幾株美艷的花朵。

丘浩不知道這裡有多大，他覺得如果想出去，大概只有從剛才進來的那個小洞了。

現在，那老者拉着丘浩的小手仔細的看了一下，便對丘浩道：「孩子，你跟我來。」

丘浩點點頭，他除了答應，又能怎樣？

那老者走了兩丈外一點，左手一撥石壁上的長青籐子，立刻就見一扇小木門露出來，丘浩這才發覺小門內是個小小石洞。

老者正是扁鴉，他把丘浩拉進石洞中，先是取出一件破爛棉襖爲丘浩披上，便自言自語的道：「所幸來得早，還有得救。」

丘浩一怔，不明白老者的意思。

扁鴉指着洞內那木架撐的床鋪，對丘浩道：「我給你吃一碗湯藥，你立刻睡一覺。」

丘浩道：「我不想睡，老公公。」

「你一定會睡的。」他在一個瓦罐中倒了一碗湯藥，笑呵呵的對丘浩道：「快喝下去。」

藥很苦，丘浩未進來的時候就聞到了。

老者見丘浩猶豫，便把碗送到丘浩的嘴邊，道：「快呀，你不吃，就會害上一場大病。」

丘浩不相信，因爲他感覺自己精神好得很。

只不過他見老者有些急，便張口閉眼，一口氣把一碗苦藥喝下肚子去。

扁鴉很高興，他把丘浩按在床上，爲丘浩蓋上那張破被子。

初時丘浩沒睡意，但不久，他便閉上眼睛了。

丘浩眞的睡着了，而且睡得十分沉。

扁鴉坐在床邊，他手中拿着一條大布巾。

不久之後，扁鴉便開始爲丘浩拭汗。

如此寒冬，丘浩會冒出一身大汗，而且宛似淋了大雨一般，實在令人奇怪。

扁鴉的布巾已擰出水了，床上的丘浩尚不知道自己冒了那麼多的汗。

*　*　*

兩個時辰之後，丘浩醒來了，他只一醒過來便叫餓，扁鴉早已準備好東西等他吃。

洞中石桌上放的是吃的東西，石桌一旁有個煉丹爐子，爐火不旺，但爐子上的鐵鍋在冒青煙。

丘浩有些疲倦的樣子，他發現床邊有一些水漬，但未注意那是他身上流出來的汗水。

丘浩坐在石桌旁，他吃了許多，而且也喝了不少湯，他很奇怪洞中的東西是怎麼來的。

其實，這兒還有一批人，那些人與扁鴉一樣，是不能出洞的，那些人各有職責，按時拋來扁鴉需要的東西。

當然，丘浩一定會知道這一切，當他長大以後，他什麼也就明白了。

*　*　*

扁鴉很高興有個娃兒來陪伴他，爲了叫丘浩喜歡他，他把布巾抖着叫丘浩看：「孩子，你看你流的汗水。」

丘浩吃驚道：「老公公說笑吧？我怎麼有那麼多的汗水，我的衣服……」

他摸摸，又笑道：「我的衣服沒有濕呀！」

扁鴉笑呵呵的道：「就算我對你說了，你也不一定會明白，我告訴你吧，你早就病入五內了。」

丘浩道：「老公公說我要害病？」

「不錯，而且要害大病。」

「我怎會不覺得？」

「等你覺得的時候，你已發高燒昏迷了。」

「你怎麼知道？」

「我是大夫呀！」

丘浩道：「你看出我要生病了？」

「當然。」

扁鴉翻開丘浩的眼皮看了一下，笑笑道：「孩子，你知不知道你應該早就生病了，我是說幾個月之前，你就應該大病一場了。」

丘浩道：「我早就要生病？」

「是的，你的眼皮內有銀絲出現，那是通心肝的病，多半是受驚過度，而你未發作出來……小兒驚病是可怕的，再說，你的人中有顏色，那是風寒之災，你又未發作出來，如此寒天，你是怎麼抗過的？」

丘浩當然不知道，如果他知道半年來他吃的苦，那種不容他自在的日子，他眞的是被嚇得不敢生病了。

病魔也怕惡人，丘浩就是受凍受驚又挨揍的過日子。

漸漸地，丘浩也想通了，老公公的話有道理。

扁鴉摸摸丘浩的頭，低聲問道：「你……是孤兒？」

丘浩搖搖頭。

扁鴉怔了一下，又問：「你爹娘認識他們？」

丘浩又搖搖頭。

扁鴉冷哼一聲，自言自語道：「眞作孽，如此小娃兒，他們也偷偷拐走

，眞惡人也。」

丘浩不明白扁鴉說什麼，他只想先吃個飽。

而扁鴉還以爲丘浩是被吳非吾幾個惡人偸拐回來的。

他當然不知道，丘浩乃是當今洛陽知府大人丘冠中的兒子。

* * *

丘浩與扁鴉住在這小洞中，地方是小了些，但丘浩是快樂的，雖然丘浩每天吃的東西大部份是扁鴉煉的丹丸與草湯藥，但扁鴉從來不打罵他，有時候，扁鴉還會敎他認認字。

只不過丘浩似乎變了，變了個頑童一樣。

這就是人說的——不打不成材，如今沒有人打他，扁鴉又拿他當小朋友對待，丘浩就不怕了。

丘浩還往斷崖攀，然後從高處躍下來，便是跳吧，他還學着旋動身體，時常被摔得半天爬不起來。

當然，丘浩的懷中還有兩把小刀，他每天擲刀玩，久了，還眞準。

他已經忘記他的出身了，他把心思放在兩把小刀上，只要有刀玩，他就愉快的笑了。

* * *

扁鴉除了不喜歡看到丘浩玩刀子外，他總是笑容滿面的對丘浩說笑。

扁鴉也不喜歡丘浩爬高，但他又不敢阻止，因爲他以爲自己的話說多了，有一天傳進吳非吾的耳朵裡就慘了。

扁鴉不想餓死在山洞裡，如果他不聽吳非吾的話，吳非吾就會不許送吃的來，當然，更重要的，乃是吳非吾知道扁鴉醉心於煉丹，他如果不送材料來，扁鴉的日子比坐牢還苦十分。

扁鴉就常說這兒是黑獄。

老龍洞中住了十三煞，那些被囚在這兒侍候十三煞的人，當然身處黑獄了。

* * *

時光就是快得嚇人，匆匆的春去夏來，又見秋了。

有一天，丘浩光着屁股在爬山崖——他已不會摔下來了，而且半空中也會旋轉身子。

丘浩已經三個多月不穿衣服了，在這種地方，誰也看不到他，穿衣服多麻煩。

丘浩身上的肌肉是硬實的，肉不多，但長的都是地方，這樣，他的身子就壯碩了。

* * *

扁鴉有一天拉着丘浩，低聲道：「孩子，你大概要離開我這老人家了。」

丘浩道：「不，我永遠和公公住在這兒。」

扁鴉笑笑道：「吳老大不會答應的。」

丘浩道：「他來找我，我不出去。」

扁鴉道：「你想到沒有，你若不聽他的話，他就會把你餓死在這兒，我也會餓死。」

丘浩不說話了。

扁鴉道：「孩子，老朽送你一句話，希望你只記心頭別對他們說，行嗎？」

丘浩道：「我不對他們說。」

扁鴉還把耳朵貼在石壁下聽了一陣子，才拉過丘浩在身邊，道：「孩子，刀可以殺人，但刀也可以救人，你記下了。」

丘浩眨眨眼睛，他似懂不懂的叨唸着這兩句話。

扁鴉却嘆口氣，又搖搖頭。

* * *

「老扁，老扁，那娃兒怎麼樣了？」

嚇了石室兩人一大跳，扁鴉匆忙起身，把身邊的丘浩穿好衣裳。

洞中又傳來聲音，那是吳非吾的聲音，丘浩雖然很久未聽過，但還是聽得出那是吳大叔在叫喊。

扁鴉拉着丘浩來到那塊巨岩後面：「吳老大，你很準時嘛。」

外面正是吳非吾，他嘿嘿笑笑，道：「扁大夫，辛苦你了。」

扁鴉道：「老夫已辛苦了十七年了。」

這時，外面傳來女的聲音，那是神偸巧兒的：「喲，老扁吶，你的精神滿好嘛，娃兒調治得怎麼樣了？」

扁鴉道：「若非老夫及時發覺，這娃兒半年前就沒有命了。」

巨岩開始慢慢的移動了。

洞外面，巧兒道：「怎麼說？」

扁鴉道：「驚嚇過度、風寒入骨，一旦發作，非死不可，所幸……」

「所幸你救了他？」

「不錯。」

「你也救了你自己。」

扁鴉全身一哆嗦，還好把丘浩治好了，如果丘浩死掉，那眞是一百張嘴也說不清，因爲丘浩是好端端的進來，吳非吾當然不干休了。

吳非吾如果不干休，扁鴉就慘了。

* * *

岩石下面的洞又露出來了，巧兒已在外面招手，道：「娃兒，快爬出來。」

丘浩眞是不想出去，他不捨得離開扁公公，他現在眞怕又被幾個惡人揍。

他無奈，因爲扁鴉也示意他快出去。

洞外面，吳非吾已沉聲道：「小子，怎麼不出來？」

丘浩不由得想落淚，他已經彎腰了，但忽然又抱住扁鴉親了幾下，却也親得扁鴉流出淚水來。

丘浩爬在地上，身子只一滾，便聞得身後「咚」的一聲悶响，已聞得吳



非吾叱罵道：「你小子再不滾出來，吳大叔就關你老死在裡面！」

他走到丘浩面前，手已揚起來了。

巧兒伸臂一格，道：「半年不見，見面就打，像話嗎？」

她對丘浩上下左右的仔細瞧，又捏捏身上的肉，嘖嘖不絕的笑道：「扁老頭確有一手，半年之間全變了，除了更白一些，一身肉硬扎扎的嘛。」

吳非吾伸手抓住丘浩，只一振臂，便把丘浩提起來了。

他秤東西似的上下掂了幾下，哈哈笑道：「這老扁眞有一套，半年之間變了樣，也長高不少，哈。」

巧兒拉過丘浩，道：「娃兒，阿姨教你學本事。」

丘浩道：「學什麼本事？」

「咻！」

好鋒利的一把尖刀，也不知是從什麼地方發出來的，只見巧兒的尖刀平削如電，十幾根老藤已應聲而斷，刀芒流電一束閃過，那尖刀又不見了。

只這一手，丘浩看得眼也直了。

「學不學？」

「學。」

「哈……」巧兒得意的笑了。

吳非吾却對丘浩道：「打從今日起，你白阿姨教你練功夫，吳大叔也教你，而且，以後別的大叔們也會教你，只不過有件事情你可得弄清楚。」

丘浩道：「我聽話。」

吳非吾道：「你當然要聽話，而且要跟着大叔們去幹大事。」

丘浩道：「大事是好事吧？」

吳非吾道：「當然是好事。」

丘浩道：「好人才做好事的。」

吳非吾道：「我們就是好人吶。」

丘浩道：「大叔，你們不是惡人嗎？」

吳非吾笑罵道：「小兔崽子，那是別人說的，你怎知惡人好人？」他看看巧兒，又道：「天底下的人太多了，沒有人會承認自己是惡人，小子，什麼叫惡人？誰又是好人？嗨，誰的本事大，誰才是好人吶，哈。」

丘浩怔怔的，他當然一時間是想不通的。

他那小小的心靈上，更不會知道「黑獄十三煞」要把他塑造成惡人，等着他老子丘冠中如何處置他。

吳非吾十三人是不會把丘浩當成他們的接班人的。

他們只想拖丘浩下水，眞是歹毒！

* * *

想學武功，當然得下苦功，丘浩跟着巧兒學刀法，當然，巧兒是不會盡傳所學，她只是敎丘浩一路刀法，巧兒可不想把丘浩調敎成一流高手，那會叫她日夜不安的，因爲丘浩雖然有些變了，可是他能忘記過去嗎？

「人魔」吳非吾也一樣的心情，吳非吾的「銀絲魔爪」十八殺，他只敎丘浩學了三殺就停住了。

巧兒的刀法辛辣，但她的雙鏢也是一絕，只可惜她不把打鏢的要訣傳授給丘浩。

* * *

匆匆兩個月過去了，丘浩學會了招式，差的只是火候與力道，一大早，吳非吾拉着丘浩就走了。

巧兒沒有走，她笑對丘浩道：「去吧，只那麼幾手，如果你練透了，江湖上，你就是個人物了。」

她拉過丘浩又仔細的看，細聲細氣的對吳非吾道：「我若是能生個像這樣的娃兒，該多好。」

吳非吾笑道：「也許，嗯，也許我們太過火了，等會我回去問扁大夫，要他告訴我們怎麼樣才能造出個天庭飽滿地訣方圓的好寶寶。」

「哈……」巧兒大笑起來。

* * *

吳非吾摟緊巧兒好一陣啃又咬，這才鬆開手，只見他冷冷的對丘浩道：「我今送你上船住，你風大叔會傳你一些功夫，好好的學，學會了，你這一輩子吃香喝辣用之不盡花之不完。」

丘浩只有點點頭，他奇怪怎麼又要上船去？

吳非吾取過牛角對着一個石縫「嗚嗚」的連吹三聲，不旋踵間，便聞得一陣磨蹭聲，一道狹縫裂開一道尺半寬的洞口，吳非吾拉着丘浩便擠出去了。

二人身子剛站定，那石縫立刻又合上了。

丘浩這一看，外面盡是祟嶺大山，白雲在他們的足下飄過，蒼松翠柏，滿山綠油油的，比在洞中可舒暢多了。

* * *

丘浩在「老龍洞」中一年了，他好像對外面很陌生，也好奇，當吳非吾拉着他下山峯的時候，他有些目迷十色，覺得什麼也好看。

吳非吾拉着丘浩只往那兩里高山峯，却忽然又開始往山峯一側奔去。

丘浩頓感奇怪，不是下山嗎？怎的又往山上走？

就在他迷茫不敢開口問的時候，忽然傳來「嘩嘩啦啦」水聲，這是從什麼地方傳來的？

只不過繞了個半山腰，丘浩立刻看到奇景了。

不遠處，一道山溪流下來，斷崖處就如同狗伸舌頭似的一道大飛瀑，嘩，飛瀑前面是個大水潭，潭面上還有條船，這條船也像小屋子一般，這時候，船頭上圍坐着三個黑不溜粗的赤背大漢。

吳非吾已高聲喊道：「喂，大舌頭，這娃兒是你的了，你可要好生加以調敎呀！」

船上三人齊抬頭，緊接着，飛一般的一個大漢奔來了。

這人正是「邪刀」風雲。

風雲說話好像吃麵片一樣，大伙就叫他大舌頭。

* * *

「老大，輪到我了？」

風雲看看丘浩，他的雙目一瞪，嚇得丘浩一哆嗦。

吳非吾道：「這個月輪到你了，你教過就送去給萬子壯，別再打擾我了。」

風雲道：「老大，這小子的資質如何？」

吳非吾道：「要怎麼說，他是個娃兒，你擔的什麼心？巧兒教了他一路刀法，我也傳了他幾招魔爪，至於你，你看怎麼辦吧。」

他要回身走，船上的屠大年與石大海二人叫起來了。

石大海吼道：「喂，老大，好不容易出洞來，哥兒幾個船上喝幾杯呀！」

屠大年也叫道：「來來來，每天抱着女人也不嫌膩，下來養精神吶，老大。」

吳非吾哈哈一笑，道：「他娘的，酸甜苦辣鹹淡臭，各人的口味不同，老子我喜歡光溜溜，你們只喜歡水上湊，湊也可得注意些，別把生人引上來呀。」

吳非吾說完回身就走，刹那不見影跡。

風雲抓住丘浩，道：「走，跟風大叔到船上去，小子呀，風大叔有個怪毛病，你可得忍着點。」

丘浩靦覥的道：「我不會惹大叔生氣的。」

風雲笑笑，道：「那算你聰明，小子，你跟在大叔身邊，想學點什麼呀？」

丘浩如今有思想了，他心中琢磨，學什麼都無關重要，要緊的是你別打我。

天下的孩子都怕打，爲什麼都怕挨打？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爲他們打不過那個打他的人，如果這個挨打的是個大人，打他的人就有所顧忌，所以孩子長大後，便他的父母也不再打他了。

這年頭，兒子打老子的事件太多了。

* * *

丘浩當然打不過十三煞，所以他只有順從，就如同天下所有孩子一樣的順從。

如今，風雲問他學什麼，他乖巧的回答：「風大叔，你高興教我什麼，我就學什麼。」

風雲一聽就樂了，因爲這是當惡人的基本條件。

爲什麼這是惡人的基本條件？圓滑嘛，天下任何一個惡人，處在別人屋簷下的時候，一定表現得既老實又可愛，說出的話，比眞的道理還道理。

你看人家丘浩，只一句話就樂透風雲。

風雲是個大舌頭，話出來的話有些漏風，他的個頭也大，這時候，左臂一圈，便把丘浩抱起來，就在這巉岩峭壁間，他老兄八步趕蟬上了船。

那是條什麼樣的船？

也不知從那兒弄來四個大木桶，上面鋪的是厚木板，就在這板子上搭起一間小木屋，最奇怪的是那作支架的四個大木桶，是放在幾塊長板木上，這樣便又增加一倍浮力，小木屋內三張床，中間堆的是滷肉大餅什麼的，小木屋外面坐着兩個人，正是「海裡蹦」屠大年與「鬼叫天」石大海二人。

丘浩被風雲放下來，那浮船晃也未晃一下。

丘浩抬頭看，立刻發現有四條粗蔴繩分四個方向，把這小怪船拴在岸邊石頭上。

再看水面，小木屋距離水潭邊均有四丈多遠，山溪上飛騰而下的飛瀑發出嘩啦啦聲，說是萬馬奔騰也差不多。

丘浩奇怪，這三人不是住在山洞中嗎？怎麼又住在水潭上來了？

其實他當然不知道，另外還有三個人，經常住在老龍嶺的西山斷崖上。

屠大年與石大海望着丘浩似笑非笑，兩個人不開口，四隻眼睛盯着瞧。

丘浩忙上前叩頭，道：「兩位大叔好。」

不料屠大年一瞪眼，道：「不好！」

石大海也怒叱，道：「沒出息的小東西！」

風雲的巴掌揚起來了。

丘浩不知自己什麼地方做錯了，急忙雙手抱住頭。

風雲巴掌未落下，口中說話似拉風箱一般：「男兒膝下有黃金呀，找打！」

丘浩怎會聽得懂，斜着身子一邊閃。

風雲道：「以後不許冲人下跪磕頭，知道嗎？」

原來是爲了這個，丘浩忙點頭。

* * *

三個大男人圍着丘浩，風雲向丘浩道：「這兩個月，你跟吳大叔和白阿姨學了些什麼？」

丘浩道：「學的不多，只是幾手。」

風雲道：「做給我瞧瞧。」

丘浩不敢違抗，便起身在船上比劃起來。

先是巧兒的一路刀法，然後是吳非吾的魔爪三式。

三個人一看又笑了。

風雲笑道：「他們眞樞，就傳授這麼三幾招，哼，這呀，一旦出去，豈不給咱們丟人現眼。」

屠大年道：「老風，說你大舌頭，你還眞吹風，你也不想想，這小子才多大，還早着吶。」



石大海也跟上一句：「是呀，一個人一個月，又不是一年，能比劃出什麼來！娘的，也算不錯了。」

他忽然問丘浩，道：「小子，你會不會游泳呀？」

他的大手，指向烏嘟嘟深不可知的水潭。

丘浩忙搖頭。

風雲一把抓起丘浩，道：「那麼，今天先學游泳吧！」

「噗通」，嗨，他把丘浩抛進水潭裡了！

水花四濺，怪船上三個男人又腰笑！

再看丘浩，在水面上雙手亂抓五七次，咕嘟喝了幾口水，然後又往水下沉，水面上盡是他吐的水泡「咕嘟」響……

三個大男人仍然相視的笑，沒有一個去救丘浩。

水面上的水泡漸漸沒有了，風雲仍然捧腹笑，就好像他在丘浩身上報了仇又解了恨一樣！

另外二人——屠大年與石大海二人更輕鬆，兩個人往小木船內喝酒去了。

風雲不但不下水，他還坐在船邊涼快，可憐的小丘浩，已經在水潭中昏死過去了！

又等了一會兒，才見風雲上衣褲子齊脫光，頭下足上一個飛燕掠水式的投入水潭去了！

水面上起了一個大漩渦，只見風雲單手提着丘浩雙足，躍到小船上。

再看丘浩，他好像已經沒氣了。

風雲並不驚慌，他還笑得自在。

他單掌先在丘浩的背上連拍十幾掌，然後又狠狠的打在丘浩的屁股上，打得丘浩身子一偏又歪的，可也眞奇怪，丘浩肚子裡面的水全吐出來了。

這時候，風雲把丘浩抛在小木屋門口，伸出一足，踩着丘浩的胸上猛一踏，又鬆開，啊，十幾下，丘浩便又出氣了。

丘浩又活了。

可是風雲不笑了，他站在丘浩一邊看，見丘浩又能挺起上身，便問道：「會不會游泳呀？」

丘浩本來要哭的，可是他又不敢哭。

他咬咬牙，道：「我好累……」

丘浩的話甫落，風雲笑道：「你快學會了，下去。」

他抓住丘浩的腿，又把丘浩抛入水潭中。

奇怪的事發生了，丘浩四肢全身無力氣，他不再像剛才一般入水便亂抓，他認了，淹死算了。

他不掙扎，等着往潭中沉去！

但他却又不沉了——只要不動，他就不會沉下去，丘浩心中一怔又喜，原來風大叔不是要淹死他的。

光赤着身子的風雲也笑了，他把丘浩拉上來，笑道：「小子，你以後天天下去漂一漂，久了，你便知道怎樣在水中找樂子！」

丘浩點着頭，心中也樂透了。

* * *

游泳對一個娃兒來說，是很好玩的，只不過風雲也傳了丘浩一路刀法。

風雲號稱「邪刀」，學起來十分困難，丘浩十分用心，因爲他不想挨打。

雖然怪船上還住着屠大年與石大海二人，他二人連話也懶得對丘浩說，一個月下來，頂多說上兩三句。

丘浩走的時候，可以下潭去摸魚了，這比他學刀法還令他高興，如果風雲叫他住下來，他一定更高興。

* * *

「黑獄十三煞」誰也不吃虧，三十天剛一到，風雲就拉着丘浩走了。

丘浩發覺好像又要回老龍洞，那兒是他受苦受難的地方，比起這水潭上的小木船來，那兒很少有陽光。

只不過風雲拉他走了三里多，便開始往山峯上走。

丘浩心驚膽跳的看看山溝與斷壁，他好像要隨足下的浮雲一起飄走一樣。

丘浩已明白，這不是回老龍洞的路，只要不回老龍洞，他就覺得輕鬆。

* * *

就在一道斷崖下面，風雲抬頭大聲叫喊：「過山虎，他娘的該你了！」

過山虎就是萬子壯，就在風雲的叫聲甫落，斷崖的一撮老籐移開兩尺寬，上面冒出個大毛漢子人頭來。

「老風呀，你叫我？」

「該你教教這娃兒了。」

上面立刻又伸出另外兩個頭，那是一男一女，男的是「太行山君」尚不邪，女的正是「逍遙仙子」齊飛兒，丘浩想不到這三個人也走出老龍洞來了。

尖尖的聲音傳下來，齊飛兒道：「上來吧，你們上來看熱鬧。」

風雲道：「老子不上去，老子今天要捉大魚。」

他的話不錯，老龍潭中出肥魚，這個月，丘浩就跟他們吃魚過日子。

丘浩也會下潭抓魚，老龍潭的魚沒魚刺，煎炒炸均十分好味。

此刻，只見尚不邪雙手抖出來，嚇得丘浩大聲叫起來，「血！」

不錯，尚不邪兩手鮮血，便萬子壯的手上也沾滿了血，萬子壯一手更握着一把短刀。

下面，風雲也瞧見了，他抬頭高聲問：「抓到甚麼野味了？」

原來「西山斷崖」山洞內住着尚不邪三人，三個人都喜歡吃野味。

（未完・四）

**上文提要：** 狄璞爲了引來花無情，於是散播謠言，說公孫瑤仙被他擄走，結果自討苦吃，被花無情擊至重傷，後毒沙門掌門祝京娘趕至告訴花無情，說公孫瑤仙正趕赴黃蜂谷，又說出其身世，原來羅蘭才是其母親，但花無情拒絕承認；公孫瑤仙與義父等來至黃蜂谷尋花無情，竟被狄飛虹擊傷，只好離去，幸在巴峪關時，這對未婚夫婦終於重遇，還巧遇虞跎師太，得悉天王寺可能就是魔教聖城……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高皋·文　可飛·圖

# 法輪九轉

## 闖聖城力挫羣魔　擒餘黨盤問僧人

當然，對未來茅山之行，花無情是不敢擅專的，他先向師父介紹了虞跎師太，再請示可不可以進軍茅山。

白帽書生的答覆是肯定的，正邪不兩立，何況還牽涉到于小雅的殺父之仇。

只是白帽紅唇却帶着五絕四婢先走了，不管他們去不去天王寺，最起碼，他們不想走在一起。

小莢白雀也向花無情告辭，她們要去許昌黃龍寺，迎回她們小姐的骸骨。

剩下的十八人之中，以虞跎師太的江湖閱歷最多，她自然成爲他們的嚮導了。

這天，他們歇在六安縣以西的楊柳店，晚餐之後虞跎師太、暘皓、花無情、公孫瑤仙及于小雅等在一起閒聊。

虞跎師太忽然壓低嗓門道：「花少俠，你瞧到左上角坐的三個人了麼？」

花無情道：「是幾個跑單幫的？」

虞跎師太道：「只能說像，但他們絕對不是跑單幫的。」

花無情道：「有根據？」

虞跎師太道：「有，坐在上首穿藍布大褂的那個瘦高條子，在江湖上，可是一位名人。」

暘皓道：「此人眼含煞光，精華內蘊，的確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虞跎師太道：「當年，狄大俠的覃、羅兩位夫人毀了洞庭王，廢了四十二寨所有習武者的武功，只有一個人倖能免禍，因爲當時他有事他往，不在洞庭。」

于小雅道：「就是那個穿藍布大褂的？」

虞跎師太道：「不錯，他姓桑名斌，是洞庭四十二寨第五寨的寨主，此人的武功機智，在當年，已深獲洞庭王的器重，再經二十年的潛修，如今的桑斌，更非昔日可比了。」

花無情道：「這跟咱們有什麼相干？」

虞跎師太道：「如果他們一直綴着咱們呢？」

花無情啊了一聲道：「眞的麼？前輩。」

虞跎師太道：「打從陝鄂邊界的白河縣起，咱們就被跟踪，令師不跟咱們走，實在具有遠見。」

花無情道：「咱們被人跟踪千里，竟然矇然不知，說起來，不能不叫人臉紅。」

暘皓微微一笑道：「聽見了麼？女兒，妳的夫婿，連義父也罵上了。」他這話自然是對公孫瑤仙說的。

公孫瑤仙的臉本來沒有紅，現在却紅若塗丹，一片嬌艷。

花無情先向她投下一瞥，再對暘皓雙拳一抱道：「無情語出無心，前輩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暘皓笑笑道：「跟你們年輕人在一起，心情感覺輕鬆多了，好啦，老夫



要去歇息，你們慢慢的看戲吧。」

他回客房去了，却留給花無情等一個悶葫蘆。

看戲，是暘皓說的，莫非這食堂之中，會發生什麼變故？

是有變故，而且是一場好戲。

桑斌這同桌的三個人是表演者，他們先是一聲暴吼，跟着捧着肚子蹲了下去，再一跳三尺，放聲狂笑，一直笑得涕泗橫流，聲淚俱下，又一起痛哭起來。

三個人動作一致，唱做俱佳，的確是一場精彩的演出。

全食堂的客人，被他們弄得不知所措，一個個目瞪口呆的，站在一旁瞧熱鬧。

這分明是江湖玩藝，很多人不敢招惹，但也有人不在乎惹上江湖是非的，當然，他們八成也是江湖中人。

「花少俠，看出這兩人的來頭了麼？」

「前輩是說那兩個管閒事的？」

「不錯，不過他們不是管閒事，可能是屬於一個組合。」

「哦……」

「出事的三個不屬於神箭門，救他們的，却是神箭門五大弟子中的兩位。」

「這並不能証明什麼。」

「如果神箭門還帶走他們呢？」

「這就太可怕了。」

「是的，咱們縱使發覺桑斌他們可疑，絕對想不到這是雙重，甚至是多重追踪，因而始終都在魔影籠罩之下，擺它不脫。」

「現在呢？前輩。」

「神箭門與桑斌是一夥的，應該不錯，否則他們就不會請店小二購買馬車了。」一頓接道：「咱們來個反跟踪，少俠以爲如何？」

花無情道：「很好，咱們將人手分作三批，不要讓他們有漏網之魚。」

* * *

翌晨天剛破曉，小素就前來報告道：「稟公子，馬車已經走了。」

花無情道：「哦，走了多久？」

小素道：「半個時辰，趕車的是兩名神箭門下，車內是三名中毒的。」

花無情道：「去通知虞跎師太及四獸，一盞熱茶的時間之內，到東頭鎮口集合。」

小素應了一聲，迅速轉身奔了出去。

花無情、虞跎師太、四獸是第一批，他們直撲早走半個時辰的馬車，準備强行攔截，再嚴刑迫供，希望能追問出他們的巢穴所在。

第二批是暘皓、公孫瑤仙及心祺。他們人數最少，但力量的强大，絕對不會差於一三兩批。

第三批是于小雅、雙婢及六鳥，他們走得最晚，與第一批相距，約莫一個時辰。

旨在攔截的第一批，由狂獅一馬當先，虎撐等緊隨其後，馬蹄敲擊石板，發出密雷一般的巨响，毫無顧忌的撲向馬車。

雙方相距約莫三丈，一陣刺耳的颼颼之聲，忽然迎面而來。

這是利箭破空之聲，是前面駛車的神箭門所發。

神箭勢若奔雷，而且穿楊摘枝，奇準無比，在江湖之中，極具震撼之力。

但任何事都有個例外，今日就被他們碰到了。

挾着無比威勢，破空而來的利箭，對四獸幾乎毫無困擾，長刀一陣揮舞，利箭便被掃數拍落。

然後，他們由馬背拔起，凌空一個飛躍，便已撲上馬車，在刀光連閃之下，兩名神箭門下就一起趴了下去。

他們沒有死，却已失去右臂，神箭絕技，他們再也無法施展了。

四獸控制了馬車，狂龍向花無情雙拳一抱道：「稟少谷主，都收拾好了，請指示。」

花無情道：「瞧瞧車上的三位，看能不能跟他們聊聊。」

雲豹由車廂之內鑽了出來，道：「只怕不行，這三位朋友一直昏迷不醒。」

花無情道：「那就只好讓神箭門的兩位委屈一下了，黑熊，拖到林中侍候侍候他們。」

避開道路，是怕遇到行人而驚世駭俗，施刑迫供嘛，總得避諱一點。

黑熊將兩名神箭門下往樹林中地上一丟，道：「那位乖一點，說說你們的賊窩在那裡？」

其中一人道：「山西太原白家莊雖然不是什麼名門大派，閣下這賊窩二字，用得也有欠穩當。」

黑熊哼了一聲道：「別拿神箭門唬人，白家莊連賊窩也不配。」

他說話之際，順手摘下一截樹枝，右掌輕輕一顫，枝頭十分準確的掃在那人的斷臂之處。

斷掉一條臂膀，情形自然極爲狠狽，雖已止住了流血，劇烈的疼痛，一時還無法停止，如果用樹枝在折斷之處敲擊之下，任誰也會忍受不住的。

一聲痛極的慘嗥，他的面目扭曲了，豆大的汗珠，由全身暴了出來。

黑熊把玩着樹枝，嘿嘿一陣冷笑道：「這只是開始，先讓你嚐一點甜頭，這往後麼……」樹枝一抖，就待敲向那人的斷臂。

「慢點，你要怎樣？」這是投下降表了，黑熊的樹枝，也就收了回來。

「咱們少谷主要跟你聊聊，朋友識相一點。」

「是，是，在下知無不言，可惜咱們所知不多，只怕會使閣下失望。」

花無情接口道：「朋友的字號怎樣稱呼？」

那人道：「在下白仰光，他名白仰止，咱們是神箭門第三代弟子。」

花無情道：「貴門挾神箭絕技，本可在江湖上爭得一席之地，奈何爲非作歹，勾結魔教，實在叫人替你們感到惋惜。」

另一名神箭門下的白仰止冷冷道：「咱們只是奉師命行事，請你不要含血噴人。」

花無情聞言一呆，他原以爲完全控制對方了，想不到此人如此難纏。

黑熊勃然大怒道：「此人是不見棺材不掉淚，還是讓屬下來侍候他。」

黑熊準備修理白仰止，及見他雙目緊閉，一臉堅毅之色，知道此人是一條硬漢，不覺猶豫起來。

在一旁觀看的虞陀師太道：「少谷主，貧尼想求一個情。」

花無情道：「前輩認識他們?」

虞陀師太道：「貧尼認識神箭門第二代弟子中的兩個，他們是岳彤及彭無忌。」

花無情道：「原來如此，不過對一些執迷不悟、繼續爲惡之人，前輩認爲值得相救?」

虞陀師太道：「據貧尼所知，神箭門是偏激了一點，因爲他們不被名門正派所重視，轉而仇視各大門派，更重要的是，少門主白花，由於他的執拗，神箭門幾乎陷入萬劫不復。」

虞陀師太對神箭門似乎頗爲瞭解，雖是語多批評，却是持平之論。

白仰止向她深深的注視一陣，道：「妳是誰?」

虞陀師太道：「貧尼虞陀，一個獻身我佛的出家人。」

白仰止忽然神情激動的大叫一聲道：「妳是余酡阿姨?妳爲什麼要出家?否則……白花叔叔……」

這位虞陀師太與神箭門可能淵源極深，而且還有某些牽連。

她似乎不願多提往事，只是喧聲佛號道：「時光不會倒流，過去的不會再回來了，只是家聲可以重振，兩位何不將希望寄向未來?」

白仰止慘然一笑，並舉起他的斷臂道：「咱們已經是殘廢了，還有未來?」

虞陀師太道：「那就要看各位自己了，失去右臂，生活是有些不便，但一個意志堅强的人，絕對不會因此而屈服的。」

語音一頓，由懷中掏出一本絹册道：「這是貧尼漫遊扶桑，無意中獲得的左手劍法，據册上記載，想要習得這套江城劍法的精義，必先斷去右臂，才能有成，沒有人願意爲一套劍法而自斷右臂，所以到現在，還沒有送它出去。」

花無情道：「這當眞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希望兩位不要辜負虞陀前輩的好意。」

白仰止接過絹册，略一翻閱，立即面現喜色道：「多謝余姨，我兄弟的未來都是余姨所賜，要咱們怎樣，儘管吩咐。」

虞陀師太喧聲佛號道：「只要兩位能夠一心向善，前途自會綻放光明，何須謝我。」

白仰止點點頭，然後轉向花無情道：「我兄弟雖是名列八駿，但知道的並不太多。」

花無情啊了一聲道：「聽說魔教名叫八駿，兩位又名列八駿，這其中必有一番解釋。」

白仰止道：「本教名爲飛羽教，八駿只是教中幾位青年才俊的稱號，我兄弟濫竽充數，是飛羽八駿中最無用的兩個。」

虞陀師太面色一沉道：「飛羽就是神箭，你們的教主，是白泉還是白花?」

白仰止道：「祖父年事已高，久已不問世事，連神箭門門主之位都讓給家父了，怎麼會當飛羽教教主?」

虞陀師太道：「那是白花了?唉，此人一生狂妄，果然是一個不甘寂寞之人。」

久未出聲的白仰光忽然哼了一聲道：「家叔自從被余姨拋棄之後，便已心灰意冷，了無生趣，晚輩雖然已有幾年沒有見到他，却相信他不會再有那等雄心壯志了。」

花無情道：「那你說，貴教的教主是誰?」

白仰光道：「不知道。」

花無情道：「當眞?」

白仰光道：「我兄弟已成殘廢，飛羽教不會再要咱們，在這般情形之下，咱們何需隱瞞?」

花無情道：「飛羽教的總壇設在何處，你不會不知道吧?」

白仰光道：「少谷主也許不信，咱們眞的不知道總壇設在何處。」

白仰止道：「咱們有一次在海上接受指示，瞧到信鴿自海外飛來。」

花無情道：「在那個海上?」

白仰止道：「珠江口。」

花無情道：「那信鴿是來自西方了?」

白仰止道：「正是西方。」

虞陀師太道：「莫非少谷主已經猜出魔教總壇所在之處?」

花無情道：「晚輩只是懷疑，還得多方求證，哦，白大俠對飛羽教分壇知道多少?」

白仰止道：「各省的省城都有一個，那只是幾個嘍囉負責搜集江湖動靜，値不得少谷主關心，只有一個地方……」

花無情道：「什麼地方?白兄請說。」

白仰止道：「茅山天王寺，我兄弟奉命將三名中毒之人送往那兒。」

花無情道：「多謝白兄，請問，命令你們的那人是誰?」

白仰止道：「傳燈使者，又稱光明使者，是他向咱們傳達命令的。」



花無情道：「你還沒有說出命令你們的是誰，怎麼又出來一個傳燈使者?」

白仰止道：「傳燈使者是替教主傳達命令的，咱們只要見到『五燈之光』，就得遵從使者的吩咐。」

花無情道：「五燈之光是個什麼東西?」

白仰止道：「它像五根手指，又像五盞明燈，持有它的人，可以對任何一個飛羽教教徒下達命令。」

花無情道：「那傳燈使者呢，他是怎樣一個長相?」

白仰止道：「他全身都蒙在黑衣之內，沒有人知道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花無情道：「這一路之上，除了各位，還有沒有跟踪咱們的?」

白仰止道：「據在下所知，除了咱們，別無他人。」

花無情道：「天王寺中，是不是有人認識兩位?」

白仰止道：「應該沒有。」

花無情道：「那麼，兩位如何交出三名中毒之人?」

白仰止道：「天王寺有一位醫僧狗肉大師，咱們只要指名求醫，其餘的他們自有安排。」

花無情道：「有沒有聯絡的暗語或證物?」

白仰止道：「沒有。」

花無情道：「如若寺僧盤問呢?」

白仰止道：「實話實說。」

花無情道：「多謝相告，兩位可以走了。」

打發走了白氏兄弟，暘皓及公孫瑤仙主婢也趕上了他們，花無情迎上前去，將適才一切說出，並徵詢暘皓等意見。

公孫瑤仙道：「白氏兄弟有斷臂之痛，他們的話能夠相信麼?」

花無情道：「虞陀前輩送給他們一套左手劍法，他們應該是因禍得福。」

公孫瑤仙道：「這就難說了，肢體被殘，畢竟是人生中無可彌補的一大憾事。」

心祺道：「怕甚麼?咱們乾脆踏平天王寺，殺他一個鷄犬不留。」

暘皓笑道：「必不費事，我有辦法。」

公孫瑤仙道：「義父是要使毒?」

暘皓道：「將桑斌他們變爲毒人，迫使魔徒無法在天王寺存身，瑤兒在寺廟四週佈上奇門陣法，就沒有人能逃出咱們的掌握了。」

花無情道：「前輩，這樣只怕不妥吧?」

暘皓道：「有什麼不妥?」

花無情道：「聽說毒人所至，生物絕滅，一個已經能使天下大亂，三個毒人豈不要萬劫不復?」

暘皓道：「你說得不錯，眞正的毒人，的確具有此等威力。」

花無情道：「這麼說，前輩是在唬人了?」

暘皓道：「不，老夫能夠讓天王寺裡的人全部中毒，但不致危害任何生命。」

花無情道：「那就不必在寺外佈置奇門陣法了。」

暘皓道：「老夫是怕萬一有人漏網，因爲通常能夠逃出羅網的，都不是等閒之輩。」

花無情道：「這倒也是，哦，前輩，車上的三位朋友幾天不吃不喝，我擔心他們無法支持下去。」

暘皓道：「你放心，他們會像生龍活虎般去對付魔徒的。」

這位百毒神君的傳人，果然具有非常之能，他讓桑斌他們恢復了正常行動，只是他們忘記了自己是誰，一切行爲，都聽命於暘皓。

* * *

這天，花無情等到達漂水縣城，天王寺就在縣城的東北面，雖是相隔還有四十多里，如若那兒當眞是魔教的重要據點，這縣城之內，必有魔教的耳目。

因此，他們是分批進入漂水的，而且只有暘皓帶着桑斌他們三個，這三人經過易容改扮，沒有人能夠認出他們的本來面目。

初更才起，他們就分批趕往天王寺，首先到達的是暘皓，他身後跟着三名經過特殊製造的毒人。

此地是一個鎭集，寺廟就在鎭口東南半里之處。

月隱星稀，大地一片岑寂，山區的居民，此時早已進入夢鄉了，只有三條人影仍在夜色中奔馳着。

他們是奔向天王寺，這棟松柏圍繞、殿宇陰森的叢林，靜悄悄的，好像睡着了一般。

正當那三人馳近叢林之際，四名懷抱長刀、蒙着面孔的黑衣人，忽然像鬼魅般由林中飄出。

「朋友請留步。」這名黑衣人是四人的頭兒，他按江湖規矩，向闖寺者打招呼。

一股帶着腥風的掌力，悄無聲息的迎胸撞來，這是闖寺者的回答，這項回答，當眞霸道無比。

黑衣人的頭兒像是彈出去的皮球，帶着一溜血雨，飛墜兩丈之外。

自然，他這個皮球已經洩了氣，再也彈不起來了。

天王寺的暗樁算不得高人，但也不會差得接不下來人一掌，因此，其餘三人在大驚之下，立即取出竹哨狂吹起來。

夜深人靜，尖銳的哨音顯得特別刺耳，只是他們最多只能吹出兩响，就跟第一個人一樣，變作洩了氣的皮球了。

天王寺果然不同於一般寺廟，兩聲哨音，就已召來大批殺手。

令人不解的是，長齋禮佛的天王寺，竟然藏汚納垢，藏有如此衆多的

兇神惡煞。

今天，他們是道士遇到鬼，惡人碰到煞神，四名埋伏的暗樁，一招未出，便已伏屍林邊，在天王寺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

莫非闖寺者是名滿武林的絕頂高人？

不，他們只是普通的高手，因爲有人喊出其中一個的名字，而且有點不信他們能夠連殺四人。

「桑斌，他們四人是你傷的麼？」問話的是一名年約五旬的灰衣老者，他雙目神光迫人，語聲響若宏鐘，一身功力，怕不已達爐火純青的境地。

他是武名宇，二十年前，是太原金府的八大護院之一，二十年後的今天，他好像混得不錯，在魔教中的地位，至少比桑斌高出很多。

但桑斌沒有理會他的喝問，一言不發，向他緩緩的走過來。

武名宇不愧是武林高人，他已發覺桑斌等三人的神情有點不對，在朦朧月色下，他仍能瞧出這三人目如噴火，射出野獸般的光芒。

舉手一揮，他身後撲出三名彪形大漢，他們是魯氏三傑，以判官筆享譽江湖的門派。

「這三人原是本教弟子。」武名宇告訴魯氏三傑。

「屬下知道。」

「他們似乎中了別人的暗算，最好能夠制住他們。」

「遵命。」

魯氏三傑果然不是浪得虛名，出手不足十招，桑斌等三人便已全部被制。

令人不解的是，魯氏兄弟在制住桑斌等三人之後，竟然不言不動，好像他們也被別人所制。

有這種可能麼？

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爲現場之中，除了已經被制的桑斌等三個，再也沒有一個敵人。

可是魯氏三傑爲什麼會這樣？

武名宇感到十分詫異，不由出聲呼叫道：「魯春台，你們怎麼啦？」

魯春台是魯氏三傑的老大，在武名宇的叱喝之下，他們三兄弟一起擰轉了身形。

武名宇向他們瞥了一眼，這位身手不凡的高人，面色陡地一變。

「快退！」

他發現魯氏三傑面目陰沉，如同蒙上一層死灰，神情痲木呆澀，雙眼一片晶紅。

那麼不是他們制住敵人，而是被敵人所制了。

令他不解的是，分明魯氏三傑制住了對方，何以會變成這等模樣？

不管如何，這是一種罕見的變數，因而他當機立斷，下達了撤退的命令。

但一綫黑影，其疾如風，以無可比擬的速度，猛撞武名宇的前胸。

這種驚人的速度，快得令人連轉念的機會都沒有，武名宇無暇考慮，就以全力擊向那條黑影。

他以開山裂石般的掌力，將黑影擊得倒飛丈外，他也以行雲流水般的身法退回廟內。

進襲天王寺的敵人，原本只有三個，後來魯氏三傑入了伙，他們變作六個人了。

武名宇以掌力擊斃了一個，進犯者還有五人。

這五人以狂風一般的速度，捲入魔教教徒之中，一片扣人心弦的慘嗥之聲，嚇得林中的宿鳥也飛了起來。

武名宇聽到了嚇人的慘叫，知道他的同夥正遭受可怕的屠殺，但他不敢作半分停留，更不想去救他的同伴。

原因是他瞧出了來人的可怕，天王寺的教徒，很可能逃不出這一劫數，他要儘快通知總城主，那就顧不得那些教徒的死活了。

當年公孫瑤仙在茅山闖入的煉獄，原是魔教聖城的另一個出口，自從那兒封閉之後，天王寺就是聖城唯一的出口了。

由寺中的地道，可以直通茅山，但其中防守之嚴，機關之險，縱然調動千軍萬馬，也休想動它分毫。

武名宇是聖城的大總管，他知道怎樣通過那些密如蛛網的地道，以及怎樣避開那些可怕的機關。他身後還跟着七名親信，他們都經過適才不算兇猛，却無比恐怖的搏殺，此時雖已退入地道，似乎餘悸猶存。

恐懼會影響呼吸，這七名高手也不能例外，然而武名宇却神色一呆，踏出的脚步就地一個旋轉，身形霍的轉了過來。

他這是爲了什麼，莫非身後出了什麼意外？

那是聽覺告訴他，身後七個人的喘息之聲，忽然像刀斬斧劈般的一起消失。

七個人的喘息之聲，會加重恐怖的氣氛，如是那喘息之聲突然一起停止，是不是會造成更高的恐懼呢？

武名宇是身負絕學的高人，他的警覺，自然也比常人爲高，那七人的喘息之聲才停，他已雙目如電，瞧着這七名親信的部屬了。

這一眼瞧出，他的身軀禁不住一陣震動，臉色也變得難看至極。

因爲他這七名功力頗高的親信部屬，也跟魯氏三傑一樣，變作極端可怕的敵人了！

他們究竟是怎樣的可怕，武名宇此時已無法說它一個明白，因爲他也在變，變得臉若死灰，目如噴火。

毒人，他們八個全都變爲毒人。

毒人的特徵有兩點，一是對非毒人具有强烈的攻擊性，二是他們像瘟神，有着隨風傳播劇毒的特質。



現在，他們已有八個，加上隨後找來的魯氏三傑等五個，湊成十三之數。

這十三個毒人，已在魔教聖城之中弄得一片騷亂，最可怕的是，毒人在傳播下不斷的增加，劇烈的毒氣，在地洞中到處彌漫、散播。

只要是在聖城之中，無人可以倖免，魔教龐大的人力，堅强而毒惡的設置，全部變作失去理智的毒人與廢物了。

這座聖城是有毀滅設置的，不知道是失去理智的毒人無意中引爆，還是聖城的主宰者在山窮水盡之際，所作的自我毀滅？

總之，這個魔教在中原的總機關遭到無情的摧毀，爆炸之聲遠達數里，茅山有數處塌陷，天王寺也毀於一場大火。

魔教沒有一個人逃出，天王寺的和尚，却有不少陷入奇門陣中。

公孫瑤仙道：「義父，地下爲什麼會爆炸？」

暘皓咳了一聲道：「他們可能是自我毀滅，但義父却十分難過。」

花無情道：「前輩是說，他們所以如此，是因爲毒人的關係？」

暘皓道：「大概是這樣吧，其實，那些毒人只是暫時失去理智，一個對時之後，他們就會毫無損傷的恢復正常，但在中毒期間，變得形象嚇人，而且隨風傳毒，較瘟疫還要可怕，不明內情之人，往往因爲過份的恐懼而走極端，所以，咳，我又鑄成一場劫難了。」

花無情道：「他們如果闖出地道，是可以不死的，這是他們不想活了，前輩何須自責。」

公孫瑤仙道：「師兄說的是，義父就不要不安了。」一頓接道：「適才的爆炸，可能會將鎮民引來，咱們不能惹上是非，必須馬上離開這裡，但這些和尚該如何處置？」

暘皓道：「那名白髮老僧及一名手持禪杖的中年和尚，似乎功力頗高，咱們就帶走他們兩個。」

公孫瑤仙道了一聲好，立與花無情奔進陣中，將十多名和尚一一點上暈穴，再撤掉陣法，招呼雲豹黑熊挾起兩名和尚，迅速離開現場。距離漂水縣城約莫十里之處，有一個荒廢的農莊，傾塌的茅屋雖是難蔽風雨，用作審問犯人，倒是恰當得很。

花無情叫狂獅將白髮和尚帶到屋外，然後問中年和尚道：「大和尚怎樣稱呼？瞧你吃得腦滿腸肥的，在飛羽魔教中，必然很得意了。」

中年和尚道：「貧僧狗肉，得意不敢當，只是……咳，還說得過去。」

公孫瑤仙冷冷道：「你是狗肉和尚？出家人竟吃狗肉，這還成什麼體統！」

狗肉和尚道：「我雖是愛吃狗肉，却從來不敢殺生，狗肉是替人治病換來的。」

花無情道：「你就是醫僧？」

狗肉和尚道：「是有人這麼叫我。」

花無情道：「你有醫術，却不守清規，佛門中怎能容得你這等敗類！虎撑，把他拖出去五馬分屍、凌遲碎剮都可以，但不能死得太快，讓他慢慢的享受。」

狗肉和尚嚇得大叫道：「爲什麼要這樣整我？咱們可是無怨無仇嘛。」

花無情道：「你怕死？」

狗肉和尚道：「誰說我怕死了，不過……我還沒有活夠。」

花無情道：「那你是不想死了？咱們作一個交易吧，我問你答，如果有一句不盡不實，咱們的交易就算破裂。」

狗肉和尚道：「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你問吧。」

花無情道：「這天王寺是飛羽教在中原的總壇？」

狗肉和尚道：「不錯，咱們稱它爲聖城。」

花無情道：「它必然有一個城主了，是誰？」

狗肉和尚道：「當然有城主，還有六釵八將十二標，都是身負絕學的高人，不幸都被你們害死，當眞是可惜得很。」

花無情道：「咱們不想害死他們，地下爆炸並不是咱們作的。」

狗肉和尚道：「這個我知道，唉，靈犀城主性格孤傲，承受不住任何打擊，她可以與聖城共存亡，絕對不會棄城逃生，不過，咳……」

花無情道：「不過怎樣？」

狗肉和尚道：「這個……你問百鳥住持好了。」

語音一落，竟然闔上雙目入定去了。

花無情緩緩立起身形，舉步向門外走去。

虎撑道：「少谷主，這個和尚……」

花無情道：「不必管他，讓他入定吧。」

在一棵大樹之下，坐着一位白髮老僧，他就是天王寺的住持百鳥大師。

花無情雙拳一抱道：「對不起，百鳥大師，讓你受委屈了。」

百鳥大師喧聲佛號道：「施主兩手血腥，禍及佛門，如今天王寺已經被你所毀，莫非你還不滿足？」

花無情道：「大和尚這麼說，你就不是菩薩心腸，也不配作佛門弟子了，你應該知道，飛羽教在作些什麼，那聖城之中固然是慘絕人寰，但在江湖之上，他們的作爲更是神人共憤，你身在佛門，竟然投身魔教，甘爲虎伥，大和尚，難道你想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內宮一系的三宮主由菱花陪同下，抵達梅花廳，要江楓前往相見，甫見面，菱花便與江楓發生衝突，揮手欲教訓江楓，反被江楓制住，三宮主見狀，要求江楓與她單打獨鬥，江楓欣然同意，憑着無相神功的保護下，三宮主驚見施出的陰寒武功對江楓絲毫無損，憤然離去，菱花見三宮主走得匆忙，以爲她敗在江楓手下，於是企圖自盡，江楓連忙上前制止……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 劍氣九重天

## 母女聯手上陣　力拼神鬼雙刀

「杏花受了傷？」梅花低聲問道：「你們守在窗外，怎麼會受傷呢？」

「是一個全身綠氣環繞的怪人傷了我。」杏花說：「他穿窗而出，形如厲鬼，我還未來得及舉劍攻出，已被他一掌擊倒。」

「胡說，這梅花廳中，只有三宮主和韓霸兩個。」菱花道：「如今韓霸還在這裏，三宮主……」只覺話中有語病，急急住口不言。

「是眞的，菱花姐。」杏花說：「那個不是三宮主，他全身綠氣環繞，形同鬼魔，那裏會是千嬌百媚的三宮主呢？」

菱花怔了一怔，輕扶着江楓，道：「韓副總管，我師父……」

「妳師父習練過一種怪異的武功，能使全身散發出青綠的雲氣。」江楓道：「那是很高明的武功，只可惜我們還未分出勝負，諸位就突然進來了，也許是令師不想以那樣怪異的形象見你們，所以突然破窗而去。」

菱花接道：「師父不是敗走，一定還會回來的。」

「對！令師會回來，何況，她帶來的幫手還未出現，諸位請在此等候一會，區區先走一步了。」不再理會菱花，轉身向外行去。

「站住！」菱花冷冷的喝道：「我師父還未回來，你怎麼能夠離開這裏？你不能走啊。」

竟然緩緩向江楓逼了過去。

「菱花，我不想傷害妳，令師既然到了長安，不跟我分出高下，絕對不會離開。」江楓雖仍然帶着面具，但他投注在菱花身上的目光，却流現出無比的溫柔。

菱花苦笑一下，道：「洛陽居中，有梅花姐姐掌理，我只是在暗中轉達令諭，如今，我暴露了身份，師父第一個就不會饒我，當然，梅花姐姐也不會寬恕我，四季花女本來是親同姊妹，現在，她們一個個都把我視如蛇蝎，老實說，我活下去，也有着生不如死之感，你如有意成全我，那就殺了我吧。」

她說得神情悽然，一閉雙目，緩步對着江楓行了過來，一副全心求死的哀傷神情。

「一定要死，你可以自己了斷。」江楓對菱花的印像本就不好，是以冷冷接道：「用不着由我代勞。」

「韓霸，你肯殺了我，我會得到一個戰死的榮譽，我死後會受到組合的敬重，自絕而死倒也容易，只不過我將成爲組合中的罪人。」菱花雙目未睜，但兩行淚水却從眼角中湧了出來，道：「我們有一個嚴格的規定，除非落在敵人手中，不得自絕，戰死於刀劍之下，才是英雄的行徑，不論你心中多麼討厭我，但幫一個將死的人一次忙，對你有甚麼損害呢？」雙臂一張，直向江楓撲了過來。

「菱花，幾時有這個規定了，我怎



麼不知道呢？」梅花大聲喝問。

江楓亦生警覺。

可惜太晚了。

菱花那一撲之勢，快如閃電，雙方距離既近，江楓心中又無準備，梅花出聲喝問時，菱花已緊緊的抱住了江楓。

當然，江楓也沒有把菱花這個小姑娘放在心上，就算被她抱住了，她又能如何？

江楓相信自己的精湛內功，就算菱花全力施爲，也一樣傷不了他。

可是，她不是菱花，而是內宮派來的六大殺手中最厲害的一個殺手——千面女魅方妙。

掌指觸身，江楓已覺出不對，只覺兩支尖銳的細針，刺破了護身眞氣，頓感驚怒交集，大喝一聲，全力劈出一掌。

強猛絕倫的掌勢，擊中在方妙的前胸之上。

沒有人能承受江楓這一記含怒發出的掌力，方妙也不能。

這一掌，震碎了方妙的五腑內臟，也震脫了她臉上精妙的易容藥物，一片片滾落下來，現出了本來面目。

那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只可惜已被江楓掌力震得五官變形，口、鼻、雙耳、雙眼中，都有鮮血湧出來。

好霸道的一掌。

但她雙臂仍然緊緊抱住江楓不放，當眞是死不鬆手。

梅花無法再控制自己，她飛躍到江楓身側，右手一揮，寒芒閃動，斬落了方妙的兩隻手臂。

方妙已死，屍體倒地。

梅花左手扶住了江楓，道：「你受了傷？」

「傷得很重。」江楓低聲道：「不知道是甚麼暗器，刺入我的後背，好像淬有劇毒，我的身體已開始痲木。」

「原來是妳這個丫頭作祟，吃裏扒外，罪該萬死！」三宮主推門而入，身後跟着背插雙刀的菱花。

梅花臉色大變，但却緊咬着牙關，默然不語。

菱花冷笑一聲，道：「梅花姐，忍着點嘛，師父一直沒有懷疑妳，小妹雖然有些懷疑，但妳是一方主帥，我可不敢稍有逾越，現在妳自暴身份，這就犯了背叛門戶的大罪，那可是死罪啊。」

梅花似是豁出去了，嬌軀一轉，擋在了江楓前面，冷冷說道：「我犯了甚麼法，大師父自會懲治我，現在，請三師父網開一面，放我們一條生路。」

「我們是誰呀？」菱花道：「也不害羞，叫得那麼個親熱法，我就想不通，韓霸那一點值得妳愛，竟然豁上命去保護他。」

「菱花，少說廢話，他要存心收拾妳，妳絕對逃不過他的手掌心去。」三宮主冷冷說道：「就是師父，如不是早有準備，也一樣無法逃得過去。」

菱花微微一怔，道：「我怎麼一點也瞧不出來呢？」

「因爲他不喜歡妳，」三宮主說：「沒把妳放在眼中，所以，方妙用妳的身份，才能接近他。」

菱花只覺這番話字字如刀，刺入了心中，但這番刻薄言語出自三宮主的口中，菱花只有暗暗咬牙忍受的份了。

三宮主目光轉注到韓霸的臉上，笑道：「千面女魅方妙的武功，在當今江湖上，算是一流高手了，但却承受不住你全力一擊，但她四枚奪魂神針，是天山寒鐵磨製，淬有奇毒，我相信她撲向你身上，就是要施展毒針，你一掌要了她的命，我相信她也已把針刺入了你的身上，寒鐵毒針，鋒利無匹，不是任何武功能夠抗拒，你現在大概已嚐到了毒性發作的滋味，只怕已無法再和人動手了。」

江楓感覺到身上的痲木正逐漸在擴大，已然侵入了手臂、雙腿。

「其實，用不着殺你，方妙的奪魂神針，兩個時辰之內，能使人全身痲痺、癱瘓，十二個時辰內，必死無疑。」三宮主歎息一聲，道：「可惜呀，可惜，如此的美質良才，生命會如此短促，我爲君悲，我爲己憐，這一份沉深的相思，只有永埋心底了。」

聲音突然一變，冷冷說道：「梅花，你自信能夠保護他麼？」

「弟子全力以赴。」梅花揚起了手中的短劍，接道：「三師父，請手下留情，不要逼弟子拚命。」

「拚命？」三宮主微微一笑，道：「妳認爲妳能拚麼？十招之內，我就可以要妳束手就縛。」

「弟子不會束手就縛，弟子會拚上一腔熱血，一條性命，」梅花道：「我會在韓霸之前……」

「他不會死的，可惜的倒是妳暴露了身份。」張四姑推開一扇窗，飛躍而入。

「張姨，他受了傷。」梅花似是看到了親人一般，急急的說道。

「不要緊，有我在這裏，奪魂神針就奪不了他的魂，要不了他的命。」張四姑安慰着梅花，道：「先帶他離開這裏。」

「走得了麼？」三宮主冷冷的道：「妳是甚麼人？口氣如此的托大。」

「易花手張四姑，聽人說過沒有？我的武功不錯，也略通五行奇術，能燒出世上最好吃的菜，也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改變一個人的形貌，又善解百毒，所以，我不用習練媚術，也能使男人拜倒我石榴裙下。」

「聽說過妳這麼一個人，」三宮主道：「想不到今日幸會了，不過，易容術也好，易牙術也罷，想把一個人帶離此地，都不是很好的辦法，那需要眞才實學的武功，張姑娘自詡武功不錯，小妹就討教幾招了！」

「我看殺鷄不用牛刀，想打架我來奉陪，拳、掌、兵刃，任憑你選。」隨着話聲，人影閃動，羅蘭已飛躍入室。

她和張四姑走的是同一個窗戶，眞不知窗外是否還有別人。

三宮主目光轉動，見四季花婢俱在廳中，這梅花廳的四週，似已無人防守了。

「看起來，你們在洛陽居安排的人手不少啊。」

「三宮主錯了，我們跟你一樣，是由很遠的地方趕來的，張四姑沒有工夫陪你，我雖然差了一級，但對付妳，相信還可以應付得了。」羅蘭急行兩步，擋住了三宮主，身上的佩劍，也同時出鞘。

三宮主只看了羅蘭的握劍手法，心中已知道遇上了劍道高手，不禁一皺眉頭，道：「你又是誰？」

「羅蘭，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我隱居深山，全力練劍，所以，我劍上的功力非常的驚人，妳最好別和我動兵刃。」

三宮主仔細的打量了羅蘭一眼，暗道：「這些人怎麼突然在這裏現身，而且個個都非弱者，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心中念轉，人却看了菱花兩眼。

菱花心中大急，道：「師父，這些人從來沒有見過，只怕是梅花從中掩護，我才得不到一點消息。」

梅花已背起了江楓，道：「菱花，不要緊，妳可以把所有的罪名錯誤，都加到我的身上，只要能保住妳就行了，三宮主請恕罪，弟子要先走一步了。」

三宮主很想攔阻梅花，但橫劍而立的羅蘭，却有着一夫擋關，威震全場的氣概。

她手中的長劍，只不過斜橫身前，但却給人一種壓迫的感覺，似乎是整座的梅花廳中都在她劍勢籠罩之下，那閃閃欲動的劍氣，隨時都可以攻過來。

那是一種極高的劍術境界，練劍人的精氣，已和劍合二爲一了。

三宮主爲那股冷厲的劍氣震懾，竟然不敢出手攔阻梅花。

但張四姑却橫一步，攔在梅花身前，低言數語，又取出一粒丹葯，投入了江楓的口中。

梅花背負着江楓，穿窗而去。

菱花也警覺到情勢不對，羅蘭似是給了三宮主很大的威脅，她幾乎是提出了直接的挑戰，但三宮主却故作不懂，未作答覆，立刻說道：「師父，敵人衆多，咱們也把人手召出來吧！」

三宮主點點頭，發出了一聲長嘯。

「不要慌張，我很希望能多見識到你們內宮中的高手，」羅蘭道：「我也會耐心等着他們。」

言詞之間，充滿着輕藐的意味。

她練劍數十年，自信在劍術上的成就，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但却一直沒有機會讓她一顯身手，因爲，試劍的對象非常難找，對付一般江湖人物，就算一口氣擊敗數十百人，也顯不出她劍術上眞正的成就。

但三宮主的身份就不同了，她不但技藝精湛，和江楓動過手，而且是當今江湖上統治階層的人物之一，如能把她制服劍下，這一戰必將流傳武林。

養精蓄銳二十餘年，羅蘭心中躍動着揮劍的衝動。臉上神光湛然，長劍上劍氣流動。

三宮主目光轉動，掃掠了羅蘭一眼，發覺羅蘭手中之劍，似是波動出一陣陣的寒芒，不禁心頭大大一震，暗道：「這是甚麼劍法，如此的先聲奪人，難道這個女人眞的已修成了傳說中的劍客人物？」

只聽一個沙啞的聲音傳入耳際，道：「三宮主嘯聲召喚，不知有何吩咐？」

兩個穿着灰色及膝大褂的老者，無聲無息而來，以在場之人的耳目靈敏，竟然無人聽到他們的步履之聲。

看清楚來人之後，張四姑心頭一震，低聲道：「羅蘭，小心一些，是神、鬼雙刀，當代武林中，最神奇、詭異的兩把刀。」

「既然四姑認識他們，也就用不着我引見了。」三宮主耳目靈敏，很清楚的聽到了張四姑的聲音，接道：「兩位老人家本是一隻伏兵，硬給妳們逼出來了。」

「久仰，久仰，今日幸會了……」

羅蘭有着迫不及待的衝動，急於一戰。

但張四姑却打斷了羅蘭的話，接道：「神、鬼雙刀早已退出江湖了，怎麼會重現武林？」

兩個人一樣的穿着、打扮——灰大褂、多耳蔴鞋，手中拿着一根黑漆手杖。

無法很確實的形容出兩個人的年齡，他們的頭頂已經光禿，稀疏疏的幾根白頭髮，却偏又梳得非常整齊，還用白緞子條帶紮了起來。

驟然間看上去，一點也不惹目的灰色大褂，竟是名貴的熟絲織成，多耳蔴鞋，也是銀絲合以搓合的蔴線編製，其價值尤在最好的皮靴之上。

總之，這兩個怪老人身上的着用之物，無一不是當代最名貴的織品，只不過，他們剪裁的式樣老舊、怪異，顏色單調，看上去就不起眼了。

「說起來，也眞是有些不好意思，我們第一次見妳的時候，你張四姑還是個黃毛小丫頭……」左首老人笑道。

「甚麼黃毛丫頭，已經亭亭玉立了，至少該有十六歲。」右首老人打斷左首老人的話。

「我說鬼兄啊！你這抬槓子的毛病還能不能改？十六歲不是黃毛丫頭，



是甚麼？難道叫她小婦人啊！」

「神兄這吃豆腐的毛病，總是改不了，人家張姑娘到現在還沒有嫁人，怎麼能叫小婦人呢！」

羅蘭一皺眉頭，忖道：「這兩個老不修的，加起來不到兩百歲，也該有一百八十，說起話來口沒遮攔，油腔滑調。」

「鬼兄，聽到沒有？有人在心裏罵咱們了。」

「誰在罵咱們，敢情是不想活了。」

羅蘭怒火升起，就要發作，張四姑却及時喝止，道：「羅蘭，靜下來，妳一亂，就沒有章法了。」

長長吸一口氣，壓下心頭怒火，羅蘭低聲說道：「我看不慣他們的輕浮。」

只聽右首老人哈哈一笑，道：「這一次我聽到了，她叫羅蘭，她看不慣咱們輕浮。」

「不錯，我叫羅蘭，兩位怎麼稱呼呢？」

左首老人笑道：「老夫神刀！」

「我是鬼刀。」

「我知道你們是神刀、鬼刀，我問的是你們的姓名！」

「哦！年代久遠，已經好長一段時間沒有人叫我們的姓名了，妳要是敬重老夫，就叫我一聲神老，再不然叫我老神，或是神老兒，叫他一聲鬼老，老鬼，悉聽尊便。」

但聞張四姑的聲音傳入耳中，道：「羅蘭，要忍耐，神、鬼雙刀老年成精，陰得很，別讓他們找出妳的弱點，他們是故意逗妳，只要妳一生氣，劍勢露出破綻，他們就會乘虛而入，他們的刀法，早已到了神出鬼沒的境界，就算殺不了妳，也會迫妳失去先機，妳再想搬回來，那就非常困難了，妳面對的是當代武林中最强的兩個刀手，想當年金丹書生，曾被他們雙刀困住，打了一千多招，突不出他們的刀陣，還是天狐夫人趕到，合力制服了兩人，迫他們立下重誓，退出江湖，只道他們已經死了，想不到竟然還活在世上。」

羅蘭微笑頷首，代表了答覆。

「瞧到沒有，老神啊！那個叫羅蘭的女人，笑起來還眞有點叫人動心啊！」鬼刀大聲笑道。

羅蘭又被激怒了。

「羅蘭，兩個老鬼不重名利，只好美色，三宮主一定是用美色引誘他們出山，妳也算天狐門人，被他輕薄幾句，吃點豆腐，何必放在心上呢？」

「說得是啊！老鬼呀！」羅蘭一整心緒，接道：「要不要我多笑兩次給你們看個過癮？」

果然，輕啓櫻唇，展顏而笑，頓然間浮現出一臉的柳媚花嬌。

她雖未認眞習練過天狐武功，但却心中熟記天狐武功口訣二十年，這一笑，頗有狐媚之氣，令人心醉。

神、鬼雙刀不禁看得一呆。

「老鬼，你沒有說錯，果然是一笑傾城，好看得很啊！」

張四姑眼看羅蘭已被說服，領悟到了江湖上的奸詐，暗暗吁一口氣，笑道：「神老，鬼老，你們兩位老人家還沒有回答我呢。」

神刀笑道：「回答妳？回答甚麼？」

「兩位怎會重出江湖？就小妹所知，兩位一向極重信諾，」張四姑道：「如是小妹早知道兩位肯重涉江湖，我早就去請你們了。」

她用詞婉轉，神刀被她質問，心中本來有些不高興，但却又被最後一句話給消了下去。

「聽說金丹書生和天狐夫人都已作了古人，」神刀大笑道：「可眞是好人不長壽啊。」

「作了古？沒有人見過他們的屍體啊！」張四姑道：「江湖傳言，豈可盡信！」

神刀臉色一變，道：「說的也是啊！老鬼，咱們回去吧！」

三宮主接道：「兩位，等聽到了金丹書生、天狐夫人在江湖上出現的訊息，再背棄我們的約定也不遲啊！屆時，我也將陪同兩位，同隱深山，永不離開。」

「妳說的啊！」神刀道：「可不能說了不算，老夫現在倒是希望，金丹書生和天狐夫人都還活在世上才好！」

「可惜的是，他們千眞萬確的死了。」

「有一個活着也好啊！」神刀有些不甘心的接道：「那就算妳輸了，也要履行承諾。」

「但兩個都死了。」三宮主說：「兩位老人家喜歡羅蘭，何不把她生擒過來，讓她常侍身側，陪伴枕蓆。」

「說得有理，老鬼，你看咱們是一齊出手呢，還是你先上？」神刀說：「老夫替你押陣。」

「別慌着打架，刀劍無眼，挨一下不死必傷，老夫要先和張姑娘聊聊！」鬼刀說：「張四姑，老夫隱居深山，日子過得清閑舒服，妳要用甚麼辦法，把老夫請下山呢？」

「我看……」張四姑道：「只有我自己上山去了！」

「妳眞的會去？」鬼刀說：「是逗着老夫玩的吧？」

「是眞的！」張四姑道：「兩位刀法精絕，擧世無雙，縱然付出很大的代價，但只要能請到兩位助拳，那也是值得的。」

她說得很婉轉，但却很清楚。

鬼刀大笑道：「老夫明白了，世人尊重我們的，是我們的刀法，喜歡我們的，是我們的武功，沒有人會喜歡我們兩個人。」

「就是如此，」張四姑道：「其實，你們神、鬼雙刀心中明白得很，憑兩副尊容，只怕永遠無法得到女孩子的

歡心，但你們精絕的刀藝，會提升你們的氣度、品質，掩住了形貌上的缺憾，所以，你們爭得了神、鬼雙刀的大名，在赫赫威名的擁護之下，看上去，就會有動人之處了。」

「高論啊！高論！」神刀笑道：「老夫早就有了這種想法，只是不像張姑娘說得這麼清楚，鬼兄有何高見？」

「在下麼？是佩服得五體投地！」鬼刀說：「但不知三宮主有何高見？」

「張四姑少說了一點，日久情生，」目光轉動，看了神刀一眼，接道：「鬼老，如能得到羅蘭，那是心願得償，應該好好爲鬼老慶賀一番，就算得不到她，鬼老請看我身側衆家弟子，個個美貌如花，任憑鬼老選擇就是。」

四季花婢確都是出衆的美女，只可惜別具一格，柔中含剛的梅花不在。

鬼刀的冷厲目光，由衆家花女的臉上掃過，搖搖頭歎息一聲。

也許是人老了，審美的觀念，也大大的不同了，四季花女個個如花含露，即將盛放，但在鬼刀的眼中，這些年輕美女，萬萬不及三宮主。

「老鬼呀！不要儘管吃醋，老夫只不過有一個三宮主，你已經有了四個美女陪侍，四對一，你還吃虧呀！」神刀道：「如果，咱們抓到羅蘭……」

「怎麼樣？」鬼刀冷冷的接道。

「由你獨享，老夫絕不染指，但如果同時抓到了張四姑，那就要分我一杯羹了。」

「老而無耻是爲賊，你們可眞是當之無愧了！」羅蘭極力控制着，但仍然無法按熄冒起的怒火，道：「出來，你們神、鬼雙刀一起上，我要刺瞎你們的雙眼，要你們不能再看女人！」

「輕嗔薄怒別樣嬌，美人就是美人，喜怒之間，另有一種動人的美麗！」鬼刀道：「小娘子如此姿色，藏諸深山，當眞是暴殄天物了！」

「是妳要我們一起上，當心禍從口出啊！」神刀冷冷的接了一句，突然一躬身，直向羅蘭衝了過去。

這一下，大出羅蘭的意料之外。

她全力在防護鬼刀，怎麼算，最先出手的，都應該是鬼刀才對，但羅蘭想錯了。

出手的竟是神刀。

未見他的刀在何處，但一股凌厲的刀氣，已然破裂了羅蘭身側環圍的劍氣。

神刀右手食、中二指直指左肋，一道冷厲的刀芒，就從雙指中透射而出。

難道刀已在手，隱於袖中？

但那根黑漆手杖的藏刀呢？

莫非是有兩把刀？

羅蘭急迅轉動長劍，希望能及時迎擊對方的刀勢，也逼出對方的刀來。

只可惜，晚了那麼一點點，羅蘭的長劍無法迎上襲來的刀罡。

神、鬼雙刀互暴其醜，就在製造這一點搶制先機的機會。

因爲，他們進入梅花廳，就感受到那股肅殺的劍氣，是兩人平生中從未遇過至高的劍手。

掌握到這一點機會，神刀是全力施爲，務求一擊而中，攻勢如電光石火，羅蘭想轉動長劍就來不及。

當然神刀早已有備，早以內力逼住了羅蘭的劍勢。

但見寒芒閃動交錯，兩柄長劍由橫樑上飛射而下。

但他們仍無法及時封住神刀的攻勢，不過，兩柄劍却同時指向了神刀要害「太陽穴」。

神刀固可一刀割裂羅蘭的咽喉，但他亦很難閃避左、右兩面的來劍。

只要有一劍刺入了太陽穴中，這個人的活命機會就完全消失。

所以，神刀改變了心意，先保老命要緊，刀勢突然由袖中突出，左盪右決，兩聲金鐵交鳴，封開了兩柄長劍。

劍光隱失，人影乍現，吟雪、吟霜一左一右的出現在羅蘭跟前。

「是你們救了老娘？」羅蘭心中稍感安慰的說。

「是啊！」吟雪道：「兩個老鬼耍陰險，娘被他們騙了。」

「乖乖，世上眞有這麼漂亮的女娃兒！」鬼刀大聲叫道：「我說老神啊！這可是仙女下凡，人間少見，你要仔細瞧瞧啊。」

「瞧你媽的脚啊！」神刀微帶怒意的說道：「剛才你如肯配合出手，羅蘭不被活捉，也會死於你的刀下，咱們就少去了一個大大的勁敵，你袖手旁觀，可是失去了一個大好的機會！」

「我看，這也不能怪我！」鬼刀說：「咱們進入梅花廳，時間已是不短，爲甚麼就沒有發覺這裏有一支伏兵？而且，三宮主也沒有提示一下。」

「因爲三宮主也不知道。」吟霜睇着一對媚眼，斜睨着鬼刀，道：「老色鬼！花招只能耍一次，再耍就不靈光啦！現在，拿出你們的眞才實學，大家憑武功分個生死吧！」

口中挑戰，但媚眼如絲，却又拋出了無限的嬌媚、誘惑。

鬼刀立刻被那股魅力吸引，看着吟霜發呆。

「惑心術」果然是非同小可，以鬼刀之老奸巨滑，竟也在一瞬間被吟霜算計。

如若吟霜突出一劍，也許可以殺了鬼刀，只可惜，她還未練到那等視人命如草芥的境界。

三宮主悄然咬破舌尖，挾着一口眞氣，呸了一聲，吐了鬼刀一臉鮮血。

這可把鬼刀由沉迷中驚醒過來。

伸手一抹臉上血跡，道：「謝啦！三宮主。」

「小心點，陰溝裏翻船，在江湖上



可是常有的事。」三宮主道：「天狐夫人的『惑心術』，可是比我們的媚人術還要高明。」

「承教，承教，想不到仙露明珠一般的小姑娘，竟然也練了這種邪門武功。」鬼刀道：「老夫倒要全心全意的領教一番了。」

話雖說得客氣，但殺機已露。

吟霜一整臉色，冷冷說道：「你爲老不尊，色迷心竅，不是三宮主拚上一口鮮血，施展出『解元大法』，你已是無頭之鬼了。」

「所以，老夫一定要找回來，栽在妳這個女娃兒手中，可是老夫的奇耻大辱。」鬼刀一臉冷肅的說：「非殺妳不足以消我心中之恨！」

「娘，你對付神刀，我和姐收拾這個老色鬼。」吟霜當機立斷，作出了決定。

「桂花、菊花留下來，妳們都退出去！」三宮主發出了令諭。

春花四婢在菱花率領下，退出了梅花廳。

「看樣子，三宮主也準備插一腿了。」張四姑道：「幸好，我張四姑還無敵手，那就由我奉陪了。」

「也許你們一直認爲我們內宮一系中人，都是憑仗媚術、葯物傷人，談不上正派武功，今天，我想要你們見識一下，內宮一系中的武功，亦有過人之處！」

「好啊！廳中狹窄，咱們到外面，找處寬大地方，一決勝負。」張四姑道：「三宮主意下如何？」

「不用了！」三宮主說：「梅花廳是狹窄了一些，不過，打起來也就更爲兇險，要考驗武功，也要考驗機智和應變的能力。」

「行！就依三宮主，我先出手了！」羅蘭長劍一揮，指向神刀。

羅蘭心中明白，兩個女兒的功力還淺，未必是鬼刀之敵。

至於張四姑，大半生都花心血在各種奇術和易容術上，這樣狹小之處，和人近身拚命，很多暗器、奇技無法施展，恐怕也難佔上風，所以，準備以精湛的劍術，封閉全廳，使他們全都無法動手。是故，劍勢一出，立刻帶起了一片劍氣，充佈全廳。

這攻向神刀的一劍，並不如何兇厲，但却帶起了一股凌厲的劍風，充佈全廳。

感覺中，這一劍似是攻向了廳中所有的人，包括了張四姑和吟雪、吟霜。

不便和羅蘭的劍勢對抗，吟雪、吟霜、張四姑只好向後退，退到羅蘭的身後，才算避開了那股劍勢迫襲。

但神鬼雙刀和三宮主不願退讓，迫得只有揮動兵刃反擊，以排開逼上身的劍氣。

神、鬼雙刀仍未亮出他們的兵刃，只揮動手中的黑漆手杖，在身前疾轉如輪，排蕩開近身劍氣。

三宮主却亮出了一把七星短劍，揮洒出閃爍的寶芒，排出近身劍氣。

寶芒來自劍身上七顆耀目的寶石，寶石只有三種顏色——紅、綠、白，但在快速的揮轉中，幻起數十種不同的寶光，耀眼生輝。

神刀封開了羅蘭一劍之後，並未亮刀反擊，手中的黑色手杖，也未展開攻勢。

羅蘭也未再刻意的攻向他一人，只是揮動長劍，增强凜烈的劍氣。

明確的說，羅蘭催動的劍氣，攻向廳中所有的敵人，包括秋花雙婢在內。

但桂花、菊花却躲在了三宮主的身後，只有神鬼雙刀和三宮主正面承受了羅蘭劍氣的攻勢。

三人只守不攻，把近身的劍氣排開，却未作反擊。

「張姨，」吟霜低聲說道：「這在幹什麼嗎？鬧着玩啊！娘在練習舞劍，妙的是敵人也不反擊，這樣子玩下去，那裏會有結果？」

「他們三個人不作反擊，那是各懷鬼胎，誰也不願和妳娘全力一搏，」張四姑道：「妳娘形同舞劍的形態，我想是她在測驗什麼。」

「測驗？」吟霜道：「娘練了二十幾年的劍，從沒有機會施展，今日有此良機，應該全力奮起一擊，以定勝負，怎麼有這等耐心呢？」

「對劍術一道，咱們和爹娘有着太大的距離，」吟雪道：「有些事，咱們是無法理解，霜妹何不耐心一些看下去呢？」

「吟雪說得對，」張四姑道：「練劍的人有很多的禁忌，他們要胸懷萬里，氣度磊落，才能修成大乘劍術，他們要循序漸進，以靜制動，克敵柔和平靜之中，才是劍法中至高境界。」

只聽羅蘭笑道：「妳們談說了半天，只說對十之一二，霜丫頭心性如此燥急，劍道這一道工夫，是永遠學不成了。」

隨着答話之聲，羅蘭手中的長劍，運轉也突然快速起來。

隱隱可見，一圈的光芒，由急轉的劍勢中湧現而出，形如轉輪，飛向三宮主和神、鬼雙刀。

果然，三人也立刻有了反應，臉色凝重，手中的手杖和七星寶劍，也舞動得更加快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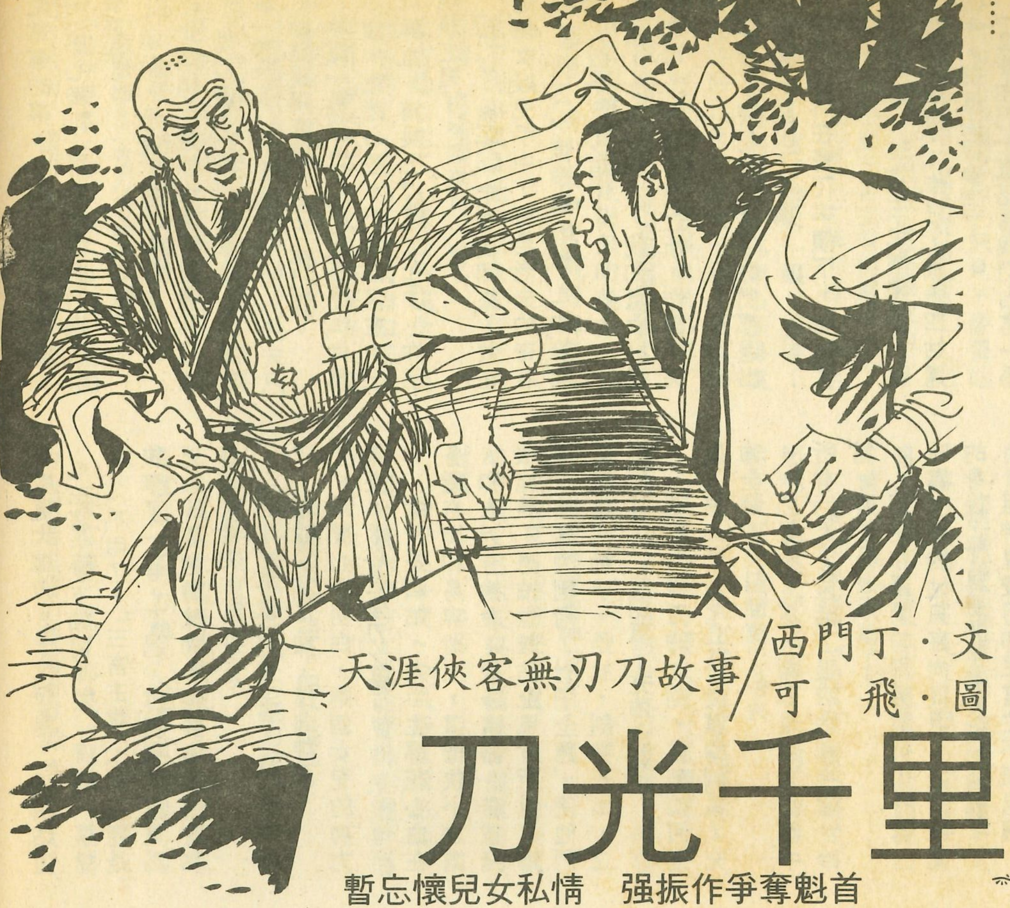
突然間，響起了一陣如刀削竹的聲音，黑屑紛飛中，神、鬼雙手中的黑色手杖，突然化作兩柄打造精巧的窄刀。

圖窮匕現，露出了本來面目，黑漆手杖中，果然有刀。

「果然是詭詐得很！」張四姑道：「兩個人的身上，不知道藏有多少把刀，妳們兩個要牢牢記住，一旦和神、鬼雙刀對上，要小心防備他們的突來之刀。」

（未完・卅一）

**上文提要：**善人周綏遭魯揚武糾黨勒索，余顧南趕至協助，將魯揚武等擊斃，並在周家重遇不愁僧及不醉翁，兩人見余顧南容貌憔悴，均勸他往華山觀賞比武散心，余顧南答應，但在赴華山途中，仍不斷打聽嚴氏昆仲的下落，惜無收穫，反被他偷聽到有兩名外族和尚正覬覦華山論武的寶座，余顧南不想寶座拱手讓給外族，於是決定參加，在不愁僧兩人的協助下，余顧南重新苦練武功……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 刀光千里

## 强振作爭奪魁首　暫忘懷兒女私情

教學相長，一個月工夫余顧南進展極速，尤其是刀法比前更加純熟，而且又在被兩老迫急之下，福至心靈，臨急創幾招新刀法，博得兩老歡心。

一天，不愁僧忽道：「酒鬼，離冬至只有七、八天，咱們早點去華山吧，路上尚可切磋。」余顧南突然思念起師父來，恨不得立即插翅飛至華山，連聲應好。

當下三人收拾行裝，向華山進發，路上翁皓低聲向不愁僧道：「和尚，你看這小子今番可否逐鹿五大高手寶座？」

不愁僧眉飛色舞地道：「除了經驗之外，小余武功如今已遠在咱們之上，昔日之四大高手，他隨時可一拚，若選中原五大高手，他毫無疑問，穩佔一席，但若加上外族高手……這就難以逆料。」

翁皓却滿懷信心地道：「就已知之幾位在世高手，齊雲高、翦仲台、拓跋齊天、鐵木上人、金砵法王五人之中，擠掉一個，似乎不太困難。」

不愁僧微笑道：「就怕還有其他未為咱們所知的高手，嗯，凡事量力而爲就是，不必强求。」

翁皓冷哼一聲：「說得輕鬆，早幾天你督促小余練武，比我酒鬼還緊張。」不愁僧哈哈大笑。

余顧南問道：「前輩笑甚麼？」

翁皓道：「與你無關，總之你將一切放在華山比武之上，暫時把方菱忘記。」一提方菱，余顧南心頭一陣難受，以她一個弱質女子，落在兩個奸狡的男人手中，實不難想像，她要吃多少苦頭。

不愁僧忙安慰他：「此間事了，和尚再陪你走遍天涯海角找她。」

余顧南咬牙道：「嚴氏昆仲若落在我手中，必將之碎屍萬段，更悔當日沒有一劍將嚴慎之殺死！」

「說不定方姑娘合該吃苦。」翁皓道：「小余，你若再提此事，酒鬼可要生氣了！是中原武林榮辱事大，還是方菱生死事大？」

想不到翁皓不喝酒時，一本正經，余顧南不敢再吱一聲，默默趕路。

不一日已到華山之下，但見山勢險峻挺秀，果然名不虛傳，山下可已有不少佩刀持槍的武林之士。

翁皓道：「待酒鬼去打探一下……」話未說畢，忽見人叢中飛出一隻「小燕子」來，定睛一望，可不正是雲彩玉？翁皓喜問道：「丫頭，你來多久啦？」

「人家已經來了三天啦，怎地你們至今才到，我還怕你們趕不及參加盛會哩！」

不愁僧問道：「咱們路上有點躭誤，嗯，有甚麼聞名的高手到？」

雲彩玉壓低聲音道：「來的都是些二、三流的人物，以兩位老前輩的名氣最响啦！咦，余少俠，你找到方姑娘否？」她見他神色黯然，忙又道：



「對不起，小妹……引起你傷心，但方姑娘必能化險爲夷。」

余顧南心情煩躁，截口問道：「雲姑娘可曾見到家師齊雲高？」雲彩玉搖搖頭，余顧南也有點擔心。

翁皓道：「少說廢話，你們在此作甚？爲甚麼不上山？」

雲彩玉笑道：「山上何來食物？還有三天方是大會之期，誰願意提早三天吃乾糧？而且山上奇寒，人人均想等到最後才上山。再說，至今爲止，連一名有機會的高手，也未出現，說不定……比不成武。」

不愁僧笑道：「這倒是杞人憂天，連喇嘛也來參加，中原武林高手又豈會拱手將寶座相讓。」

翁皓道：「就怕他們不知道，雲姑娘，可曾見到外族高手上山？」雲彩玉搖頭表示不見，翁皓又問：「可知比武場所在何處？」

雲彩玉道：「聽他們說上一屆是在朝陽峯，以後亦會在那裡舉行。」

翁皓抬頭望望天色，道：「咱們今日準備一下，明早便上山。」

雲彩玉噘着小嘴道：「爲何要提早上山？在此看熱鬧不好麼？」

翁皓哈哈笑道：「小丫頭，誰知道那些高手是不是早已上了山？再說咱們先上去佔個好位，難道不好？」雲彩玉這才化嗔爲喜，帶他們到附近獵戶家借宿，由於華山附近沒有客棧，附近之農夫及獵戶家已全被人租借了，還有人用簡陋的木板和帳幕，搭了棚租與人歇息。

不愁僧道：「幸好雲姑娘先來，否則今夜咱們連歇息的地方也沒有。」那獵戶原來與雲彩玉有點親戚關係，只租給他們，而且十分熱情，令人賓至如歸。

雲彩玉將情況告知獵戶，獵戶笑道：「其實山上也有獵物，不一定要吃乾糧，等我把山上野獸出入的地點告訴你們。」

翁皓道：「不必啦，有乾糧就行，請你指點上山的路徑。」獵戶畫了一張地形圖，便着妻子蒸了一籠包子，次日一早，四人依圖尋路上山，那華山果然險峻，錯非四人都學過武，要上山可不容易。

到了黃昏，方到朝陽峯，但見向東那邊羣峯均在脚下，遠望一片雲海，在此看日出，必然十分壯觀，難怪以朝陽爲名。

不愁僧輕嘆道：「不知三天之後，此美景要給多少鮮血染汚，阿彌陀佛。」

「少來這一套，咱們讓小余靜一靜。」翁皓拉着他們，找了個遮蔭的山洞，道：「丫頭，這幾天的飲食全靠你啦！」他回頭又迫余顧南練武。

冬至前一日，山上只有二三十個三、四流的武夫，毫無大戰前夕之氣氛。翁皓緊張地道：「會否是改期咱們不知道？」其他羣豪亦有此擔心。只有余顧南獨自坐在山洞內苦練內功，他如今又練出勁頭來，不管第二屆華山比武舉不舉行，他都已獲益良多。

冬至當日，天氣奇寒，羣豪大清早便集中在朝陽峯一個三四十丈見方的石坪上，但見四周一片白茫茫的霧氣，把脚下之羣峯包裹起來，人一開腔，便噴出白烟，有人高聲問道：「第二屆華山比武，到底還舉不舉行？」

有人答道：「誰知道？且再等等。」

俄頃，一道霞光透霧而來，原來太陽已爬了上來，陽光逐漸將霧氣驅散，剎那間，霧氣盡散，金光萬道，遠處天邊一片金光閃閃，羣豪都爲此奇景傾倒，屏息欣賞，把比武的事丟在腦後。

一輪紅日在遠處山峯上升了起來，羣豪不由自主發出一陣歡呼聲。就在此刻，遠處突然响起一道尖銳的嘯聲，此嘯聲一起，又有兩道清越的嘯聲同聲响起，羣豪立即轉頭望去。

「颼颼」幾聲，坪上已多了好幾個人，其中一個是羣豪熟悉的「西天老魔」拓跋齊天，另外兩個形狀奇特，翁皓認出是鐵木上人和金砵法王。他心頭一凜，忖道：「怎地漢人一個也沒來？」

心念未了，拓跋齊天已咦了一聲：「怎地一些老朋友全然不見？」他目光一及，見到余顧南，走前問道：「小夥子，令師呢？」

羣豪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余顧南不好意思地道：「晚輩也不清楚，晚輩已年多未曾見過家師。」

拓跋齊天哈哈笑道：「齊雲高不在，誰拿到天下第一的佳譽，也不光彩。」這句話對齊雲高推崇備至，羣豪知余顧南是齊雲高的徒弟，目光也不一樣。

忽然山下傳來一個笑聲：「如此說來，拓跋老魔一遇到齊雲高，便不戰自敗了。」

拓跋齊天冷冷地道：「翦西鴻，比起齊雲高，你始終少了一份氣度，齊雲高若得第一，拓跋某絕不與他爭，若是別人，少不免要戰至最後一分力量。」

他話剛說畢，翦仲台已「施施然」帶着人上來，說他「施施然」那只是一種感覺，事實他來勢有如流水行雲，快捷從容之至。拓跋齊天心頭一凜，暗道：「想不到這厮年餘不見，武功又有所進步。」

翦仲台上了石坪，見到鐵木上人，微微一呆，脫口道：「想不到上人也有此雅興來觀戰。」

鐵木上人哈哈笑道：「翦施主說錯了，老衲不是來觀戰，是來湊人數逐鹿天下五大高手之譽，嘿嘿，這位金砵法王，是吐蕃黃教第一高手，料翦施主亦有所聞。」

翦仲台心頭一沉，强笑道：「兩位之大名，翦某如雷貫耳，然今日之會

，競爭的只是中原五大高手，兩位和拓跋老魔未合比賽資格。」

鐵木大笑道：「翦施主，你也知道漢人如今人材凋落，除了你與齊雲高之外，其他人若成爲五大高手，也只是湊合，這五大高手之名，又有何意義？」換言之，漢人在他心目中只有齊雲高及翦仲台，雖有點狂妄，却也是實情。

翦仲台乾笑道：「但上屆列下之規矩如此，諸位有此雅興，也須得到大家之同意。」說話間，下面又湧上一批人來，一望即知是蒙古人，爲首那人三十多歲之精壯漢子，貌甚威武。

中原羣豪心頭暗自打鼓：「怎地今年來的全是外族人？」齊雲高爲人行事但憑好惡，但其心正，所作所爲雖較偏激，但在無其他選擇之中，白道之士仍視他爲代表，眼看來的都是邪魔外道及外族高手，未見俠踪，甚是焦慮。

還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山下羣豪居然還不上山，似乎因爲不見齊雲高便不欲觀之矣。

鐵木上人漢語說得較好，「翦施主是次已是第二屆參加比武大會，一切規矩，你當知道，請交代比武規則，反正時候已不早了。」

翦仲台笑道：「慢，按規矩，第一天比武是由午時才開始。」

翁皓道：「此刻剛交巳時，還早得很，出家人因何如此性急。」

鐵木上人怒問：「你是甚麼東西？敢以此態度與老衲說話。」

翁皓哈哈笑道：「翁某不是東西，你才是東西。」人叢爆出一陣笑聲來，鐵木上人臉色鐵青，難以下台。

金砵法王忙勸道：「上人何必與個無關重要的人物生閑氣？還是聽翦施主將上屆的比武規矩宣佈一下。」

翦仲台道：「諸位的心意翦某深知，奈何上屆比武規定只選漢人中之高手，不包括外族；翦某並不能代表武林宣佈更改，尚請見諒。」金砵法王的意思他明白得很，事實上多了這三個煞星，欲奪桂冠，難了許多倍，何況尚有那些不明底細的蒙古人。

金砵法王道：「上屆的事，咱們且不論，只不知翦施主個人是否也反對？」

翦仲台心中暗叫一聲：「好傢伙，翦某若反對，勢成外族高手眼中刺，若贊成又會得罪中原武林。」他略爲沉吟，道：「此事關係重大，翦某也得與敝族人商量才敢表示。」

金砵法王笑道：「敢情翦施主適才沒有聽清楚，老衲是詢問您個人之看法，與旁人何關？」

翦仲台見他咄咄相迫，心頭有怒，反問：「此事不易答覆，因爲翦某事前全不知道諸位對中原五大高手之佳譽也有興趣，難道翦某經過考慮才回答也不行。」

金砵法王忙道：「翦施主言重，老衲絕無相迫之意，翦施主可稍作考慮再答不遲。」

翦仲台心頭更怒，奈何今日局勢對己不利，只好沉聲道：「今日選拔的是中原五大高手，諸位要的是天下高手之譽，可否另行擇日舉行？何必因一己之欲而破壞中原武林規矩？」

這幾句話好生厲害，表面上在勸鐵木上人擇其善而行之，實則警告他勿與中原武林爲敵。鐵木上人並非傻瓜，自然聽出其話中之意，臉色登時一變，强笑道：「中原同道盡是聰明睿智、眼光遠大之士，絕不會如翦施主所說的那樣。」

翦仲台沉聲道：「翦某並無說半句中原武林的壞話，但家有家規，幫有幫法，外人能勉强麼？你是出家人，咱要你吃葷，未知上人又會有何感想？」話音剛落，人叢中立即爆起一陣采聲。

鐵木上人心頭恚怒，一時間却無話可答，金砵法王用生硬的漢語道：「上人何必與他一般見識，待他們選出中原五大高手，咱們再挑戰之，屆時誰是眞正的高手，自有公論。」

翁皓仰脖喝了一口酒，長嘆道：「想不到出家人爭强好勝之心，比俗人還盛，咱少林寺便無人來爭鋒。」

鐵木上人怒道：「你旁邊那人不也是出家人？」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不愁僧含笑道：「貧僧來此的目的，只望諸位比武能點到即止，莫將這華山美景染汚。」金砵法王一拉鐵木上人，帶着那幾位漢人坐在一旁。那金砵法王頗爲沉着，就在地上打起坐來。

翁仲台心中忖道：「恐怕此人比鐵木上人更難應付。」其實翦仲台亦非純種漢人，他母親亦是外族人，然當時大漢民族高人一等，他自小便將自己當作道地的漢人：「齊雲高爲何還不來？」此刻他反而希望齊雲高也來參與此盛會了。

他急，余顧南比他更加心焦，不斷探頭下望，但見山下陸陸續續又來了些人，都是中原之好手，却無齊雲高之踪影。中原武林要找出五位蓋世高手，實在困難，難怪這些年來，飽受外族欺凌，石坪上之漢人都盼望齊雲高能來主持一切。

忽然金砵法王自地上躍了起來，道：「午時已到，翦施主還不主持你們中原武林的比武事宜？」

頭頂上突然有人輕蔑地笑道：「中原武林之事，與貴教何關？」金砵法王抬頭望去，但見峯頂立着一位青衫人，頦下蓄着三綹長髯，在山風中，髯髮衣袂飄飄，直似神仙中人！

耳畔忽聞石坪响起一陣震耳的叫聲：「齊雲高！」

余顧南喜道：「師父，你終於來了！」齊雲高向愛徒點點頭，也不見他如何作勢，便冉冉躍下。

他露了這一手，震懾全場，蓋練



武至一程度後，要快容易，要慢可就難如登天，自高躍下，能控制下降速度，非功力爐火純青不可！

翦仲台又妬又喜，但仍滿臉笑容地道：「恭喜齊兄，武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哈哈，小弟還怕你不來哩！」

齊雲高微微一笑，轉頭向愛徒：「找到方姑娘沒有？」余顧南歡笑中帶着一些憂慮地搖搖頭，齊雲高道：「不用急，慢慢再找，爲師陪你就是！」余顧南這才化憂爲喜。

鐵木上人高聲道：「你便是齊雲高麼？適才翦施主說他不能作主選舉天下五大高手……」

齊雲高截口道：「齊某非中原武林代表，亦不能作主，上人問錯人了！」

「那該問誰？」

齊雲高哈哈大笑，「問在場的所有漢人！」

鐵木上人臉色微微一變，但仍沉住氣，高聲問道：「諸位都知道貧僧之意，可否明確表示一下？」他有意炫耀，這幾句話用內力迫出，引得羣山齊鳴，震得羣豪耳中嗡嗡作响，不料羣豪却一齊轉頭望着齊雲高。鐵木上人道：「齊施主看來就是中原武林代表了！」

齊雲高再度笑道：「齊某確然不是，也無此能耐，再說如今齊某對比武這種事兒不感興趣，何況名次不能代表甚麼，亦未必名至實歸！」

金砵法王問道：「此話怎說？」

「比如今日齊某得了天下第一之銜，但是否眞的是天下第一？」

鐵木上人道：「自然是如此！」

「可知天下之間，藏龍伏虎之士有多少？武功越練至化境，爭勝鬥强之心越微，齊某便知道有許多眞正的高手，隱世不出，再舉一例，今日若在場之人都不來參加比武，由另一批來逐鹿，則選出來之第一名，說不定連前十名也輪不上！」

不愁僧連聲道：「誠哉斯言，何必爭此閑名！」

鐵木上人冷笑道：「說得好聽！既然如此，今日你又何必巴巴趕來華山？」

齊雲高長長一嘆：「這便是齊某涵養功夫未夠，二則齊某適才已說過，來此不一定爭甚麼第一！」

金砵法王反問：「中原武林要放棄比武權利，貧僧無話可說，但若由咱們自己來以武甄別，施主會否反對？」

齊雲高哈哈大笑。「照你們說，任何人都可以在小圈子裡搞甚麼天下第一了！如此有何意思，又有多少個會贊成？」

金砵法王怒道：「齊施主看不起咱們外族人？」

「非也，只要能在互相尊重，還不都是人，齊某雖不濟，胸襟還不至於如此狹隘！」齊雲高正色道：「試想想，無中原武林人士參加，天下第一還有甚麼意義？又怎能代表天下？」

「施主所言雖然有理，但貧僧敢信，必有漢人參加。再說齊施主莫非害怕天下第一佳譽落在咱們手中？」

齊雲高見他身後跟着幾位漢人，心頭登時一懍。沈吟了一下，方道：「齊雲高天不怕地不怕，怎會怕你們幾個人？你眞要爭這口閑氣的，齊某可以奉陪！」話音剛落，石坪上雙方均發出幾陣喝采聲，反而使齊雲高愕了一愕。

鐵木上人喜道：「齊施主這句話方有幾分英雄氣概！」說着豎起拇指，金砵法王亦謂中原總算還有個人物！

齊雲高道：「廢話少說，你們準備如何比武？」

鐵木上人道：「只要公平合理，規矩可由施主訂！」

「那就依上屆之規則如何？」齊雲高乃將舊規矩說了一遍，其實也簡單得很，乃自由報名參賽，經過一番角逐，汰弱留强，直至最後五名高手，然後五名高手再比鬥，選出天下第一高手。「不過咱們得找幾個人作公証及主持，方免却爭執！」他邊說邊拿眼望着四周！

不愁僧笑嘻嘻地問道：「未知貧僧是否有此資格？」

齊雲高喜道：「大師當然可以，也是最理想之人選！」

鐵木上人道：「一人恐怕不足以服衆，貧僧推薦一個，司馬晋施主，請你主持公道！」他身後走出一位蓄長髯之老者，此人外形討好，但眉宇之間却有陰鷙之色，在場之人絕大部份不認識他，翁皓當然認得。

齊雲高看了他幾眼，道：「閣下要當公証人，請先亮號，否則如何服衆！」

蓄長髯老者道：「老朽司馬晋，適才諸位該已聽見！」

齊雲高冷冷地道：「天下間叫司馬晋的人，也不知凡幾，誰知道你是那一位，又怎知道你是否有資格當公証？」

司馬晋尚未答話，拓跋齊天已哈哈笑道：「甚麼司馬晋！齊東雁，你不認得他？哈哈，他便是昔日顯赫有名的『不丈夫』公孫晋！」

此言一出，司馬晋臉色登時一變，急道：「甚麼公孫晋？閣下莫含血噴人！」

拓跋齊天怒道：「老夫含血噴人？我先後三次見過你，別以爲你蓄了長髯，又經過十年老夫便認不出你來！」

齊雲高冷冷地道：「對不起，你無資格當公証！」原來所謂「不丈夫」乃無毒不丈夫之隱稱，公孫晋此人表面正派，外形又討好，但行事却十分狠辣，爲達目的，不擇手段，聲名狼籍。

鐵木上人陰惻惻地道：「齊施主，你憑甚麼說他無資格當公証？」

「何必明知故問？此人不擇手段，十年前在中原幹下不少壞事，到處都有人要殺他，混不下去才迫他出走！」

齊雲高哈哈一笑，「只怕齊某答應，其他人也會反對！」

蒙古人忽然走了過來，其中一位身材十分健碩威武，腰上掛着一柄鋼刀的壯年漢子，粗着聲道：「不錯，咱們反對，此人曾經投效我蒙古，後來因犯奸淫，被咱們追捕才逃走的！」

鐵木上人輕哼一聲：「他沒有資格誰有資格？」

那蒙古人道：「我不想推薦任何人，但當公証的，必須有令人信服的地方，何況，齊雲高反對，拓跋齊天也反對，相信其他人也不會贊成！」

金砵法王道：「施主是誰，先亮個號，說不定你也沒有資格出來說話！」

蒙古壯漢眉宇間閃過一絲怒氣，但仍沉住氣道：「我是察台卡，蒙古塔塔兒族人！」

鐵木上人冷笑道：「未曾聞過大名。」

察台卡怒道：「彼此彼此，我亦未聽過你的名，也不知是從何處冒出來的！」

鐵木上人怒極反笑。「何必逞口舌之利？待會兒手底下見眞章就是！」

察台卡仍不放過他。「既然如此，你因何出口傷人！」

齊雲高怕他們爭執起來，忙道：「兩位且別爭執，總之公孫晋不能當公証！」羣豪亦全部贊成，當下又推出翁皓和來自河東之「鐵面判官」楊鐵心當公証。

金砵法王道：「阿彌陀佛，如今可以開始了吧？」

翦仲台道：「依規矩，上屆之四大高手只須參加決賽，其他人以初賽時表現而定是否能進入複賽，因爲有可能兩高手在初賽便相遇，單憑勝負來作標準，有失公允。」

鐵木上人截口道：「如此等於無評定之標準，全憑公証人之好惡……哈哈……如今三個公証均是你們漢人，咱們必然吃虧！」

齊雲高正容道：「是故咱們對公証人要求很嚴格，若非如此，齊某且問一句，第一場若與你及金砵法王比鬥，必有一方失敗，失敗的一方便連進入複賽之資格也喪失，難道你認爲反而公允？」

鐵木上人只能閉嘴。翦仲台續道：「如今便可以開始比武，一共選上十四個人進入複賽，誰都可以站在場中接受挑戰！」他提高音調道：「如今請諸位上山！」當下羣豪紛紛登上高處。

齊雲高續道：「再有一點補充，任何人都不準向參加比賽的人提場，若有犯者，兩人同時喪失參選資格！」

翦仲台高呼一聲：「開始，誰肯第一個下場，接受挑戰？」過了約一盞茶工夫，才有個大漢跳到石砰上，翦仲台道：「比賽者先報出自己的姓名及師承門派。」

那壯漢報出自己的姓名師承之後，只見一個黃衣道人哈哈笑道：「待貧道來獻醜！」他又向四圍打了個稽首，道：「貧道來此參賽，只求以武會友，並增廣見聞，未存逐鹿甚麼高手之心，若然失敗，請四方高人幸勿見笑！」

壯漢喝道：「那來的這許多廢話，出招吧！」

道人不慌不忙地道：「閣下先下場，理應先發招。請吧，貧道已準備好了。」

壯漢猛吸一口氣，奔前便是一拳，這一拳擊出，氣足力猛，而且勁力內蘊，在場之高人都微微一怔，連齊雲高亦忖道：「想不到此人竟也有此功力，可知天下間藏龍伏虎之輩極多！」

那道人背負長劍，但並不抽劍，飛身閃開，不料那壯漢步法一變，也不見他如何走動，那一拳依然向道人擊去，他人是粗壯，但身形步法却極爲靈活，大出觀衆之意料。

黃衣道人之步法亦極靈活，雙脚一錯，堪堪將那一拳避開，壯漢佔了先機不肯放鬆，一拳落空，第二拳又再攻出，他攻勢綿綿不絕，黃衣道人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壯漢喝問：「道長因何不還手！」

羣衆聽他問得獃，都發出笑聲。道人笑嘻嘻地道：「貧道有機會自會反攻，施主必須時刻提防，以免痛得難以下台！」場中又爆起笑聲。

如此鬥了七八十招，道人忽道：「施主，貧道抵擋不住啦，慢一點行不行，你也可以乘機喘口氣！」

壯漢喝道：「放屁！老子何須喘氣？」

道人道：「施主攻得急，每拳又都用足氣力，不喘喘氣，還能支持多久，就算你能擊倒貧道，輪到下一位，施主也無氣力啦！」

壯漢心頭一懍，覺得道人說得有理，心神分散，攻勢不由自主地放緩。道人又道：「施主小心，貧道要抽劍啦！」他一句話未說畢，已將長劍抽握手中。壯漢見他抽劍忙又加緊進攻，是故局面仍無改變。

齊雲高低聲問身邊的徒弟。「雁兒，你看此場誰會取勝？」

余顧南沉吟道：「壯漢底子極佳，論眞實本領稍勝道人，但他性純，且似無多大江湖經驗，那道人十分靈活，又有城府，恐怕最後取勝是他。」

齊雲高見徒弟分析得頭頭是道，心頭大悅，道：「爲師最喜沉實的人，可惜我自己性子使然做不到，希望那漢子會取勝！他可也是個練武的材抖，遠勝高立！」

余顧南問道：「他師父凌青木是甚麼人，弟子因何未曾有過耳聞？」

「他退隱江湖已十多年，上一屆爲師曾與他印證過，他僅敗一招而已，那次之後不再在江湖出現，今日，他有此徒弟實在替他高興！」

余顧南聽乃師之口吻，便知他對凌青木頗有好感，不由仔細觀看虬髯壯漢的拳路，又低聲問道：「雲姑娘，



那漢子適才報甚麼名？」

雲彩玉道：「好像是叫馮重山，那道人叫黃竹。」

此刻，黃竹道人已被馮重山迫得連連後退，那柄長劍越來越施展不開，馮重山道：「道長，你不是我的對手，何不認輸，免得拳脚無眼，誤傷了你，反而不美。」

話音剛落，突見黃竹道人長劍自肘下穿出，直刺馮重山左脅下。這一劍彷似羚羊掛角，無跡可尋，馮重山猝不及防，大吃一驚，忙不迭飛身後退，可是仍然慢了半步，劍尖過處，胸襟被刺穿一個小洞！

黃竹道人立即收劍抱拳，道：「承讓承讓！」

馮重山一張臉脹得通紅，結結巴巴地道：「你，你……我，我還未敗！」

黃竹道人一臉正經地道：「雖說比武，但咱們目的志在以武會友，理該點到即止，胡纏下去，誠如你所說，拳劍無眼，任何一方受傷都不好！」

馮重山是次來華山，不但他自己想掙點聲名，還肩負了恩師的期望，料不到第一場便不明不白地落敗，心中之窩囊，可想而知，是故更加說不出話來。

不醉翁道：「馮重山，你且退下，適才翦仲台已說得很清楚，能否進入複賽，不一定以勝負作準，依酒鬼之見，你尚有機會！」馮重山這才抱拳行了一禮，匆匆離開。

黃竹道人勝得實在僥倖，暗呼一聲慚愧，抱拳問道：「未知有誰下場指教。」連呼幾遍才有人下場。這人武功還不如馮重山，很快便被黃竹道人擊倒。黃竹道人連勝兩場，後衣已爲汗水所濕，他還在討戰。

翦仲台低聲對侄兒道：「鴻兒，此人如今已不堪一擊，你要不要下場？還是等候下一場，待摸清了參賽者之武功才下去？」

翦學鴻見余顧南似躍躍欲試，毅然道：「侄兒如今便下場，不能讓余顧南那小子撿便宜！」言畢飛身躍下石坪，道：「道人，你要否稍事休息？」

黃竹道人笑道：「適才貧道已說過，今日來此只是爲了以武會友，勝負尚在其次，施主肯下場指教，貧道當願拚輸相會，不敢讓你久候！」

翦學鴻心中暗道：「你這不是自取其辱！」當下哈哈笑道：「道長是出家人，說話也不同凡响，若只求以武會友，也不一定須來華山，彼此心知肚明，不必多說，準備吧！」

黃竹道人擠出笑容，道：「施主尚未報出姓名師承！」

翦學鴻覺得受了侮辱，但礙於天下英雄畢集，不敢發作，冷哼一聲：「在下翦學鴻，家師翦仲台，人稱『西鴻』道人，你連鬥兩場，翦某若用兵器，似乎有點佔便宜，因此空手應戰，你先請吧！」

黃竹道人哈哈笑道：「原來是鼎鼎大名之『西鴻』的高足，貧道眞乃榮幸，能向施主討教，此行無憾！施主果然有高人高足之風，貧道若不領情，不免不識抬舉，請！」他不願失禮，先向翦學鴻抱抱拳，再立門戶。

翦學鴻勝券在握，有意賣弄，好整以暇，只閑閑散散地，背負雙手，慢慢踱着步。黃竹道人爲其氣勢所懾，更加不敢貿然出招。

翦學鴻哈哈笑道：「道人，在下讓你先出招，你已答應，因何仍要天下英雄等候，該知今番來此參賽的人，多如恒河之沙……」

他話未說畢，黃竹道人長劍望空虛刺一記！說時遲，那時快，他長劍未收，翦學鴻人已如離弦之矢撲前，左拳直擊黃竹道人之胸膛！

這一記疾如流星曳空，眼前一花，拳頭已至，黃竹道人大吃一驚，忙不迭退後揮劍反削對方手臂。

他反應雖快，但翦學鴻比他更快，但見他左臂一拐，拳頭變成鷹咀，刁住黃竹道人之手腕，右拳在對方肘下穿出，直奔對方脅下。

黃竹道人被對方先聲奪人所懾，心神大亂，急忙又退後，他一退，翦學鴻立進，迫得對方喘不過氣來，在場的人都知道，此場取勝的必是翦學鴻。

翦學鴻的拳路變化多端，與中原各派大不一樣，黃竹道人應付維艱，起初尚可以，只因氣力不繼，出招越來越慢，敗象早呈。

他正在考慮是否開腔自稱技不如人，翦學鴻左拳已至，這一記力道極猛，他不敢分神說話，急忙揮劍削去，但翦學鴻早料到他有此一着，手腕突然一沉，化拳爲爪，抓住黃竹道人之袖管，輕輕一扯，黃竹道人中門大開，與此同時，翦學鴻的右拳已至，黃竹道人心神已亂，見招化招，左臂連忙橫在胸前。

說時遲，那時快！翦學鴻的左腿倏地飛出，黃竹道人顧得了上面，顧不了下面，應聲被掃倒地上。

翦學鴻立即躍開，黃竹道人自地上爬起來，滿面羞容．但不失風度，抱拳道：「施主武藝超羣，貧道技不如人，敗得口服心服！」

羣豪見他敗得光棍，扭轉了對他不佳之印象，報以一陣掌聲，翦學鴻站在場中，等候比武者，結果他再敗兩人，不愁僧便教他休息：「翦學鴻，爲求公平起見，咱們只許連鬥三場，請先下去休息，等候別人比武。」

翦學鴻亦行了禮才下場，此時已是正午，停戰半個時辰，羣豪吃了乾糧，比武方再繼續，下午經過六場比鬥，整日之賽事結束，羣豪各自覓地休息。按規矩三個公證只能住在一起，任何人也不能走近，是以齊雲高只能與愛徒及雲彩玉住在山洞裡，師徒倆年餘未曾見面，此番相聚，少不免

互訴別情。

余顧南將自己年來的遭遇扼要地述了一遍，問道：「師父，這一年你又去了何處？」

齊雲高微微一笑，道：「爲了此番比武，爲師閉關近年，苦練武功，來此已月餘！」他指洞角的幾個瓦缸：「喏，連糧食清水都備足。」他回頭又道：「雲姑娘，你懂得燒飯麼？請您代勞一下可否？」

雲彩玉早想見見這位擧世聞名的武林高手，如今有機會在一起，心頭之高興可想而知，是以齊雲高話聲剛落，她便唱了個肥諾，忙到洞外生火，準備晚飯了。

齊雲高低聲問道：「雁兒，這雲姑娘你怎樣與她結識的？」余顧南乃將經過告訴乃師，齊雲高點點頭道：「方姑娘落在嚴家小魔頭手中，經已年餘，看來凶多吉少，你須有個準備……」

話未說畢，余顧南已道：「不會的，她不是那麼福薄的人！」

「別說傻話！」齊雲高知道徒弟之心情，愛憐地拍拍他的肩頭，道：「你該知嚴謹之的德性，何況他早就垂涎方姑娘之美色，方姑娘若不從他還能有命，若是從他的……恐怕如今已當了娘親！」

余顧南胸膛似被人擊了一拳，喘了一口氣方道：「也許她已脫離魔掌……師父您也知道她聰明機智……」

齊雲高沉聲道：「若方姑娘已脫離魔掌，她爲何不來找你？」

「弟子這一年來，東奔西跑，沒有一個定處，她那裡找得到。」

齊雲高喝道：「胡說！你要找她當然困難，她要找你還不容易？往丐帮那裡一報訊，你還不會知道？爲師不是有意傷你的心，只望你別爲一位姑娘弄得神魂顚倒，何況你並沒有對不起她！今晚必須從摒除雜念，好好練功，明日你便得下場！」

余顧南訝然問道：「師父，您要雁兒參賽？」

「不參賽來此作甚？人家剪仲台也把徒兒帶來，這是一次良機，爲師不求你能擠進五大高手，但你也不能給爲師丟臉！再說，是次可以向天下英雄討教，對任何一個學武的人都有莫大裨益，豈容錯失！」

余顧南這才點頭受教。齊雲高又道：「雁兒，來，你伸出一掌來。」余顧南伸出右掌，齊雲高亦抵出一掌，然後要余顧南運功使勁。

余顧南知乃師用意，只敢用一成眞力，齊雲高道：「盡力施爲莫遲疑。」余顧南這才提勁將內力源源迫出。過了一盞茶工夫，齊雲高才着他收掌，含笑道：「雁兒，你內功修爲之深，出乎爲師意料！眞乃本門之幸，望你能戒驕戒躁，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余顧南有點受寵若驚，喜孜孜地問道：「師父，徒兒內功到底有多深？」

齊雲高想了一下，道：「大概與爲師當年收你爲徒時差不多。」忽然面容一斂：「不可沾沾自喜，大丈夫要有大志，要有青出於藍之大志。」

「是……但青出於藍恐難辦到。」

「辦不辦得到是另外一回事，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此大志，本門只你一名弟子，若不能青出於藍，豈非一代不如一代？」

余顧南想了一下，深覺有理，乃道：「師父放心，雁兒一定繼續努力，務求能更上層樓。」

齊雲高這才再露出笑容：「明日出場，雖說憑你如今之功力，是能進入複賽，但仍要小心！須知天下間藏龍伏虎之輩可不少，你算得上是天賦奇稟，但天下間亦不只你一個天生異稟，那位馮重山，將來的成績便可能不在你之下。」

「師父可有破翦學鴻之策？」

齊雲高哈哈笑道：「連這個你也要問爲師，未免太過疏懶了，今晚好好想一想，何況你以前已跟他鬥過一場，應該心中有數。來，趁還未吃飯，到外面練練刀劍。」

話音剛落，忽聞雲彩玉道：「余少俠，有人要找你！」

齊雲高看了愛徒一眼，示意他出洞。余顧南一出洞，目光一及，不由叫了起來：「高大哥！」

原來來的是高立。高立見到他亦喜不自禁，緊緊握住他雙臂，忽然身子一抖，問道：「小余，你可曾找到敝師妹？」

余顧南神色黯然地道：「踏遍天涯，覓不到芳踪。」

高立嘆道：「咱們也找不到。」忽然左脚用力一頓，道：「若讓我找到嚴謹之，老子一定跟他拚命，不把他碎屍萬段，難以洩恨！」

余顧南問道：「你義父及師父呢？」

高立又叫了一聲：「愚兄只顧跟你說話，竟然忘記！咱們分散到處找你哩！義父估計你一定會來此……」說着話，齊雲高自洞內走出來，高立更喜。

齊雲高道：「快請令師過來相聚。」高立欣然而去。

過了一陣，高立喜孜孜地帶着湖海釣叟及雲山樵夫來山洞，雲彩玉聰明，早往鍋內下多兩碗米，道：「你們先到洞裡說話，稍候便可吃飯啦！」

高立以爲她是余顧南的心上人，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將他拉到一旁，問道：「你到底有沒有去找我的師妹？」

「到處找遍了！」余顧南擔憂地道：「不知她如今如何？嗯！高兄這年餘也去到處找她？」

「當然！師妹一個就是一個，心上人却可以有好幾個！看不出你是這種人！」高立說畢轉身進內，余顧南才知



道他誤會，不由自主轉頭看了雲彩玉一眼，不料她也正轉頭望過來，兩人眼光一觸到，便立即分開，雲彩玉趕緊燒飯，余顧南則連忙進內。

一進內，只見齊雲高正與湖海釣叟三人寒暄：「兩位爲何遲到？」

雲山樵夫嘆了一口氣，道：「這一年來，咱們大江南北到處找尋小徒，幾乎把這日子忘記了……」

釣叟截口道：「說眞的，菱兒被擄後，咱們對這種事也不放在心上，不過還抱着一絲希望，是以日夜兼程趕來……」他邊說邊用渴望的目光望着齊雲高。

齊雲高輕嘆道：「可惜咱們固然找不到她，而今日她亦無出現過……不過我看方姑娘不是福薄的人，所謂吉人自有天相，兩位不必過於擔憂。」

樵夫苦笑道：「齊兄不必安慰咱們！咱們再三想過，她落在那兩個小魔頭手中，還有……只是未有確實消息，不能死心而已。」

齊雲高接口道：「此間事了，咱師徒便準備再去找尋，希望她平安歸來。」

釣叟忽然換了個話題：「適才咱們見到有許多異族人，其中幾個武功看來還不弱，他們是來作甚的？」

齊雲高乃將今早的事扼要地述了一遍：「明早齊某欲遣小徒上陣，讓他鍛練鍛練！」

「令徒乃人中龍鳳，必能出人頭地，光耀門楣，師徒同屆厠身天下武林五大高手，乃武林佳話，老漢預祝賢師徒爲中原武林爭光！」

齊雲高連忙謙虛一番，說着話，雲彩玉已把飯菜端了進來，齊雲高忙道：「三位不用客氣，先吃東西再說。」樵夫三人爲了趕路，整天未吃過東西，也不客氣，端碗便吃，釣叟甚爲知機，飽餐之後便告辭。

齊雲高道：「三位如何不多坐一下？」

釣叟道：「賢師徒明日尚要爲武林爭光，咱們不宜再打擾，兩位早點休息吧！」齊雲高師徒送他們離開，便即進洞準備練功。

齊雲高先將自己年來閉關所得，告訴余顧南，這一說足足一個時辰，然後方雙雙盤膝運功調息，直至天亮。

天一亮，羣豪又麕集在石坪上，齊雲高師徒吃過雲彩玉煮的早飯，到山上，但見那蒙古人察台卡已站在石坪中討戰。齊雲高恐愛徒不明對方底細，會陰溝裡翻船，忙低聲道：「讓讓他，反正他進入複賽，對咱們只有好處，沒有害處，稍候你必須仔細看清楚其武功路數，遲早會遭遇到他。」余顧南唯唯受敎。

鐵木上人見無人下場，便向手下尤朔打了一個眼色。尤朔只好結紮一下衣褲，跳了下去，喝道：「喂，何方異族無名小卒，居然敢耀武揚威，待尤朔來教訓你！」

察台卡怒道：「少逞口舌之利，有本領的盡管施展出來，某家敗了也不會怪你。」

「等下你就知道某家之厲害，你用甚麼兵器？」

察台卡抽出一柄長刀來，那刀與一般的鋼刀有很大之差異，又長又窄，而微微向外彎，與翦學鴻那柄鐮刀似的鋼刀又有所不同。尤朔嘴上說得好聽，其實心中沒有幾分把握，也忙抽出刀來，道：「咱們刀對刀，互不吃虧，好極了，你遠來是客，且先發招。」

蒙古人性子甚直，只道對方眞的要讓自己先出招，是以謝了一聲，首先揮刀進攻。

尤朔不敢怠慢，急忙揮刀應戰，他不知對方底細，先採取守勢，不料察台卡一展開攻勢，長刀一招緊接一招，使至急處，十數刀如同一招般，但見刀光不見人影，而且刀法狠辣詭異，自成一派，難得的是絲毫不失氣派，狠辣之中，又藏了後着。

山上觀戰之羣豪都爲其刀法所吸引，人人屛息而觀，余顧南學過契丹及女眞之刀法，今日再觀其刀法，更能細加比較，覺得蒙古刀法猶在契丹及女眞刀法之上，主要是它有一股霸王氣勢，爲其他兩族所無！

耳畔又聞齊雲高低聲道：「雁兒，你又多了一名對手，看仔細他十招內必能取勝！」余顧南看得眼睛一眨不眨，那尤朔一子走錯，滿盤皆落索，被對方爭了先機，自己便一直陷於險境，未曾反攻過一招。

激鬥間，只見察台卡一刀横劈，勢如破竹，尤朔被攻寒了膽，忙不迭彎腰低頭閃避，說時遲，那時快，但見察台卡手腕微微一沉，刀鋒過處，尤朔頭髮頓時如亂草般飛了起來。

察台卡不失風度，一招得手立即跳開，尤朔被對方一口氣攻了二十七招，未能還手一刀，輸得極是難看，滿面羞慚，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

不愁僧道：「閣下已敗，先退下免影响別人上場！」尤朔一顆腦袋低得幾乎貼在胸膛上，如鬥敗公鷄般退場。

鐵木上人拍拍其肩，道：「不必生氣，貧僧會替你報仇！」

察台卡又問：「還有誰肯下場指敎？」良久另有一名枯瘦之老漢下場，此人身法十分靈活，鬥得比較激烈，但最後仍爲察台卡所敗，接着下去，無人應戰，不愁僧乃宣佈他可進入複賽。

齊雲高低聲對愛徒道：「雁兒，你下場吧！」

余顧南規規矩矩地躍了下去，一絲也不敢賣弄，報了姓名師承之後，山上即有人發出一陣采聲，漢人個個均給齊雲高面子，不肯下場，最後是蒙古人馬琪下場。

（未完．二十）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 東風傳奇

**上文提要：**至慧大師等尋張少軒不果，連忙回寺，發覺方丈已然失踪，根據醉道人推斷，張少軒是利用迷失散，加上內奸的協助，才能順利擄走方丈，他又根據珠兒的報告，懷疑武當歸二先生已與通天教勾結，惜無証據，不敢貿然要求武當放人，只好先行着手調查少林寺的內奸，於是派谷飛雲等行動，谷飛雲與馮小珍這一組深夜潛回少林寺，剛飛上牆頭，便出現兩名僧人……

## 求証方丈下落　親赴名宿府第

谷飛雲沒待他們出聲，左臂趕緊朝上直伸，指了指天。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那兩個僧人看到谷飛雲打出暗號，本來正待朝兩人攔截過來，忽然間，好像沒看到兩人似的，依然朝牆角退了回去。

谷飛雲心中暗道：「原來醉道長早已看出少林寺臥底的奸細是誰了，他派自己兩人前來，只是要証實一下而已！」

心念閃電一動，立即雙臂一划，凌空朝附近一座殿宇屋簷飛撲過去。馮小珍緊跟着大哥身後，從牆頭點足縱起，躍上屋簷。

這座殿宇屋脊暗陬，也隱伏着兩個僧人，他們早已看到谷飛雲打出的暗號，是以並未現身，依然隱伏不動。

但谷飛雲目能夜視，早已看到屋脊陰暗處隱伏的兩人，他也只作不知，依照醉道人的指示，領着馮小珍一路朝裏行去。

他們走的這條路徑，正是從左側通往少林寺中樞——方丈室的捷徑，中間要穿越三座殿脊，但只要發現前面有僧人出現，谷飛雲只要舉起左手朝天一指，他們就默默的退去。

這下直把谷飛雲看得心頭暗暗震驚不已，忖道：「這一路，少說也有二三十名值崗僧人，難道都給張少軒買通了？這就難怪少林方丈會在人不知、鬼不覺的輕易被人劫走了。」

現在離方丈室差不多只隔一重殿宇了，就在谷飛雲思忖之際，瞥見自己來路，又有兩條人影飛掠而來。

當他們飛越過後面一重屋脊之時，敢情發現了值崗的人，其中一人舉起左手，朝天指了指，就毫無阻攔的飛掠而來。

谷飛雲先前還當是荊月姑和珠兒兩人，她走的是西南方，不應該從這裏來的，再凝目一瞧，才發現來人同樣以黑布蒙面，但並不是荊月姑和珠兒。心中暗道：「這回居然遇上眞的了！」

忽然心中一動，急忙低聲道：「三弟，快隨我來。」

話聲出口，人已迎着對面飛掠而來的兩人飛掠過去。

雙方一來一往，自然極快，轉眼之間，就在屋簷間碰上了。對方兩人看到谷飛雲兩人，不禁爲之一怔！

谷飛雲迅即舉起左手，指了指天，然後急促的道：「快走，今晚他們佈下了陷阱。」

說完，不待對方發問，和馮小珍兩人急匆匆起落如飛，循着原路，朝寺外飛掠出去。

那兩人眼看谷飛雲和自己打着暗號，只說了句：今晚少林寺佈下了陷阱，就匆匆退走，自然不得不信，這就一起轉身，緊跟着谷飛雲兩人身後追了出來。

谷飛雲在飛掠之際，當然也往後

回顧，看到兩人果然中計，跟着自己而來，就放開身手，一路急掠，片刻工夫，就已飛出少林寺圍牆，他稍稍放緩奔行的脚步，却依然沒有停下來，一面以「傳音入密」朝馮小珍道：「三弟，我們可得把這兩個人帶回去。」

馮小珍不會「傳音入密」，只有點點頭道：「好極了。」

這兩句話的工夫，後面兩人已經追了上來，左首一個低聲喊道：「喂，前面二位兄台是什麼字號？」

谷飛雲就在松林前面站定，轉過身來，冷冷的問道：「二位呢？」

左首一個抱拳道：「在下三字五號和十七號。」

谷飛雲依然冷聲道：「你們做什麼來的？」

左首那人望望谷飛雲，疑惑的道：「二位究是……」

谷飛雲道：「我是一字一號。」

左首那人趕緊抱拳道：「大公子就在青峯鎮，在下二人就是奉大公子之命來的。」

谷飛雲道：「大公子要你們作什麼來的？」

左首那人忽然後退一步，問道：「難道二位不是奉大公子之命來的？」

谷飛雲看他身往後退，顯然對自己起了疑心，但依然托大的道：「是我在問你，你該先回答我問的話。」

右首那人道：「二位既是大公子手下，何用再問？」

現在谷飛雲明白了，他們口中的「大公子」，敢情就是東無忌了，聞言不覺沉笑道：「你們說的是東無忌了？我們是向東無忌傳達命令來的。」

左首那人忽然陰森一笑道：「你們既然不是大公子的手下，就不會是一字一號了。」

右首一個道：「這兩人分明是奸細，把他們拿回去就好，還和他們說什麼！」

說話聲中，鏘鏘兩聲，各自撤下劍來。

馮小珍哼道：「你們才是奸細！」

谷飛雲望着他們，微笑道：「在下也正有這個意思，要把你們擒回去呢！」

左首一個怒喝一聲：「小子，看劍！」

嘶的一聲，長劍劃起一道弧形劍光，朝谷飛雲頭頸圈來，出手倒也迅捷。

右首一個因他同伴業已對谷飛雲出手，他就手腕一振，刷的一個箭步，朝馮小珍欺去，劍勢也隨着遞出。

谷飛雲叫道：「你們兩個一起上還差不多，分開動手，豈不人單勢孤了？」

他身形輕側，就讓開左首那人的一劍，左手一伸，施展「捉雲手法」，一下抓住右首那人的劍尖，把他連劍帶人一下拉了過去。

馮小珍叫道：「大哥，留一個給我。」

谷飛雲笑道：「這兩個人十分重要，還是由我來對付的好，妳只管站着給我押陣，別讓他們跑了。」

右首那人給谷飛雲三根手指撮住長劍，拉了過去，心頭雖然猛吃一驚，但他臨危不亂，趁機左掌直豎，盡力發出一掌，對準谷飛雲的胸口擊來。

左首那人第一劍被谷飛雲避開，第二劍也快捷如風，再次攻到。

谷飛雲展開「劍遁」身法，一個發掌，一個發劍，看去都極其準確，眼看就要擊中，但就是毫釐之差，一下偏了過去。

這是谷飛雲在和馮小珍說話之時，他話聲甫落，馮小珍已掣劍在手，咭的笑道：「我不會讓他們逃走的。」

這可眞把兩個蒙面人激怒了，同時發出一聲怒吼，兩柄長劍陡然一緊，聯手朝谷飛雲展開猛攻。

這兩人雖非同門師兄弟，但每人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功，否則也不會派他們來夜探少林寺了。

兩人發覺谷飛雲極爲扎手，就各自拿出最拿手的招術來，希望合兩人之力，先把谷飛雲制服了再說，因此這一輪攻勢，當眞非同小可。

但見劍光來去，快若閃電，一個在谷飛雲左右前後，劃出一圈又一圈的銀圈，鋪展如雲；一個却對準谷飛雲正面，飛刺出一簇又一簇的流動銀芒，密集似雨，簡直把谷飛雲一個人影掩沒在雲雨之中。

馮小珍站在一棵大樹下，看得也不禁爲之胆顫心驚，明知道大哥不會有事的，還是替他暗暗担心，心想：「這兩個賊人一手劍法竟有恁般厲害，自己方才幸虧沒有搶着出手，不然眞還接不下來，要大哥支援呢！」

「唉，大哥也眞是的，和他們還客氣什麼？」

就在她思忖之際，突然響起谷飛雲的一聲大笑，說道：「你們兩個當眞不知進退，在下可要不客氣了！」

話聲中，突然左手疾伸，一把抓住左首那人握劍的右腕，同時鏘的一聲，用他長劍一下磕飛右手那人刺來的長劍，這一招，他不但使出「捉雲手」，還使出了「太清眞氣」，但聽嘶的一聲輕響，把震飛的長劍刺空飛射出去兩丈開外。

右首那人眼看同伴被擒，自己長劍又被震脫手，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心念一動，立即雙脚一頓，從側面竄出，再一頓脚，像箭一般飛掠出去。

馮小珍喝道：「你往那裏走！」身形急掠而起，往前追去。

谷飛雲笑道：「三弟不用追了，他跑不了的。」

原來他伸手抓住左首那人的手腕之後，看到右首那人竄了出去，立即足尖輕蹴，飛射出幾粒石子，打中對方身後穴道，已被制住了。



馮小珍剛掠出一步就停住了，喜得跳了起來，親密的道：「大哥，你好棒啊！」

谷飛雲笑了笑，從臉上拉下蒙面黑布，然後也把兩個蒙面人的蒙面黑布撕下，朝馮小珍道：「好了，我們可以回去覆命了。」

兩人押着穴道受制的兩人，退出小徑，還沒走近少林寺山門，只見至通已經站在那裏，雙手合什，說道：「貧衲奉醉道友之命，已在這裏等候二位多時了。」

說到這裏，目光一掠另外兩人，忍不住問道：「谷施主，這二位是……」

谷飛雲含笑道：「大師，還是到裏面再說吧！」

至通身爲少林寺長老，功力精深，自然看得出這兩人身上穴道受制，是以不再多問。

馮小珍問道：「大師，二哥和珠兒回來了沒有？」

至通合什道：「二位女施主剛回來不久。」

馮小珍道：「大哥，我們快走吧！」

至通道：「谷施主兩位請隨貧僧來。」

谷飛雲、馮小珍押着兩人跟隨至通進入山門，再折入長廊，回到達摩院。

達摩院的護法弟子幾乎全出動了，在院內院外四周嚴密戒備，如臨大敵。至通領着四人一直來至後院，(達摩院有兩進屋宇，並不是少林寺的後院)只見中間一間大客廳上，燈燭通明，至慧大師、至清大師、醉道人、荊月姑、珠兒都坐在椅上。

珠兒看到谷飛雲進來，忙道：「谷大哥回來了，咦，這兩人是誰呢？」

至通把四人領到廳上，便自退了出去。

醉道人含笑道：「谷小施主兩位辛苦了，你們還帶來了這兩個人，可見此行收獲不小。」

谷飛雲就站着，把方才經過情形詳細報告了一遍。

這話聽得至清大師臉色劇變，憤怒的道：「這還得了？本寺設置的崗位，應該嚴密無間，如今荊姑娘二位從西南方進入中樞地帶，只舉手打了個暗號，就通行無阻，谷施主二位從東南方進入，同樣通行無阻，由此可見本寺這些警戒，業已形同虛設，這些逆徒，難道全和通天教勾結了？」

從他話中，可聽出荊月姑、珠兒二人的行動，作者就不再補叙了。

醉道人呵呵一笑道：「大師不用激動，張少軒自幼在少林寺出入，買通也好，脅迫也好，只要他存心拉攏，應該不是一件困難之事。昨晚貧道請至慧大師一起去巡視一遍，他們這些心懷鬼胎的人，看到監寺大師陪同一個素不相識的道士同去，臉上自會流露出疑懼神色，即此一點，也就夠了，所以貧道要至慧大師把昨晚原班人馬，今晚再派他們去值夜，主要就是爲了要証實一下，這些人是否有毛病，現在既然試出來了，方丈大師的失踪，也就有了答案，此事就交給大師去處理了，不過有一點，大師務必注意，就是必須取得他們眞實的口供。」

至清大師倏地站起，點頭道：「老衲會叫他們從實招供的。」

「大師且慢！」醉道人搖了下手，續道：「兩處値崗的人，不在少數，大師如在此時加以詢問，只怕會有人脫逃，因此現在最好不動聲色，免得打草驚蛇，等天亮之後，他們交班回禪房，就容易一網成擒。」

至清大師合掌道：「道友顧慮極是，老衲承教了。」

醉道人稽首道：「不敢，唔，現在咱們不妨先問問這兩個人，最好把其中一人押到後進去，就不怕他們串供了。」

谷飛雲道：「不要緊，在下點了他們的昏穴，只要先解開一人的穴道就行。」

「如此就好。」醉道人點着頭，目光朝至善、至清二位大師看去，問道：「誰問他們？」

至清大師道：「貧衲之意，還是叫至中師弟來問的好。」

至慧大師頷首道：「至中師弟執法嚴峻，本寺僧侶偶有觸犯清規，都是由他審理的，這兩個人就交他問話好了。」

至清大師合什道：「小弟遵命。」一面抬頭喝道：「請至中師弟進來。」

過沒多久，只見五短身材的至中急步走入，合十道：「院主見召，不知有何差遣？」

至清大師一指左首兩人，說道：「這二人夜闖本寺，如入無人之境，顯與本寺不肖僧徒暗中勾結，師弟可得仔細問問他們。」

至中合什道：「小弟遵命。」接着請示道：「院主之意，是要小弟把他們二人帶回院去問話嗎？」

至清大師一擺手道：「這是十分機密之事，不宜讓多人看到，你就在這裏問好了。」

「是。」至中答應一聲，立即走過去，一手把左首那人提了出來，然後在他身上連續拍了三掌，解開他三處受制穴道，却又迅快的點了他下盤兩處穴道，防他趁機逃走，手法俐落，可說出手如電，不愧爲刑堂老手。

那人身子機伶伶一顫，剛睜開眼來，至中就沉喝一聲道：「說！你叫什麼名字，那一門派的弟子？」

那人冷傲的望了衆人一眼，大聲道：「老子就是釋迦牟尼！」

至慧、至清口中低誦佛號。

至中臉色一沉，喝道：「你敢侮辱我佛如來！」

口中說着，右手揮起，重重的摑了他一記耳光，直打得左首那人口齒間沁出血來。

至中喝道：「快說！你叫什麼名字，那一門派的人？」

那人冷漠的道：「你打得好，老子沒有姓名，沒有門派……」

至中哼道：「你不肯說，咱們是不會放過你的，一直等你說出實話爲止！」

珠兒看他光說不練，也沒使一點手段，對方如何肯說？忍不住插口道：「大師父，這賊人狡猾得很，不給他一點厲害，是不會招供的，我幫你點他五陰絕脈，看他還敢强不强？」

話聲甫出，人已一下閃到那人身前，抬腕之間，一連點了他五處經穴。

那青衣人身軀微微一震，臉色也隨着大變，滿包着紅絲的雙目怒瞪了珠兒一眼，立即閉上眼睛，咬緊牙關，一語不發。

至中眼看珠兒出手如飛，她口中說要點他五陰絕脈，但所點穴道，連自己也說不出穴道名稱來，心中不期然大感驚異，暗道：「這會是什麼穴道？」

就在這一瞬間，那青衣人身上已經起了一陣顫抖，雙頰赤紅，額上同時綻出一粒粒的汗珠，他似乎在强自忍耐，但他越想忍耐，身子越抖得厲害，雙手五指緊握，臉上也綻露出一根根紫筋來。

這一情形，顯然是逆血倒行之象。

只聽他發出連聲悶哼之後，忽然雙目乍睜，張大了口，喘息着道：「我說了……快解開……我穴道。」

珠兒撇撇嘴道：「還早得很，這時替你解開穴道，你還不肯完全說出來呢！」

青衣人的身軀顫抖得已無法自己，雙目赤紅，神情獰厲，嘶聲道：「我說……我一定全說出來，求求妳……快快解開……我穴道……求求妳……」

至慧大師究是有道高僧，慈悲爲懷，看得不忍於心，忙道：「女施主就替他解開穴道吧！」

醉道人道：「珠兒，大師既然這麼說，妳就替他解開穴道吧！」

珠兒冷笑一聲道：「沒用的東西，連這點都受不住，還想充什麼硬漢！」手掌一翻，朝那漢子胸前反拂過去。

那青衣人口中大叫一聲，往後跌坐下去。

珠兒朝至中笑了笑道：「大師父現在可以問他了。」

至中身爲戒律院長老，專管少林寺犯規僧侶的口供，但也從沒動用過像珠兒這樣的嚴厲手法，看得也怵然心驚，連忙雙手合什道：「多謝女施主。」

一面跨上一步，朝青衣漢子喝道：「施主現在該老老實實的說了吧？」

青衣漢子坐在地上只是喘息，經過這番折磨，那裏還敢說半個「不」字，聞言嘶聲道：「你要問什麼，只管問吧！」

至中道：「貧衲還是一句老話，你先說出叫什麼名字，是那一門派的人？」

青衣漢子道：「在下呂子春，是歸二先生門下。」

至慧大師身軀一震，失聲道：「會是歸老施主門下？」

谷飛雲道：「大師父，你問他是何人的手下？」

至中道：「你聽見了？那就快說，你是什麼人手下？」

呂子春道：「在下是三公子手下第五號。」

至中問道：「三公子是什麼人？」

呂子春道：「三公子就是秦劍秋。」

至中又道：「秦劍秋又是什麼人？」

呂子春道：「在下是奉家師之命，聽候三公子差遣，並不知道他的來歷。」

至中問道：「你們昨晚劫持本寺方丈，藏在何處？」

呂子春愕然道：「在下不知道，在下並沒有劫持貴寺方丈。」

至中怒哼道：「你還說沒有，方丈不是你們劫持的，還有什麼人？」

呂子春道：「貴寺方丈眞的不是在下劫持的，在下昨晚並未派到什麼任務，今晚是奉大公子之命，來覷探貴寺動靜的。」

至中問道：「大公子又是什麼人？」

呂子春道：「大公子就是東無忌。」

至中不知東無忌是誰，正待再問，谷飛雲接口道：「東無忌是通天教教主門下的大弟子。」一面朝呂子春問道：「那麼你們二公子，一定是張少軒了。」

呂子春應道：「是的。」

谷飛雲又道：「你是歸二先生門下，不知武當派已有多少人成爲三公子秦劍秋的手下？」

呂子春道：「三公子是來指導武當派的，凡屬武當弟子，都是三公子的手下，這和二公子來指導少林寺一樣。」

至清大師怒哼一聲道：「張少軒不過是本寺一名孽徒而已，他配來指導少林寺？」

至中抬目問道：「院主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至清大師道：「問他，張少軒、秦劍秋現在那裏？」

呂子春道：「大公子、二公子目前都在三公子府上作客。」

至中問道：「秦劍秋住在那裏？」

呂子春道：「青峯鎭秦家堡。」



至中聽得不禁一怔，說道：「青峯鎭秦家堡？那不是雙環無敵秦大鈞秦老施主的家嗎？」

雙環無敵秦大鈞今年已經七十有五，還是歸二先生的師兄，他外號雙環無敵，使的可不是雙環，而是以「雙環手」出名，在武當派中輩份極尊。

呂子春應道：「正是。」

至中問道：「不知秦劍秋是秦老施主的什麼人？」

呂子春道：「三公子就是秦老爺子的哲嗣。」

至慧大師喟然歎道：「眞想不到秦老施主的哲嗣，竟會是老魔頭的門下。」

醉道人笑道：「通天教教主一意要顚覆少林、武當二派，處心積慮已久，要把秦大鈞的兒子收爲門下，也並不足奇。」

至中眼看問得已經差不多了，就抬手點了呂子春的穴道，把另一個青衣漢子提了過來，隨手拍開他被制的穴道，一面喝道：「施主聽着！呂子春已經全都招供了，你若有半句虛言，就要你嚐嚐五陰絕脈逆血倒行的滋味，施主你自己衡量衡量吧！」

那漢子聽說呂子春已經全招供了，自己就犯不着再吃苦頭，忙道：「在下知無不言，大師要問什麼，在下一定實話實說。」

他果然十分合作，有問必答，他叫劉子明，是秦大鈞門下的七弟子，武當派俗家弟子，這一代的排行是「子」字。

問到劫持少林方丈，他也回說一點都不知道，看情形，他和呂子春眞的沒有參與了。

至清大師朝至中擺了下手，至中就點了劉子明的穴道，一面合什請示道：「這兩個人，院主準備如何處置？」

醉道人沒待至清大師開口，就含笑道：「你們不好處理，不如交給貧道來處置好了。」

至清大師望望至慧大師，雙眉微攢，說道：「師兄，方丈失踪之事，你看該怎麼辦呢？」

至慧大師道：「據這兩人的口供，方丈是否被劫持到青峯鎭去，還不能確定，只好慢慢的查証下去，一步一步的來，至於寺內潛伏的奸細，師弟只管全權處理好了。」

至清大師站起身，合什一禮道：「小弟遵命。」迅速退了出去。

至慧大師朝醉道人合什道：「對敝寺方丈失踪一事，不知道友的看法如何？」

醉道人撚鬚笑道：「方丈大師被張少軒所劫持，應該毫無疑問，但他避入秦家堡，這事就十分複雜而棘手了。」

至慧大師頷首道：「道友說得不錯，秦老施主在武當派聲望極隆，幾乎已是武當派俗家中的領袖人物，如果張少軒把方丈藏匿在秦家堡中，當眞是十分棘手。」

珠兒道：「今晚我去秦家堡看看吧。」

醉道人忙道：「不可，查當然要查，但不是妳一個人去。」

珠兒喜孜孜的道：「道長，我和什麼人一同去呢？」

醉道人道：「咱們一起去。」

至慧大師道：「老衲呢？道友又如何差遣？」

醉道人道：「貧道想到的，也只是試一試罷了，毫無把握可言，自然不敢差遣大師了。」

至慧大師道：「敝寺爲了搜救方丈，只要有利於搜救，任何一個僧侶，均悉聽調度，包括老衲在內，道友毋須客氣。」

「大師言重。」醉道人道：「貧道確實要有貴寺的人相助，但貴寺對外，一向由羅漢堂負責，因此貧道想請至遠大師協助，也就夠了。」

至慧大師道：「如此也好。」一面回頭吩咐道：「了一，去請至遠師弟來一趟。」

一名穿鵝黃僧衣的小沙彌合什應「是」，迅即往外行去。

* * *

第二天一早，谷飛雲、荊月姑、馮小珍和珠兒四人悄悄離開少林寺，回到登封客店，會了店帳，就跨上牲口，出南門而去。

羅漢堂住持至遠大師也在天色大亮之後，率同師弟至光和八名弟子離開少林寺，一路朝南首奔行而去。

出登封南門，不到十里光景，地名叫做金店。谷飛雲等四騎還沒馳近金店，荊月姑就回頭和珠兒低低的說了兩句話，珠兒點點頭，突然一個「鷂子翻身」，從馬背上飛落地面，再一個旋身，竄入路旁草叢，瞬即不見。

荊月姑也在珠兒飛身落地之際，一把抓過繮繩，讓珠兒的那匹馬和自己的馬匹同行。

四騎過去之後，稍後又有一頭騾子馱着一個布販，朝金店而來。這布販約莫三十出頭，戴着一頂斗笠，身邊放着兩三匹花布，不徐不疾的跟在谷飛雲四騎後面，進入小鎭，他忽然在路邊停了下來，買了四個饅頭，又繼續上路。

珠兒跟在他後面暗暗冷笑，果然！那賣饅頭的揹起木箱，又急匆匆的跟了下去。

傍晚趕到臨汝，布販好像沒有盯着谷飛雲四騎，自顧自策騾進城。賣饅頭的落後甚多，但到了城門口，就有一個灰衣人跟他買饅頭，等賣饅頭的一走，他就遠遠跟着過去。

賣饅頭去的方向，正是谷飛雲四人落腳的那條横街，他站定下來，眼梢看到灰衣人跟了過來，故意走近客店門首，高聲叫着：「賣饅頭。」

珠兒現在明白了，布販、賣饅頭

的、灰衣人都是對方的眼綫，他們有三個，甚至四五個之多，前後參差，一個告訴一個，萬一有人被識破行藏，少了一個，還有幾個可以傳遞消息。

「哼，我一個也不會讓你們遞到消息的。」珠兒忖道。

賣饅頭的在客店門前高聲喊了幾聲之後，就揚長離去，那灰衣漢子却在對面一家雜貨舖門口停了下來，也不時的在涼棚下走動，但走來走去，都是在這幾個舖子前面，一看就知他是在等人，不，他是奉命監視谷飛雲四騎來的。

現在珠兒悄悄的朝他走了過去，還在他肩膀上輕輕拍了一下。

灰衣漢子嚇了一跳，急忙轉過身去，看到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笑嘻嘻的站在自己面前，不覺臉色一沉，哼道：「妳做什麼？」

「沒做什麼。」珠兒搖着頭，說道：「我大哥要我來的，說你辛苦了。」

灰衣漢子問道：「妳大哥是誰？」

「賣饅頭的。」珠兒壓低聲音，一本正經的道：「我大哥說，你買了饅頭還沒來得及吃，所以要我來幫你個忙，讓你坐下來安心的吃饅頭，等你吃完了，我還有話要問你呢！」

灰衣漢子盯着她，問道：「妳大哥有沒有告訴妳口號？」

「口號？什麼口號？」珠兒眨着眼睛，問道：「你先說出來聽聽。」

灰衣漢子道：「妳大哥既然沒和妳說，那就算了。」

「不！」珠兒扭着身子，不依的道：「也許我聽說過呢，你快說出來聽聽嘛！」

「好吧！」灰衣漢子道：「這和對對子一樣，妳對得上就好。」

珠兒喜孜孜的道：「好嘛！快說。」

灰衣漢子道：「上聯是青虹貫日月。」

珠兒問道：「下聯呢？」

灰衣漢子道：「下聯要妳說了。」

珠兒道：「我偏要你說。」

灰衣漢子道：「妳大哥沒告訴過妳，妳還是回去問妳大哥好了。」

珠兒道：「我大哥要我來替你的，你們見了面有口號，自然要告訴我了。」

灰衣漢子道：「妳說不出下句，我還疑心妳是不是妳大哥要妳來的呢？我怎麼可以告訴妳呢？」

珠兒頓頓脚，道：「時間寶貴，我還沒吃飯呢，你快點說出來才好。」

灰衣漢子看着她，懷疑的道：「妳大哥在那裡？」

珠兒不耐的道：「你眞噜嘛！」小手一下搭在灰衣漢子的肩頭，五指一攏，喝道：「你還不快說？」

灰衣漢子陡覺珠兒五根手指有如鐵箝一般，抓得愈來愈緊，口中「啊」了一聲，怒聲道：「小丫頭……」

珠兒哼道：「你說不說？看你能熬到幾時？」手指又加了幾分力道。

灰衣漢子連哼也沒哼一聲。

珠兒氣道：「你還逞强？」手上又加了兩成力道。

灰衣漢子依然沒有作聲。

珠兒不覺奇道：「你眞……」話未說完，瞥見灰衣漢子臉色由白而灰，嘴角間緩緩流出黑血來，這下可把珠兒嚇了一跳，咦道：「你居然服毒自戕了！」

慌忙放手，灰衣漢子砰然跌倒下去。

珠兒趕緊閃身溜走，只聽路邊有人叫道：「不好了，這人中暑啦！」

珠兒已經溜進客店，把經過告訴了荆月姑，一面說道：「可惜他只說了上面一句。」

馮小珍道：「不要緊，還有兩個，明天我去問他們。」

荆月姑笑道：「不用問，問他們也是不會說的。」

馮小珍道：「不問，他們會說嗎？」

荆月姑道：「這件事還是要小妹去，問不出來，不會套嗎？」

珠兒眨動眼睛，問道：「怎麼套法？」

荆月姑道：「妳附耳過來。」

珠兒依言附耳過去，荆月姑附着她耳朵，低低的說了兩句。

珠兒咭的笑出聲來，說道：「二姐，妳這辦法好極了。」

馮小珍道：「看你們好像很神秘，難道我不能聽嗎？」

荆月姑道：「三妹又多心了，這裡是客店，我只是防隔牆有耳而已。」

說着，又附着馮小珍耳朵，低低的說了一陣。

馮小珍道：「我爲甚麼不能去呢？」

荆月姑道：「小妹輕功比我們兩人高明得多，她去，才不露形迹。」

馮小珍道：「好嘛！」

只聽谷飛雲在門口說道：「妳們三姐妹又在商量甚麼了？」隨着話聲走了進來。

荆月姑悄聲道：「我們離開登封，我想東無忌很可能會派人跟蹤我們下來，所以要小妹中途離開，覷探有沒有人跟下來，結果果然有人綴了下來，而且還不止一個。」

谷飛雲道：「一共有幾個？」

「三個。」荆月姑道：「一個被小妹發現，已經服毒自戕了。」

接着就把珠兒所遇經過說了一遍。

谷飛雲道：「明天遇上了，把他們制住穴道就好了。」

「不！」荆月姑道：「就算制住他們穴道，最多也不過六個時辰，他們醒來了，還是會說出我們行蹤的。」

谷飛雲道：「難不成殺了他們？」

「不用殺他們。」



荆月姑含笑道：「我們只要略施小計，包管他們不會再盯着我們來了。」

谷飛雲道：「妳有甚麼好計？」

馮小珍道：「法不傳六耳，大哥，你不用多問，到時自知。」

谷飛雲笑着道：「好，好，我不問就是了。」

第二天一早，四人用過早點，會帳出店門，四匹馬出了城門，就突然加快，奔行之中，珠兒又輕盈的離鞍飛開，一下閃入路旁草叢之中。

過沒多久，那布販果然騎着騾得得的跟了下來。

珠兒使了一式「潛龍升天」，輕巧的落到他身後，布販居然一無所覺。

珠兒在他身後低沉的道：「青虹貫日月。」

那布販聽得身後有人說話，不由大吃一驚，正待回頭。

珠兒喝道：「不准回頭。」

「是、是。」布販連聲應「是」，一邊答道：「闡教行天壤。」

「對了。」珠兒依然低沉的道：「你有甚麼報告？」

布販道：「小的奉命跟蹤谷飛雲，他們一路南行，好像是去青峯鎭的。」

「哼，他們到不了青峯鎭。」珠兒道：「現在大公子已另有安排，你們不用再跟下去了，聽着，你們的新任務，速回登封覷伺少林寺動靜，如果少林和尚大批出動，你們可暗中尾隨，沿途留下記號，不得誤事。」

布販連應了兩聲「是」，接着道：「昨晚丁小七守在招商客棧對面，似已被對方發覺，服毒自戕。」

珠兒道：「我已經知道了。」

「是、是。」布販又道：「請問小的如何和你老聯絡？」

珠兒道：「不用。」

布販因自己已有新任務，急忙掉轉騾頭，發現身後那人早已走了，心中暗道：「大公子果然强將手下無弱兵。」

他爲了要趕去通知賣饅頭的，急急策騾循着原路趕了回去。

谷飛雲等四人也就繼續趕路，第三天中午，他們就抵達光化，渡江之後，再趕去三官殿(地名)，這是醉道人指定他們落脚之處，要他們在三官殿(廟名)待命的。

三天行程，他們把奉命跟蹤的布販等人巧妙的支使開去了，因此，他們的行蹤，對方就沒人知道了。

* * *

青峯鎭和石花街，是武當派在武當山下的兩大重鎭，住的都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

石花街陳家，是武當派太極門，以「太極拳」爲主。青峯鎭在武當山南首，有歸、秦二姓，歸家村在鎭南，秦家堡在鎭西，都有一兩百戶人家，也都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

秦家堡前面有一條山澗，形成天然的護莊河，可說是形勢天成。

堡主秦大鈞以「雙環手」博得雙環無敵的美號，在江湖上聲名極盛，也是武當派俗家弟子領袖人物。

秦大鈞膝下只有一個兒子，就是秦劍秋，今年二十五歲，生得秀朗英俊，是武當派掌教無爲道長門下首徒，誰也沒想到他竟會是通天教主座下的三弟子，有着雙重身份的人。

這是下午申牌時光，秦家堡前來了十二個身穿灰布僧衲、頭戴竹笠的和尚，由一個身軀肥碩的大和尚領頭，一個個雙手合十，排成了一行，好像在街頭常見的化緣一般。

他們走近秦家堡吊橋，就由身軀肥碩的大和尚朝守在橋頭的兩名秦家堡莊丁施禮道：「二位施主請了，請代爲進去通報一聲，就說少林寺羅漢堂住持至遠大師特來拜會秦堡主。」

那兩名莊丁聽說來的竟是少林寺羅漢堂住持，所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自是肅然起敬，連忙還禮道：「大師請稍候，在下立即進去稟報。」

話聲一落，立即分出一人匆匆進去稟報了。

不過一會工夫，只見進去通報的莊丁領着一個藍袍青年急步朝橋頭行來。

這藍袍青年約莫二十四五歲，生得劍眉星目，唇紅齒白，個子頎長，溫文瀟洒，一看就知是世家門第的佳子弟。

那藍袍青年一直趕到橋頭，就作了個長揖朗聲說道：「大師遠蒞敝堡，在下秦劍秋，因家父不良於行，特命在下趨迎，恭請大師一行入內奉茶。」

身軀肥碩的大和尚(至光)此時已退後了一步，由至遠大師迎着秦劍秋，心中不由得暗暗歎息一聲：「秦大鈞武當耆宿，一世英名，有此佳兒，人品相貌，無不出衆，本該是值得慶賀之事，奈何竟然會投入通天教主門下，成爲武當派罪人，武林敗類，豈不可惜？」

心中想着，一面連忙合掌當胸，施了一禮，才道：「原來是秦少堡主，多多失敬，老衲一行途經貴地，因和秦老施主已有多年不見，特來拜候，少堡主不嫌老衲打擾才好。」

秦劍秋朗聲笑道：「大師好說，大師當代高僧，平日裡請都請不到，今天佛駕惠然光降，乃是敝堡的福祉，怎麼能說打擾呢？大師快請。」

他恭敬的抬手肅客，引着至遠大師一行進入秦家堡大門，在大廳上分賓主落座。

(進入大廳的只有至遠大師和至光二人，其餘的人則在廳外停住。)

一名莊丁送上三盞香茗，即行退下。

至遠大師指着至光說道：「秦少堡主，他是敝師弟至光。」

秦劍秋慌忙站起，作揖道：「原來是長老大師，在下幸會。」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金雷、胡中玉、媚娘救了書扇公子，懲誡毒門阮戟，將毒門傳位的墨玉環交給顏老三，叮囑他送書扇公子一程，回去面謁師祖再深造毒門功夫，以便接任掌門，自己和胡中玉趕去大理國，見到鬼愁島的羅島主羅少洪，通知去小玉山會見陳娘娘，金雷將陳娘娘制服，追查殺父元凶，突然來了南疆高手浮影子干預……

新派武俠長篇

逍遙客・文
可　飛・圖

# 江湖情仇恩斷消

## 惡人自食其果　孝子得報父仇

金雷道：「那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

浮影子道：「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會和你有血海深仇？金雷，你這話恐怕說給任何人聽，都難以使人置信。」

金雷道：「她雖手無縛雞之力，可是她有權，化權爲力，足可驅使天下梟雄爲其賣命，這種人同會武功的人又有何異？」

浮影子道：「她有甚麼權力？」

金雷一怔道：「你難道不知道她是誰？」

浮影子道：「老夫確實不知！」

金雷道：「她是大理陳娘娘！」

「哈哈哈……」浮影子突然大笑道：「她是陳娘娘？」

金雷一怔道：「不錯！」

浮影子笑聲一歇，道：「金老弟，你也未免太糊塗了，堂堂大理陳娘娘會這樣輕易的落在你手裏？你也未免想得太天眞了！」

金雷雙目通紅，道：「她是誰？」

那少女痛苦的道：「放了我……」

浮影子道：「你解了她的穴道便知道！」

金雷舒指解了那少女的穴道，狠狠的瞪着她……他吼道：「妳是誰？」

那少女喘聲道：「我……」

浮影子道：「如果不是遇上我，她豈不是太寃枉？」

金雷道：「她爲甚麼要冒充陳娘娘？」

浮影子道：「這個只有問她……」

那少女經解開穴道後，痛苦立消，她喘息漸止，抹了抹額上汗漬，一見金雷雙目不瞬的盯在她身上，嚇得全身不禁直抖。

金雷道：「你是誰？」

那少女顫聲道：「我叫凌月……」

金雷道：「你爲甚麼要冒充陳娘娘？」

凌月道：「這個……」

金雷道：「你不說，休怪我心狠手辣！」

浮影子道：「你用這種態度對待一個女孩麼？」

金雷怒火冲天道：「你少管閒事！」

浮影子道：「我看不慣的事，就要伸手管一管！」

金雷冷冷地道：「這件事你管不了！」

浮影子道：「放了她便沒事！」

金雷道：「她不說出陳娘娘躲在何處？休想離開。」

浮影子冷冷地道：「你眞這麼不近人情！」

金雷道：「你倒確實有點多管閒事。」

浮影子怒聲道：「看樣子，你這個狂人的確得受點教訓了，不然的話，武林中任你這樣狂妄下去，天道……」

金雷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你

這樣橫加插手，莫不是有意和我爲難，浮影子，我敬你是前輩，如果你再這樣强辭奪理，休怪我不客氣了！」

浮影子笑道：「你敎訓我？」

金雷道：「那倒不敢！」

浮影子道：「聽說你那柄碧血劍能震魔避邪，我久聞此劍之名，却始終無緣一見，今日借這機會正好討敎一番！」

金雷道：「今夜不行！」

浮影子道：「爲甚麼？」

金雷道：「因爲我必須追問此女的來歷！」

浮影子道：「你再爲難她，我便不客氣了！」

金雷大笑道：「好，既然你一定要這樣不近人情，在下就……」

浮影子大笑道：「對呀，動手吧！」

金雷怒吼道：「好，這是你逼我如此。」

「嗆！」然聲中，碧血劍旋空顫了起來，金雷深知浮影子是南疆一方高手，甚是小心，斜挺長劍，目光緊緊的盯在浮影子的身上。

浮影子道：「你儘管出手，別害怕！」

金雷道：「你也不須客氣，在下爲追查殺父仇人，不得不有所得罪，只望你能體諒在下一番苦心。」

浮影子道：「你的苦心，我還不明白，金雷，放心好了，只要你能贏了我浮影子，她便是你的，殺剮由你，老夫決不再加過問。」

金雷道：「多謝你的好意！」

話聲一落，一柄長劍陡地劃過空中，在半空稍稍斜轉，陡地照着浮影子疾快劈將過去。

浮影子身子一轉，道：「你果然有點門道。」

他雖然在南疆是頂尖的高手，可說是數一數二，但面對金雷這樣年輕高手，却不敢輕敵，急忙一個大旋身，錯開劈下的劍影。

但他心中暗暗吃驚，忖道：「看不出這個年輕人，劍道功夫已有如此程度。」

猛然間伸出那如鬼爪様的大手，浮影子的手掌已出神入化般的朝着金雷的手臂上抓去，這一招，高明得使金雷心弦直顫，嚇出一身冷汗。

金雷滿面詫異的道：「馭龍手！」

他面臨平生僅見的大敵，心中之緊張可說是自踏進江湖以來還是頭一次，未等浮影子的手指觸及自已的身體，一劍又橫切過去。

浮影子道：「好劍式！」

這一劍，逼得浮影子一個大翻身，袍袖整個飄閃起來，而人已若飄閃在空中的白絮，輕輕落在數丈之外。

金雷淡淡地道：「承讓！」

浮影子一怔道：「我並沒敗呀！」

金雷道：「不錯，若以擊技來說，前輩確實是沒有一個地方失手，不過若以前輩在武林中的地位來說，這一陣使你已落了下風。」

浮影子道：「何處落下風？」

金雷道：「目前你已落了下風，也許你不服氣，事實上，以你這一身功夫，讓我一招逼得飄退數丈，這在江湖上，怎麼說也不是件光采的事。」

「哈哈！」浮影子大笑道：「好個刁滑的小子，這一手還眞行，老夫確實是落了下風，不過，你也不見得佔多大的便宜呀！」

金雷躬身道：「前輩都已承認，在晚只有謝了。」

他朝那少女一瞪眼，道：「你現在該說說你的身份了！」

浮影子道：「你不要再問她，還是……」

金雷怒道：「你言而無信！」

浮影子嘆道：「不瞞你說，陳娘娘是段皇爺的愛妃，我和段皇爺同師習藝，故對她甚是了解，她善工心計，詭計多端，如果她眞要此少女代替她，那你就是殺了這女子，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因爲陳娘娘是個狠毒的女人，她一定有方法使這少女甘心情願的賣命。」

金雷黯然的道：「我早該想到這點！」

浮影子道：「她約此女在這小玉山和你見面，一定是有甚麼詭計！」

金雷道：「我已想到了！」

浮影子道：「老夫覺得你最好快點離開這裏。」

金雷道：「爲甚麼？」

浮影子道：「那個女人善弄權術，她爲了除去心中之患，決不會輕易放過你，既然約你小玉山見，定有着歹毒之計。」

金雷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早已預料到。」

此刻，只聽一聲呻吟，道：「金少俠，你快走吧！」

金雷聞聲一瞥那少女，道：「你……」

那少女說道：「這位浮影子老前輩說得確實不錯，陳娘娘的確是欲殺你而甘心，她爲了殺你，已……」

話聲未落，面上已泛現出一絲驚慌之色，彷彿有甚麼力量，突然制止她說下去一樣，那情形……

浮影子道：「你有甚麼話儘管說，我們在這裏誰也不怕。」

那少女說道：「我本是陳娘娘的隨侍丫環，只因和她長得有點像，她便命我扮裝她在這裏會你，要我設法死在你劍下，那時，金少俠便會以爲陳娘娘已死，不會再尋她復仇！」

金雷冷笑道：「她想的倒是不錯！」他望着那少女道：「你眞要替她死？」

那少女顫聲道：「我有甚麼辦法呢！在天南一角有誰敢和她作對呢，她要我死，我能不死麼？況且我的父母在她的管轄裏，唉，今夜我沒達成



任務，不知道……」

金雷哼聲道：「看樣子我只有和段皇爺一鬥了！」

浮影子一怔道：「你要鬥段皇爺？」

金雷道：「爲甚麼不！」

浮影子道：「我大師兄心性向善，一生沒做過任何一件對不起蒼天的事，你要鬥他，豈不是太過傷了人心！」

金雷理直氣壯的道：「他縱容一個女人，這和劊子手何異？」

浮影子嘆道：「你那知他們之間的事！」

金雷道：「姑娘，你能自己回去麼？」

那少女道：「我回去幹甚麼！回去就沒命了！」

金雷恨聲道：「你放心的回去，我負責你沒事。」

那少女顫聲道：「你能保險我沒事，金少俠，你也太看輕陳娘娘了，她如今大權握在手中，江湖敗類，願聽她指揮，她要殺一個人，誰能逃得了！」

金雷怒道：「這都是段皇爺之過。」

浮影子道：「不，我大師兄有不得已的苦衷。」

「嘿！」金雷憤怒的道：「他連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了，還配當一國之君。」

言下含有忿忿不平，使他幾乎無法再忍受了。

浮影子黯然的道：「這話讓他聽見了，不知要多傷心。」

那少女道：「段皇爺根本不管她。」

金雷一怔道：「爲甚麼？」

那少女道：「因爲……」

話聲未落，只聽一聲嘆息道：「今天妳的話，實在太多了！」

話聲冷冷冰冰，冷得使這小玉山彷佛罩上一層冷氣，那少女聞聲之後，雙目睜得有若銅鈴，抖顫着……

「哎——」只聽那少女在黑暗中慘叫一聲，便倒地而死。

金雷雙目通紅，吼道：「鼠輩……」

他憤怒的一聲大吼，身形有若飄風般的掠了過去，但寒夜空寂，那有半絲人影！

他吼道：「有本事正大光明的來。」

浮影子自那少女的喉間拔出一枝怪形小箭，望着那枝奇異的箭簇，他整個精神似乎都貫注在那上面。

金雷低聲道：「這是甚麼？」

浮影子道：「苗疆穿喉封血箭！」

金雷心弦一顫道：「苗疆穿喉箭……」

他怒聲道：「我非將這發箭之人碎屍萬段不可！」

浮影子低聲道：「此箭發時必須以竹管爲筒，運勁吹射，但這種吹箭不能遠射，必須距離頗近才能施爲，以此判斷，那個發箭之人，一定就在附近。」

金雷恨恨地道：「我非要他顯露原形不可！」

他運起「天視地聽」之神妙功夫，忖道：「半里之內，無人能逃出我的眼下。」

他施出武林至高絕學「天地視聽」功夫之後，只覺身邊左方彷佛有着輕微人聲，心中一動，忖道：「一定是藏在那裏。」

他朝浮影子一施眼色，道：「那小子跑不了。」

突然一個大飄身，長劍彷如穿射而去的箭簇，快疾的刺了過去，那身法當眞可說是獨步武林。

「哎呀——」

劍光一閃，隨着傳來一聲慘烈的哀嚎，一股血水噴洒出來，噴射在草葉上，抹上一層紅色。

一道人影掠空而起，吼道：「你傷我兄弟！」

金雷一抽長劍，抹去劍上血漬，冷冷地道：「你是誰？」

那個人一身黑布長服，面上抹着油彩，乍然望去，像是戲台上表演的戲子，若是膽小之人，夜晚驟然碰上那種怪樣子，準會給他活活嚇死。

那怪人怪聲道：「我叫馬山。」

浮影子哦了一聲道：「原來是苗疆巫婆鳩魔姑的弟子！」

言下似是甚多不滿，只是沒有發作。

馬山怪聲道：「不錯，鳩魔姑是我們的師父，她和你浮影子有君子協定，互不侵犯，今日我要這姓金的賠我兄弟命來，你浮影子請站在一邊！」

浮影子冷笑道：「你師父見到我都叫一聲老前輩，沒想到你這個後輩既然敢這樣狂妄，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馬山怒叫道：「呸！呸！我不怕你。」

浮影子轉首對金雷道：「對付這種人只有用武力，這個人在苗疆不知害死過多少人，他不但好色，更好生食人血。」

金雷揮劍道：「這種人留不得。」

劍光在半空閃晃了一下，疾快的劈過去。

馬山身形暴閃退去，道：「我還會怕你！」

他身手倒也相當快速，退得正是時候，無奈今夜他遇着的，是天地間難得一見的快劍法，方始避過了一招，對方另一劍又隨着攻來。

金雷道：「朋友，你給我躺下吧！」

一蓬鮮血洒了出來，馬山的身子砰地摔倒地上。

只聽他慘叫道：「呃——」

那凄厲的慘呃聲，響徹整個黑夜，迴盪在山谷之間，金雷長長的吐了口氣，把劍緩緩的歸回劍鞘之中。

突然，那半山間，閃亮出一盞盞

明亮的燈影，這燈影有紅有黃，整齊有序的朝着這邊而來。

浮影子道：「果然是她來了！」

金雷一怔道：「誰？」

浮影子道：「陳娘娘。」

金雷全身血脈賁張，道：「她來得正好。」

浮影子道：「你不要太衝動，她可不容易對付。」

金雷道：「這個我曉得。」

那點點燈影愈來愈近，只見數十個武林人物，井然有序的行來，在他們中間，四個赤着上身的漢子扛着一頂軟榻，薄絲帳裏坐着一個端莊艷麗的婦人。

浮影子低聲道：「她才是眞正的陳娘娘。」

金雷道：「我要看她搗甚麼鬼。」

那榻上艷婦一聲嬌喝道：「停下。」

那數十個武林人物，在江湖上都是腳踩四海的人，但在這婦人的操馭下，卻唯命是從的服從到底。

他們身子同時一停，同時立定在地上。

那四個扛着軟榻的壯漢輕輕的將那軟榻放在地上。

這艷婦瞥了浮影子一眼，道：「想不到你也在這裏。」

浮影子冷冷地道：「妳不歡迎？」

陳娘娘笑道：「請都請不到的大俠客，怎敢不歡迎。」

她眸光一轉，瞥了金雷一眼，道：「這位大概就是恨我入骨，欲殺我洩恨的金少俠了吧，如果我記得不錯，咱倆是頭一次見面。」

金雷冷冷地道：「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陳娘娘笑道：「好，金雷果然是個英雄！」她淡淡地笑道：「不過咱們是好來好去，還沒談上正事，不須要生這樣大的氣，當心氣壞了身子才划不來呢！」

金雷吸了口氣，道：「不錯，你倒看得很開。」

陳娘娘格格笑道：「我甚麼事都很樂觀，從小就沒爲甚麼事煩過，喜歡的我立刻就要得到，討厭的也立刻毀掉！」

金雷道：「這就是你做人的方法！」

陳娘娘嗯了一聲道：「你不欣賞？」

金雷道：「厭惡之極！」

陳娘娘面色陡然變了一下，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金雷笑道：「怎麼？何處不對勁？」

陳娘娘面孔一寒，道：「江湖上不論是那一派，對我陳娘娘的面子誰敢不賣，你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居然敢對我這樣不禮貌！」

金雷冷笑道：「這還算是客氣的。」

陳娘娘哼了一聲道：「你該知道這樣對你有多不好……咱們一見面就不愉快，太傷感情，來，來，金少俠，我請你先聆聽一曲我們大理的特有樂器吧！」

她拍拍掌，道：「奏一曲給金少俠聽。」

自她身後緩緩走出八個身穿素衣的美麗少女，這幾個少女手中各自捧了一件怪怪的樂器，有的敲擊，有的彈奏，也有的吹打，譜出一種從未有過的怪聲怪調。

那聲音雖然聽來頗爲新奇，卻含蘊着一股悲哀而凄涼的音調，聽進耳中渾身都不舒泰。

浮影子變色道：「死亡曲！」

金雷一怔道：「你說甚麼？」

浮影子道：「這是苗疆一帶巫婆善施的『死亡曲』，聽到『死亡曲』的人，沒有人能活過十二個時辰，她今夜吹奏出這曲子，非常顯然，一定是沒存好心了！」

金雷淡淡地道：「那是她死後的享受。」

陳娘娘笑道：「怎麼樣？還不難聽吧！」

金雷道：「剛好給你送終！」

陳娘娘大笑道：「這是爲你而奏的。」

金雷道：「這麼說，在下得謝謝妳了。」

陳娘娘笑道：「好說，好說，我要誰死，那個敢不死？」

金雷冷笑道：「在下倒要試試！」

陳娘娘笑道：「你果然與普通人物有點不同，時至今日，江湖上，敢用這種態度和我說話的只有你一個，雖然我要殺你，也很佩服你的膽量。」

金雷道：「你爲惡江湖已是衆所週知之事，我金雷和你已誓不兩立，陳娘娘，妳盡可劃下道來。」

陳娘娘道：「好！」她輕輕一拍手道：「誰要和金雷比劃比劃！」

登時自陳娘娘的身後，緩緩走出一個威武的漢子，他身穿皮袍，足踏芒鞋，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是關外人氏。

他道：「敬稟娘娘，奴願一試！」

陳娘娘道：「很好，當心別給我丟臉！」

那漢子道：「奴願一死相報！」

說完，一挺身子，直朝金雷行去。

金雷冷冷地道：「報上名來。」

那漢子道：「在下姓馬……」

金雷哈哈大笑道：「原來是關外馬家寨的馬三！」

那漢子一怔道：「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金雷冷冷地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江湖上誰不知關外馬家寨的三公子已作了那位陳娘娘的入幕之賓。」

馬三變色道：「你……」



陳娘娘卻媚笑道：「這有甚麼大驚小怪的，你姓金的也可以呀！」

金雷呸聲道：「無恥！」

馬三叫道：「娘娘，此人不可再留活口。」

陳娘娘道：「誰叫你留活口了？」

馬三道：「好，我就毀了他！」

他突然自腰裏解下一條軟皮長鞭，運勁輕輕一抖，那長鞭彷如一條毒蛇般的，直欲穿進人心。

金雷道：「這是馬家的長鞭。」

馬三道：「你還眞識貨。」

他一抖那長鞭，斜斜朝金雷捲去，道：「閣下也可以亮傢伙了！」

金雷身形一移，道：「在下空手接馬家的長鞭。」

馬三吼道：「你瞧不起我？」

憤怒之色，登時湧滿臉上，短髯根根豎起。

金雷道：「那是你誤會……」

馬三吼道：「去你的！」

他雙目有若要噴出火來，一怒之下，再也不留情面，長鞭像是毒蛇出洞，照着金雷點來。

金雷足下輕移，道：「好鞭法！」

呼地一掌，迅快無比的朝馬三劈去。

雙方招式俱是快速已極，攻得玄妙無比。

馬三心中一凜，忖道：「僅憑這變招的身手，已是我所不及。」

他深知對方武功高出自己許多，出手已不敢再存絲毫大意，一鞭快似一鞭，朝金雷攻過去。

金雷連接七八招，面上始終帶着一絲微笑，他心裏有數，憑馬三這種身手，還奈何不了自己。

但他轉念又忖道：「我若不快點制服對方，豈不讓陳娘娘笑話？」

念頭一動，突然翻身道：「閣下，躺下吧！」

疾快的一招抓去，那長鞭已被奪了過去。

只見金雷揚鞭一抖，馬三突然摔倒地上，這一招乾淨俐落，旁邊的人居然沒看出他施的甚麼手法。

馬三駭聲道：「你……」

翻身站了起來，面上掠過一絲恐怖的陰影。

金雷道：「好自爲之！」

馬三拱手道：「咱們後會有期！」

他也不向陳娘娘告別，轉身直奔而去。

陳娘娘一怔道：「馬三……」

那馬三早已奔去數丈之遠，根本沒聽見她的叫喊。

金雷冷然的道：「陳娘娘，你還要再派人較量麼？」

陳娘娘道：「你有這麼好的身手，如果能做我的手下……」

「呸！」金雷怒聲道：「我要妳說出殺我爹爹的兇手。」

陳娘娘笑道：「你眞是不識相。」

突然，金雷道：「那是你自己……」

那最後一個字的尾音尚未消逝，一縷輕淡的影子有若鬼魅般電閃晃了一晃，輕似一縷淡煙。

只聽一聲尖叫，道：「你……」

一道冷寒的劍刃已壓在那個女人的脖子上，這個變化實在太快了，快得出乎陳娘娘身邊衛士的預料，他們做夢也沒想到，金雷的身手有這樣厲害，更沒想到金雷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制服了他們的主人——陳娘娘。

金雷冷冷地道：「說出他們的名字！」

陳娘娘變色道：「我不說……」

金雷道：「那很好，你就等死。」

那羣侍衛登時緊張了起來，他們疏於防範，沒想到有這種後果，此事若傳出去，豈不……

他們朝金雷四週圍去，卻又不敢接近。

金雷道：「要他們滾下小玉山，否則……」

陳娘娘機伶伶地顫了一顫，道：「你太狠……」

金雷冷笑道：「當年圍攻我父的人可都是毒門弟子？」

陳娘娘道：「不錯。」

金雷道：「是誰帶頭？」

陳娘娘道：「毒門之主。」

金雷冷笑道：「夏一尊！」

陳娘娘顫聲道：「你可去找他。」

金雷怒聲道：「毒門之所以會那樣做，全是妳的主意？」

陳娘娘道：「不錯，」她厲聲道：「你殺死我好了。」

金雷冷冷地道：「殺你易如反掌，」他繼續道：「我問你，當年我爹爹是個出家人，與世無爭，斷不會和妳結下怨仇，妳爲甚麼要動員恁多武林高手，慘害他老人家？」

陳娘娘道：「爲了那一柄劍。」

金雷道：「可是這柄碧血劍？」

陳娘娘嗯了一聲道：「就是它。」

金雷道：「你非我武林中人，要這柄劍何用？」

陳娘娘面上抽搐一下，道：「爲了對付一個人。」

金雷一楞道：「誰？」

浮影子突然道：「段皇爺！」

陳娘娘變色道：「你胡說甚麼？」

浮影子冷冷地道：「這件事恐怕是無人不知。」

金雷道：「沒想到你這個女人如此之可惡，不但做出違反倫常之事，居然還準備慘害自己的丈夫。」

陳娘娘吼道：「你懂得甚麼！」

她像是突然之間瘋狂了一樣，縷縷髮絲披散了開來，雙眸怨毒的望着遠方，含蘊着一股不可解釋的痴怨。

金雷楞楞地道：「怎麼？」

陳娘娘恨聲道：「江湖上誰不知道我愛段皇爺比愛我自己還要深，可是……我和他雖是夫妻，他卻從未瞧

過我一眼，一天到晚只知道練武功、修禪經……而我却尚年輕，心中寂寞，他却沒有給我一點安慰，所以我……」

浮影子道：「你太荒唐了！」

陳娘娘吼道：「滾，浮影子，這裏沒你的事！」

浮影子淡淡的道：「你做得太過份，段皇爺已將你休了！」

陳娘娘怨毒的道：「不錯，他是把我休了，爲了他，我不惜犧牲一切，欲得他生命而甘心，可是……我……」

她似是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心中複雜的情感，掩着臉唔唔的哭了起來，那四邊的武林高手，雖然想把她自金雷的劍下救出來，無奈誰也沒有這個本領。

金雷緩緩一收長劍，道：「夏一尊現在在那裏？」

陳娘娘道：「今夜會來小玉山。」

金雷目光一瞥四週，道：「這裏可有當年行兇之人？」

陳娘娘道：「那個……」

此刻，傳來一聲大叫道：「姓金的，你不要逼陳娘娘了，當年追殺不空禪師的也有我們兄弟，你要報仇便先殺了我！」

兩個高大的人影緩緩的行了出來，他倆俱是長方臉、吊眉眼、環形嘴，一望便知是兄弟。

金雷一瞪眼道：「報上名來！」

左邊那個怪聲道：「我叫催命狠。」

右邊的接着道：「我是催命虎。」

這兩兄弟一向活躍於兩湖一帶，在兩湖之地如提起兩個人的大名，那眞是嚇得七歲童子都會尿屎俱流，他倆不但手狠心辣，更是殺人斷根，素來不留活口，手段之狠，空前罕見。

金雷心中一寒，忖道：「沒想到這兩個東西也是兇手之一。」

他翻劍一顫，伸掌在陳娘娘的身上一拍，道：「你休想動一動，我已鎖了你七經八脈四神，眼下你只要一動，便會撞斷血脈而死，江湖上會解這種手法的人，除我之外，無人能辨得到，你不要認爲我在嚇唬妳，他們誰要碰妳一下，妳便會一命嗚呼。」

陳娘娘寒聲道：「你敢！」

金雷收回長劍，環眼瞥了四週一眼，道：「不信，你可問問那股子朋友，在『鎖心』手下有誰能逃得命去。」

四下的人聽「鎖心」兩字，心中登時倒抽了口冷氣，這一手是江湖上失傳已久的獨門絕技，不管甚麼人，只要被「鎖心」制住，任誰都不敢絲毫動彈，而別人也休想救他，只要手一觸及他的身體，他便會像殺猪般的痛苦，稍一移動，心脈便會撞斷，可見這種手法有多厲害。

陳娘娘顫聲道：「你……」

金雷冷笑道：「只要落在我手中，便不要想跑得掉。」

陳娘娘恨聲道：「我只要有一口氣在，定想盡辦法報今日之仇。」

金雷轉身道：「那是以後的事。」

他面上突然之間罩上一層殺機，緊緊的握着那柄碧血劍，朝催命狠、催命虎兩人行去，在那沉重的步履中，含着一股逼人的力道。

催命狠道：「姓金的，殺害令尊的共有十二個人，已死的有七八個，剩下的就是我們兄弟和毒門之主了，你只要能殺了我兄弟，嘿嘿，仇也差不多報回一半了。」

金雷道：「不錯！」

催命虎道：「咱們兄弟要二對一。」

金雷道：「隨便。」

催命狠急忙自背上拔出一柄長劍，道：「我兄弟使的也是劍，如果以二對一，說起來你有點吃虧，但是今夜我們爲了保存自己的生命，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金雷大笑道：「你們反正是死定了，還顧甚麼面子！」

催命虎叱道：「去你媽的，老子會怕你！」

話聲尚未說完，耀眼奪目的光華自催命虎手中顫閃了出來，一抖，那長劍在空中已幻出數個劍花。

金雷道：「刀劍無眼，你倆準備送死吧！」

催命狠道：「好！」

那快迅的長劍有若閃在空中的疾電，迅快無比的一個旋顫，照着金雷的半腰下攔截斬去。

催命虎也叫道：「我也給你一劍！」

他借機一挺長劍，從金雷背後刺了過去。

金雷大喝道：「起——」

那柄傳遍天下的碧血劍彷彿通靈似的，在他的驅使下，居然凌空飛閃了起來，一蓬劍華繚繞而起，逼得四週人俱睜不開眼。

只聽有人叫道：「劍罡——」

那叫聲過後，一切都如死般的沉寂了下來，只見催命狠和催命虎兩人擧着劍一動也不動的擺着姿式，站立在地上，那神情像是沒事一般。

但明眼的人却看見血絲自那兩人的身上流了下來。

只聽有人叫道：「好，金雷！」

金雷一怔，道：「中玉，你來了！」

只見胡中玉含笑佇立在地上，目中滿是欽佩之色，他朝那催命狠瞥了一眼，道：「我給你報信的……」

金雷一怔道：「報甚麼信？」

胡中玉道：「你瞧，那位毒門之主已悄悄來了多時，却躲在沒人注意的地方，幾次想出來暗算你，却又不敢，我實在看不順眼，所以……哈哈……」

金雷目光朝前一望，道：「那一個？」

胡中玉大聲道：「怎麼？當家的，



還要做個縮頭烏龜麼？」

「嘿嘿！」冷笑之後，一個人說道：「胡中玉，咱倆這筆仇也結上了。」

隨着話聲，一個全身灰衣的老頭子深沉的踱了出來，他手中握着一條綠眼怪蛇，凶厲的行來。

胡中玉低聲道：「當心，他那條毒蛇也可當兵器用。」

金雷道：「閣下就是將毒門弄得亂七八糟，敗門喪志的毒門元兇了！我金雷只聞其名，未見眞人，今夜……」

夏一尊道：「你這野小子眞是長了天膽，居然叫顏老三奪起我掌門之位來了，嘿嘿，金雷，我做的事，可不是三言兩語能解決的。」

金雷道：「不錯！」

夏一尊道：「你打算怎麼辦？」

金雷道：「殺了你，甚麼都解決了！」

夏一尊哼聲道：「口氣不小！」

金雷道：「閣下可要鬥鬥毒門功夫！」

夏一尊搖頭道：「我知毒門之技難不倒你，乾脆手下分勝負，說老實話，要我對你晚輩施毒，我還沒那個興趣。」

金雷斜睨在地的屍體一眼，道：「我只發一招。」

夏一尊道：「我不信這門邪……」

金雷道：「你準備了！」

夏一尊道：「待我解決一點私事再說。」只見他手掌一揮，那陳娘娘渾身突然一顫，雙眸倏然一翻，顫聲道：「你……」

金雷吼道：「你下毒手？」

夏一尊道：「她招出我來，豈能饒了她！」

金雷道：「我也不饒你！」

長劍輕似游閃在雲端的虹，那麼厲害的一劍，迅快而閃顫的劈了過去，這一招之快，當眞是無人能想像得到，居然使堂堂毒門之主都沒法接住，逼得他連施招的時間都沒有。

「呃——」

一聲淒涼的長叫，剎那間，自那漸漸倒下的毒門之主嘴中發了出來，聲音之慘，傳出數里之外。

血漬洒在地上，濺在身上。

一招，僅僅一招，便奪去一個人的生命。

陳娘娘突然一聲厲吼道：「給我殺！」

說完之後，一股鮮血自嘴中噴了出來，她不但中了毒門之主的劇毒，而且因一運勁將那心脈震斷，大羅神仙下凡，也難救她生命，這就是因果，一個人惡事做多了，總有報應，她今夜便是得到報應，死得那麼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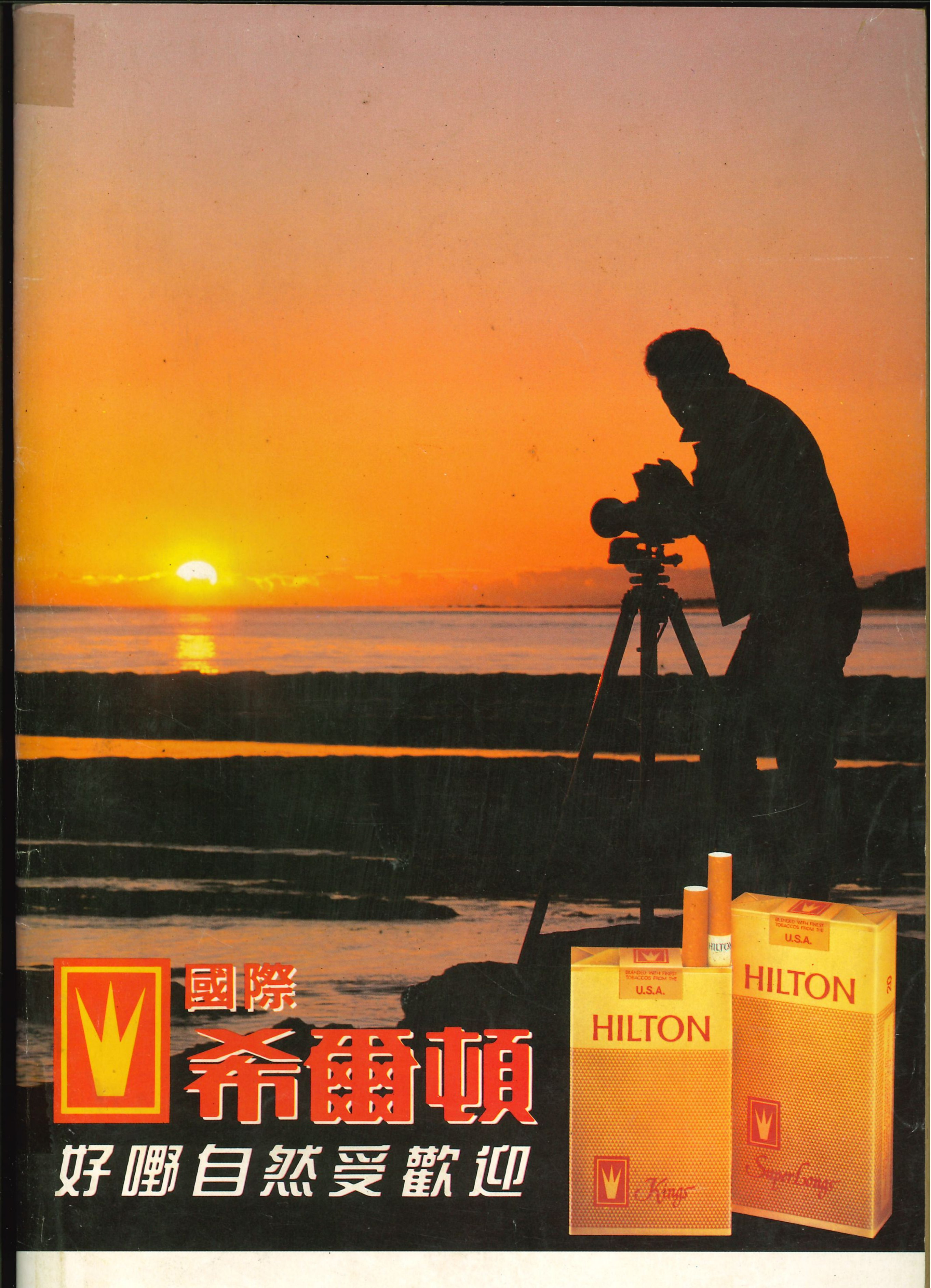
四下的人俱被這一幕給嚇楞了，他們平日在她驅使下俱耀武揚威，神氣不可一世，可是今日被金雷的神技給壓住了，沒有一個人敢出面給陳娘娘報仇，皆呆呆的楞在地上，良久，才見有人偷偷的溜了。

而金雷却含着淚望着雲空，腦海間流閃着過去的片斷，烏蒙山的一幕，剎那間湧進了他的腦中……

他——終於給父親報了血海深仇。他——他得到的是甚麼？是一片血的教訓。

他想起了小蝶——那個痴情而善良的女孩，尚在少林寺苦苦的等他，他該回到她的身邊，因爲那是他的妻子。

（全文完）




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
焦油含量中